

書叢本基學國

傳人疇

(下)

撰元阮



行發館書印務商

PDG



承銷者刻

PDG

75

# 疇人傳卷第三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三

### 薛鳳祚

薛鳳祚字儀甫，淄川人也。少從魏文魁游，主持舊法。順治中，與西洋人穆尼閣談算，始改從西學，盡傳其術。因著天學會通十餘種。其曰對數比例者，即西洋之假數也。曰中法四線者，以西法六十分爲度，不便于算，改從古法，以百分爲度。表所列止正弦餘弦正切餘切，故曰四線。其推步諸書，曰太陽太陰諸行法原，曰木火土三星經行法原，曰交食法原，曰歷年甲子，曰求歲實，曰五星高行，曰交食表，曰經星中星，曰西域回回術，曰西域表，曰今西法選要，曰今法表，皆會中西以立法。以順治十二年乙未天正冬至爲元，諸應皆從此起算。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五微爲歲實。黃赤道交度有加減，恆星歲衍五十二秒，與天步真元法同。梅文鼎謂其書詳於法，而無快論以發其趣，蓋其時新法初行，中西文字轉轉相通，故詞旨未能盡暢也。天學會通

論曰：國初算學名家，南王北薛並稱。然王非薛之所能及也。曉庵貫通中西之術，而又頻年實測得之目。

驗故于湯羅新法諸書能取其精華而去其糟粕儀甫謹守穆尼閣成法依數推衍隨人步趨而已未能有深得也。

楊光先

楊光先字長公徽州府歙縣人也恩廕新安衛官生以西人耶穌會非中土聖人之教且湯若望算造時憲書而不當用上傳依西洋新法五字於順治十七年具呈禮科不准又於康熙三年狀告禮部奉旨下部會吏部同審湯若望等由是罷黜四年特授欽天監右監副旋授監正光先以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數叩關辭職疏凡五上不准辭輯前後所上書狀論疏爲上下卷名曰不得已其日食天象驗篇曰湯若望之曆法件件悖理件件舛謬乃詫于人曰我西洋之新法算日月交食有準彼以此自奇而人亦以此奇之竟弗考對天象之合與不合何其信耳而廢目哉已往之交食姑不具論請以康熙三年甲辰歲十二月初一戊午朔之日食驗之人人共見人人有目難盡掩也其準與不準將誰欺乎而世方以其不合天象之交食爲準而附和之是以西洋邪教爲我國必不可無之人而欲招徠之援引之自貽伊戚也毋論其交食不準之甚即使準矣而大清國臥榻之內豈慣謀奪人國之西洋人鼾睡地也耶從古至今有不奉彼國差來朝貢而可越渡我疆界者否有入貢陪臣不還本國呼朋引類散布天下而煽惑我人民者否江統徒戎論蓋蚤炳于幾先以爲毛羽既豐不至破壞人之天下不已茲敢著書顯言東西萬

國及我伏羲與中國之初人盡是邪教之子孫其辱我天下人至不可言喻而人直受之而弗恥異日者脫有蠢動還是子弟拒父兄乎還是子弟衛父兄乎衛之于義不可拒之力又不能請問天下人何居焉光先之愚見寧可使中夏無好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無好曆法不過如漢家不知合朔之法日食多在晦日而猶享四百年之國祚有西洋人吾懼其揮金以收拾我天下之人心如厝火于積薪之下而禍發之無日也況其交食甚舛乎故圖戊午朔食之天象與二家報食之原圖刊布國門徧告天下以辨舊法新法之孰得孰失以解耳食者之惑云康熙三年十二月初一戊午朔合朔未正三刻二分西洋湯若望推算日食八分九十二秒初虧申正一刻強正西食甚申初二刻半正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日入地平未復光七分六十六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一度二十一分與天象全不合舊法何雜書推算日食八分五十六秒初虧未正三刻正西偏北食甚申正一刻正北復圓酉初三刻正東偏北日入地平未復光三分七十二秒食甚日躔黃道丑宮斗宿二十二度一分四十秒此與天象有八分合光先在監三年謂戊申歲當閏十二月尋覺其非自行檢舉時來年時憲書已頒行乃下詔停止閏月尋事敗論大辟不得已、池  
北偶談

論曰錢少詹大昕曰吾友戴東原嘗言歐邏巴人以重價購不得已而焚燬之蓋深惡之也光先于步天之學本不甚深其不旋踵而敗宜哉然摘謬十論譏西法一月有三節氣之新移寅宮箕三度入丑宮之

新則固明于推步者所不能廢也。元所藏不得已卷末有雜記數條不署撰人名氏中一條云歛人言光先南歸至山東暴卒蓋爲西人毒死而池北偶談則稱論大辟其實光先蓋論大辟免死歸卒者也。

胡賣

胡賣號勵齋仁和人也著中星譜周天現界圖步天歌行于世其中星譜于二十八宿外增益大星十七共四十五座一角宿二亢宿三大角四氐宿五貫索大星六房宿七心宿八尾宿九帝座十箕宿十一織女大星十二斗宿十三河鼓大星十四牛宿十五天津大星十六女宿十七虛宿十八危宿十九北落師門二十室宿二十一壁宿二十二土司空二十三星宿二十四婁宿二十五胃宿二十六天囷大星二十七昴宿二十八畢宿二十九五車大星三十參宿右足三十一參宿三十二觜宿三十三參宿左肩三十四井宿三十五天狼三十六南河南星三十七北河南星三十八鬼宿三十九柳宿四十星宿四十一張宿四十二軒轅大星四十三翼宿四十四五帝座四十五軫宿以二十四氣爲綱各紀日入後日出前四十五星行至午中之時刻以京師爲主附浙江于後自序言識星爲治曆根本朝廷方旁求諸曉曆法之人是譜雖不足就正博雅抑可爲始學津梁云爾賣嘗與歐中西洋專家反覆辨論衆皆嘆服中星譜論曰中星更錄以更漏時刻爲主故所紀中星有偏東偏西之度賣譜以列宿爲主故所紀爲星座正中之時刻各明一義足以互相發也。

游藝

游藝字子六，建寧人也。著天經或問前集四卷，後集無卷數，皆設爲問答，以推闡天地之象，大旨以西法爲宗，與揭暄相友善，故集中多取其說。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天經或問

揭暄

揭暄字子宣，江西廣昌人也。著璇璣遺述七卷，一名寫天新語，論日月東行，如槽之滾丸，而月質不變，又謂天堅地虛，譬猶餅中有餅。舊說蛋黃蛋白之喻，徒得形似，又謂七政之小輪皆出自然，亦如盤水之運旋，而周遭以行疾而成旋渦，遂成留逆於五星西行，日月盈縮皆設譬多方言之成理。康熙己巳以草稿寄梅文鼎，文鼎抄其精語爲一卷，稱其深明西術，而又別有悟入，其言多古今所未發。卒年逾八十。欽定四庫全書總目、天經或問

方中通

方中通字位伯，桐城人也。集諸家之說，著數度衍二十四卷，附錄一卷，言九章皆出于勾股，環矩以爲圓，合矩以爲方，方數爲典，以方出圓，句股之所生也。少廣方圓所出也。方田商功皆少廣所出，一方一圓，其間不齊，始出差分，而均輸對差分之數，盈虧借差求均，又差分均輸所出，而以方程濟其窮，度量衡原出黃鐘粟布出焉，黃鐘出于方圓者也。又言古法用竹徑一寸，長六分二百七十一，而成六觚爲一握，後世

全書總目、天經或問

梅氏全書、

有珠算而古法亡矣。秦西之筆算籌算皆出九九尺算，卽比例規出三角乘，莫善于籌；除，莫善于筆。加減莫善于珠。比例莫善于尺。其珠算歸法三一三十一四一二二十二之類，十字俱作餘字。其尺算以三尺交加取數，祇用平分一綫。時廣昌揭暄亦明算術，與中通論難日輪大小得光肥影瘦之故，及古今歲差之不同，須測算消長以齊之一。晝夜入一萬三千五百息，每息宗動天行十萬里。有奇別錄爲一書，曰揭方問答、行度。

杜知耕

杜知耕字端甫，號伯瞿，柘城舉人也。以利瑪竇徐光啓所譯幾何原本復加刪削，作幾何論約七卷。後附十條，則知耕所作也。言其法似爲本書所無，其理實函各題之內，非能于本書之外別生新義也。稱後附者，以別于丁氏利氏之增題也。又雜取諸家算法，參以西人之說，依古九章爲目，作數學鑰六卷。言數非圖不明，圖非手指不明。圖用甲乙等字作誌者，代指也。故其書于圖解尤詳。梅文鼎謂其圖註九章，頗中肯綮。幾何論約、數學鑰、道古堂文集。

李子金

李子金字子金，號隱山，柘城人也。諸生。嘗與儕輩聚飲，鄰有高樓。子金以小尺就地上縱橫量之，使一人繩上，垂繩于地，試之不爽。銖黍又嘗渡河，睨視水面，卽能知水深淺。與王錫闡、梅文鼎游，藝揭暄輩並以

算術相高著隱山鄙事四卷以發明幾何原本幾何法要之理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池北偶談數學編

李長茂

李長茂著算海說詳梅文鼎謂爲亦有發明而不能具九章書目勿庵算

徐發

徐發字圓臣嘉興人也著天元曆理十一卷首曰原理論天道日月五星所以運行之故博引羣書以證己說辨榮方問陳子之言非周髀本文張衡闢虛之說仍不脫地形障隔發以爲所論實非也謂太陰之體形如彈丸半明半魄月之于日猶臣之于君不敢敵體故轉而避之耳所以有晦朔弦望之名交食之理亦然轉避幾分則食幾分無足異也次曰考古據竹書紀年甲子證班固曆志之非言漢人三正之誤非古之三正因著爲圖說以明之自云其時浪跡都門偶得異人指授卽此圖也又云行夏之時宋人誤註行夏之建遂令三千年天象不合殊非細故因復解斗綱三合之義以駁前人之謬并以歷朝曆法推考己法獨爲密合三曰定法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天元四甲子朔旦冬至爲曆元天元曆理

黃宗羲子百家

黃宗羲字太沖號梨洲餘姚人也博覽羣書兼通步算論長水註楞嚴流變三疊及徐岳太乙兩儀算曰案岳所云算器也長水所云算法也雖橫豎之言相同其義不相干涉今之算器橫不列道其數分子珠

徐岳之算器珠一而已。其數分于道，太乙橫爲九道。其珠自下而上，歷一道爲一算。兩儀算橫爲五道。自下而上者，一道爲一算。自上而下者，始于五，終于九。黃青二珠，交相代也。算九則窮，又移一柱，與今器迥別。長水之算，只用今器。其所謂橫豎者，分別算位，本位是豎，進一位，即是橫。本位是橫，進一位，即是豎。非如徐岳之實有橫豎也。乾坤鑿度曰：臥算爲年，立算爲日。臥算者，長水之所謂橫也；立算者，長水之所謂豎也。又論孔子生卒，曰：左氏哀公十有六年夏四月己丑孔丘卒。此出于門弟子所書，歲月無復可疑矣。由是而上推至襄公二十二年庚戌爲七十三歲。孔子之年七十三，不特見於史記，杜預左註，孔子家譜，祖庭記，無不皆然。則孔子之生年在庚戌，亦無可疑也。至于生之月日，左傳無文。穀梁氏則書冬十月庚子。孔子生公羊氏，則書十有一年庚子。孔子生陸德明釋公羊云：庚子孔子生。傳文上有十月庚辰，此亦十月也。一本作十一月庚子，又本無此句。蓋經文庚辰朔，則庚子在二十一日。若十一月則己酉朔，其距庚子五十有二日，十一月無庚子，則知有此句者之爲誤本也。某以曆法推之，襄二十一年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冬至四十七日五千二十四閏餘二十五日七千三百四十六。其年有閏，故子月甲寅朔，丑月甲申朔，寅月癸丑朔，卯月癸未朔，辰月壬子朔，巳月壬午朔，午月辛亥朔，未月辛巳朔，申月庚戌朔，酉月庚辰朔，戌月己酉朔，亥月己卯朔。襄二十二年中積六十六萬八千七百六十二日三十一刻，冬至五十二日七十四九閏餘七日七子月己酉朔，丑月戊寅朔，寅月戊申朔，卯月丁丑。

朔辰月丁未朔。己月丙子朔。午月丙午朔。未月乙亥朔。申月乙巳朔。酉月甲戌朔。戌月甲辰朔。亥月癸酉朔。若不從公穀以家語史記爲準。則孔子之生在二十二年酉月。自甲戌推至庚子爲二十七日。故羅泌以爲八月二十七日是也。又論衡朴推驗春秋日食曰。沈存中云。衛朴精於曆術。春秋日食三十六密者。不過得二十六七。一行得二十七。朴乃得三十五。唯莊公十八年一食。古今算皆不入食法。疑前史誤耳。愚案襄二十一年秋九月庚戌朔日有食之。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又二十四年七月八月兩書日食。曆家如姜岌一行。皆言無比月頻食之理。授時亦言二十一年己酉中積六十六萬九千一百二十七日五十五刻。步至九月定朔四十六日六十五刻庚戌日申時合朔。交泛十四日三十六刻入食限。是也。步至十月庚辰朔。交泛一十六日六十七刻。已過交限。故姜岌一行之說爲是。西曆則言日食之後。越五月。越六月。皆能再食。是一年兩食者有之。比月而食者更無是也。襄二十一年己酉九月朔。交周初宮九度五一二八入食限。十月朔一宮十度三一四二不入食限矣。二十四年壬子七月朔。交周初宮三度一九三五入食限。八月朔交周一宮三度五九四九不入食限矣。乃知衛朴得三十五者欺人也。其言莊十八年一食。自來不入食法。案是年己巳歲二月有閏。至三月實會四十九日一十三時合朔。癸丑未初初刻。交周一十一宮二十八度三四三七。正合食限。朴蓋不知有閏。故算不能合耳。朴于其不入食限者。自謂得之。于其入食限者。反謂不得。不知何說也。所著有大統曆法辨四卷。時憲書法解新推交食法一。

卷圓解一卷割圓八線解一卷授時曆法假如一卷西洋曆法假如一卷康熙十八年都御史徐元文薦於朝以老病辭乃詔取所著書宣付史館年八十六卒子百家

浙江通志、南雷文約

百家字主一傳其父學又從梅文鼎問推步法康熙中修明史百家父子先後預校曆志著句股矩測解原二卷上卷曰解矩度曰解表影曰解矩度表景曰解物景曰解兩景消長下卷曰以影測高曰以目測高曰重矩曰變影曰測深測廣曰測遠皆有圖說詳之勾股矩測解原勿庵算書目

# 疇人傳卷第三十七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四

梅文鼎上

梅文鼎字定九號勿庵宣城人也兒時侍父士昌及塾師羅王賓仰觀星氣輒了然于次舍運轉大意年二十七師事竹冠道士倪觀湖受麻孟璇所藏臺官交食法與弟文鼐文鼐共習之稍稍發明其所以立法之故補其遺缺著曆學駢枝二卷後增爲四卷倪爲首肯自此遂有學曆之志值書之難讀者必欲求得其說往往至廢寢忘食殘編散帖手自抄集一字異同不敢忽過疇人弟子及西域官生皆折節造訪人有問者亦詳告之無隱期與斯世共明之所著曆算之書凡八十餘種讀元史授時曆經歎其法之善作元史曆經補註二卷又以授時集古法大成然刪法五端外大率多因古術因參校古術七十餘家著古今曆法通考五十八卷後增至七十餘卷授時以六術考古今冬至取魯獻公冬至證統天術之疏然依其本法步算與授時所得正同作春秋以來冬至考一卷元史西征庚午元術西征者謂太祖庚辰也庚午元者上元起算之端也曆志訛太祖庚辰爲太宗不知太宗無庚辰也又訛上元爲庚子則于積年

不合也。考而正之。作庚午元曆考一卷。授時非諸古術所能方。郭守敬所著曆草。乃曆經立法之根。括其義之精微者。爲郭太史曆草補注二卷。立成傳寫魯魚。不得其說。不敢妄用。作大統立成注二卷。授時術於日躔盈縮月離遲疾。並以槩積招差立算。而九章諸書無此術。從未有能言其故者。因世得孝廉之疑。作平立定三差詳說一卷。此發明古法者也。唐九執術爲西法之權輿。其後有婆羅門十一曜經。及都聿利斯經。皆九執之屬。在元則有札馬魯丁西域萬年術。在明則馬沙亦黑馬哈麻之回回術。西域天文書。天順時貝琳所刻天文實用。卽本此書。作回回曆補注三卷。西域天文書補注二卷。三十雜星考一卷。表景生于日軌之高下。日軌又因于里差而變移。作四省表景立成一卷。周髀所言理差之法。卽西人之說。所自出。作周髀算經補注一卷。渾蓋之器。最便行測。作渾蓋通憲圖說訂補一卷。西國日月以太陽行黃道三十度爲一月。作西國日月考一卷。西術中有細草。猶授時之有通軌也。以曆指大意槩括而注之。作七政細草補注三卷。新法有交食蒙求七政蒙引二書。並逸作交食蒙求訂補二卷。交食蒙求附說二卷。監正楊光先不得已日食圖。以金環與食甚時分爲二圖。而各具時刻。其誤非小。作交食作圖法訂誤一卷。新法以黃道求赤道。交食細草用儀象志表。不如弧三角之親切。作求赤道宿度法一卷。謂中西兩家之法。求交食起復方位。皆以東西南北爲言。然東西南北。惟日月行至午規而又近天頂。則四方各正其位矣。自非然者。則黃道有斜正之殊。而自虧至復。經歷時刻。展轉遷移。弧度之勢。頃刻易向。且北極有高

下而隨處所見必皆不同勢難施諸測驗今別立新法不用東西南北之號惟人所見日月圓體分爲八向以正對天頂處命之曰上對地平處命之曰下上下聯爲直線作十字橫線命之曰左曰右此四正向也曰上左上右曰下左下右則四隅向也乃以定其受蝕之所在則舉目可見作交食管見一卷太陽之有日差猶月離交食之有加減時因表說含糊有誤作日差原理一卷火星最爲難算至地谷而始密解其立法之根作火緯本法圖說一卷訂火緯表記因及七政作七政前均簡法一卷金水歲輪繞日其度右移上三星軌迹其度左轉若歲輪則仍右移作上三星軌迹成繞日圓象一卷天問略取黃緯不真而列表從之誤作黃赤距緯圖辨一卷西人謂日月高度等其表景有長短以證日遠月近其說非是作太陰表影辨一卷新法帝星句陳經緯刊本互異作帝星句陳經緯考異一卷測帝星句陳二星爲定夜時之簡法作星晷真度一卷以上皆以發明新法算書或正其誤或補其闕也康熙癸丑宣城施副使閻章總裁郡邑之志以分野一門相屬作寧國府志分野稿一卷宣城縣志分野稿一卷刻入郡邑志中明年制府于成龍檄修通志亦以分野相屬力疾成江南通志分野擬稿一卷而志局易人存於家歲己未明史開局曆志爲錢塘吳檢討任臣分修總裁者睢州湯中丞斌也繼以崑山徐司寇乾學經嘉禾徐善北平劉獻廷昆陵楊文言各有增定最後以屬餘姚黃聘君宗義又以屬鼎摘其訛舛五十餘處以曆草通軌補之作明史志擬稿三卷雖爲大統而作實以闡明授時之奧補元史之缺略也其總目凡三曰法原

曰立成曰推步而法原之目七曰句股測望曰弧矢割圓曰黃赤道差曰黃赤道內外度曰白道交周曰日月五星平立定三差曰里差刻漏立成之目凡四曰太陽盈縮曰太陰遲疾曰晝夜刻曰五星盈縮推步之目凡六曰氣朔曰日躔曰月離曰中星曰交食曰五星又作曆志贅言一卷大意言明用大統實即授時宜於元史闕載之事詳之以補其未備又回回曆承用三百年法宜備書又鄭世子曆學已經進呈亦宜詳述他如袁黃之曆法新書唐順之周述學之會通回曆以庚午元曆之例例之皆得附錄其西洋曆方今現行然崇禎朝徐李諸公測驗改憲之功不可沒也亦宜備載緣起歲己巳至京師謁李文貞公光地于邸第謂曰曆法至本朝大備矣經生家猶若望洋者無快論以發其意也宜略倣元趙友欽革象新書體例作爲簡要之書俾人人得其門戶則從事者多此學庶將大顯因作曆學疑問三卷俄光地視學大名遂以原稿雕板壬午十月光地扈駕南巡駐蹕德州有旨取所刻書籍回奏光地因匆遽未及攜帶遂以所訂曆學疑問謹呈求聖誨奉旨朕留心曆算多年此事朕能決其是非將書留覽再發二日後召見光地上云昨所呈書甚細心且議論亦公平此人用力深矣朕帶回宮中仔細看閱光地因求皇上親加御筆批駁改定上肯之明年癸未春駕復南巡於行在發回原書面諭光地朕已細細看過中間圈點塗抹及簽貼批語皆上手筆也光地復請此書疵繆所在上云無疵繆但算法未備蓋梅書原未完成聖諭遂及之後光地以書歸之文鼎俾寶藏焉未幾聖祖西巡荷間隱淪之士光地以關中李永河南

張沐及文鼎三人對上亦素知永及文鼎乙酉二月南巡狩光地以撫臣扈從上問宣城處士梅文鼎者今焉在光地以尙在臣署對上曰朕歸時汝與偕來朕將面見四月十九日光地與文鼎伏迎河干越晨俱召對御舟中從容垂問至于移時如是者凡三日上謂光地曰曆象算法朕最留心此學今鮮知者如文鼎真僅見也其人亦雅士惜乎老矣連日賜御書扇幅頌賚珍饌臨辭特賜績學參微四大字越明年又命其孫穀成內廷學習五十三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穀成欽奉上諭汝祖留心律曆多年可將律呂正義寄一部去令看或有錯處指出甚好夫古帝王有都俞吁咈四字後來遂止有都俞卽朋友之間亦不喜人規勸此皆是私意汝等要須極力克去則學問自然長進可併將此意寫與汝祖知道欽此恩寵爲千古所未有文鼎圖注各省直及蒙古各地南北東西之差爲書一卷名分天度里地旣渾圓則所云二百五十里一度者緯度則然若經度離赤道遠則里數漸狹然惟其路正東西行與距等圈合自有一定算法路或斜行則其法不可用爲立法若兩地各有北極高度又有相距之經度而無相距里數是有兩邊一角而求餘一邊即可以知斜距之里若先有斜距之里數而求經度是爲三邊求角亦可以知相距之經度其法並用斜弧三角形立算可與月食求經度之法相參而且簡易的確作陸海鍼經一卷又謂之里差捷法文鼎於測算之圖與器一見即得要領古六合三辰四遊之儀以意約爲小製皆合又自製月道儀揆日測高諸器皆自出新意嘗登觀象臺流覽新製六儀及元郭守敬簡儀明初渾球指數其中

利病皆如素習。其書有測器考二卷。又自鳴鐘說一卷。壺漏考一卷。日晷備考三卷。其說曰。吾郡日晷依赤道斜安實爲唐製。則日晷非始西人也。西製有平晷立晷碗晷十字晷諸式。廣之不啻百十餘種。余所見自曆書渾天儀說比例規解外。別有日晷曆書三種。互爲完缺。而其中作法亦有似是而非之處。則以所學有淺深。抑倣而爲者。以臆參和。厥理遂晦。赤道提晷說一卷。亦日晷之一。其說備考中所無也。勿庵撰日器一卷。其說曰。取里差以定高度。黍珠進退。準乎節序。用二至爲端。器溢于寸。表止于分。而黃赤之理備焉。諸方節氣加時日軌高度表一卷。其說曰。曆書目有諸方晝夜晨昏論。及其分表。今軌不傳。交食高弧表非節氣度。今依弧三角法算定爲揆日之用。揆日淺說一卷。其說曰。日晷之書詳于法。法之理多未及也。倣作多差。不亦宜乎。故擇其尤難解者疏之。所說多渾天大意。故別爲卷。測景捷法一卷。其說曰。精于測景之法。可以知南北之里差。既知里差。則隨地隨時。可以預定其景之分寸。約而言之。惟切線一法而已。切線者。句股相求也。表如半徑。直表之景如餘切。橫表之景如正切。並以極高度取之。璇璣尺解一卷。其說曰。尺有二。皆同樞。樞卽北極。尺卽以堅楮爲之。銅亦可。其一具周歲節氣。所以測日也。其一載大星十數。所以測星也。並以赤道緯度定之。畫測日景。得其高度。即可查節氣以知時刻。夜測星得其高度。亦可查星距太陽經度。以知時刻。善用者。卽此已足。蓋渾蓋天盤之法。略具其中矣。測星定時簡法一卷。其說曰。有日之時。有星之時。法用星之緯度。於簡平儀上。查其星距子午規若干時刻。再查此星距太

陽若干時刻以相加減卽得真時此法不拘何星可用故曰簡法勿庵側望儀式一卷其說曰簡平儀耑論日景故以二至爲限此製於二至外仍具緯度北至極南至地平如置身六合之外以望天體故曰側望勿庵仰觀儀式一卷其說曰圖星垣者以北極居中見界爲邊或分兩極居中赤道爲邊此卽經緯無差必所居之地以極爲天頂則所見然耳其各地天頂之星與地平環上之星不可以擬諸形容也此式各依本方極高之地以規地平而安天頂於中央依距緯以安北極再從北極出弧綫以定赤道又自北極依法作多圈以擬赤緯則某星在天頂某星在某方高若干度某星在地平環二十四向可以周知又依分至節氣各爲一圖則天盤經緯與地盤經緯相加之處可指而數毫無疑似雖從未知星者可以案圖而得矣勿庵渾蓋新式一卷其說曰渾蓋舊製以赤道外二十三度半爲限止於畫短規今於短規外再展八度則太白所居南緯可以查其所加占測之用於是而全勿庵月道儀式一卷其說曰月道出入于黃道猶黃道之出入于赤道也自古及今未有爲之儀器者今依渾蓋北密南疎之度以黃極爲樞而月道半在其內半出其外則月緯大小之理及正交中交交前交後之法可以衆著儀以銅爲之略如渾蓋其上盤爲月道亦如渾蓋天盤之黃道圈其下盤黃道經緯分宮分度並以黃極爲心而儘邊以黃緯九十五度少半爲限出黃道南五度少半月道所到也自言吾爲此學皆歷最艱苦之後而後得簡易有從吾遊者坐進此道而吾一生勤苦皆爲若用矣吾惟求此理大顯使古絕學不致無傳則死且無憾不

必身擅其名也。禮部郎中豫章李煥斗嘗從文鼎問曆法，作答李祠部問曆一卷。滄州老儒劉介錫同客天津，屢有所問，並據曆法正理告之。答劉文學問天象一卷，又言生平於難讀之書，不敢置也。每手疏而攜諸籤，衍以待明者，間之於曆算尤多。作思問編一卷，緯度以測日高，因知北極高，爲用甚博。古用二至二分，今則逐日可測。承友人之命，作七十二候太陽緯度一卷。潘天成從文鼎學曆，而苦於布算，作寫算步曆式一卷，授之。又授時步交食式一卷。文鼎季弟文鼐之橐也。步五星式六卷。文鼎與其仲弟文鼎共成之者也。同時西洋穆尼閣作天步真原，青州薛鳳祚本天步真原而作會通。吳江王錫闡著曆書及圓解三辰儀晷，廣昌揭暄著寫天新語。文鼎每得一書，皆爲正其訛闕，指其得失。有天步真原訂註、天學會通訂註、王寅旭書補註、寫天新語鈔存一卷。又古曆列星距離考一卷。從殘壞之本尋其普天星宿入宿去極度分中缺二星，又從閩中林侗寫本補完之，而斷以爲授時之法。以上曆學之書，凡六十二種。萬歷中利瑪竇入中國，始倡幾何之學，以點綫面體爲測量之資。制器作圖，頗爲精密。然其書率資翻譯篇目既多，而取徑紓迴，波瀾闊遠，枝葉扶疎，讀者頗難卒業。學者張皇過甚，無暇深考乎中算之源流，輒以世傳淺術，謂古九章盡此。於是薄古法爲不足觀，而或者株守舊聞，遽斥西人爲異學。兩家之說，遂成隔礙。文鼎集其書而爲之說，用籌用筆用尺，稍稍變從我法。若三角比例等，原非中法可該，特爲表出古法方程，亦非西法所有。則專著論以明古人之精意，不可湮沒。又具爲九數存古，以著其概。書凡九種，總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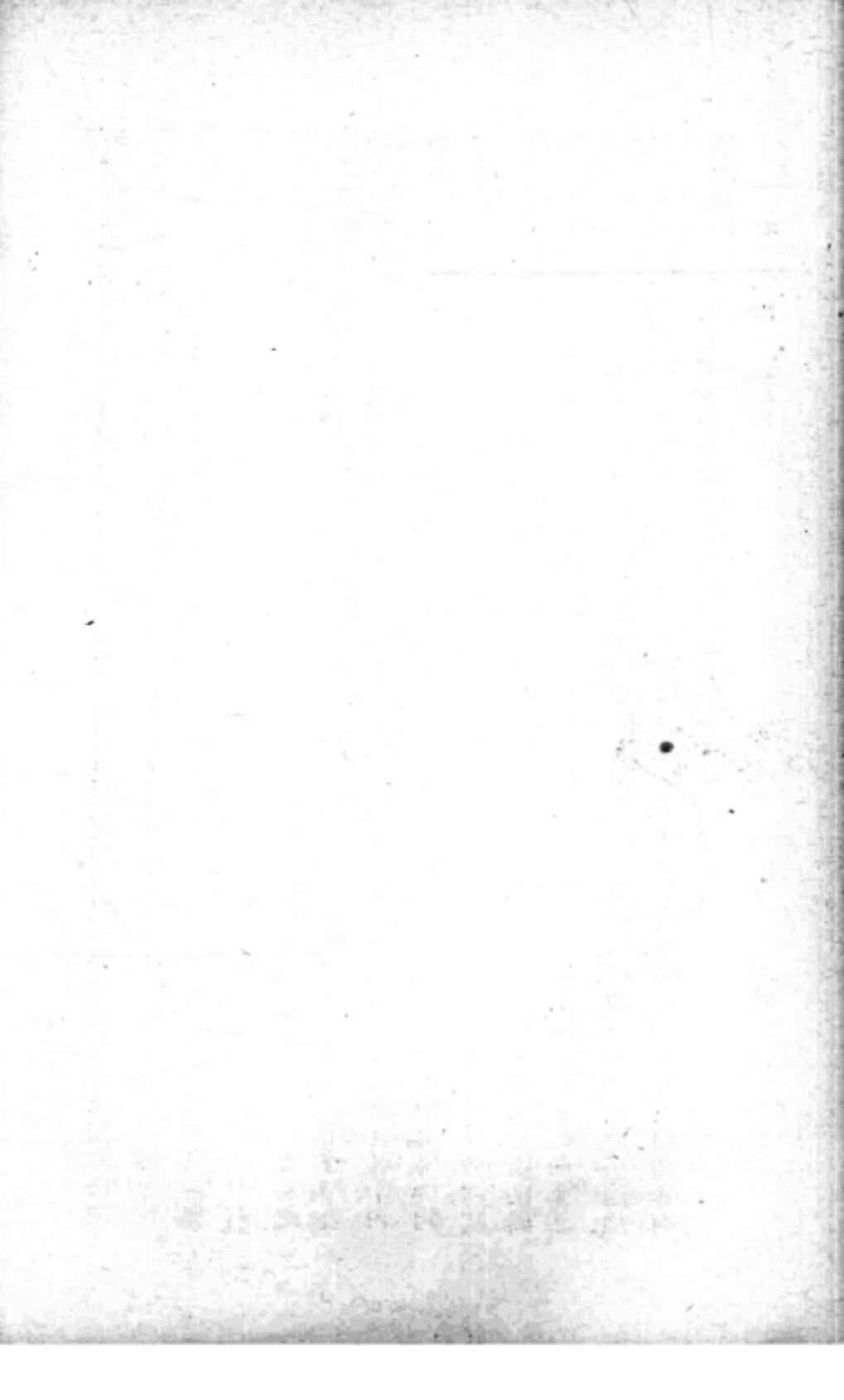
中西算學通序例一卷。一勿庵籌算七卷。籌算之法。蓋起於作曆書時。術本直籌橫寫。易之以橫籌直寫。所以適中土筆墨之宜。二勿庵筆算五卷。亦用直寫。以便文人之用。而定位一端。視舊法亦捷。三勿庵度算二卷。西人尺算。即比例規解所述也。其書原無算例。文鼎弟文鼐補之。而參以嘉禾陳蘆謨尺算用法。陳書只平分一線。文鼐書諸線皆備。又有矩算。則文鼎所創。西人用三角故兩其尺。今用句股。故祇用一尺一方板。其理無二。尺算矩算皆度算也。四比例數解四卷。比例數表者。西算之別傳。其法自一至萬。並設有他數相當。謂之對數。不用乘除。惟憑加減。前此無知者。本朝順治間。西士穆尼閣以授薛鳳祚。始有譯本。穆薛所著天步真原。天學會通。並依此立算。不知此。則二書不可得而讀。因稍爲詮次爲書。五三角法舉要五卷。西法用三角。猶古法之用句股。而三角能通句股之窮。要其理不出於句股。故銳角形分。則二句股也。鈍角形以虛補實。亦句股也。鈍角形補其虛角。則成半實半虛之句股形。又成一虛句股形。而所設鈍角形。又卽爲兩句股相較之餘形。皆句股法也。不明三角。則曆書佳處必不能知。其有缺處亦不能正矣。其目有五。曰測量名義。曰算例。曰內容外切。曰或問。曰測量。李文貞公爲刻於保定。歲乙酉。南巡蒙召。對以是進呈。六方程論六卷。算法之有方程。猶量法之有句股。皆其最精之事。因作論明之。安溪李鼎微爲刻於泉州。七幾何摘要三卷。幾何原本爲西算之根本。其法以點綫面體疏三角測量之理。以比例大小分合疏算法異乘同除之理由。淺入深。善於曉譬。但取徑繁糾。行文古奧。峭險學者多不能終卷。

稍爲芟繁補遺而爲是書。八句股測量二卷。測量必用勾股。立少以觀多。卽近以見遠。故立矩可以測高。覆矩可以測深。偃矩可以測遠。然而方可測圓不可測。於是而割圓之法立。平可測險不可測。於是而重差之術生。古書雖不盡傳。然周髀開方之圖。海島量山之算。猶存什一於千百。具錄其要。以存古意。九九數存古十卷。九數卽九章。隸首之法僅存者九章之目耳。後有作者。莫能出其範圍。以上爲初編。外有書一十七種。並爲續編。一少廣拾遺一卷。古有一乘方至九乘方相生之圖。而莫詳所用。同文算指演之。具七乘方亦非了義。西鏡錄增有廉積立成。然譌亂不可讀。楊時可丁令調寄問四乘方十乘方法。諸乘方中。惟此二者不可以借用他法。摘此爲問。蓋亦留心學問人也。因爲推演至十二乘方。有條不紊。二方田通法一卷。算家有捷田二十三法。稍廣之爲百十二有四。三幾何補編四卷。幾何原本止於測面七卷。以後未經譯出。取測量全義量體諸率。實考其作法根源。以補原書之未備。而原書二十等面體之算。向固疑其有誤者。今乃得其實數。又原本理分中末綫。但有求作之法。而莫知所用。今依法求得十二等面及二十等面之體積。因得其各體中稜綫及轉心對角諸綫之比例。又兩體互相容及兩體與立方立圓諸體相容各比例。並以理分中末綫爲法。乃知此綫不爲徒設。則西人之術固了不異人意也。四西鏡錄訂注一卷。西鏡錄不知誰作。其書當在天學初函之後知者。同文算指未有定位之法。而此書有之。其爲踵事加精可見。所立金法雙法。亦卽借衰互徵疊借互徵之用。較同文指算。尤覺簡明。五權度通幾一卷。重

學爲西術一種。然載於比例規解者，譌誤尤甚。今以南勳卿儀象志，互相訂補，其數始真。六奇器補註二卷，關中王公徵奇器圖說，所述引重轉木諸製，並有裨於民生日用。而又本諸西人重學，以明其意。嘗以書史所傳，如漢杜詩作水轎以便民，及王氏農書諸水器之類，略記所及，如劉繼莊詩集，載筒車灌田法，稍爲輯錄，以補其所遺。而圖與說不相應者，爲之是正。其以西字爲識者，易之。七正弦簡法，補一卷，大測諸書言作八綫表之法詳矣。讀薛鳳祚書，有用矢線求度法，爲之作圖，以發其意。因得兩法，在六宗率三要法之外，而爲用加捷兩法者，一曰正弦方幂倍而退位得倍弧之矢，一曰正矢進位折半得半弧正弦上方幂。八弧三角舉要五卷，全部曆書皆三角法也。內分二支，一曰平三角，一曰弧三角。凡曆法所測，皆弧度也。弧綫與直綫不能爲比例，則推測窮理。弧三角者，剖析渾圓之體，而各於弧綫中得其相當直綫，即於無句股中尋出句股，此法之最奇最確。聖人復起，不能易也。弧三角之用法雖多，而其最著明者，爲黃赤交變一圖，反覆推論，瞭如列眉。熟此一端，則其餘不難推及矣。測量全義第七第八第九卷，專明此理，而舉例不全，且多錯謬。其散見諸曆指者，僅存用數，無從得其端倪。天學會通圖線三角法，作圖草率，往往不與法相應。一以正弧三角爲綱，仍用渾儀解之。正弧三角之理，盡歸句股，參伍其變斜弧三角之算，亦歸句股矣。其目曰弧三角體式，曰正弧句股，曰求餘角法，曰弧角比例，曰垂弧，曰次形，曰垂弧捷法，曰八綫相當，九環中黍尺五卷，舉要中弧度之法已詳，然更有簡妙之用，不可不知。測量全義原有斜弧

用兩矢較之例所立圖姑爲斜望之形而無實度可言今一以平儀正形爲主凡可以算得者即可以器量渾儀真像呈諸片楮而經緯歷然無絲毫隱伏假借至於加減代乘除之用曆書僅舉其名不詳其說疑之數十年而後得其條貫即初數次數甲數乙數諸法並砉然以解其目曰總論曰先數後數曰平儀論曰三極通幾曰初數次數曰加減法曰甲數乙數曰加減捷法曰加減又法曰加減通法十暫堵測量二卷暫堵測量者借土方之法以量天度也其術以平圓御渾圓以方體測圓體以虛形準實形故托其名於暫堵也古法斜剖立方成兩暫堵暫堵又剖爲二成立三角立三角爲量體所必需然此義中西皆未發今以渾儀黃赤道之割切二線成立三角形立三角本實形今諸線相遇成虛形與實形等而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不須用角西法通於古法矣又於餘弧取赤道及大距弧之割切綫成句股方錐形亦四面皆句股卽弧度可相求亦不言角古法通於西法矣二者並可用堅楮爲儀以寫其狀則弧度中八綫相爲比例之理瞭如掌紋而郭守敬圓容方直矢接句股之法不煩言說而解其目曰總論曰立三角摘錄曰渾圓內容立三角曰句股錐曰句股方錐曰方暫堵容圓暫堵曰圓容方直儀簡法曰郭太史本法曰角卽弧解十一用句股解幾何原本之根一卷幾何不言句股然其理並句股也故其最難通者以句股釋之則明惟理分中末綫似與句股異源今爲游心於立法之初而仍出於句股信古九章之義包舉無方徐光啓譯大測表名之曰割圓句股八線表其知之矣十二幾何增解數則其目有四曰以

方斜較求斜方。曰切線角與圓內角交互相應。曰量無法四邊形捷法。曰取平行線簡法。並就幾何各題而增不入補編附前條共卷十三。仰觀覆矩二卷。一查地平經度爲日出入方位。一查赤道經度爲日出入時刻。並依里差用弧三角立算。與曆書法微別。十四方圓幕積二卷。曆書周徑率至二十位。然其入算仍用古率十一與十四之比例。豈非以乘除之際難用多位歟。今以表列之取數殊易。乃爲之約法。則徑與周之比例。卽方圓二幕之比例。亦卽爲立方立圓之比例。殊爲簡易直捷。十五麗澤珠璣一卷。友朋之益。取其關於算學者十六。算器考一卷。今有筆算。遂以珠盤爲古。不知古用籌策。故曰持籌。其用珠盤。蓋起元末明初。制度簡妙。天下習用之而遂忘古法。故爲之考。十七數學星槎一卷。減并乘除。三日可了。初學莫易於筆算。然除法定位轉易。乘法定位稍難。茲以本數大數小數三者別焉。雖童子可知矣。至於句股開方。非圖不解。周髀算經有古圖。簡質可玩。曆書本幾何立說。亦足引人思致。今稍廣之。爲圖者六。文鼎爲學甚勤。劉輝祖嘗與同舍館。告桐城方苞曰。吾每寐覺漏鼓四五下。梅君猶籌燈夜誦。昧爽則已興矣。乃今知吾之玩日而惕時也。居京師時。裕親王以禮延致朱邸。稱梅先生而不名。李文貞公命子鍾倫從學。介弟鼎徵及羣從。皆執弟子之禮。宿遷徐用錫。晉江陳萬策。景州魏廷珍。河間王之銳。交河王蘭生。皆以得與參校爲榮。家多藏書。頻年遊歷。手鈔雜帙。不下數萬卷。歲在辛丑卒。年八十有九。上聞。特命有地治者。經紀其喪。士論榮之。以孫鑛成貴。贈左都御史。



# 疇人傳卷第二十八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五

梅文鼎中

文鼎曆學疑問曾恭呈御覽後又引申其說作曆學疑問補二卷皆平正通達可爲步算家準則今錄其要者數篇論中西二法之同曰問者曰天道以久而明曆法以修而密今新曆入而盡變其法以從之則前此之積候舉不足用乎曰今之用新曆也乃兼用其長以補舊法之未備非盡廢古法而從新術也夫西曆之同乎中法者不止一端其言日五星之最高加減也卽中法之盈縮曆也在太陰則遲疾曆也其言五星之歲輪也卽中法之段目也其言恆星東行也卽中法之歲差也其言節氣之以日躔過宮也卽中法之定氣也其言各省直節氣不同也卽中法之里差也但中法言盈縮遲疾而西說以最高最庳明其故中法言段目而西說以歲輪明其故中法言歲差而西說以恆星東行明其故是則中曆所著者當然之運而西曆所推者其所以然之源此其可取者也若夫定氣里差中曆原有其法但不以註曆耳非古無而今始有也西曆始有者則五星之緯度是也中曆言緯度惟太陽太陰有之而五星則未有及之

者今西曆之五星有交點有緯行亦如太陽太陰之詳明是則中曆缺陷之大端得西法以補其未備矣夫於中法之同者既有以明其所以然之故而于中法之未備又有以補其缺于是吾之積候者得彼說而益信而彼說之若難信者亦因吾之積候而有以知其不誣雖聖人復起亦在所兼收而取矣論地圓可信曰問西人言水地合一圓球而四面居人其地度經緯正對者兩處之人以足版相抵而立其說可信與曰以渾天之理徵之則地之正圓無疑也是故南行二百五十里則南星多見一度而北極低一度北行二百五十里則北極高一度而南星少見一度若非地正圓何以能然至於水之爲物其性就下四面皆天則地居中央爲最下水以海爲壑而海以地爲根水之附地又何疑焉所疑者地既渾圓則人居地上不能平立也然吾以近事徵之江南北極高三十二度浙江高三十度相去二度則其所載之天頂卽差二度各以所居之方爲正則遙看異地皆成斜立又況京師極高四十度瓊海極高二十度若自京師而觀瓊海其人立處皆當傾跌而今不然豈非首戴皆天足履皆地初無欹側不憂墮立歟然則南行而過赤道之表北遊而至戴極之下亦若是已矣是故大戴禮則有曾子之說內經則有岐伯之說宋則有邵子之說程子之說地圖之說固不自歐邇西域始也論恆星東移有據曰問古以恆星卽一日一周之天而七曜行其上今則以恆星與七曜同法而別立宗勸是一日一周者與恆星又分兩重求之古曆亦可通與曰天一日一周自東而西七曜在天遲速不同皆自西而東此中西所同也然西法謂恆星

東行比於七曜。今考其度，蓋卽古曆歲差之法耳。歲差法昉於虞喜，而暢於何承天。祖沖之、劉焯、唐一行、歷代因之，講求加密，然皆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故曰天漸差而東，歲漸差而西。所謂天卽恆星，所謂歲卽黃道分至也。西法則以黃道終古不動，而恆星東行。假如至元十八年冬至在箕十度，至康熙辛未歷四百十一年，而冬至在箕三度半，在古法謂是冬至之度。自箕十度西移六度半，而箕宿如故也。在西法則是箕星十度東行過冬至限六度半，而冬至如故也。其差數本同，所以致差者則不同耳。然則何以知其必爲星行乎？曰：西法以經緯度候恆星，則普天星度俱有歲差，不止冬至一處。此蓋得之實測，非臆斷也。然則普天之星度差，古之測星者何以皆不知耶？曰：亦嘗求之於古矣。蓋有三事可以相證。其一，唐一行以銅渾儀候二十八舍，其去極之度皆與舊經異。今以歲差考之，一行銅儀成於開元七年，其時冬至在斗十度，而自牽牛至東井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小於舊經。是在冬至以後，歷春分而夏至之半周，其星自南而北，南緯增則北緯減，故去北極之度漸差而少也。自輿鬼至南斗十四宿去極之度皆大于舊經。是在夏至以後，歷秋分而冬至之半周，其星自北而南，南緯減則北緯增，故去極之度漸差而多也。嚮使非恆星移動，何以在冬至後者漸北，在夏至後者漸南乎？其一，古測極星卽不動處齊梁間測得離不動處一度強，至宋熙寧測得離三度強，至元世祖至元中測得離三度有半。嚮使恆星不動，則極星何以離次乎？其二，二十八宿之距離古今六測不同，故郭太史疑其動移。此蓋星既循黃道東行，而古測皆依

赤道黃赤斜交，句弦異視，所以度有伸縮，正由距有橫斜耳。不則豈其前人所測皆不足憑哉？故僅以冬至言差，則中西之理本同，而合普天之星以求經緯，則恆星之東移有據，何以言之？近兩至處恆星之差，在經度，故可言星東移者亦可言歲西遷。近二分處恆星之差，竟在緯度，故惟星實東移，始得有差。若只兩至西移，諸星經緯不應有變也。如此，則恆星之東移信矣。恆星既東移，不得不與七曜同法矣。恆星東移，既與七曜同法，即不得不更有天摯之西行。此宗勳所由立也。論周天十二宮，並以星象得名，不可移動。曰：問天上十二宮，亦人所名，今隨中氣而移，亦何不可之有？曰：十二宮名雖人所爲，然其來久矣。今考宮名，皆依天上星宿而定，非漫設者。如南方七宿，爲朱鳥之象，故名其宮曰鶉首鶉火鶉尾；東方七宿，爲蒼龍，故其宮曰壽星；曰大火，曰析木；北方七宿，爲元武，其宮曰星紀；曰元枵，曰娵訾；西方七宿，爲白虎，其宮曰降婁，曰大梁，曰實沈。由是以觀，十二宮名皆依星象而取，非漫設也。堯典日中星鳥，以其時春分昏刻，朱鳥七宿正在南方午地也。日永星火，以其時夏至初昏，大火宮正在午也。宵中星虛，以其時秋分昏中者元枵宮也。卽虛危也。日短星昴，以其時冬至昏中者昴宿也。卽大梁宮也。曆家以歲差考之，堯甲辰至今已四千餘歲，歲差之度，已及二宮，然而天上二十八舍之星宿，未嘗變動，故其十二宮亦終古不變也。若夫二十四節氣太陽躔度，盡依歲差之度而移，則歲歲不同。七十年卽差一度，安得以十二中氣卽過宮乎？試以近事徵之。元世祖至元十七年辛巳冬至在箕十度，至今康熙五十八年己亥冬至在箕三

度其差蓋已將七度而卽以箕三度交星紀宮則是至元辛巳之冬至宿已改爲星紀宮之七度再二百年則今己亥之冬至宿爲星紀宮之初度者又卽爲星紀宮之第三度而尾宿且浸入星紀矣積而久之必將析木之宮盡變爲星紀大火之宮盡變爲析木而十二宮之星宿皆差一宮卽十二宮之名與其宿一一相左又安用此名乎再積而久之至數千年後東宮蒼龍七宿悉變元武南宮朱鳥七宿反爲蒼龍西宮白虎七宿反爲朱鳥北宮元武七宿反爲白虎國家頒曆授時以欽若吳天而使天上宿度宮名顛倒錯亂如此其可以不亟爲釐定乎又試以西術之十二宮言之夫西洋分黃道上星爲十二象雖與義和之舊不同然亦皆依星象而名非漫設者如彼以積尸氣爲巨蟒第一星蓋因鬼宿四星而中央白衣有似蟒首也所云天蝎者則以尾宿九星卷而曲其末二星相並如蠍尾之有歧也所云人馬者謂其所圖星象類人騎馬上之形也其餘如寶瓶如雙魚如白羊如金牛如陰陽如師子如雙女如天秤以彼之星圖觀之皆依稀彷彿有相似之象故因象立名今若因節氣而每歲移其宮度積而久之宮名與星象相離俱非其舊而名實盡淆矣又案西法言歲差謂是黃道東行未嘗不是如今日鬼宿已全入大暑日躔之東在中法歲差則是大暑日躔退回鬼宿之西也在西法則是鬼宿隨黃道東行而行過大暑日躔之東其理原非有二尾宿之行入小雪日躔東亦然夫旣鬼宿已行過大暑東而猶以大暑日交鶉火之次則不得復爲巨蟒之星而變爲師子矣尾宿已行過小雪後而猶以小雪日交析木之次則尾宿不

得爲天蝎而變爲人馬官星矣。卽詢之西來知曆之人，有不啞然失笑者乎？論恆氣定氣，曰：問舊法節氣之日數皆平分，今則有長短，何也？曰：節氣日數平分者，古法謂之恆氣，其日數有多寡者，古法謂之定氣。二者之算，古曆皆有之，然各有所用。唐一行大衍曆議曰：以恆氣注曆，以定氣算日月交食，是則舊法原知有定氣，但不以之註曆耳。譯西法者未加詳考，輒謂舊法春秋二分並差兩日，則厚誣古人矣。夫授時曆所註二分日，各距二至九十一日奇，乃恆氣也。其所註晝夜各五十刻者，必在春分前兩日奇，及秋分後兩日奇，則定氣也。定氣二分與恆氣二分原相差兩日，授時既遵大衍曆議，以恆氣二分註曆，不得復用定氣，故但于晝夜平分之日紀其刻數，則定氣可以互見，非不知也。且授時果不知有定氣平分之日，又何以能知其日之爲晝夜平分乎？夫不知定氣，是不知太陽之有益縮也，又何以能算交食，何以能算定朔乎？夫西法以最高卑疏盈縮，其理原精，初不必爲此過當之言。良由譯書者並從西法入手，遂無暇參稽古曆之源流，而其時亦未有能知授時立法之意者，爲之援据古義，以相與虛公論定，故遂有此等偏說，以來後人之疑議，不可不知也。再論恆氣定氣，曰：問授時既知有定氣，何爲不以註曆？曰：古者註曆只用恆氣爲置閏地也。春秋傳曰：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歸餘於終，事則不悖。蓋謂推步者必以十一月朔日冬至爲起算之端，故曰履端於始，而序不愆也。又十二月之中氣必在其月，如月內有冬至，斯爲仲冬，十一月月內有雨水，斯爲孟春，正月

月內有春分，斯爲仲春。二月餘月並同，皆以本月之中氣，正在本月三十日之中，而後可名之爲此月。故曰舉正於中，民則不惑也。若一月之內，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則不能名之爲何月。斯則餘分之所積，爲閏月矣。閏卽餘也。前此餘分累積，歸於此月，而成閏月。有此閏月，以爲餘分之所歸，則不致春之月，入於夏，且不致今冬之月，入於明春。故曰歸餘於終，事則不悖也。然惟以恆氣註曆，則置閏之理易明。何則？恆氣之日數，皆平分，故其每月之內，各有一節氣，一中氣。此兩氣策之日，合之共三十日四十三刻奇。以較每月常數三十日多四十三刻奇，謂之氣盈。又太陰自合朔至第二合朔，實止二十九日五十三刻奇，以較每月三十日，又少四十六刻奇，謂之朔虛。合氣盈，朔虛計之，共餘九十刻奇，謂之月閏。乃每月朔策與兩氣策相較之差，積此月閏，至三十三個月間，其餘分必滿月策，而生閏月矣。閏月之法，其前月中氣必在其晦，後月中氣必在其朔。則閏月只有一節氣，而無中氣，然後名之爲閏月。斯乃自然而然，天造地設，無可疑惑者也。一年十二個月，俱有兩節氣，惟此一個月只一節氣，望而知其爲閏月。今以定氣註曆，則節氣之日數多寡不齊，故遂有一月內三節氣之時，又或有原非閏月，而一月內反只有一中氣之時。其所置閏月，雖亦以餘分所積，而置閏之理不明，民乃惑矣。然非西法之咎，乃譯書者之疎略耳。何則？西法原只有閏日，而無閏月。其仍用閏月者，遵舊法也。亦徐文定公所謂鎔西洋之巧算，入大統之型模也。案堯典云：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乃帝堯所以命羲和，萬世不刊之典也。今既遵堯典而用閏月，卽當遵用。

其置閏之法，而乃不用恆氣用定氣，以滋人惑，亦昧於先王正時之理矣。是故測算雖精，而有當酌改者，此亦一端也。今但依古法以恆氣註曆，亦仍用西法最高卑之差，以分晝夜長短進退之序，而分註於定氣日之下，卽置閏之理昭然衆著，而定氣之用亦並存而不廢矣。又案恆氣在西法爲太陽本天之平行，定氣在西法爲黃道上視行平行度，與視行度之積差有二度半弱。西法與古法略同，所異者最高衡有行分耳。古法恆氣注曆，即是用太陽本天平行度數分節氣，文鼎又嘗作學曆說以曉世，論尤精確。其說曰：古之爲曆也，疏久而漸密，其勢然也。唯其疏也，曆所步或多不效。於是乎求其說焉不得，而古家得以附會於其間。是故日月之遇交則食，以實會視會斷有常度也。而古曆未精，於是又有當食不食、不當食而食之占。日之食必于朔也，而古用平朔。于是有食在晦二之占。月之行有遲疾，日之行有盈縮，皆有一定之數，故可以小輪爲法也。而古惟平度，於是占家曰晦而月見西方謂之朓，朓則侯王其舒，朔而月見東方謂之仄懸，則侯王其肅。月之行，陰陽曆以不足廿年而周，其交也，則於黃道，其交之半也，則出入于黃道之南北五度有奇，皆有常也。而古曆未知，于是占家曰：天有三門，猶房四表，中央曰天街，南間曰陽環，北間曰陰環，月由天街，則天下和平，由陽道則主喪，由陰道則主水。夫黃道且有歲差，而況月道出入于黃道，時時不同，而欲定之于房中央，不已謬乎？月出入黃道，既有南北，而其與黃道同升也，又有正升斜降斜升正降之不同，唯其然也。故月之始生，有平有偃，而古曆未知也，則爲之占曰：月始生正而仰，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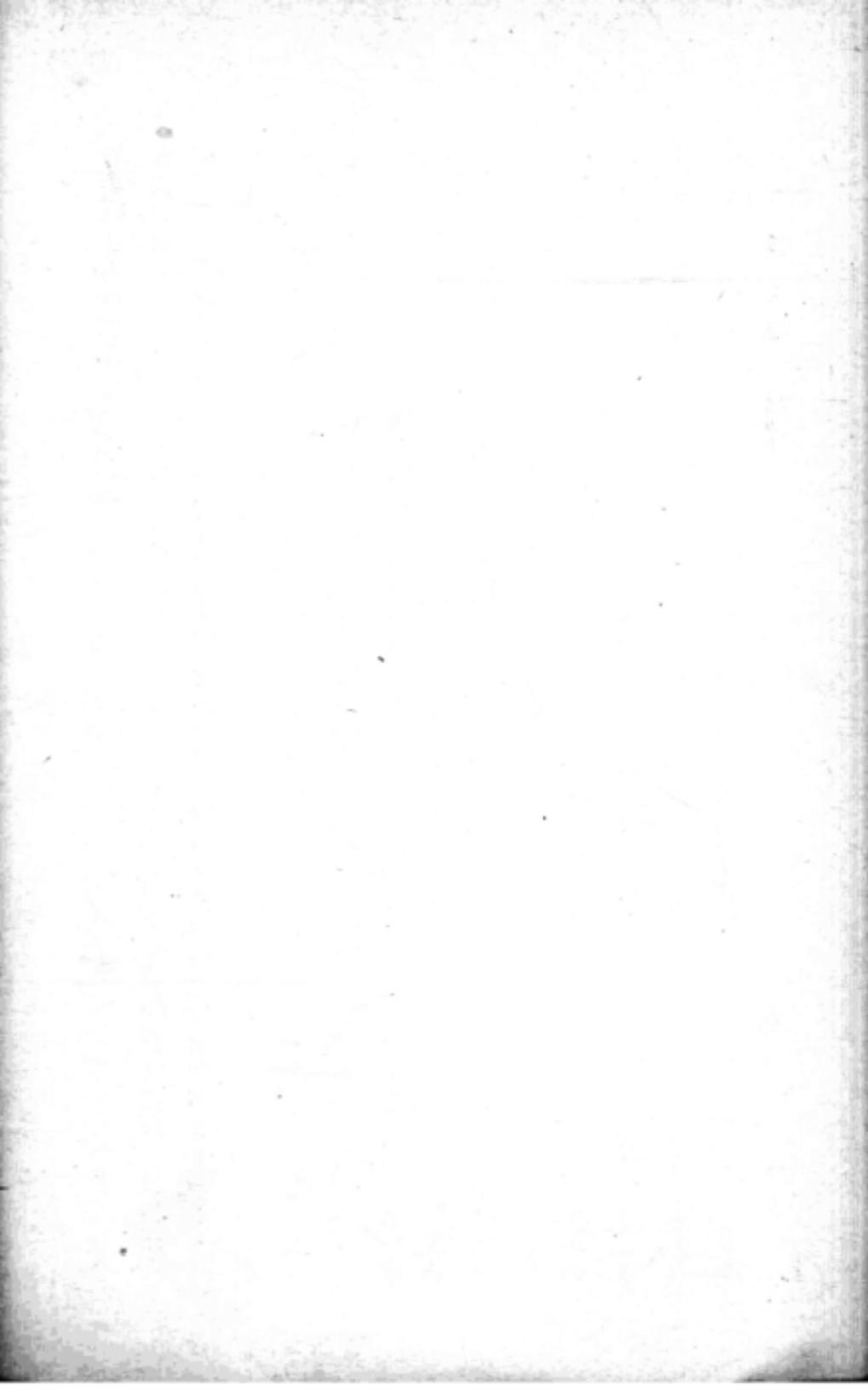
有兵。又曰：月初生而偃，有兵。兵罷，無兵。兵起，月于黃道有南北，一因也。正升斜降，二因也。盈縮遲疾，三因也。人所居南北有里差，則見月有早晚，四因也。是故月之初見，有在二日、三日之殊，極其變。則有朔日、四日之異，而古曆未知，則爲之占。曰：當見不見，是失舍也。又曰：不當見而見，魄質成蚤也。食日者月也，不關雲氣。而占者之說曰：未食之前數日，日已有謫。日大月小，日高月卑，卑則近，高則遠。遠者見小，近者見大。故人所見之日月大小略等者，乃其遠近爲之，而非其本形也。然日月之行各有最高卑，而影徑爲之異，故有時月正掩日，而四面露光如金環。此皆有可考之數。而占者則以金環食爲陽德盛。五星有遲疾留逆，而古法惟知順行。于是占者以逆行爲災，而又爲之例曰：未當居而居，當去不去，當居不居，未當去而去，皆變行也。以占其國之災福。五星之出入黃道，亦如日月，故所犯星座可以預求也。而古法無緯度。于是占者以爲失行，而爲之例曰：陵曰犯，曰闕，曰食，曰掩，曰合，曰勾已，曰圍繞。夫勾已陵犯占可也，以爲失行非也。五星離黃道不過八度，則中宮紫微及外宮距遠之星，必無犯理。而占書皆有之。近世有著賢相通占者，刪去古占黃道極遠之星，亦旣知其非是矣。至于恆星有定數，亦有定距，終古不變，而世之占者，旣無儀器以知其度，又不知星座之出入地平，有濛氣之差，或以橫斜之勢，而目視偶乖，遂妄謂其移動。于是爲占曰：王良策馬，車騎滿野。天鉤直則地維坼，泰階平人主有福。中州以北去北極度近，則老人星遠而近濁，不常見也。于是古占者曰：老人星見，王者多壽。以二分日候之，若江以南，則老人星甚高三時。

盡見。而疇人子弟猶歲以二分占老人星密疎貢訛。此其仍訛習欺。尤大彰明者矣。文鼎所著書。柏卿魏荔彤兼濟堂纂刻者。凡二十九種。平三角舉要五卷。句股闡微四卷。弧三角舉要五卷。環中黍尺五卷。壘堵測量五卷。方圓幕積一卷。幾何補編五卷。解割圓之根一卷。曆學疑問三卷。曆學疑問補二卷。交食管見一卷。交食蒙求三卷。揆日候星紀要一卷。歲周地度合考一卷。冬至考一卷。諸方日軌高度表一卷。五星紀要一卷。火星本法一卷。七政細草補註一卷。二銘補註一卷。曆學駢枝四卷。平立定三差解一卷。曆學答問一卷。古算演略一卷。筆算五卷。籌算七卷。度算釋例二卷。方程論六卷。少廣拾遺一卷。後穀成以算學起家。謂兼濟堂所刻校讎編次不善。又解割圓之根及句股闡微第一卷。係楊學山所撰。因削去楊書。另爲編次。更名梅氏叢書。輯要總六十二卷。筆算五卷。附方田通法。古算器考。籌算二卷。度算釋例二卷。少廣拾遺一卷。方程論六卷。句股舉隅一卷。幾何通解一卷。平三角舉要五卷。方圓幕積一卷。幾何補編四卷。弧三角舉要五卷。環中黍尺五卷。壘堵測量二卷。曆學駢枝五卷。曆學疑問三卷。疑問補二卷。交食四卷。一日食蒙求二日食蒙求附說三月食蒙求四交食管見七政二卷。一細草補註二火星本法圖卷。雜著一卷。附錄二卷。則穀成所著赤水遺珍。摻綬卮言也。今欽定四庫全書著錄者。用魏荔彤所刻本。穀成所刻則列之存目焉。乾隆四五十年間。嘉定錢少詹大昕主講鍾山書院。梅氏子孫多從受業。訪文

鼎未刻諸書，則無一存者矣。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梅氏全書、梅氏叢書、輯要勿庵書目、道古堂文集錢少詹說

論曰：徵君年二十七，卽有志步算之學。距其卒且六十年，積畢生之精力，從事一藝，旣專且久，是以所造能究極精微，而無所不備。其學由授時以溯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博攷九執回回而歸于新法，一一洞見本原，深澈底蘊，而又神明變化于三角八綫句股方程諸算事故，著書滿家，皆獨抒心得，如瓶爲三角方直等儀求弧度而不言角，以上下左右論交食方向而不云東西南北，尤足以見中西之會通，而補古今之缺略者也。其論算之文，務在顯明，不辭勞拙，往往以平易之語解極難之法，淺近之言達至深之理，使讀其書者不待詳求而義可曉然，誠以絕業難傳，冀欲與斯世共明之，故不憚反覆再三，以導學者先路。此其用心之善也。卒以李文貞公薦，受聖祖皇帝特達之知，苟非積學淵深，安能膺茲榮遇哉？自徵君以來，通數學者後先輩出，而師師相傳，要皆本于梅氏，錢少詹大昕目爲國朝算學第一，夫何愧焉。



# 疇人傳卷第三十九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六

梅文鼎下子以燕 孫穀成 曾孫勑 習弟文鑑 文璽

以燕字正謀，文鼎子也。康熙癸酉舉人，於算學頗有悟入，有法與加減同理，而取徑特殊，能於恆星曆指中摘出致問。文鼎所謂能助余之思也。惜早卒，未竟其學，亦以穀成貴贈左都御史。道古堂文集增刪算法統宗

穀成字玉汝，號循齋，又號柳下居士。文鼎孫也。文鼎疑日差既已有二根，卽宜列二表。穀成以爲定朔時旣有高卑盈縮之加減矣，茲復用于此，豈非複乎？文鼎因其說而覆思，然後知交食表之非缺，比之董烏九歲，能與太元、康熙乙未成進士，改編修，與修國史，累官左都御史。穀成肄業蒙養齋，以故數學日進。御製數理精蘊曆象考成諸書，皆與分纂。所著增刪算法統宗十一卷，赤水遺珍一卷，操縵卮言一卷。明代算家不解立天元術，穀成謂天元一卽西法之借根方。其說曰：嘗讀授時曆草求弦矢之法，先立天元一爲矢，而元學士李治所著測圓海鏡，亦用天元一立算，傳寫魯魚，算式訛舛，殊不易讀。前明唐荆川顧箬溪兩公，互相推重，自謂得此中三昧。荆川之說曰：藝士著書，往往以祕其機爲奇，所謂立天元一云爾。如積

求之云爾。漫不省其爲何語。而箬溪則言細考測圓海鏡。如求城徑。卽以二百四十爲天元。半徑卽以一百二十爲天元。旣知其數。何用算爲。似不必立可也。二公之言如此。余於顧說頗不謂然而無以解也。後供奉內廷。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論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也。敬授而讀之。其法神妙。誠算法之指南。而竊疑天元一之術。頗與相似。復取授時曆草觀之。乃渙如冰釋。殆名異而實同。非徒曰似之已也。夫元時學士著書。臺官治歷。莫非此物。不知何故。遂失其傳。猶幸遠人慕化。復得故物。東來之名。彼尙不能忘所自。而明人視爲贅疣。而欲棄之。噫。好學深思如唐顧二公。猶不能知其意。而淺見寡聞者。又何足道哉。何足道哉。明史館開。穀成與修天文曆志呈總裁書。曰。一曆志半係先祖之橐。但屢經改竄。非復原本。其中訛舛甚多。凡有增刪改正之處。皆逐條籤出。一天文志不宜併入曆志。擬仍另編。蓋曆以欽若授時置閏成歲。其術委曲繁重。其理精微。爲說深長。且有明二百七十餘年。沿革非一事。造曆者非一家。皆須入志。雖盡力刪削。卷帙猶繁。若加入天文之說。則恐冗雜不合史法。自司馬氏分歷與天官爲二書。歷代因之。似不可易。一天文志例載天體星座次舍儀器分野等事。遼史謂天象千古不易。歷代之志天文者。近于衍其說。似是而非。蓋天象雖無古今之異。而古今之言天者。則有疏密之殊。况恆星去極交宮中。星晨昏隱現。歲歲有差。安得謂千古不易。今擬取天文家論說之精妙。法象之創闢。疎度之真確。爲古人所未發者著于篇。至于星官分主及占驗之說。前史已詳。槩不復錄。一月犯恆

星爲天行之常，無關休咎。不應登載，蓋太陰出入黃道南北各五度，約二十七日而周，則近黃道南北五度之星，爲當太陰必由之道。太陰固不能越恆星飛渡，而避凌犯也。使果有休咎，如占家言，其徵應當無日無之。而今不然，亦可見其不足信。春秋書日食星變，而無月犯恆星之文。史家泥于星官之曲說，相沿而未攷也。一五星犯月，入月爲必無之事，擬削之。蓋月在前，而星追及之，謂之星犯月，是必星行疾于月，而後有之。乃五星終古無疾於月之行，卽終古無犯月之理。又月去人近，五星去人以次而遠，安得出月之下而入月中，彼靈臺候直之官，類多不諳天文，且日久生玩，未必身親委托之人，旣難憑信。夜深倦極，嘗見流星飛射，適當太陰掩星之時，遂謂有星犯月入月，候簿所書，或由於此。康熙某年蘆溝橋演礮，欽天監誤以東南天鼓鳴入奏，致受處分，有案可徵。此因奏聞，故知有謬。若星變凌犯之類，彼自書而藏之，其是非有無，誰得而辨？惟斷之于理，庶不爲其所惑。一老人星，江以南三時盡見。天官書言老人星見治安，乃無稽之談。疇人子弟，因而貢訛，屢書候簿，不足信也。擬削之。又時憲志用圖論曰：客問於梅子曰：史以紀事，因而不創，聞子之志，時憲也。用圖，此固廿一史所無，而子創爲之，宜執事以爲非體，而欲去之也。而子固執已見，復呶呶上言，獨不記昌黎之自訟乎？吾竊爲子危之。梅子曰：吾聞史之道貴信，而其職貴直，余不爲史官久矣。史館總裁謂時憲天文兩志，非專家不能辦，不以余爲固陋，而委任之。余旣不獲辭，不得不盡其職。今客謂舊史無圖，而疑余之創，竊謂史之紀事，亦視其信否耳。因創非所計也。夫後史之

增于前者多矣。漢書十志已不侔于八書。而後漢皇后本紀與魏書之志釋老。唐書之傳公主。宋史之傳道學。並皆前史所無。又何疑於國史用圖之爲創哉。且客未讀明史耶。明史於割圓弧矢月道距差諸圖。備載曆志。何明史不嫌爲創。而顧疑余爲創乎。客曰。後史增于前者必非無因。若明史之用圖亦有說歟。梅子曰。疑以傳疑。信以傳信。春秋法也。作史者詎能易之。古之治曆者數十家。大率不過增損日法。益天周減歲餘。以求合一時而已。即太初之起數鍾律。大衍之造端著策。亦皆牽合。並未能深探天行之故。而發明其所以然之理。本未嘗有圖。史臣何從取圖而載之。至元郭太史之修授時。不用積年日法。全憑實測。用勾股割圓以求弦矢。于是有割圓諸圖。載於曆草。作元史時不知採摭。則宋王諸公之疎也。明之大統。實卽授時。本朝纂修明史諸公。謂其義非圖不明。舊史雖無圖。而表亦圖之類也。遂採諸曆草。而入於志。其識見實超凡俗。復經聖君賢相爲之鑒定。不以爲非體而去之。俾精義傳于無窮。洵足開萬古作史者之心胸矣。至于時憲之法。更不同于授時。其立法之奇妙。義蘊之奧衍。悉具于圖。何可去之。如必以去圖爲合體。豈以明史爲非體。而本朝之制不足法歟。且客亦知時憲之圖所自來乎。我聖祖仁皇帝憫絕學之失傳。留心探索。四十餘年。見極底蘊。始親授儒臣。作圖立說。以闡明千古不傳之祕。所謂御製曆象考成者也。余固親承聖訓。實與彙編之列。彼前輩纂修明史。尚不忍沒古人之善。不惜創例以傳之。而余以承學之臣。恭紀御製。顧恐失執事之意。而遷就迎合。以致聖學不彰。使後之學者不得普沾嘉惠。尙得

謂之信史乎。不信之史，人可塞責，而何用余越俎而代之。余之呶呶非沽直也，不得已也。然則韓子之自証亦謂其言之可已者耳。使韓子果務爲容悅以求倅免，則諍臣之論佛骨之表，又何爲若是其侃侃哉？客唯唯而退，又儀象論略曰：齊政授時，儀象與算術並重，蓋非算術無以預推其節候，以前民用，非儀象無以測現在之行度，以驗推步之疏密，而爲修改之端也。虞書璣璣玉衡爲儀象之權輿，其制不傳。漢人創造渾天儀，卽璣衡遺制。唐宋皆倣爲之，至元始有簡儀、仰儀、闕几、景符等器，視古加詳矣。明於齊化門南倚城築觀象臺，倣元制作渾儀、簡儀、天體三儀，置於臺上。臺下有晷影堂、圭表壺。國初因之。康熙八年，命造新儀。十一年告成，安置臺上。其舊儀移置他室藏之。五十四年，西洋人紀理安欲炫其能，而減棄古法，復奏製象限儀。遂將臺下所遺元明舊器作廢銅充用，僅存明倣元製渾儀、簡儀、天體三儀而已。所制象限儀成，亦置臺上。按明史云：嘉靖間修相風杆及簡渾二儀，立四丈表以測晷影，而立運儀正方案，晷晷偏晷具備于觀象臺，一以元法爲斷。余于康熙五十二三年間充蒙養齋彙編官，屢赴觀象臺測驗，見臺下所遺舊器甚多，而元制簡儀、仰儀諸器俱有王珣、郭守敬監造姓名，雖不無殘缺，然覩其遺制，想見其創造苦心，不覺肅然起敬也。乾隆年間，監臣受西洋人之愚，屢欲檢括臺下餘器，盡作廢銅送製造局。廷臣好古者聞而奏請存留，禮部奉敕查檢，始知僅存三儀，殆紀理安之燼餘也。夫西人欲藉技術以行其教，故將盡滅古法，使後世無所考。彼益得以居奇，其心叵測。乃監臣無識，不思什一于千百而反助

其爲虐何哉。乾隆九年冬奉旨移置三儀於紫微殿前。古人法物庶幾可以千古永存矣。又論句股曰。句股和較相求言算學者莫不留心。其法可謂詳且備矣。未有以句股積與句弦和較爲問者。元學士李治著測圓海鏡用餘句餘股立算。神明變化幾如五花八門亦未及此。豈俱未計及于此耶。抑有其法而遺之耶。統宗少廣章內雖有句股積及句弦較之兩題。乃偶合于句三股四之數而非通法。昔待罪蒙養齋彙編數理精蘊意欲立法以補缺遺乃用平方帳轉推求皆不能御思之累日而後得之因立用帶縱立方求句股二法卒年八十三。謚文穆。梅氏叢書輯要增刪算

論曰。文穆藉徵君章明步算之後能不墜其家聲。又得親受聖天子之指示故其學愈益精微。以借根方解立天元術闡揚聖祖之言使洞淵遺法有明三百年來所不能知者一旦復顯于世其有功算學爲甚鉅矣。

鈍字敬名。穀成長子也能解句股八淺之理。年二十六卒。增刪算

鈎字導和。穀成第四子也。心思靜端手眼俱巧。穀成纂叢書輯要六十餘卷圖皆所繪。刪訂統宗圖十之七八皆出其手。亦年二十六卒。增刪算

文鼎字和仲。文鼎仲弟也。初學曆時未有五星通軌無從入算。與兄取元史曆經以三差法布爲五星盤縮立成然後算之。共成步五星式六卷惜早卒。道古堂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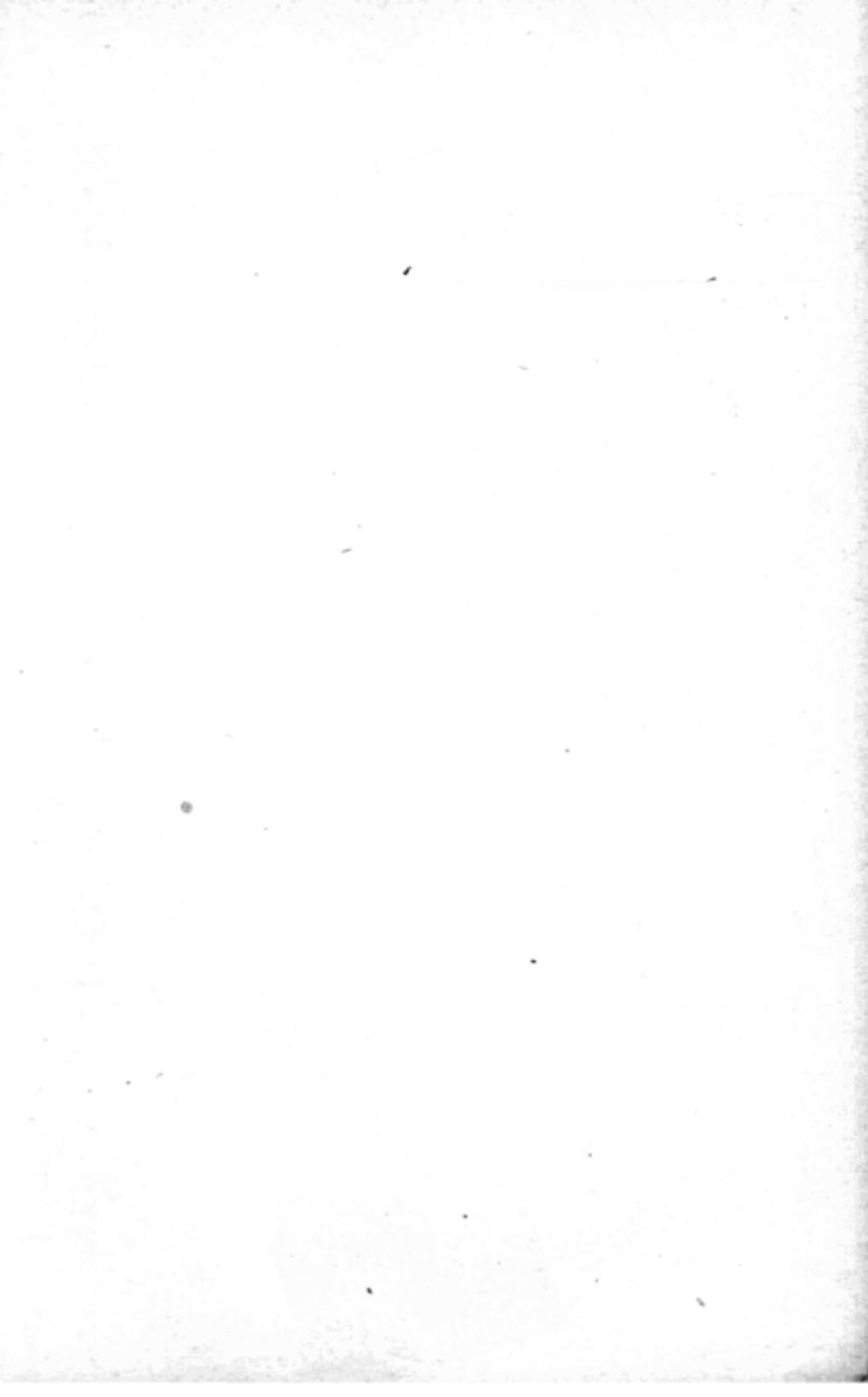
文鼐字爾素，文鼎季弟也。著中西經星同異考一卷，以三垣二十八宿星名依步天歌次第臚列其目，而以中西有無多寡分注其下。載古歌西歌于後，古歌卽步天歌，西歌則利瑪竇所撰經天該也。一曰薄子鈺撰，其南極諸星則據湯若望算書及南懷仁儀象志爲考證，補歌附之於末，其發凡略言齊七政非先定恆星，則七政無從可齊，故曰七政如乘傳，恆星其地志也。七政如行某恆星其歛局也。曰恆者謂其終古不易也。曰經者謂其不同緯，星南北行也。經亦有恆之義焉。是編專以中西兩家所傳之星數星名，攷其多寡同異，故曰經星。星官之書自黃帝始，重黎羲和志天文者紛糅不一。漢張衡云中外之官常明者百有二十四，可名者三百二十，爲星二千五百，微星之數蓋萬一千五百二十至三國時太史令陳卓始列廿石巫咸三家所著星，總二百八十三官，一千四百八十四星。自唐以來以儀考測，而宋兩朝志始能言某星去極若干度，入某星若干度，爲說較詳。此中國之學者，西儒星學遠有端緒，據算書所譯周報王丙寅古地未一測，漢永和戊寅多祿某一測，明嘉靖乙酉尼谷老一測，萬曆乙酉第谷一測，崇禎戊辰湯若望一測，國朝康熙壬子南懷仁著儀象志，又依歲差改定黃經及赤經，今依南公志表稽其大小，分爲六等，一等大星一十有六，二等星六十有八，三等星二百有八，四等星五百一十有二，五等星三百四十有二，六等星七百三十有二，總計一千八百七十八星。其微茫小星則不能以數計，此泰西之學也。書成文鼎爲序之曰：經星同異考一卷，發凡九則。吾季弟爾素之所手輯也。歲在戊辰，余歸自武林，友人張慎

碩忱能製西器，手銕銅字，如書法之迅疾。余乃依歲差考定平議所用大星屬碩忱施之渾蓋，而屬吾弟爲作恆星黃赤二星圖。因於星之經緯逐一詳校，乃知湯氏算書圖表與南氏儀象志互有得失。自其本法固多違異，不第與古傳殊也。因取其星名之同，而數有多寡異于古人者，別識之以成此書。至其所爲辯正經緯之度者，尙存別卷，不盡於是。而吾弟之爲此，則已勤矣。蓋其時方有橐本，次年己巳，余去京師，五載至癸酉始歸山中。吾弟乃出其繕寫重校之本示余，視其年固己巳也。甲戌中秋，余乃爲之序曰：自堯典有四仲之星，而斗牽牛織女參昴龍尾鳥帑天駟天鼈之屬，雜見於易書春秋左傳國語至禮記月令大戴之夏小正，稍具諸星伏見之節，蓋星之有名，其來遠矣。古者觀天文以察時變，敬授人時，有儀有象，圖書儀器，宜莫不備。遭秦燔書，棄先王之典義和舊術，無復可稽。所僅遺者巫咸甘德石申之殘編，而三家之傳各別。司馬子長世爲史官，而天官曆書殊爲闕略。迄於後漢，有張衡靈憲，而器與書並亡。自唐以後，言觀象率祖淳風晉隋兩志，及丹元子步天歌，今攷其說，又與天官書不無參錯。不待西學之興，而始多同異也。西法黃道十二象與中土異，而回回術與歐邏巴復自不同。故雙女或以爲室女，陰陽或以爲雙兄，至黃道外之星，或以爲六十象，或以爲六十二象，而貫索一星，回回術以爲缺憾，歐邏巴以爲冕旒，其餘星名亦多互異。豈非以占測之家非一，而所傳異辭，安得謂彼中曆學自上世以來，永遵一術，而初無更變哉？今所傳經天該之圖與其歌，皆因西象所列而變。從中術之星座星名，即見界圖之分形，其

出似在算書未成之前。圖星以圓空去中法猶近。然與步天歌仍有不同者。或以西星合古圖而有疑似。不敢輒定。遂並收之。而有增附之星。或以古星求西圖。而弗得其處。不能強合。遂芟去之。而成古有今無之星。要之皆徐李諸公譯西星而酌爲之。非西傳之舊。余嘗見元趙綠督友欽石刻圖。闕道六星在河中。作磬折層階之象。自天官書於營室言離宮闕道。步天歌及晉隋宋三史。並言六星。而今圖表割其半爲王良星。別取河中雜小星聯綴附益之。其星十餘而形直。絕異舊圖。又去營室更遠。正抵奎婁。而西象固原無所謂闕道也。由是以推。其意爲更置者良已多矣。且西法言恆星有經度東行歲差。而緯度終古不變。然又言二至距。古遠今近。是黃道且有微移。旣言恆星之形。略無改易。然又言王良之側。有萬歷癸酉年新出星。其說亦未能歸一也。竊嘗譬之地志陵谷。豈無小易。而嶽瀆之大致自如。然其名之所起。亦人則爲之而已矣。禹治水惟九州。舜受終時肇十有二州。肇之爲言始也。又况後世秦分爲三十六郡。唐分十道。宋分十五路。疆域代更。圖志因之而改。或者遂欲本桑欽之水經而駁禹貢。亦見其惑矣。然則宜何如。君子於其所可知。不厭求詳。其所不知。闕之而已。義所可求。當歸畫一。其所難斷。兩存之而已。無泥古以疑。今無執一而廢百。謹守舊聞。而無參意解。此爲學之方。卽著撰之法。自古之學者。莫不盡然而况天之高星辰之遠哉。是則吾弟爲攷之意也。蓋其義例已具發凡中矣。而余於是重有歎也。蓋自束髮受經於先君子塾師羅王賓先生。往往於課餘晚步時。指示以三垣列舍之狀。余小子自是知星之可識。而

天爲動物，尋以從事制義，未遑精究。然心竊好之，不幸先君子見背，營求葬地，不暇以他爲無。何余小子忽忽年近三十，始從倪觀湖先生受臺官通軌算交食法，稍稍推廣求之。元史宋志、溯唐及晉，至於兩漢，是時余及仲弟和仲與季爾素三人而已。夜則披圖仰觀，畫則運籌推步，考訂前史，三人者未嘗不共也。如是者凡數年，及余得中西之書圖，稍多友朋之益，漸廣而仲弟不幸已前卒久矣。爾素於余所有之書，手鈔略備，多所撰定。然食指益衆，家日益貧。余兩人頻年授徒，歲時相見，不過數四。頃余且爲東西南北之人，經年累月，羈棲于數百里數千里外，欲如向者之相聚探討，何可得哉？何可得哉？而余又善病，且老矣。雖嘗輯有古今曆法通攷諸書，妄自以爲窺古人之意，集諸家之長，而性懶楷書，又好增改，稿與年積，迄渺定本，其在京師，感于李少司馬之言，努力作爲曆論六七十篇，頗舒獨見。其他算學新稿，亦且盈尺。蘇湖遺軌，設爲義塾，約鄉黨同學爲讀書之事。此志果就，即當息影卻埽于山村，庶幾收拾累年雜稿，次第成帙，稍存一得之愚，以待來學，則數十年癖嗜苦思，亦將有所歸著。而凡事有天焉主之，終不敢必其如何也。且夫星曆之學，非小道也。其事凌雜米鹽，近于卜祝之爲，而探厥原流，乃根于天人理數之極，雷同俚近之言，既不足以行遠，而義類稍深，索解人正復寥寥。天下之大，敢謂無人？然亦有同志數年，遠在天涯，合併匪易。助余成此者，不吾弟之望更誰望乎？因弟此書，俯仰今昔，而兼有冀倖于將來，不覺其言。

之長也。文鼐又有累年算稿，文鼎爲錄存，名曰授時步交食式一卷。又有幾何類求新法算書，中比例規解本無算列。文鼎作度算用，文鼐所補而參之。以陳蓋謨尺算用法。中西經星同異致、梅氏書目、道古堂文集。



# 疇人傳卷第四十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七

李光地 子鍾倫 弟鼎徵 光坡

李光地字晉卿號厚菴福建安溪人也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大學士著曆象本要二卷自序略云憶自束髮趨庭先君子嘗慨六藝失傳咿喔空文人鮮實用因授六書九數俾令考索賦畀魯鈍而性癖耽奇輒以餘暇旁涉天官樂律凡人所不樂爲者則伏讀沉思至忘寢食博訪宿學明師久而有得新知執友鮮可與言言亦不解自用怡悅而已光地嘗與梅文鼎講論曆術故所著書皆歐邏巴之學其言均輪次輸之理黃赤同升日食三差諸解旁引曲喻推闡無遺并圖五緯視行之軌跡尤多前人所未發康熙四十一年十一月光地扈蹕行河進呈梅文鼎書文鼎由是知名語見文鼎傳所著又有記四分術記太初術記渾儀三篇其記四分術曰四分術卽後漢章蔀紀元之法蓋古曆所同也四分者析日以爲四分也以九百四十爲日法四而分之得二百三十五分故一歲之積凡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四年而氣在日端十九年而氣朔分齊七十六年而氣朔同在日端一千五百二十年而復于甲子日四千五百六十

年而返于青龍歲。蓋日之月分有十二度十九之七，歲之月分有十二會十九之七，故必十九年七閏，而後氣朔之分齊。四年而景復初，故必四章爲蔀，而後朔日之分盡。八十年而甲子日冬至，故必二十蔀爲紀，而後日之六旬周。六十年而歲運一變，故必三紀爲元。而後歲之六甲窮，所謂歲月日辰皆甲子，而天與日月會于子，以爲曆元者，此之謂也。此與三統一元之年數雖近，而推步不同，日法異故也。然自太史公作曆書，紀漢太初法，而下所列者乃章蔀之數，意者褚少孫所補，少孫未學太初，故直取古法附之。然則古曆竝同四分，不自東漢始矣。其記太初術言太初章會統元之法，至朔同日謂之章，交會一周謂之會，至朔分盡同于日首謂之統。統首日名復于甲子謂之元。其日法八十一爲分，以一千五百三十九爲小分，以三百六十五又小分之三百八十五者爲日之周天。以二十九日又小分之八百一十七者爲月之會日。十二會不盡歲氣而閏餘生焉。十九年七閏，則冬至復在月初，而氣朔分齊，故謂之章也。然月之周天與會日不同時，故每月雖合朔，而在周道之交，則會而不食。太初之法，計五月二十三分月之二十而一近交。凡一百三十五月而一當交，當交則蝕既，日月數之終也。一章之日月雖會于冬至，而不當交，積之二十七章，則朔日冬至，交會分窮，故謂之會也。又以日法計之一歲全日之外，小分三百八十五比之四分之法而少盈，蓋侵小分四之一也。章會至朔之分，未盡于日首積之三會，則分釐相補，復得全日，而冬至交會復起于月首而無餘分矣。故爲一統也。然甲子者日名之端，必氣朔肇于此日，乃得曆元。

之始故初統而得甲子次統而得甲辰三統而得甲申三統既盡則復值甲子朔旦夜半冬至交會分窮而一元章矣是以通而論之夫冬至者氣之始凡推步以爲準焉一章之日月雖會然同經不同緯同度不同道也至于一會則同經而同緯同度而同道矣統則以得夫時之首元則履夫日之端斯又以日辰干支與天月日星之紀而相合者也於是推之五星亦皆有會合之元焉歲月亦必有幹枝之首焉引伸觸類原始反終曆家立元之法大抵若此其記渾儀曰儀有三重外一重不動者爲六合儀所以定上下四方之位其中一重旋轉者爲三辰儀所以象天體圓動之行其內一重周遊四偏者爲四遊儀所以絜玉衡而便觀察蓋三辰一儀尤爲要切其儀有三環一環以準赤道一環橫跨之以準二極一環側倚之以準日道三環交結相連上刻南北東西縱橫之宿度以水激其機輪使之日夜隨天東西運轉必使在儀之度與在天之度相應而不忒然後可以按候而仰窺也卽以木星言之今夜經天之處距極幾度距赤道幾度於何知之以儀上所刻南北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又如木星行疾時今夜距昨夜幾度行遲時今夜距昨夜幾度於何知之以儀所刻東西之度準之則足以知之矣以至日晷之南北平斜太陰之轡絡委曲五緯之遲留順逆莫不皆然然儀度雖與天相準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四遊儀絜衡管于中可以隨處低昂掛于儀之上而注視焉則儀度與天度相直不爽如盤針定于秒忽之中而外薄乎四表蓋無幾微之差也古璇璣玉衡之說雖不可考然大要當不甚遠五十七年五月卒于官年七十七謚文

貞曆本要切  
問齋文鈔

論曰文貞一代偉人立功名于當世其學以子朱子爲宗得道學正傳而又多才多藝旁及天文算數之事尤能貫通古今洞明根底所著本要及論太初四分諸篇非大章思究極精奧孰能與于斯乎夫乃知大儒之學無所不通蓋天地靈秀之所鍾非常人所能企及也

鍾倫字世德光地子也康熙癸酉舉人敏而好學事事必求其根本梅文鼎所謂無膏肓之疾者也甲數乙數用法甚奇本以赤道求黃道鍾倫準其法以黃求赤作爲圖論又製器以象之

道古堂文集

鼎徵字安卿光地次弟也舉人嘉魚令爲梅氏刻方程論於泉州幾何補編成手爲謄寫彼教人見鼎徵方程論序言西法不知有方程憤然而爭不知西術有借衰互徵而無盈縮方程同文算指中未嘗自諱鼎徵蓋有所本

道古堂文集

光坡字耜卿一字茂夫光地弟也諸生論聖人作歷之原言聖人作曆大抵爲順天授時而已天道之大在寒暑四時而寒暑四時運于無形不可見也於是卽日月星辰之行度以爲氣序之準則是故察日之出沒而晝夜明焉察日月之往來而朔晦明焉察日之發斂而冬夏明焉書所謂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時易所謂治曆明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皆謂是也寒暑晝夜者天道之綱民用之本其驗繫乎日星故聖人定四方候昏旦參四時考晷景以測日數漏刻以推星而分至啓閉無所爽其候焉至于朔晦望弦

雖非民事所關，而聖人亦欲參合而無間。故復立閏法以紀月正次，舍以定辰，使寒暑朔晦日月星辰皆相成而不悖。蓋所以裁成其道輔相其宜者如此。此堯典數章所以爲萬世治曆之祖也。至其所以治之之具，曰曆象解者，曰曆紀數之書也。象觀天之器也。有曆而無象焉不可也。所謂象者，大端有四。一曰儀璣，是也。蓋天度渾淪，日月五星經緯異道，遲速異勢，其間離合遠近，不可以目齊也。故爲儀以象渾天，刻南北東西相距之度數，與日月經天之行道轉而望之，以知躔離進退之常，伏逆遲留之變，則雖尋徑之間，而天體無所遁其形矣。二曰管玉衡，是也。雖以儀窺天，而人之轉瞬難定，故復以管定之，橫于璣之上，而凝眸焉，則考宿度望中星，皆可以不失其位矣。三曰表土圭，是也。所以致日景而辨分至定四方者也。以長短之極察之，則知二至以長短之中裁之，則知二分以二分出入之景揆之，則知東西以午中之景正之，則知南北，故辨分至定四方皆由此也。四曰漏分日爲百分，而節水爲漏，以數其刻，此又所以權衡乎儀管表晷之間，定其分限，以爲測候之準者也。四者互相參質，以求天驗之詳，則所謂施之于曆，彌之于天下者，其推步不至于或差矣。蓋唐虞三代之遺法，其可致者如此。又論推驗修改之實言夫天道大矣，在天爲尋丈者，在人未有分秒之可名，毫末之可察也。法雖至密，毫末之下，豈所能分差之毫釐，積久成著，理勢然也。是故治曆不免于修改，而修改莫先于推驗。推驗之要，曰測晷景以驗氣，考交食以驗朔，候合見以驗星。亘億萬年而不可易者，夫日躔之無常者東西，而有定者南北，以其晷而測其躔，積年

累歲以數相稽則氣分宜可定矣。於是以月食之衝檢其所在而日躔宿度亦可明矣。交會之顯者爲交食。其微者爲朓朒。數漏以考其薄食之時刻分秒。窺儀以推其朓朒之東西早暮。積年累歲。會其變執其中。則朔分宜可得矣。五星之遲速雖無定勢。而合見則有常期。展管窺候。積年累歲。稽其有常之期。以律其無定之勢。因其合日之行。以步其周天之道。則星行其可正矣。其間節目雖多。而大端不外乎此。此司天之道。所以必本于實測。而不可以私術臆見斷焉者也。以此求天。不亦易且簡乎。而逞其意以紛紛也。

奚庸切問齋文鈔

閻若璩

閻若璩字百詩。淮安山陽人也。諸生通時憲及授時法。嘗據算術以證古文尚書之僞。言余向謂僞作古文者略知曆法。當仲康卽位初有九月日食之變。遂以瞽奏鼓等禮當之。而不顧其不合正陽之義。今余既通曆法矣。仲康在位十三年。始壬戌終甲戌。以授時時憲二曆推算。仲康四年乙丑歲。距元至元辛巳。積三千四百三十六年九月朔。交泛一十三日有奇。入日食限九月定朔壬辰日未正一刻。合朔日食在氐宿一十五度。仲康元年壬戌歲。距積三千四百三十九年五月朔。入交泛二十七日有奇。入日食限五月定朔丁亥日已正初刻。合朔日食在井宿二十八度。則仲康始卽位之歲。乃五月丁亥朔日食。非季秋月朔也。食在東井。非房宿也。在位十三年中。惟四年九月壬辰朔日有食之。卻與經文肇位四海不合。且

食在氏末度，亦非房宿也。夫曆法疏密，驗在交食。雖千百世以上，規程不爽，無不可以籌策窮之。仲康四年九月朔日食，而誤附于肇位四海之後。以元年五月朔日食，而謬作季秋集房，皆非也。其它以步算致證，經義甚多。世宗皇帝在潛邸聞其名，延至京師，禮遇甚厚。康熙四十三年卒，年六十有九。世宗親製輓章四首，復爲文祭之。（尚書古文疏證、潛研堂文集）

論曰：上古積年，據史記則托始共和，據漢書則斷自武王伐紂。至于夏殷以前，荒遠難稽。馬班所弗道，攷古者存而不論，可也。詩十月之交，朔食辛卯，在幽王六年。其積算班班可攷，故可以近法推之。若嗣征辰，弗集於房一節，出于昭十七年左傳引夏書，其積年不可審知。又安所求其日食與否耶？閻君經學名家，其於步算，蓋餘事耳。

### 秦文淵

秦文淵著秦氏七政全書八冊，其經天要略論、天行地體經緯交錯之象，以及七政交食步算之端，皆本新法，亦稍附句股開方重測諸法。其七政諸表說言歲差及各表用法，其二百恆年表，即新法算書中表也。（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論曰：閻徵君百詩尚書古文疏證，往往引秦雲九說，未審卽一人否也。

### 張雍敬

張雍敬字簡庵，秀水人也。著定曆玉衡博綜曆法五十六家。正曆術之謬四十有四，成書一十八卷。其說主中術爲多，裏糧走千里，往見梅文鼎假館授餐，逾年相辨論者數百條，去異就同，歸于不疑之地。惟西人地圓如球之說，則不合。與梅氏兄弟及汪喬年輩往復辨難不下三四萬言。著宣城游學記、曝書亭集、道古堂文集。

孔興泰

孔興泰字林宗，睢州人也。通西法，著大測精義、求半弧正弦法。與梅文鼎所著正弦簡法補，不謀而合。道古堂文集

袁士龍

袁士龍一名士鵬，字惠子，號覺菴，杭州府仁和縣人也。受星學於黃宏憲，西域天文有三十雜星之占，未譯中土星名。士龍有考，與梅文鼎所攷不謀而合。又著測量全義新書二卷，凡二十六篇。上卷曰七政經天圖說，曰測天儀象，曰次輪定位，曰經天要旨，曰列宿距度，曰新定步天歌訣，曰太陽測，曰太陰附羅計，李元，曰土木火金水星測，曰七政躔次位置測法不同，曰測景候氣，曰象限測法。下卷曰方程神算新法圖說，曰比例尺九式，曰測量用例查法，曰因乘用例查法，曰歸除用例查法，曰用乘捷法五式，曰用除捷法五式，曰勾股開方捷法三式，曰指明圓周徑弦真率，曰測高用法，曰測遠用法，曰高置人目測量高遠。

曰移象換影測量高遠。曰望竿定測。測量全義新書、道古堂文集

論曰士龍謂內圓求外方。積三十二因二十五歸。然則方周率四。圓周率三一二五也。與古率徹率密率俱不合。其所謂方程神算亦以意爲之。非九章之方程也。測量全義新書今德清許兵部宗彥藏有是書。

毛乾乾 女婿謝廷逸

毛乾乾字心易。與梅文鼎論周徑之理。因復推論及方圓相容相變諸率。隱於匡山。號匡山隱者。女婿謝廷逸字野臣。中州人也。一曰上元人。於數學甚有精思。偕隱陽羨。自相師友。著述甚富。多前人所未發。道古堂文集

沈超遠

沈超遠不知其名。錢塘人也。讀方程論作九問難。梅文鼎。道古堂文集

年希堯

年希堯字允恭。廣寧人也。以西人測算之切要者。摘錄刊布。爲測算刀圭三卷。一曰三角法摘要。一曰八線真數表。一曰八線假數表。又有面體比例便覽一卷。對數表一卷。對數廣運一卷。測算刀圭、面體比例便覽、對數表、對數廣運

論曰寧波教授丁君小雅。杰貽余年氏所刻算書數種。因據以立傳。又有萬數平立方表一種。算法纂要

總綱一種，末附雜算法及八線表根數頁。又一種無名目，俱係寫本，字跡圖畫並極精美，而不著撰人姓氏，疑亦出希堯家也。

劉湘煃

劉湘煃字允恭，江夏人也。聞梅文鼎以曆算名當世，鬻產走千餘里，受業其門，湛思積悟，多所創獲。文鼎得之甚喜，曰：「劉生好學精進，啓予不逮。」其與人書曰：「金水二星曆指所說未徹，得劉生說而知二星之有歲輪，其理確不可易。」因以所著曆學疑問，屬之討論。湘煃爲著訂補三卷，又謂曆法自漢唐以來，五星最疏，故其遲留伏逆，皆入於占。至元郭守敬出而五星始有推步經度之法，而緯度則猶未備。至于西法，舊亦未有緯度。至地谷而後知有推步五星緯表，然亦在守敬後矣。曆書有法原法數，並爲曆法統宗。法原者七政與交食之曆指也。法數者七政與交食經緯之表也。故曆指實爲造表之根。今曆所載金水曆指，如其法而造表，則與所步之表不合。如其表以推算測天，則又與天密合。是曆官雖有表數，而猶未知立表之根也。乃作五星法象編五卷，文鼎深契其說，摘其要，自爲五星紀要。湘煃又欲爲渾蓋通憲天盤安星之用，以戊辰曆元加歲差，用弧三角法作恆星經緯表根一卷，及月離交均表根，黃白距度表根各一卷，皆補新法所未及也。所著又有曆象之學，儒者所宜深討論。曆學古疏今密，論日月食算彙各一卷，各省北極出地圖說一卷，答全椒吳苟淑曆算十問書一卷。湘煃死，其遺書無一存者。識錄

論曰胡君鍾君皮曰曆算之學二百年來江左爲盛吾鄉方氏宣城梅氏作述相繼其道大顯方氏之弟子爲揭子宣梅氏之弟子爲湘煃皆有撰述子宣之書著錄四庫而湘煃書無傳且不聞楚有爲是學者豈非知之者難故其書不復寶貴邪嗚乎是可悲已

### 陳萬策

陳萬策字對初又字謙季晉江人也康熙戊戌進士官詹事府詹事受算學於梅文鼎作中西算法異同論言古今之爲算學者自隸首商高而後若劉徽祖沖之趙友欽郭守敬之徒皆精詣其術及西法至而其說又出於中法之外者其異同可得而論也夫中法言異乘同除而西法總之四率可謂異矣而爲比例之理則同也九章之內大要多同借衰疊借之法蓋差分盈虧之變其名爾至中法謂之句股也用邊而西法謂之三角也用角三邊三角可以互求中法有不逮于西法者則八線立成表是也剖全圓而爲半周又剖爲象限立切割弦矢之線以成正方角何嘗非勾股與弦哉其所以妙於中法者用邊之術可以高深廣遠而已用角之術則本於天度所以在璣璣而齊七政亦無不具乎此蓋用邊者斜剖之方而用角者剖心之圓方者測地而圓者并可以窺天也方程之用西法所無而借根方之算中法絕未有聞也又比例數之表不用乘除而用併減於平方立方三乘方以上之算尤捷焉皆中法之所未有也至於古法之爲祿子者今不復有所用者珠算而已西法則有籌算有筆算有矩算有比例規算其雜見錯出

而均合於度數之自然，視中法爲備矣。蓋三代而後，六藝往往不逮於古，何止數學而已。專門之緒鮮克尋究，而西土以爲六學之一焉。業於是者，終其身竭精殫慮以相尚也。觀幾何原本一書，自丁先生以來，若六經之尊貴，可以攷其用心，宜其爭衡於中法也。雖然，異者法也，而同者理也。若劉徽、祖冲之、趙友欽，以四角起數，所算圓周之率，與西法曾無毫釐之差。而西人以六宗率作剖圓八線者，其術亦不外乎此。可見理同而法不異，兼中西之法神而明之，則藝也而進乎道矣。切問齋文鈔、梅氏叢書輯要

楊作枚

楊作枚字學山，無錫人也。著解割圓之根一卷，言割圓八線表，久傳於世。而立法之根，未得專書剖析。大測中如十邊五邊形之理，皆缺焉弗講。反覆紬繹，漸得會通，遂著其圖，衍其算理之隱贖者，明之法之缺略者，補之。以備好學者之采擇云爾。又著句股正義一卷。梅氏全書

# 疇人傳卷第四十一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國朝八

### 陳厚耀

陳厚耀字泗源，號曙峯，泰州人也。康熙丙戌進士，安溪李光地薦。厚耀通曆法，引見上，命試以算法，繪三角形，令求中線及問弧背尺寸。厚耀具劄進，稱旨。旋請省親歸里。戊子，特命來京。己丑五月，駕幸熱河。厚耀扈行，至密雲，命寫筆算式進呈。少頃，出御書筆算，問知此法否。厚耀對曰：「皇上此法精妙，極為簡便。臣法臆撰不可用。」上諭云：「朕將教汝。汝其細心貫想，以待朕問。」次日又問曰：「汝能測北極出地高下否？」對曰：「若將儀器測景長短，用檢八線表可得高度。此在春秋分所測則然。若其餘節氣又有加減之異，然亦不準何也？」臣聞地上有朦氣之差，以人目視之，有升卑為高，映小為大之異。故以渾儀測之，多不合。但在天度數，則不差也。又問地周三百六十度，依周尺每度二百五十里，今尺二百里，地周幾何？地徑幾何？奏云：「依周尺，地周九萬里。今尺七萬二千里，以圍三徑一推之，地徑二萬四千里。以密率推之，當得地徑二萬二千九百一十八里有奇。」上復問地圓出何書，對以周髀算經曾言之。問何以見其圓也？對曰：「職方外紀。」

西人言繞地過一周，四市皆生齒所居，故知其爲圓。且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皆與圓形相合，故益知其爲圓。時厚耀以母年高不忍離，乃就教職得蘇州未踰年，召入南書房，上問測景是何法？厚耀求指示，上曰：此法甚精，不必用八線表，即以西洋定位法虛擬法寫示，又命至座旁隨意作兩點于紙上，厚耀隨點之，上用規尺畫圓，即得兩點相去幾何之法。上從容諭之曰：堯典敬授人時，乃帝王大事，奈何弗講？自是厚耀之學益進。嘗召入至淵鑒齋，問難反覆，並及天象樂律山川形勢，得徧觀御前陳列儀器，中有方寸器三十種，又召至西煖閣，詢問家世甚詳，從上至熱河，命賦泉源石壁詩，授中書科中書傳旨曰：上道汝學問好，授汝京官，使汝老母喜也。厚耀請定步算諸書，以惠天下，上怡允諭曰：汝嘗言梅數成學甚深，今命來京，與汝同修算法，穀成至，上問曰：汝知陳厚耀否？他算法近日精進，向曾受教于汝祖，今汝祖若在，尙將就正于彼矣。乃命厚耀穀成並修書于蒙養齋，賜算法原本、算法纂要、同文算指、嘉量算指、幾何原本、周易折中、字典、西洋儀器、金屬松花石硯及瓜果等，克什甚多。癸巳修書成，特授翰林院編修。甲午丁內艱，命賜帑銀，着江南織造經紀其喪，喪畢，晉國子監司業，擢左諭德兼翰林院修撰。戊戌會試充同考官，己亥告疾，以原官致仕。所著天文曆算書甚夥，有春秋長曆十卷，爲補杜預長曆而作，其凡有四：一曰曆證，備引漢晉隋唐宋元諸史志及朱載堉曆書諸說，以証推步之異；又引春秋屬辭杜預論，日月差謬一條，爲注疏所無；大衍曆議春秋曆考一條，亦唐志所未錄，尤足以資考證。二曰古術，古以

十九年爲一章，一章之首推合周術正月朔冬至，前列算數，後以春秋十二公紀年橫列爲四章，縱列十二公，積而成表，以求術元。三曰曆編，舉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一一推其朔閏及月之大小，而以經傳干支爲証佐。皆述杜預之說而考辨之。四曰曆存，以古術推隱公元年正月庚戌朔，杜預長曆則爲辛巳朔，乃古術所推之上年十二月朔，謂元年之前失一閏，蓋以經傳干支排次知之。厚耀則謂如預之說，元年至七年中書日者雖多不失，而與二年八月之庚辰、三年十二月之庚戌、四年二月之戊申又不能合，且隱公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桓公三年七月壬辰朔日食亦皆失之。蓋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因退一月就之。定隱公元年正月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朔閏，因一一與杜術相符，故不復續載焉。蓋厚耀精于曆法，所推較杜預爲密，于考證之學尤爲有裨。治春秋者不可少此編矣。又算術尖堆除率三十六，倚壁堆除率十八，厚耀論之曰：尖堆得圓倉三之一，故圓率用十二，此用三十六，其比例爲三十六與十二，若三與一也。倚壁堆是尖堆之半，其除率宜倍三十六作七十二，而乃用十八者，以半圓周自乘，只得全圓自乘四分之一也。故以四除七十二爲十八，又環田有內外周併及田積問諸數者，舊術以田積爲實，內外周併數半之爲法，除實得徑，用徑自乘，以減折半數餘爲內周，以內周減併數餘爲外周，厚耀論之曰：用徑自乘句有弊，當用六因徑得十八爲較，以減周總折半而得內周，內周減總而得外周，皆深于算學之言也。壬寅春卒，年七十有五。欽定四庫全書總目、春秋長曆增刪、算法統宗、陳氏家譜、召對紀言

論曰。吾鄉通天文算法之學者。國初以來。以泗源先生爲第一。焦君里堂孺曰。曙峯以聖天子爲師。故其所得精奧異人。方其引見時。諄諄不倦。何其遇之隆也。世之談算法者。動推梅氏。敬觀聖祖諭梅穀成數語。千秋定論可不朽矣。郡志載曙峯所著孔子家語注。左傳分類。禮記分類。戰國異辭。十七史正譌諸書。蓋已久亡。今存春秋世俗譜一卷。春秋長曆十卷。乃左傳分類中之二種也。焦君與余同里。湛深經術。而尤善爲算。會通中西。折衷至當。著有里堂學算記十六卷。泗源先生之學可引而弗替矣。

惠士奇

惠士奇字天牧。一字仲孺。蘇州府吳縣人也。康熙戊子舉鄉試第一。明年成進士。官至翰林院侍讀學士。乾隆四年卒。年七十一。所著有交食舉隅二卷。言測日食者。先求食限。食必在兩交去交近則食。遠則否。有入食限而不食者。未有不入食限而食者也。古法不能定朔。故日食或在晦。說者謂日之食晦朔之間。月之食惟在望。此知二五而不知十也。日月有平行。有實行。有視行。日月之食亦有實食。有視食。實食者。日月在天相掩之實度。視食者。人在地所見之初虧食甚復圓也。古術或知求實行。莫知求視行。皆知求平朔。莫知求實朔。故不能定朔者以此。七政有高卑。故有恆星天。有五星天。有日天。有月天。古人以恆星最高。遂指恆星爲天體。新法于恆星天之外。又有宗動天。合于九重之數。宗動者。七政之所同宗也。沈括謂日月星辰之行不相觸者氣而已。此不知曆象者也。如日月有氣而無體。則月焉能掩日哉。日高而月

下五星亦有高下。高下既殊，又焉能相觸乎？春秋日有食之既，既者有繼之辭，非盡也。新法謂之金錢食，日大月小，月不能盡掩日光，故全食之時，其中闕然而光溢于外，狀若金錢也。晚年自號半農居士，鄉人因其齋名，稱紅豆先生。潛研堂文集

論曰：惠氏世傳漢學，今世學者皆宗之。蓋儒林之選也。紅豆以律呂象數研究者稀，因潛心二事，著琴笛理數考以明律，交食舉隅以明推步，觀其以金錢食解春秋食，既辨沈括日月有氣無體之說，言甚甄明，雖專門名家，無以過之也。

### 陳訏

陳訏字言揚，海寧人也。由貢生官淳安縣學教諭，著句股引蒙五卷。其凡例言六蓺數居其一，句股又力章之一，古周髀積界，今三角八線皆句股法也。因不得其門，每多望洋是編，如蒙童初識之無握管作文，或析其數，或明其理，爲入門之始，故名句股引蒙。又有句股述二卷，自序略言余獲侍梨州黃先生門下，受籌算開方，因著開方發明，後因暇請卒業句股。先生曰：句三股四弦五，此大較也。古來鉅公大儒從事於實學者，多究心焉，可弗講乎？余退而讀荆川句股論，幾不可以句伏而思之，知空中之理，非數不顯，空中之數，非理不明，忽若有悟，因述爲句股書。句股述、句股引蒙

### 陳世仁

陳世仁海寧人也。康熙乙未進士。著少廣補遺一卷。專明垛積之法。凡十二類。一曰平尖。二曰立尖。三曰倍尖。四曰方尖。五曰再乘。六曰抽奇平尖。七曰抽偶平尖。八曰抽偶數立尖。九曰抽奇數立尖。十曰抽奇偶數方尖。十一曰抽偶再乘尖。十二曰抽奇再乘尖。少廣補遺

論曰。垛積之術。不見于九章。沈括夢溪筆談云。算術求積尺之法。如芻萌芻童方池冥谷塹堵鼈圓錐陽馬之類。物形備矣。獨未有積隙一術。所謂積隙。即是垛積。蓋其法實始於括耳。芻萌芻童之等。並具九章商功篇。然則垛積之術。乃商功之流。而以爲少廣者。近代算家之陋也。世仁詳人之所不詳。其用心有足尚已。

莊亨陽

莊亨陽字元仲。南靖人也。康熙戊戌進士。官至淮徐海道。亨陽自部曹出董河防。於高深測量之宜。隨事推究。因筆之於書。其後人取遺稿。哀輯爲書八卷。名曰莊氏算學。其書首載梅勿菴開方法。次曰幾何原本舉要。次曰句股測量。及堆積差分諸雜法。次各體求積法。次曰中西筆算。次曰比例十法。次又雜載各體形及測望之法。末曰七政經緯。乃推步七政法也。莊氏算學

顧長發

顧長發字君源。江蘇人也。著闡徑真旨一書。論闢周闡徑。古無定率。有高捷者。翦紙爲積。補輶方圓。得窺

梗概而不得周數。又謂甄鸞祖沖之邢雲路湯若望諸人所定周徑皆未密合。因瓶爲定率。徑一者周三二五。謂之智術。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論曰。長發所稱智術與袁士龍所用之率正同。邢雲路以三一二六爲周率。已失之弱。而又減雲路率千分之一。則其弱彌甚矣。

### 屠文灝

屠文灝字蘊洲。松江人也。著九章錄要十二卷。言古九章其書不傳。特據所見近世之書芟其繁謬。補其缺遺。以意隸之。又言衰分盈虧方程之外。更有借徵之法。蓋借衰原于衰分。疊借原于盈虧。而觸類而通之。可以窮難知之數。此九章法外之巧也。故以次九章之後。九章錄要

論曰。文灝之于算術。蓋程大位之流。所著九章要錄。亦與統宗相類。惟少廣篇中。有開方求命分密法一條。謂命分還原必勝于原實。若不復加隅。又必盈于原實。更有法開之令盈于原實之數甚微。則其法爲密。斯則可已不已。未達深旨者也。蓋開方命分。母數爲方面。西人所謂線也。子數爲界積。西人所謂面也。二者如曲線直線之終古不能相通。開方而有命分。止就其相近之數言之。本無還原不盈虧之理。且九章云。不可開者以面命之。然則古人開方并無命分法也。

### 邵昂霄

邵昂霄字麗寰餘姚人也拔貢生乾隆元年薦博學鴻詞以漢晉以來天官家言及歐羅巴之說參以己論爲萬青樓圖編十六卷分爲十四目曰天體曰儀象曰宮度曰二曜曰五緯曰雲氣曰輝氣曰經星曰曆案曰曆理曰曆數曰測景曰測時曰定時又創爲量天景尺及漏杓諸法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許伯政

許伯政字惠棠巴陵人也乾隆壬戌進士官山東道監察御史著全史日至源流三十二卷其說以爲天周宜用三百六十度日法宜用九十六刻凡二百一十六年恆星東行三度歲實亦減二十秒如是一百二十回爲一運以運首所值日名甲子壬子庚子戊子丙子爲次五運爲一元元首甲子年甲子月甲子日甲子時正初刻一分內一秒冬至其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時七刻十四分十秒此天行之始數也依法遞推上起壬子運一下迄壬子運三十每歲求其冬至之日其壬子運三十之一百一十六年癸未當明崇禎十六年閏歲而明亡故終於此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目全史日至源流

論曰邵康節皇極經世元會運世之說出於臆造非儒者所宣言也其所謂數學亦道其所道非周官保氏之法也伯政乃以元會運世附合御製考成之法誤矣其書又謂日在高卑二日平行實行適等然則伯政於推步之學蓋稍涉大端而已

余熙字晉齋，桐城人也。著八線測表圖說一卷，發明句股和較割圓八線六宗三要諸法。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顧琮

顧琮字用方，滿洲人也。官吏部尙書。雍正八年六月朔日食，第谷舊法微有差。以監臣西洋人戴進賢所用新法校之，纖微密合。世宗皇帝因命進賢修日躔月離二表，續於考成之後。然有表無說，亦無推算之法。琮恐久而失傳，乾隆二年奏請以梅瑴成爲總裁，何國宗爲副總同，進賢等增修表解圖說。其法以雍正癸卯冬至次日子正爲元。太陽日平行三千五百四十八秒小餘三二九零八九七氣應三十二日一二二五四最卑每歲平行六十二秒小餘九九七五最卑應八度七分三十二秒二十二微。太陰日平行四萬七千四百三十五秒小餘零二三四零八六平行應五宮二十六度二十七分四十八秒五十三微。最高日平行四百一秒小餘零七零二二六最卑應八宮一度一十五分四十五秒三十八微。正交日平行一百九十秒小餘六三八六三正交應五宮二十二度五十七分三十七秒三十三微與舊法異者大端有三。一太陽地半徑差，舊定爲三分。今測止十秒。一清蒙氣差，舊定地平上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止五秒。今測地平上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一日月五星本天舊爲平圓，今爲橢圓。越六年書成，凡十卷。卽御定曆象考成後編也。御定考成後編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論曰：推步之術由太初以迄大統，雖疏密殊科，而驗以實象，終多違舛。我聖祖仁皇帝御定考成上下編，疎人傳國朝八

集古今之大成，錄中西之要術，固已立萬年步算之準，定百世增修之法矣。我高宗純皇帝，法祖敬天，協時正日，御定考成後編，復推闡無餘，織微曲盡，觀臺儀象用在璇璣，回部里差亦分經緯，紀年垂於無疆，正朔班乎累譯，蓋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本朝之得天者也。

何國宗

何國宗字翰如，順天府大興縣人也。何氏世業天文，故國宗以算學受知聖祖仁皇帝，欽賜進士，入翰林，官至禮部尙書。嘗預修御定考成上下編，御定數理精縕，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象考成，皇朝文獻通考，象緯攷諸書，乾隆二十年，準噶爾蕩平，奉命出塞測定東西南北里差，奏準裁入時憲書，一例頒發。先是康熙年間，實測各直省及諸蒙古之高度偏度，京師北極高三十九度五十五分，盛京高四十一度五十分，山西高三十七度五十三分三十秒，朝鮮高三十七度三十九分十五秒，山東高三十六度四十五分二十四秒，河南高三十四度五十二分二十六秒，陝西高三十四度十六分，江南高三十二度四分，四川高三十三度四十一分，湖廣高三十度三十四分四十八秒，浙江高三十度十八分二十秒，江西高二十八度三十七分十二秒，貴州高二十六度三十分二十秒，福建高二十六度二分二十四秒，廣西高二十五度十三分七秒，雲南高二十五度六分，廣東高二十三度十分布，龍看布爾嘎蘇泰高四十九度二十八分，厄格塞楞格高四十九度二十七分，桑金答賴湖高四十九度十二分，肯忒山高四十八度三十三

分克爾倫河巴拉斯城高四十八度五分三十秒圖拉河韓山高四十七度五十七分十秒喀爾喀河克勒和邵高四十七度三十四分三十秒杜爾伯特高四十七度十五分鄂爾昆河厄爾得尼招高四十六度五十八分十五秒空各衣札布韓河高四十六度四十二分札賴特高四十六度三十分推河高四十六度二十九分二十秒科爾沁高四十六度十七分郭爾羅斯高四十五度三十分阿錄科爾沁高四十五度三十分翁機河高四十五度三十分薩克薩圖古里克高四十五度二十三分四十五秒烏朱穆秦高四十四度四十五分蒿齊忒高四十四度六分古爾班賽塔高四十三度四十八分巴林高四十三度三十分札魯特高四十三度三十分阿霸哈納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阿霸坡高四十三度二十三分奈曼高四十三度十五分克西克騰高四十三度蘇尼特高四十三度哈密城高四十二度五十三分翁牛特高四十二度三十分敖漢高四十二度十五分喀爾喀高四十度四十四分四子部落高四十度四十一分喀喇沁高四十度三十分毛明安高四十度十五分吳喇忒高四十度五十二分歸化城高四十度四十九分土默特高四十度四十九分鄂爾多斯高三十九度三十分阿蘭善山高三十八度三十分盛京偏於京師東七度十五分浙江偏東三度四十一分二十四秒福建偏東二度五十九分江南偏東二度十八分山東偏東二度十五分江西偏西三十七分河南偏西一度五十六分湖廣偏西二度十七分廣東偏西三度三十三分十五秒山西偏西三度五十七分四十二秒廣西偏西六度十四分

四十秒。陝西偏西七度三十三分四十秒。貴州偏西九度五十二分四十秒。四川偏西十二度十六分。雲南偏西十三度三十七分。朝鮮偏東十度三十分。郭爾羅斯偏東八度十分。扎賴特偏東七度四十五分。杜爾伯特偏東六度十分。扎魯特偏東五度。奈曼偏東五度。科爾沁偏東四度三十分。敖漢偏東四度。阿祿科爾沁偏東三度五十分。喀爾喀河克勒和邵偏東二度四十六分。巴林偏東二度十四分。喀喇沁偏東二度。翁牛特偏東二度。烏朱穆秦偏東一度十分。克西克騰偏東一度十分。蒿齊忒偏東三十分。阿霸哈納偏東二十八分。阿霸垓偏東二十八分。蘇尼特偏西一度二十八分。克爾倫河巴斯城偏西二度五十二分。四子部落偏西四度二十八分。歸化城偏西四度四十八分。土默特偏西四度四十八分。喀爾喀偏西五度五十五分。毛明安偏西六度九分。吳喇忒偏西六度三十分。肯忒山偏西七度三分。鄂爾多斯偏西八度。闢拉河韓山偏西九度十二分。翁機河偏西十一度。古爾班賽堪偏西十一度。布龍看布爾嘎蘇泰偏西十一度二十二分。阿蘭善山偏西十二度。厄格塞楞格偏西十二度二十五分。鄂爾昆河厄爾德尼招偏西十三度五分。推河偏西十五度十五分。桑金答賴湖偏西十六度二十分。薩克薩圖古里克偏西十九度三十分。空各衣扎布韓河偏西二十度十二分。哈密城偏西二十二度三十二分。乾隆十二年又奏準東三省北極高度尼布楚五十一度四十八分。黑龍江五十度一分。三姓四十七度二十分。白都訥四十五度十有五分。吉林四十三度四十七分。東西偏度三姓偏東十有三度二十分。黑龍江

偏東十度五十八分。吉林偏東十度二十七分。白都訥偏東八度三十七分。尼布楚偏西十有七分。各蒙古部落北極高度哈薩克四十七度三十分。塔爾巴噶台四十七度。齊爾四十五度三十分。哈布他克四十五度。波羅他拉四十四度五十分。拜他克四十四度四十三分。安齊海四十四度十有三分。哈什四十度八分。伊犁四十三度五十六分。穆壘四十三度四十五分。吉穆薩四十三度四十分。巴里坤四十三度三十三分。烏魯穆齊四十三度二十七分。珠爾都斯四十三度十有七分。土魯番四十三度四分。魯克沁四十二度四十八分。烏沙克他爾四十二度十有六分。哈拉沙拉四十二度七分。庫爾勒四十一度四十六分。東西偏度巴里坤偏西二十三度。哈布他克偏西二十四度二十六分。拜他克偏西二十五度。穆壘偏西二十五度三十六分。魯克沁偏西二十六度十有一分。土魯番偏西二十六度四十五分。吉穆薩拉沙拉偏西二十九度十有七分。庫爾勒偏西二十九度五十六分。塔爾巴噶台偏西三十度。珠爾都斯偏西二十六度五十二分。烏魯穆齊偏西二十七度五十六分。烏沙克他爾偏西二十八度二十六分。哈拉沙拉偏西二十九度十有七分。庫爾勒偏西二十九度五十六分。塔爾巴噶台偏西三十度。珠爾都斯偏西三十度五十分。安齊海偏西三十度五十四分。齊爾偏西三十一度。空吉斯偏西三十二度。哈什偏西三十三度。波羅他拉偏西三十三度。伊犁偏西三十四度二十分。哈薩克偏西三十四度五十份。嘉定錢少詹大昕官翰林時，于國宗爲後進。國宗聞其善算，即先往拜，謂曰：「今同館諸公談此道者鮮矣，因嘆息久之。」時國宗已年老，叩以步算諸術，猶津津不倦云。大清會典則例、梅氏叢書輯要、錢少詹說。

論曰國宗以疇官子弟在蒙養齋與梅文穆公同修算書其所學蓋相埒也方聖祖時以算法受知致身通顯者不一人以故習之者衆而明其學者往往匿不告人冀以自見其長蓋祿利之路然矣少詹言國宗與人言算平易而詳盡惟恐人之不知猶有梅徵君之遺風焉可謂不驕不吝矣

丁維烈

丁維烈蘇州府長洲縣人也受業梅文穆公之門文穆以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或句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法苦思力索知其須用帶縱立方因命維烈別立御之之法維烈遂造減縱翻積開三乘方法以應文穆稱其頗能深入載入赤水遺珍維烈又著算法一卷述西人三率比例法赤水遺珍

論曰文穆創立句股二術其以句股積及句弦較或股弦較爲問者見于王孝通輯古算經以爲向無其法蓋偶未致爾文穆用立方維烈之法乃至三乘其實按以算理當用立方不得用三乘方也歙縣汪君孝嬰集謂有句股積有句弦和或股弦和求諸數必有兩形和積相等而不同式可謂發前人所未發然則梅氏之術且未得爲通率矣

張永祚

張永祚字景韶號兩湖錢唐人也初爲諸生乾隆二年二月詔舉能通知星象者無錫嵇公曾筠時以大學士總督閩浙試永祚策器之薦於朝授欽天監博士會詔刊經史華亭張司寇照薦永祚校勘二十二

史天文律曆兩志書成方俟議敍而遽乞假歸仁和杭編修世駿著漢書疏證嘗就問律曆永祚隨條爲答頗有發明世駿多用其說卒年六十餘

杭州府志道古堂文集漢書疏證

### 王元啓

王元啓字宋賢嘉興人乾隆辛未進士知將樂縣究心律曆句股之學著書已刻者爲惺齋雜著則史記正譌漢書正譌在焉其正史記之譌者爲律書一卷曆書一卷天官書一卷正漢書之譌者爲律曆志分上下二卷未刻者爲曆法記疑句股衍角度衍九章雜論而句股衍一書因繁求簡最爲精晰書分甲乙丙三集甲集術原三卷乙集綱要二卷丙集析義四卷甲集首卷通論術原末及開平方法爲句股因積求邊張本二卷專論立方因及平方法三卷專論和數開立方所以盡立方諸數之變乙集兩卷爲相求法百三十二則之綱要丙集四卷卽相求法逐則分析其義專取發明立法之意其總序曰句股弦相求法參以和較凡得七八則求句股中函數又有幕積之數容員容方容縱方及依弦作底求容方與句股求外方外員之數又有積數與句股和較相求容方與句股餘數相求之法綜而計之又得二十九則立表測量得求高求遠求深三則重表亦然其術繁矣舊算書多簡略不備詳者又苦錯出無緒嘗試意爲區別使各以類從先定相求法百十三則甲申秋仲復理前緒逐一盡通其故運思布算時比舊法爲直捷而舊法亦不敢沒附見以資參攷至以中函積數與弦之所和所較相求而得句股弦之正數其

法爲舊算書所不載。今亦竊擬一法以附於後。又別創截弦分兩及補句求股補股求句之法。分爲六則。使不成句股之形。亦可化而爲句股。并載不成句股求中函積數二則。容方容員四則。外切員徑一則。員內累求句股六則。凡又一十九則。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兼備割員之用。使學者知周髀一經。於術無所不該。後人淺爲涉獵。不能旁推交通。以盡其變。故使西術得出而爭勝。其實西術亦本周髀。總無出於折句爲股之外也。又略例引言曰。算家句股一門爲術最繁。非鑿指一數以爲布算之準。難以虛領其義。然如廣三修四見於經者。特其正例。正例外變例尤多。必欲正變兼陳。則一卷中彼此錯出。使閱者耳目數易轉。增煩憤。茲特標舉數端以爲略例。并不成句股之形。亦附見焉。以盡句股之變。以該西術三角之算。又附答友問句股書曰。欲求句股。必先學開方法。方有正方縱方之異。縱方則以修廣之和較數開之。其次則求四率比例。有三率求四率之法。有二率求三率之法。又有一率求三率之法。知此即可以求句股弦各無零數之法。以三率之中率爲主倍。中率爲股。首末二率相減爲句。相加爲弦。依此衍之。得句股略例十數則。然後以句股弦爲正數。兩數相加爲和數。相減爲較數。又有弦與句股三數加減之和較數。弦與和弦與較和三數相加之和數也。弦與較較弦與和較三數相減之較數也。三數相加減。今名之爲兼三和較。凡正數和較之數各三。兼三和較數各二。共十三數。十三數中隨舉兩數。即可求句股弦全數。凡得相求法九十四則。而其中容方容員及截弦分兩。與夫立表測量。又有單表重表之法。猶不與焉。其次

則求截弦分兩之法，是爲一句股分兩句股之術。一句股分兩句股，即可以知不成句股亦可以分兩句股。不成句股分兩句股，即西法三角算之所由名。今則總以句股槩之。其法取大小兩句股形，小股與大句同數者合爲一形，即爲不成句股之形，分之爲兩，則所謂中垂線者，即小矩之股，大矩之句，以此衍之，又得不成句股略例二十餘則。於此求之，又得合形分兩削形求全二法。合形分兩，則有正合形截偶分兩，反合形截中分兩，偏合形截邊分兩之法。削形求全，則有削去正矩削去偏矩之殊。偏矩中又有淺削深削之分。知此則平句股之學盡此矣。凡此雖本舊法，而分條析目，及入手前後之次，悉出新意。其標題名目，及運思布算，多有不循其舊，自以臆定者。更有舊法所不載，而以意補入者。承下問諄諄，不敢自闇其愚，輒粗舉其大略如此。嘉定錢唐跋其書曰：開方句股之法，創始於九章周髀二經。自後算學家遞相推衍，至乎梅勿庵之少廣拾遺句股闡微，而幾無餘蘊矣。惺齋先生尙以舊術爲繁也，更立簡法著書若干卷，先以開方究其原，繼於句股窮其變，以開方爲句股所取資也。統名之曰句股衍。余聞先生論學以程朱爲宗，於文則法韓歐諸大家，著書數十種，皆瑩然可傳，算特其游藝之一耳。而猶神明變化若此。先生自言曰：我無他長，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而已矣。於乎此豈今人之所及也哉？余比者考求律呂，若密率方圓周徑，未免乎比例之煩也。竊自刪法，以十倍徑積爲周積，十分周積之一爲徑積，又以圓積自乘而十六乘之，則十分一爲方積之自乘，方積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倍之爲圓積之自乘。由是以得周徑。

方圓也。不過開方而已。其數視密率稍異。而驗之器物。則似較密焉。惜乎先生已歸道山。不獲面質。其是  
非。因讀先生之書。附識於後。惺齋雜著

# 疇人傳卷第四十二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國朝九

江永

江永字慎修，婺源人也。讀梅文鼎書有所發明，作數學八卷。一曰數學補論，文鼎疑問已爲術法疏通源流，指示窓奧。永別有觸悟，隨筆識之，或說於本書之外，或譯於本書之中。二曰歲實消長辨，歲實消長前人多論之者，文鼎大約主授時而亦疑其百年消長一分，以乘距算其數驟變，殊覺不倫。又謂今現行之歲實稍大于授時，其爲復長亦似有據。因爲高衝近冬至而歲餘漸消過冬至而復漸長之說，蓋存此以俟後學之深思。永別爲之說，謂平歲實本無消長，而消長之故，在高衝之行與小輪之改，兩歲節氣相距近高衝者歲稍贏，近最高者稍虧。猶定朔定望定弦之不能均，惟逐節氣算其時刻分秒，而消長勿論也。三曰恆氣註術辨，文鼎嘗舉康熙己未以後歷年高行，以及四正相距時日，別爲一卷，而云西法最高卑之點在兩至後數度歲歲東移，故雖冬至亦有加減，不得以恆爲定。而疑問補等書，謂當如舊法之恆氣註術，永謂冬至既不得以恆爲定，則諸節氣亦當用定不可用恆。四曰冬至權度，文鼎作春秋以來冬至

攷各以本法詳衍算術雖明而未有折衷永因文鼎所攷定者用實法推算有不合者斷其術誤史誤五  
曰七政衍文鼎論七政小輪之動由本天之動七政之動由小輪之動永據曆象考成五星有三小輪而  
月更有次均輪乃以七政各輪之左右旋與其帶動自動不動之異本文鼎說一一衍之六曰金水發微  
文鼎五星紀要論金水左右旋猶仍舊說後因門人劉允恭悟得金水自有歲輪而伏見輪乃其繞日圓  
象因詳爲之說發前人所未發永再三思之繪圖試之謂即此一事文鼎已大有功於天學乃爲此卷以  
發其覆七曰中西合法擬草徐光啓鎔西人之精算入大統之型模正朔閏月從中不從西定氣數度從  
西不從中然因用定氣遂以交中氣時刻爲太陽過宮舉中法十二次之名繫之而西法十二星象亦時  
用之於表此則旣非中法復非西法實可疑之端文鼎疑問補已言之又整度一事當參酌者亦其一端  
永以此二事擬數表明仍以文鼎之說冠于卷首八曰算曆永以文鼎論算極詳觀玩之餘有得輒筆之  
又續數學一卷曰正弧三角疏義分支列目以補算曆所未盡是書初名翼梅同郡戴震傳永之學復爲  
訂定改今名所著又有推步法解五卷乾隆二十七年卒年八十二後震攜永書入都無錫秦尚書蕙田  
見而奇之撰五禮通考摭其說入觀象授時一類而推步法解則載其全書焉數學五禮通戴氏遺書

論曰慎修專力西學推崇甚至故於西人作法本原發揮殆無遺蘊然守一家言以推崇之故并護其所  
短恆氣注術辨專申西說以難梅氏蓋猶不足爲定論也

戴震

戴震字東原，休寧人也。乾隆壬午舉人，壬辰歲詔開四庫館，震以薦入館充校理，命與會試中式者同赴廷對，欽賜翰林院庶吉士，未及散館而卒。年五十有五。西法三角八綫，卽古之勾股弧矢。自西學盛行，而古法轉昧。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舉要》，輯堵測量環中黍尺三書之法，易以新名，飾以古義，作《句股割圓記》三篇，言因周髀首章之言，衍而極之，以備步算之大全。補六藝之逸簡，凡爲圖五十有五，爲術四十有九，記二千四百一十七字。上篇曰割圓之法，中其圓而觚分之，截圓周爲弧，背縮弧背之兩端曰弦，值弧與弦之半曰矢。弧矢之內成相等之句股。二半弧弦爲句，減矢於圓半徑餘爲股。縮句股之兩端曰徑隅，亦曰弦。句股之弦，適圓半徑也。方圓之周徑，信其周以爲袤，以徑爲廣，其袤咸四倍於方圓之袤。圓之內函方，其內復函圓，則內圓適外圓之半方之內，函圓其內復函方，則內方適外方之半。句股之數，由斯起矣。句股弦三矩方之合，句與股二方，適如弦之大方，減矢於圓徑，餘爲股。弦和矢，恆爲股弦較和較相乘爲句之方，減句於圓半徑，餘爲次弧背之矢。倍股爲次弧弦，減次弧背之矢於圓徑，餘爲句弦和其矢爲句弦較和較相乘爲股之方。方圓相函之體，用截圓之周徑而函句股和較之率，四分圓周之一，如之規方之四隅，而函圓之周凡四觚，如之因方以爲句股，函圓之半周凡三觚，如之爲矩以準望，凡百分以知之，百分爲圓半徑，自一隅規之，其隅設垂綫，截一矩之規成半弧背者，二弧外之句謂之矩分，引徑隅爲

弦謂之徑引數股適圓半徑也。次弧外之股謂之次矩分弦。謂之次引數句。適圓半徑也。規法九十有六限限四之一矩之規。其限二十有四爲立成以起算。積矩函分萬如次矩分。而一得過滿百之矩分。凡規限半弧背也。半弧弦以爲句。謂之內矩分。其股謂之次內矩分。規限倍之爲半弧背。曰倍弧規限之半。曰分弧矩分以爲句。取次半弧背之分弧矩分加於句。爲之弦得徑引數圓周。六分之。其孤弦適圓半徑是。故周三徑一者。六觚之周也。圓半徑爲股。半之爲句。求其弦句弦較十之。是爲十觚之周。圓周之外內所成句股弦皆方數也。隨徑隅所指割圓周成弧背。皆圓限也。限同則外內相應。句股弦三矩通一爲率。外內相應。勾股弦三矩通一爲率。斯可以小大互權矣。弧之外內其句股弦平行觀之。成同限之句股。三矢與圓半徑成方幕半之分弧。內矩分之方也。減次矩分於次引數。其較爲分弧之矩分。小大兩弧之和較互權也。小弧次內距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內矩分半和爲之股。大弧內矩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次內矩分以爲弦。兩弧和較之次內矩分半較爲之句。內矩分半較爲之股。有小弧互權之率。弧之外內句股弦。終於一矩之規。方圓之致備矣。凡同限互權之率。句股之大恆也。句股應矩之方。變而三觚不應矩之方。以句股御之。截爲句股六。而同限者各二三三交錯。是以展轉互權。半弧背過一矩之規。以減圓半周。而得外弧三觚句於句股。截其內三

觚一倨於句股引而截其外所知之距爲弦。其對觚之規限內矩分爲之股。或測知兩距一觚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則於圓半周減一觚規限餘爲兩觚規限之和半之爲半和限兩距之和較與半較限之矩分相應。凡矩分隨數之和較得以相權。凡內矩分必兼和較小大相權也。中篇曰渾圓中其闊而規之二規之交循闊半周而得再交距交四分圓周之一規之翕闊之節也。緣是以爲經謂之經限橫截經限之外謂之緯限。經之內規之謂之經弧。緯之內截其規謂之緯弧。經緯之限界其外經緯之弧截其內是爲半弧背者四以句股御之半弧背之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同限之句股弦各四古弧矢術之方直儀也。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徑隅面各一加一於四而五是故參其體兩其用用也者旁行而觀之也。旁行以用於經限則經弧矩分爲句緯限次內矩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緯弧次內矩分爲之徑隅旁行用於緯限則緯弧矩分爲句經限次內矩分爲之股。緯弧內矩分爲句經弧次內矩分爲之徑隅旁行用於經弧則經限矩分爲句緯限經引數爲之股。經限內矩分爲句緯股徑引數爲之徑隅旁行用於經弧則經弧矩分爲句。經限徑引數爲之股。經限內矩分爲句徑引數爲之徑隅儀之立也爲方四成旁行而得同限之句股四經限矩分爲句則緯限矩分爲之股。經限內矩分爲句則緯弧矩分爲之股。經弧矩分爲句則緯限內距分爲之股。經弧內矩分爲句則緯弧內距分爲之股。凡句股二十有四爲互求之率五遵古已降推步起日至斯其本法也。引而伸之以經

限爲節者，其二規皆緯也。自交已至經弧，謂之次緯儀。以緯限爲節者，其二規皆經也。自交已至緯弧，謂之次經儀。儀各爲半弧背者三，成規限之句股徑隅。于是命半弧背之外內矩分，曰方數句股徑隅規限句股徑隅也者，古弧矢術也。必以方數句股徑隅御之，方數爲典，以方出圓立術之通義也。次緯儀經弧，爲其句限，緯限之次半弧背爲其股限，緯弧之次半弧背爲其隅限規限句股徑隅，其外內矩分平行相應得同度方數句股徑隅各三，儀不具次矩分之句股徑隅而各一加一於三而四，旁行而得同限之方數句股徑隅引數爲之徑隅，以用於句限，句限次內矩分爲徑隅，則隅限次內矩分爲之股，以用於股限，隅限次內矩分爲股，則句限徑引數爲之徑隅，以用於隅限，儀之立也，旁行而得同限之方數句股徑隅三爲三成，股限矩分爲股，則隅限矩分爲之徑隅，句限矩分爲句，則股限內矩分爲之股，隅限內矩分爲徑隅，則句限內規分爲之句，取節於方直儀之經限以爲其限，凡句股十有八爲互求之率四次，經儀亦如之。次緯儀翕闢之節，經限也。是故有經限互求之率，次經儀翕闢之節，緯限也。有緯限互求之率，距經緯之弧四分圓周之一規之，謂之外規爲總儀，凡構綴之規法五，皆四分之以爲其限，而交加前卻之分儀，半弧背四合而爲儀者五，曰方直儀，曰右方儀，曰左次方儀，半弧背三合而爲儀者十，曰次緯儀，曰次經儀，曰兩緯儀，曰兩經儀，曰次經緯度儀，儀之句度股度互易，則外內矩分各旋而易，故五名而其儀十，凡爲儀十有五，是謂一終，得方數之句股徑隅三百弧矢術之正，整之就皴

矣下篇曰三觚非弧矢術之正以句股弧矢御之渾圓之規限正視之中繩側視之隨其高下而差惟平視之中規皆以平寫之循規限之端竟半周得圓徑衡截圓徑齊規限之末抵外周得規限所爲半弧弦弧與弦易正側之勢以爲平於是命外周之限分爲其規限凡矢屬於規限之端弦屬於規限之末一從一衡相遇也用矢用內矩分準是率率之四分圓周之一古推步法謂之象限是爲一矩之規率之變也減兩距於圓半周用其餘弧爲兩距減對兩距之觚於圓半周用其外弧爲兩觚內矩分共用之半弧弦也餘一距及其對觚共用之觚與距也若三觚各以爲渾圓之一極距觚四分圓周之一規之三規之交成三觚三距則觚同其距之規限距同其觚之規限前術大小倨句之體更也後術觚與距之體更也句股相權之大恆觚之規限內矩分各與對距相應三距爲渾圓之規限則觚之內矩分與對距之內矩分相應相應而展轉互權矣所求非對距對觚則截之成規限句股徑隅者二各視次緯儀之率通之凡內矩分爲半弧弦其弧背渾圓大規也半弧弦不滿圓半徑者以矢爲樞以半弧弦規之成渾圓之小規衡截正視側視之規側視之規亦截小規而與中圍之大規相應截小規之徑爲大小矢則與中圍大規之徑爲大小矢相應三觚之用兩距和較也所求之觚或所知之觚所知之兩距旁之其觚謂之本觚旁於本觚之右距以平寫之爲平視之規則左距爲側視之規截左距之未成小規而識左距於平距和限較限之矢較半之爲矢半較以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徑隅以較限與對本觚之距兩矢較爲句左距側視

之規截小規之徑成大小矢爲之徑隅如是得同限之句股二而句與徑隅通一爲率凡觚之規度中圓大規也大小規之半徑及其矢並通一爲率若左距適四分圓周之一則所成之規適爲中圓大規若左右距相等無較限則和限之矢半之爲句小規之半徑爲之徑隅對距之矢爲句小規之大小矢爲之徑隅以觚求距求對距之矢也以距求觚求本觚規限之大小矢也是記所謂內矩分卽正弦次內矩分卽餘弦矩分卽切線次矩分卽餘切徑引數卽割線次引數卽餘割倨卽鈍角句卽銳角度謂之限角謂之觚邊謂之距又以環中黍尺用總存兩餘弦相加減用時宜審餘弦同在半徑不同在半徑震立新法改用兩矢較半之與以餘弦相加減所得初數同且免詳審加減之煩又著原象八篇迎日推策記一篇以明推步原象一曰日循黃道右旋斜絡乎赤道而南北者寒暑之故也虞夏書以璇璣玉衡寫天逸文猶見周髀之書論語之北辰周髀所謂正北極是爲左旋之極日躔黃道其極周髀所謂北極璇機環正北極者也月道之極又環璇機者也是爲右旋之樞璇機之環正北極而成規也冬至夜漏中起正北極之下日加卯在正北極左日加午在正北極上日加酉在正北極右晝夜一周而過一度均分其規位十有二子春分夜漏中則起正北極之左是爲建卯夏至起正北極之上是爲建午秋分起正北極之右是爲建酉冬至而復起於正北極下是爲建子中氣十有二皆中其建如是終古不變以與日躔黃道相應凡三百六十有五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日發斂一終月道斜交乎黃道凡二十有七日小餘不滿少半

日月達其道一終日月之會凡二十有九日小餘過半日以起朔十二朔凡三百五十有四日小餘不滿四分日之一而近歲終積其差數置閏月然後時序之從乎日行發斂者以正故堯典曰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閏月正四時成歲日兆月而月乃有光人自地視之惟於望得見其光之盈朔則日之兆月其光嚮日下民不可得見餘以側見而闕日月之行朔而薄於交道日爲月所掩則日食日高月卑其間相去蓋遠故其食分淺深隨地之方所見者不同望薄交道而月入闕虛則月食張衡靈憲之文曰當日之衝光常不合者蔽於地也是謂闕虛月過則食闕虛之爲地景故食分淺深見者皆同月出入黃道表裏最遠不及六度日發斂於赤道外內四十餘度之間赤道者中衡也古有分至啓閉謂之八節準以設衡其五衡與外衡內衡發斂所極至也中衡南北之中分也自南斂北入次四衡爲春入次二衡爲夏當其衡啓也自北發南出次二衡爲秋出次四衡爲冬當其衡閉也周髀之七衡六閏則準乎中氣十有二外衡冬至內衡夏至中衡春秋分不相變革日之發斂以赤道爲中月之出入以黃道爲中此天所以有寒暑進退成生物之功也日月之贏縮遲疾皆有規法於以見運行之機至動有常是以曆數得而明之凡地之方所近日下盛陽下行故暑日遠側照則氣寒寒暑之候因地而殊中土值內衡之下已北其外衡之下已南寒暑與中土互易中衡之下兩暑而無寒暑漸退如春秋分乃復南北極下凝陰常寒矣二曰堯典日中星鳥以殷仲春日永星火以正仲夏霄中星虛以殷仲秋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日夜分暨永短

終古不變者也。星鳥之屬，列星之舉目可見，大小有差，闊狹有常，相距不移徙者也。終古不變者，因乎地而生里差，相距不移徙者，以考日躔而生歲差。唐虞春分日在胃昴之間，故烏中夏至日在七星，故火中火心也。秋分日在氐房之間，故虛中冬至日在虛，故昴中。烏南陸蒼龍，房心東陸元武，虛危北陸昴西陸，昴同日西下必龍角東陞。烏值南虛在極之北，四正之位各協其方，然則列星四象辨自羲和，仲春初昏不違天部也。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協於星火仲夏之文，而春秋傳張趯曰：「火中而寒暑退」，謂季冬寒退旦中季夏暑退昏中也。凡星未中見而東陞，過中乃西流，故豳詩曰：「七月流火」，小正與堯典合。春秋傳與詩合，星以紀候者先後一月，虞夏日躔所在，與周差一次，與今差二次，星之見伏，昏旦中悉因之而異，此其大經也。二十有八舍十有二次，周時之文始詳，春秋傳婺女爲元枵維首，又曰元枵虛中也。據是遞之星紀斗牽牛也，元枵婺女虛危也，娵訾之口營室東壁也，降婁奎婁也，大梁胃昴也，實沈畢觜觿參也，鶉首東井輿鬼也，鶉火柳七星張也，鶉尾翼軫也，壽星角亢也，大火氐房心也，析木之津尾箕也，元枵一曰天鼈，一曰顚頸之虛，娵訾之口，一曰豕韋，斗或以建星，訾觿以罰，東井輿鬼以狼弧，營室謂之定，柳謂之囁，氏謂之本，房謂之驅，尾謂之依，大水定也，烏帑軫也，亢氐之間天根也，房農祥也，天策在尾旁，攝提俠大角，南門在亢之南，斗杓是爲招搖，當依織女向降婁者也，假恆星識日月之躔，遂恆星蓋二萬五千餘年右旋一終，古在赤道外者，今迤而入乎赤道內矣，古在赤道內者，今迤而出乎赤道外矣，星之與衡

相值也。並古今殊。日發斂一終而成歲。於黃道無差數。冬至起外衡。仍復底外衡。而星則異其所。其爲差數也微。是謂歲差。故歲功終古不忒。而星之見伏昏旦中。隨時爲晝以示民。千百年然後一易。周人以斗牽牛爲紀首。命曰星紀。自周而上。日月之行。不起斗牽牛也。然則十有二次之名。蓋周時始定。唐虞冬至。日在虛元枵次也。今冬至日在箕。初析木之津也。三曰周官經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量以求地中。日南景短。日北景長。取中而得尺有五寸。以是求南北之中。日東景夕。日西景朝。時刻相差比。以是求東西之中。蓋所謂測土深者。以南北言也。聖人南面而聽天下。以法天。故南北爲經。東西爲緯。南北爲深。爲輪。東西爲廣。表景短長。卽南北遠近。必測之而得。故曰測土深。所謂正日景者。以東西言也。地中景正日。加午。東方已過午後。而爲景夕。西方尚在午前。而爲景朝。周髀立晝夜異處。加四時相及之算。謂地中與東西相距四分圓周之一。則地中午。東方酉。西方卯。自卯至午。自午至酉。皆四時也。必正其中之景。以審時之相差。故曰正日景。兼是二者。一爲南北里差。一爲東西里差。測非獨夏至。夏至日中景最短。及其最長。皆以土圭度之。古人用是考黃赤二道。猶漢已降之考北極高下也。土圭之法。不惟建王國。用之封國。必以度地。以此知某國或日南日北。或日西日東。然後可定各地之分。至啓閉陰陽。大論之文曰。地之爲下否乎。地爲人之下。太虛之中者也。馮乎大氣舉之也。步算家考北極及月食。得地體周七萬二千里。環地之周。戴天曰上。履地曰下。南行近二百里。而北極下一度。北行近二百里。而北極高一度。處乎地者無敵。

側之患何也。大氣使然也。晝夜永短，南北以漸而差。南至赤道下，南北極與地適平。晝夜均無永短。北至極下，赤道與地適平如帶。自春分至秋分爲晝，秋分至春分爲夜。凡氣朔之時刻漸西，則氣朔早，漸東則氣朔遲。月過閏虛而虧食，西見食早，東見食遲。此地與天相應之大較也。地之廣輪，隨其方所，皆可假天度測之矣。四曰洪範五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曆數。分至啓閉，紀於歲者也。朔望朏霸，紀於月者也。永短昏昕，紀於日者也。列星見伏昏旦中，日纏月逡，紀於星辰者也。贏縮經緯，終始相差，紀於曆數者也。紀於歲者，察之日行發斂。紀於月者，察之日月之會交道表裏。紀於日者，察之晝夜刻漏出入里差。紀於星辰者，察之十有二次。紀於曆數者，隨時測驗，積微成著，修正而不失。屈原賦之文曰：圓則九重，九重者自下而上數之。月一辰星，二太白，三日，四熒惑，五歲星，六填星，七恆星，八有象之高下止於八，並各爲右旋。然則大氣左旋而九，與古之治曆者考日月之行以授時，表中星以著候，不言五步也。漢以降推測滋繁，於是五步之運疾留退見伏，有稽天左旋。日月星隨之而左者，晝夜之象也。各爲經緯，是以知日月星皆右旋。右旋者發斂之軌也。日入次二衡而暑盛，出次二衡而暑以漸微。日入次二衡而減夏之暑，增冬之寒。出次二衡反是，是故知日月出入之行，可以知寒暑之所由消息矣。日之贏縮，月之遲疾，五步之益以留退，有規法以知差數。日月五步循之而旋也。漸高則距地遠，而人視之加小。漸下則距地邇，而人視之加大。日月五步之規法，贏縮之故也。一逆一順，自然而然而成，至勳有常之機也。古寫天之器。

莫善於璇機玉衡。漢以降失其傳也久。可徵而復也。爲儀象考識日躔渾圓而中規之。象赤道。距規四分圓周之一。設其樞。象天極也。爲規載之。曰子午之規。半出於地平。規隨北極高下。以察各方之永短昏明。斜絡赤道外內爲規。象黃道。距黃道四分圓周之一。是爲南北璇機。璇機者黃道極也。準赤道爲規法。二分之規曰中衡。赤道也。冬至之規曰外衡。夏至之規曰內衡。凡爲衡者五。應一歲之分至啓閉。衡百度度六之。應晝夜之漏刻。刻七十有二分。以知里差。經歲三百六十有五日不滿四分日之一。以是爲日躔黃道之度分。是故黃道日也。赤道刻也。星儀考識。昏旦中設其樞。以象星極爲游規。而載之以知歲差。規設天極焉。載於子午之規。以周知一歲。婺女爲元枵之維首。而周分十有二次。以紀日月之躔離。察玉衡以知左旋。察璇機以知右旋。天行之大致舉矣。自五篇以下。文與句股割圓記大同不具。迎日推策記曰。日月之盈縮遲疾。步算家積驗於既往。定爲規法。日躔黃道其高下逆順以成盈縮者。曰左旋之規。中其規屬於黃道循黃道而右。所謂平行者此也。凡三百六十五日小餘不及四分日之一。適終其道。謂之經歲。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歲不及一終。積至五十餘年而差及一度。日屬於右旋之規。隨之而右。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恆倍之而再終。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下半周之半爲盈初。上半周之半爲縮初。自盈初至盈末日之實體前於平行。自縮初至縮末日之實體後於平行也。月道其高下之規法。以生遲疾者。曰左旋之規。中其規屬於月道循月道而右。凡二十七日近少。半日平行。

終其道，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三千二百三十餘日，差數之積滿一周，四分左旋之規以爲四限。其上半周之半爲遲初，下半周之半爲疾初。遲初至遲末，猶日之縮初縮末也。疾初至疾末，猶日之盈初盈末也。屬於右旋之規者，曰附綴之規。其周曰次右旋之規，與左旋之規恆相切也。其周曰次左旋之規。月距日一度，則次右旋之規其旋也二度。次左旋之規亦如之。月屬於次左旋之規。朔望恆旋而在下，上下弦恆旋而在上也。二十九日過日之半，而月與日會，是謂朔策。月道交於黃道，自南而北，其交曰中交。於是月遂黃道之北，謂之陰曆，自北而南。其交曰正交。於是月遂黃道之南，謂之陽曆。其入陰曆也，已及六度中土，測之尚在日南。其入陽曆也，尚差六度中土，測之已在日南。黃道高於月道故也。月之南北行，以玉衡界黃道而八。古推步法，謂之九道八行。其二十七日有奇，而月道一終也。二交不復於其所差而西。凡一度又幾度之半，自外衡以起，差數三十交而值次四衡。三十交而值中衡，赤道三十交而值次二衡。三十交而復值次二衡，如是以底於外衡。凡十有八年，過年之半，而八行一終。月道極之環繞黃極也，曰左旋之規。以黃極爲之中，曰月道極所屬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十八年過年之半，而一終，交道之有差數，以此月道極所屬之規亦左旋其旋也。一月而再終，朔望月道極近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遠焉。上下弦月道極遠於黃極，故月道與黃道相距爲之加近焉。黃道與赤道相距近，較數百年間漸差而近，雖翕闢之節未昭。

然明著其故亦猶是也。填星歲星熒惑在日之上爲三重。太白辰星在日之下爲二重。其規法高下逆順以成遲疾留退者。曰左旋之規。中其規各屬於其道。循其道而右其周。曰右旋之規。中其規屬於左旋之規。隨之而左。填星歲星熒惑太白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倍之而再終。辰星左旋之規一終。右旋之規其旋也再倍之而三終。五步之平行終其道也。填星凡二十有九年幾年之半。歲星幾十有二年。熒惑幾二年。太白二百二十有四日過日之半。辰星過八十有八日。左旋之規不及一終而差數生焉。星所屬之規中其規屬於右旋之規。在日上者三星。以日躔相推而遲。故星所屬之規右旋。在日下者星二。以速於日躔。故星所屬之規左旋。星之見伏環日上下各有定距。成環日之規。在日上者環日之規。類於左旋以就日在日下者類於右旋以就日也。自赤道以會於天極。其度開廣狹殊體。自赤道以視日月五步之道。其升降正斜殊勢。自地周上至恆星。其高下表裏殊觀。環地之周上應天周中其圓是爲地體之中。故算之所。得中乎地體。測望所得周乎地體。而兩者殊數。水土之氣蒸而上浮。日月星之度閒以舒。下者以升。小者以大。晝夜旦夕。其爲蒙氣殊變。盈縮遲疾。至於蒙氣交錯。相差之明著者也。若夫靡今靡古。莫知紀極。譬寸寸度之。至尺則差。銖銖權之。至兩則差。故設器觀象。與法相濟。俾差數未覩者仍之。差數既覩者修而正之。此終始相差之無定者也。明著者立之。法無定者不改於其法。可以治曆矣。又著續天文略三卷文多不載。載其目曰星見伏晉旦中。曰列宿十二次。曰星象。曰黃道宿度。曰七衡六閏。曰晷景短長。曰

北極高下。曰日月五步規法。曰儀象。曰漏刻。或補通志所闕遺。或廣所未及。凡占變推步不與焉。震在四庫館分校天文算法書甚夥。其海島算經五經算術二種。則震從永樂大典中掇拾殘賸集合而成者。曲阜孔公繼涵以震所校周髀算經。周髀音義。九章算術。九章音義。海島算經。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緝古算經。數術記遺。并震所撰九章算術補圖策算句股割圓記合而刻之。卽今世所傳算經十書也。戴氏遺書

論曰。九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小學也。自暴秦焚書。六經道湮。後世言數者。或雜以太一三式。占候卦氣之說。由是儒林之實學。下與方技同科。是可慨已。庶常以天文與地聲音訓詁數大端爲治經之本。故所爲步算諸書類皆以經義潤色。纏密簡要。準古作者而又罔羅算氏。綴輯遺經。以紹前哲。用遺來學。蓋自有戴氏。天下學者乃不敢輕言算數。而其道始尊。然則戴氏之功。又豈在宣城下哉。

盛百二

盛百二字秦川浙江秀水人也。乾隆丙子舉人。官山東淄川縣知縣。嘗謂羲和之法。遭秦火而不傳。六天沸騰。莫之所從。自太初以後。踵事增修者七十餘家。至此時。御製律曆淵源之書出。如披雲見日。使千古術士詭祕之說。至今日而無遁其形。始知大經大法。已略具於虞書數語之內。雖有古今中西之殊。而其理莫能外也。因著尙書釋天六卷。解堯典舜典允征洪範諸節之有關于曆象者。博采諸書而詳疏之。其

大要以西法爲宗。尚書釋天

錢塘

錢塘字學淵，一字禹美，號溉亭，太倉州嘉定縣人也。乾隆四十五年舉江南鄉試，明年成進士，官江寧府學教授。論方圓周徑言算莫難于算圓，圓周者圓幕之本也。以方容圓徑同而周異，圓周之有圓幕，若方周之有方幕，故周異而幕亦異。倍其徑者四其幕，則初以爲周者繼以爲幕矣。以方周除圓周而十之，亦卽圓之幕也。由是定爲方圓之率，任所得之爲方爲圓，無不可以推知其所未得。而術有古今疏密之不同，古術方周四則圓周三，是幕亦必方四而圓三也。至劉徽注九章，推得圓周三一四有奇而去其餘數，故徽術算幕亦方四而圓三一四也。後人知古術之疏，以徽術爲密，依而用之，雖間有修改，要不離此率。自予觀之，亦未見其密也。試度取一物之徑，命之爲一，則周且至三一六以上矣。夫古術泥于陽奇陰偶之說，其疏固宜。徽術則本之割圓，割圓之術，有觚有弧矢，以算之也有半徑與弦半徑，常爲大弦，而迭爲句股以求其小弦，半徑爲小弦所截成弧矢，有弧矢則半徑不盡，半徑不盡，則小弦不盡，而割圓之以爲弧者，卽小弦也。弦直而弧曲，合之以爲周，非其類矣。周之爲物，如環無端，割而爲觚，必且無盡，而割圓不能無盡也。斯則名爲周而實非周也。而又不能無所乘，始之開方以求大股也，可開而至于無盡也。旣以其不能盡而乘之，後之開方以求小弦也，亦可開而至于無盡，復以其不能盡而乘之，有所乘則非全數。

矣。徵之割圓也。止於九十六觚。其於股於矢於小弦。固皆曰餘分乘之。是以二尺爲方之圓周。尙以六分半有奇爲小弦。夫以如環之圓。而以六分以上之小弦。九十六之以爲周。謂其與圓合體也。其孰能信之。是故求圓周者可無割圓也。度之亦略近矣。度法絲毫以下。常無象而不可以名。則有一術焉。更密于度。周而可以相代者。曰十倍其徑幕。以爲周幕而已。我蓋得之於方。方之徑幕。即圓之徑幕也。方之周幕。猶圓之周幕也。唯以十六爲十。是已。數皆以十成。而權衡獨以十六。卽其理也。是故徑幕一。則方周幕十六。而圓周幕十。徑幕十。則方周幕百六十。而圓周幕百。是爲周徑之幕。異位而同名。夫如是。則圓幕至十倍。卽周爲徑。而十倍其徑以爲周矣。是反覆不衰之術也。舊術周幕不足徑幕之十倍。故反覆之。則必衰。衰不衰。何足深論。顧如方之容圓。有舒促。何容圓無舒促。則無如此術矣。是術也可不用比例。而得周徑與方圓。不出乎乘除進退。以開方而已矣。求周徑者。徑自乘而十乘之。卽周之自乘。周自乘而十除之。卽徑之自乘。求方圓者。方自乘而十六除之。復十乘之。卽圓之自乘。圓自乘而十六乘之。復十除之。卽方之自乘。所得皆平方開之也。舊唯周徑有幕。今則方圓之幕又有幕。然皆因數以立術。非爲術以設數也。然則其數幾何。曰術在數可不言也。以徑一爲例。則徑幕百圓幕千。而方幕之幕十萬。圓幕之幕六千二百五十。是爲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百者圓七九零也。立圓立方何如。曰亦不過三一六爲圓。則六爲方而已矣。年五十六卒于江寧官廩所著有淮南天文訓補注三卷。

論曰圓周徑率自劉徽祖沖之以來雖小有同異大要皆徑一周三一四而已溉亭獨創爲三一六之率與諸家之說迥殊余攷秦九韶數學九章環田三積術其求周以徑乘進位爲實開方爲圓周求積以徑乘周幕十六約之爲實開方爲圓積是九韶亦以三一六爲圓率與溉亭所創率正同蓋精思所到間合古人也江寧談教諭奉今之算學名家曾作一丈徑木板以蔑尺量其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奇以爲溉亭之說至當不可易也

### 李惇

李惇字成裕號孝臣高郵人也乾隆己亥舉鄉試庚子成進士通天文術算象數之學所著有杜氏長曆補渾天圖說若干卷卒年五十一焦里堂李孝臣先生傳

論曰孝臣先生與嘉定錢溉亭齊名於算學深造自得識者爭推之乃歿未二十年其遺書散佚不可復得昔人云藏之名山傳之其人豈未遇其人耶著作之傳與不傳亦有幸有不幸也

### 吳烺

吳烺字樹亭全椒人也官中書通數學著有周髀算經圖注乾隆戊子松江沈大成爲之序曰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昉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句股句股者西人所謂三角也衡之以爲句縱之以爲股裏而引之以爲弦正而伸之以爲開方是故并之則爲矩環之則爲規圓

內容方方內容圓則爲算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圓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圓曆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卽揚子雲猶疑之然吾以爲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察地以太陽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句股之數可得句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蓋嘗稽之考工輪人之爲蓋弓也治氏之爲軺也磬氏之爲磬也匠人之置檠也有一不出于是者哉商高之言曰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謂簡而要矣趙爽甄鸞之徒從而疏解之榮方陳子又踵而述之支離轡轔如鼷鼠食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櫛亭精于九章以是經之難明也寫之以筆算而繪以圖皎若列眉剗然若畫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舉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而洞於心豈非愉快事哉

周髀算經圖注

褚寅亮

褚寅亮字摺升號鶴侶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乾隆十六年召試欽賜舉人內閣中書官至刑部員外郎長於算術與少詹事嘉定錢辛楣大昕友善少詹作三統術衍校正刊本誤字甚多其中月相求六朁之數句六朁當作七朁推閏餘所在加十得一句加十當作加七皆取寅亮說也所著有句股廣問三卷錢少詹跋書魯魚一見便能訂其誤謬於句股和較相求諸法尤極精審惜遺書未經刊行今不審其存乎否矣

屈曾發

屈曾發字省園，蘇州府常熟人也。著九數通考十三卷。自序言：己丑之春，得聖祖仁皇帝御製數理精蘊，伏而讀之，訂古今之同異，集中西之大成。平日之格而不化者，一旦渙然冰釋。惜薄海内外窮儒寒畯，未獲悉觀全書，乃不揣固陋，與曩時所輯重加增改，一折衷於數理精蘊，學者取而習之，不特古者六藝教人之法可得其旨趣，即我朝文軌大同，制作明備之休，亦藉以仰窺萬一矣。其書初名數學精詳，休寧戴震爲改今名。九數通考

龔淪

龔淪字長蘅，號易槃，蘇州府長洲縣人也。乾隆丙午舉人，嘉定錢少詹大昕主講蘇州紫陽書院，淪因從受數學，時年已五十餘矣。發憤力學，無間寒暑。家貧書籍不具，從友人家借讀，手自抄撮，密行細字，每歲恆積二尺許。於步算諸法，必究其所以然而後已。讀海島算經，謂清濶白石術，其又術於率不通。海島九問，惟此有又術，當是後人竄入，非劉徽本文。李淳風依數推衍，蓋未嘗深思其故也。嘉慶四年五月卒，年六十一。所著述古適三卷，乃勾股弧矢之法，多以立天元術入算，有前人所未及者。余爲序之。

論曰：龔君余丙午同年友也。以垂暮之年，究心絕業，是可尚已。耄而好學，昔人所難，況今人乎？余輯疇人傳甫竟聞其下世，乃亟錄之，以厲世之爲學者。

厲之鍔

厲之鍔字寶青錢唐人乾隆間嘗游京師考授天文生著有憲緯瑣言一卷其書於三角八綫小輪橢圓之說俱能洞見本原異於捫燭扣槃以爲智者又嘗自出巧思製刻漏壺鎔錫爲之運轉自然晷刻相應不爽毫髮觀者莫不歎絕

# 疇人傳卷第四十三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西洋一附

### 默冬

默冬於周考王十四年推定十九年而太陰滿自行本輪之周復與太陽同度爲月二百三十五是爲章歲西法謂之金數用以求月之日故古西法以二十八章歲爲一裘十五裘爲一總積七千九百八十年每年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周考王十四年爲總期之四千六百八十六年新法  
算書

論曰十九年爲一章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爲一歲與後漢四分術同以是知西法之密合天行亦以漸而臻非能一蹴幾也古以四章爲一蔀而至朔同在日首二十蔀爲紀而日名復得甲子西人以二十八章爲一裘乃古之七蔀也七蔀之積日一十九萬四千三百一十三以七除之適盡蓋西法命日以七曜所謂奏者日月之行俱終而七曜亦盡也

### 亞里大各

亞里大各於周顯王二十五年測得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五十一分二十秒新法  
算書

論曰。古法推日在赤道內外最大之數約二十四度。以亞里大各所測變從中法度分得二十四度三十五分奇較古法爲強。自後屢測屢改漸有減分乃皆不及二十四度。西人言黃赤大距古大而今小則斯爲最大矣。

地末恰

地末恰一作弟末加於周報王二十年測角宿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三度又於四十三年西十月十二日測金星晨見蝕左執法。新法  
算書

論曰。地末恰測角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三度。自是厥後列星漸漸東行。中法言冬至西移。西人易以恆星東行之算。兩者相提西說較長。然天上十二次星紀以至析木皆以星象得名。列宿既有行分則十二次亦隨之以移。今但以冬至日躔爲星紀。春分日躔爲降婁。名之與實互相違戾。此則翻譯算書之失。王寅旭梅定九諸君論之詳矣。

依巴谷

依巴谷一作意罷閣。一作係巴科。於漢景帝中元元年測黃赤大距與亞里大各所測同。又於武帝元朔六年測軒轅大星在鶉尾宮二十九度五十分。因著恆星經緯度表。又考定三百四十五平年又八十二日四刻。凡爲交會者四千二百六十七爲轉終者四千五百七十三。又用兩月食擇其前後各率均齊之。

數因以定兩交行天之周數交會五千四百五十八兩交行天周五千九百二十三又定月徑爲三十三分一十四秒。新法算書

論曰古法言交言會皆指謂日月交食西人以日月合朔爲交會其稱名與古異矣月離曆指卷一謂依巴谷在周顯王時其第二卷又言依巴各在漢武帝元朔時前後矛盾不可究詰然則彼所謂周時人秦時人者安知不皆烏有子虛之類耶

### 多祿某

多祿某一作多羅某一作多勒某後漢順帝永建時人也著書十有三卷第一卷詳證術學大指如諸星運行天體渾圓地與海共爲一球居天與空氣之正中地較天大不過一點等項次著角理不但以勾股測線之長短且用曲線三角形量天是以圓齊圓所得諸星相距度分最準又求諸二至相距幾何度分在赤道內外幾何度分并二曜相離最遠爲幾何度分設黃道經度求赤道相應緯度第二卷論宗動天設黃道在地平上之點求其距赤道之地平弧設日之高求正側各景之長短又求黃道各點之半晝弦解正儀晝夜等衆星常見之故偏儀二至規下歲一次無景距赤道愈遠晝夜愈不等而兩極下每歲爲一晝夜第三卷考太陽行求二分時刻辯二至氣至時難求時刻求歲實與每日太陽平行乃作平行立成表又推論日行用同心規及小輪或同心及不同心合一之理推地心與日規相距幾何遠隨求太陽

最遠點定太陽術元及太陽行度每日不等之數。第四卷論太陰行證求太陰真行度。即月食可考。月有運疾。平三行乃求月平行併月每日緯度。即以齊月諸行或用同心圈及小輪或用不同心圈二法同理。設三月食求同心規及小輪兩半徑以定月諸行術元。又求月行正交中交之時。推二交逆行之數。第五卷解月自行以求月經緯度必用小輪推月加減立成表。求月之更大緯度與月之地半徑差度復求日月二輪與地球半徑之比例及日月與地景之似徑。又求月半徑及景半徑與地半徑之比例。求日真徑。求日遠于地。求景之長大。求日月地之比例。設日月之遠求地半徑差推視差立成表比日月兩視差分月視差有三種。第六卷解日月合會求日月平朔平望併定朔定望時及其宮度分求地景及月半徑。定日月食限。論日月半年中能再食。月食後五閏月中能再食。七閏月中不再食。日于五閏月中各地能兩食。七閏月中一地能兩食。日于三十日中一地中不能再食。更求月正緯度。設月真所在求視所在。求月正會前後四刻之視行及日月似會。即求日食初虧食甚三時。定日食分秒。第七卷論諸恆星遠近終古如一。證其晝夜行外別有他行。論其順天經行以黃道極爲本極。定歲差度。設三星相距以二星經緯度求第三星經緯度詳測星法。第八卷論天漢起沒詳天漢中大星所在及衆星拱向并其出入設黃道經緯度求赤道經緯度等。第九卷求五星每年及每日平行解五星大小輪理求水星之本行求水星最高求水星大小圈半徑比例。又求水星小輪上平行以求水星各行術元。第十卷解金水二星之行求金星

最高及不同心輪與小輪半徑比例。設時定金星諸行術元。求木火土三星之小輪及小輪之本行。設火星三處求其最高。測從地心至不同心圈其遠幾何。求火星小輪之半徑。推火星平行。定火星諸行之術元。第十一卷解土木二星之理。卽求地心與木星本心之差。及木星木輪與小輪之半徑。并其平行。定木星之術元。後設土星三次舍。以求其最高。求土星小輪之半徑。而定其術元。設五星之平行。求其實經度。第十二卷解五星行度有退留疾等之故。卽求其留界及逆行之半弧。更求金星左右距日之極大弧度。并水星與日最遠度。第十三卷論齊五星緯度之法。求火木土三星各本圈。及黃道交角。并定其緯度。論五星伏見。先求火木土三星伏見相距之時。次求金水二星伏見及其相距之時。新法  
算書

論曰。中土推步之學。自漢而唐而宋而元。大抵由淺入深。由疏漸密者也。乃多祿某生當漢代。其論述條目。卽與明季西洋人所稱往往相合。豈彼中步算之密。固自昔已然耶。然攷西人舊率。卽用後漢四分法。是則彼之立術。亦必先疏後密。而謂多祿某時其法之詳備已如是。毋亦湯若望輩夸大其詞。以眩吾中國。而徐李諸公受其欺而不之悟也。

### 亞而封所王

亞而封所王極西寶祐時人。身居王位。自諳術學。捐數十萬金。訪求四方知術之人。務求先師所著。創立成表。以佐推算諸曜之法。新法  
算書

歌白尼

歌白尼一作谷白尼。在多祿某後四百餘年。言多祿某法雖備。微欠曉明。乃別作新圖著書六卷。第一卷天動以圓解。第二卷天井七曜圖解。衆星各及其次舍解。第三卷論歲差。而證其行較古有異。論歲實求太陽最遠點。及隨年日時太陽躔度。第四卷取古今月食各三度。求月小輪之徑。求大輪小輪之比例。并月經緯度。推日月交食。第五卷求五星平行。用古今各三測經度。求大小兩輪之比例等。終求其正經宮度分。第六卷求五星緯度。新書

論曰。蔣友仁言歌白尼論諸曜。謂太陽靜。地球動。恆星天常靜不動。西士精求天文者。皆主其說。與湯若望術法西傳所稱迥異。據若望言。歌白尼有天動以圓解。又求太陽最遠點。及太陽躔度。夫既曰天動以圓。而太陽又有遠近有躔度。則天與太陽皆動而不靜矣。同一西人。何其說之互相違背如此耶。

西滿

西滿在歌白尼之後。嘗證多祿某歌白尼兩家之法。更相爲用。其理無二。新書

麻日諾

麻日諾取歌白尼測法。更爲多祿某之圖。益見其理無二。新書

未葉大

未葉大悟不同心規與小輪難于推算。于是更瓶蛋形圖以解天文根本。設七政三測求最遠點。又求地心與不同心差。又求各輪比例等理。新法  
算書

論曰。蛋形即古所謂形如鳥卵也。後此西人以椭圓面積求太陽太陰加減均數。其昉於此乎。

歐几里得 丁氏

歐几里得著幾何原本十三卷。後有丁氏者。利瑪竇師也。爲之集解。又續補二卷。共十五卷。利瑪竇入中國。譯其書止六卷。第一卷論三角形。二卷論線。三卷論圓。四卷論圓內外切形。五卷六卷俱論比例。卷中每題有法。有解。有論。有系。法言題用。解述題意。論則發明其所以然之理。系則又有旁通者也。幾何原本論曰。天學初函諸書。當以幾何原本爲最。以其不言數而頗能言數之理也。如云自有而分。不免爲有。兩無不能并爲一。有非熟精度數之理。不能作此造微之論也。

亞爾罷德

亞爾罷德一作亞耳罷德。一作亞耳巴德。其學本於多祿某。後多祿某七百四十年。於唐僖宗廣明元年庚子。測定黃赤大距二十三度三十五分。最高在夏至前七度十三分。不同心差十萬之三千四百六十五。又測定五星中距之數。水星本天中距地一百一十五度。金星六百一十八度。火星四千五百八十四度。木星一萬四百二十三度。土星一萬五千八百度。恆星一萬九千度。其視徑。水星爲天度之二分。金星

三分，火星半分，木星二分半，土星一分四十三秒。

新法  
算書

論曰：新法書載巴德倪於唐僖宗中和四年甲辰測恆星黃赤經度，用多祿某法，攷五星及恆星離地之遠，又測諸大星之視徑，又有亞巴德者，於唐昭宗大順時測日月實徑，又推得日距地心如地之半徑一千一百四十六倍，又於本國及亞刺得國四次測日月食，巴德倪與亞爾龍德事迹相類，亞巴德與亞爾龍德譯音相近，當即一人也。

泥谷老

泥谷老在明嘉靖四年乙酉測角宿大星在壽星宮一十七度。泥谷老後多祿某一千三百八十六年，從多祿某至巴德倪七百四十一年，測得距星行一十一度二十六分，爲六十五年而差一度，又六百四十五年，至見測時行九度一十一分，是爲六十一年而差一度，以是論恆星之本行，有遲有疾，因立爲遲疾加減法。又論古今定歲實法，有二一爲星歲，恆星行周歲而復於故處，一爲節歲，日行周歲而復於故處，近古術家多專用節歲。泥谷老於正德年間，欲復用星歲，其說引恆星之歲實三，上古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一十一分，中古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九分一十二秒，自行測驗，改定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九分四十秒，以先後三率較之，所差僅一分四十八秒，以爲密親，又用古今所測節歲相較，二千年以前有差至八九分者，以爲疏遠，後第谷測驗不從其說。新法  
算書

論曰。恆星依黃道每歲東行五十一秒。此據其平率言之也。若究極其理。恆星與七曜不殊。七曜各有本道。則恆星亦必有本道。不由黃道也。七曜平行之外。各有最高行。則恆星亦必有最高行。每年不恆爲五十一秒也。泥谷老立運疾加減法。似亦有見。而後人不用之者。蓋恆星之行甚微。未易測知其確數耳。

### 白耳那瓦

白耳那瓦於明宏治元年戊申。測得春分爲西三月二十四日子正後六十四刻六分。又測得最高在夏至後四度一十五分一十秒。兩心差三十五萬四千八百七。後第谷於神宗十六年戊子。測春分與白耳那瓦所測相較。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新法  
算書

論曰。歲實小餘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與經緯度一百二十八年閏三十日之率正合。戴庶常震曰。西洋新法襲回術。其云測定。乃欺人耳。

### 第谷

第谷彼國太史也。四十年中。朝夕候驗。無間寒暑。諸方行測。不遠數千里。有門下高弟十餘人。所用儀器甚多。皆酌量本法。精加研審。多所瓶造。體制極大。分限極精。勘驗極確。西學推爲名宿。于器于法多宗之。著書六卷。第一卷取二分真氣至時。第二卷取北極之高。并解前人之謬。解蒙氣反光之差。取二至真氣至時。并解二至難得真時之故。求太陽最遠點。并地心與太陽心之差。求加減數證最遠點之行度。及太

陽平行求歲實，并推立成表。用立成求日躔宮度而考其法。第三卷以二十一月食求月平行。設月行新圖，以齊月行用兩大規及三小輪詳其所以然。推立成并其用法乃各設假如求月緯度加圖及立成表算法。因求月食又求月與地相距幾何。立推交食法。因測五緯之真經緯度。先考列宿之真經緯度。第四卷解測星應用儀器。乃駁古測有誤。取金星與日與某星相距度。以求某星距日度分幾何。取近黃赤二道距離并之。以合周天全度。復取六星之距離。以經度相并。適合周天之全度。求角宿經緯度。以起周天之度。再求近赤道十二星經緯度。證星之黃道經緯度。今古不同。求星之經度并解其時八百餘星之真經緯度。復加百餘星赤道經緯度說。第五卷解其新見大客星計十二章。一詳初起及漸大至與金星等。并漸減。二取附某宮星以定其經緯度。三解測新星所用諸器。四取新星與他星距離。五解其更度幾何。六用各法以求新星經緯度。七求新星赤道經緯度。八證新星不麗空際。而麗列宿天。九考新星之大小。十取新星之似徑。得三分三十秒。十一證新星大倍于日。大于地三百六十倍。十二考衆星參差。第六卷測器諸圖。圖計五章。一解用測器求三曜之高。二解用測器求星之緯度。三解用測器求星相距度。四解各儀象。五爲天文問答。又著彗星解十卷。測彗星之高度。尾之長短。光之隱顯。及其方向。考十二星在黃道上。以求彗星之真所在。設彗星離兩星之度。求黃道赤道經緯度。求彗星每日赤道經緯度。求彗星所行之道。及其道交黃赤之角處。依每日彗星行黃赤二道。作立成表。證彗星在月上。較月更遠于地。爲三

百倍地半徑，故知彗星在日月二天之中，證其尾恆向日與金星，作彗星行度圖，徵彗星之大，爲月二之一，尾長爲九十六地半徑。因考前人之論，當否？先是有比利尼阿者，言火星之行不能測度，甚爲難也。勒爵乃精術之士，測火星之曲路，欲求作圖，永爲世法。歷年久而無成功，自憇虛費功力，悶而幾斃。後世之士益敏學，如第谷四十年中心恆不倦，每夜密測密算，謀作度法，未竟而斃。其門人格白爾續，著爲火星行圖五卷，七十二章，從來西洋言術大家，多祿某以後，第谷一人而已。新法

論曰：小輪之法至第谷而加詳，所定清蒙氣差一節，尤前此西人所未知。羅雅谷湯若望等譯撰新法算書，大都沿習其法，然則第谷固彼中推步家之能自樹立者矣。

### 默爵

默爵在第谷之後，製遠鏡儀，其法用玻璃製一似平非平之中高鏡，曰筒口鏡，製一小窪鏡，曰靠眼鏡，須察二鏡之力若何，相合若何，長短若何，比例若何，苟既知其力矣，知其合矣，長短宜而比例審，方能聚一物象，能雖遠而小者，形形色色不失本來也。鏡止於兩筒，不止於兩筒，簡相套，欲長欲短，可伸可縮，用以觀太陽出入時，見日體偏圓，非全圓，其周如鋸齒狀。觀太陰，則見本體有凸而明者，有凹而暗者。觀金星，則見光有消長，有上下弦如月。觀木星，則見有四小星左右從衛木君者。觀土星，則見旁有兩小星，經久而不易其所合而爲一，如卵之象，而有耳焉。觀天河，則見無數小星攢聚而成形，是宿天諸星用鏡驗算。

相距及度之偏正於修術法尤爲切要。欽定曆象考成後編、新法算書

論曰遠鏡能令人目見不能見之物其爲用甚博而以之測驗七曜爲尤密作此器者于視學深矣。

亞奇默德

亞奇默德作圓書言圓形之理內三題一題言圓形之半徑偕其周作句股形其容與圓形之積等二題言凡圓周三倍圓徑有奇此有二法其一云三倍又七十之十則盈其二云三倍又七十一之十則盈三題言圓容積與徑上方形之比例一爲十一與十四而盈一爲二百二十三與二百八十四而盈又有圓球圓柱書論圓球之全理一卷三十一題言球上大平圓之積爲本球圓面積四之一三十二題言徑三之二乘大平圓之積生球容之數又論量球一分之容與橢圓體及分角體之理新法算書

論曰三倍又七十分之十卽祖沖之密率徑七周二十二也設盈肭二限亦沖之遺法也。

德阿多西阿

德阿多西阿撰圓球原本言大圈皆與球同心兩大圈與球上相交各爲兩平分及之兩圈於球上相分爲兩平分必兩皆大圈大圈過他圈之兩極必相交爲直角大圈與本極距一象限九十度大圈交兩大圈若作直角則元圈之極在兩圈之交大圈三百六十平分之小圈亦然但小圈去離大圈一分其小圈之各分必小于大圈之各分兩大圈相交其交角必等或上或下兩角併必等兩直角與直線相交同理

球上大圈不能相借爲平行弧。一心止一圓故也。若同心而能爲多圈。則是距等小圈。非大圈矣。

新法算書

若往納白爾恩利格巴里知斯

若往納白爾作對數比例。以真數與假數對列成表。故名對數表。其用法以兩真數之假數相加。查得假數。有對列之真數。即兩真數乘得之數。以兩真數之假數相減。查得假數。其對列之真數。即兩真數除得之數。以假數倍之。即自乘折半。即開方三因。即再乘三歸。即開立方三乘方以上。倣此推之。其立數之原起於連比例。連比例之大者。莫如十百千萬。一之假數定爲圈。十之假數定爲一百。之假數定爲二千。之假數定爲三萬。之假數定爲四十萬。之假數定爲五。其間之零數。則用中比例累求而得。以首率末率兩真數相乘。開方即得中率之真數。以首率末率兩假數相加。折半即得中率之假數。又法用遞乘而得。以真數遞次相乘。其乘得之位數。即所得之假數。又有遞次開方一法。以真數遞次開方。以假數遞次折半。至于數十次。使彼此皆可爲比例。而假數由之而生。後又有恩利格巴理知斯者。復加增修。其立表之真數。自一至十萬。行之數十年。始入中國。御製數理精蘊

論曰。對數西法之最精者也。然乘除開方。其數在十萬以上。必別立法以御之。且除與開方。或遇奇零不盡之數。則運算絶難。反不若常法之省易。嘗反覆思之。乃知對數之用。爲八線表設也。弧三角法四率皆八線。以之乘除。未免積數過多。而以對數爲八線表。則一加一減。即得弧度。既知弧度。更不復求其真數。

此其用爲至捷矣。

# 疇人傳卷第四十四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西洋二附

### 利瑪竇

利瑪竇明萬曆時航海至廣東，是爲西法入中國之始。著乾坤體義三卷，言地與海而合一球，居天球之中，其度與天相應。但天甚大，其度廣，地甚小，其度狹，差異耳。直行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低一度；直行北方者，每二百五十里，北極高一度；南北各一周，有九萬里，厚二萬八千六百三十六里零三十六丈。上下四旁，皆生齒所居。予自太西浮海入中國，至晝夜平線，已見南北二極皆在平地，略無高低。道轉而南，過大浪峯，已見南極出地三十六度。則大浪峯與中國上下相爲對待，故謂地形圓。而週圍皆生齒者，信然矣。以天勢分山海，自北而南爲五帶。一在晝長晝短二圈之間，其地甚熱，則謂熱帶。近日輪故也。二在北極圈之內，三在南極圈之內，此二處地俱甚冷，則謂寒帶。遠日輪故也。四在北極晝長二圈之間，五在南極晝短二圈之間。此二地皆謂之正帶，不甚冷熱，不遠不近，故也。凡北極出地數同，四季寒暑同態。若兩處離中線一南一北，四時相反，蓋此

之夏爲彼之冬焉耳。日輪每辰行三十度，兩處相違三十度，差一辰，設差六辰，則兩處晝夜相反。地心至第一重月天四十八萬二千五百二十二餘里。第二重水星天九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餘里。第三重重金星天二百四十萬六百八十一餘里。第四重日輪天一千六百零五萬五千六百九十餘里。第五重火星天二千七百四十一萬二千一百餘里。第六重木星天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萬九千五百八十四餘里。第七重土星天二萬五千七十七萬五百六十四餘里。第八重列宿天三萬二千二百七十六萬九千八百四十五餘里。第九重宗勳天六萬四千七百三十三萬八千六百九十餘里。此九重相包如葱頭，皮皆堅硬，而日月星辰定在其體。如木節在板，第天體明而無色，則能透光，如琉璃水晶之類，無所礙也。若二十八宿星，其上等每大於地球一百零六倍又六分之一，其二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八十九倍又八分之一，其三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七十一倍又三分之一，其四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五十三倍又十二分之十一，其五等之各星大於地球三十五倍又八分之一，其六等之各星大於地球十七倍又十分之一。此六者皆在第八重天也。土星大於地球九十四倍又一半分，火星大於地球半倍，日輪大於地球一百六十五倍又八分之三，地球大於金星三十六倍又二十七分之一，大於水星二萬一千九百五十一倍，大於月輪三十八倍又三分之一。又言第一重月天二十七日三十一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重金星天，第四重日輪天，皆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一周，自西而

東第五重火星天。一年三百二十一日九十三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六重木星天。十一年三百一十三日七十刻一周。自西而東。第七重土星天。二十九年一百五十五日二十五刻一周。自西而東。第八重五十二相。卽三垣二十八宿天帶轉動下七重。七千年一周。於春秋分一圈上。自北而東而南而西復回。第九重無星。水晶天帶轉動下八重。四萬九千年一周。自西而東。第十重無星。宗動天帶轉動下九重。一日一周。第十一重永靜不動。又言水火土氣爲四元行。火情至輕。躋于九重天之下。夜間數見空中火似星隕。橫直飛流。其誠非星。乃烟氣從地沖騰而至火處著點耳。又言人疑日月大不踰大廳之底而俱等。何以知日大於地。地大於月。借視照法六題易曉者。以破其疑。而後可指三球之大小相比。第一題言物形愈離吾目愈覺其小。二題言光者。照目者視。惟以直線。三題言圓尖體之底必爲環。使直切之數節其俱乃環。而環彌離底者彌小。而皆小乎底環者。四題言圓光體者。照一般大圓體。必明其半爲影。廣於體者等而無盡。五題言光體大者。照一小圓體。必其大半明。而其影有盡。益近元體。益大。六題言光體小者。照圓體者大。惟照明其小半。而其影益離元體。益大而無盡。微日大於地。地大於月。由日月食故。先須明二蝕之所以然。朔時月或至黃道。在日之下。便掩其光。而吾不能見日。謂日蝕也。望時月或至黃道。於太陽正對。而地球障隔其光。而不得照之。故月失光。乃地影蒙之也。倘月食時。日月全見地平上。必海水影暎。並水土之氣發浮地上。現出月體。此時月影實在地下。此理可試於空盂內置一錢。遠視之。不見。令斟水滿

之而宛可見所見非錢體乃其影耳如云日球或小或等於地球地球之影宜無盡則必能及火木土星並二十八宿而蝕之矣然未見火木土星二十八宿之蝕則地球影有盡既有盡則日球不可謂或小或等於地球而必大也然則地球大於月球何以驗之曰地影爲一尖圓體月球蝕時全在其尖體之內而久行其中則月球之徑甚小於地球徑也其容較圓義言萬形有全體目視惟一面卽面可以推全體也而從界顯界從線結總曰邊線邊線之最少者爲三邊形多者四邊五邊乃至千百萬億邊不可數盡也三邊形等度者其容積固大於三邊形不等度者四邊亦然而四邊形容積恆大於三邊形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恆以周線相等者驗之邊之多者莫如渾圓之體渾圓者多邊等邊試以周天度剖之則三百六十等邊也又剖度爲分則二萬一千六百等邊也乃至秒忽毫釐不可勝算凡形愈多邊則愈大故造物者天也象天者圓也圓無不容無不容故爲天試論其概凡兩形外周等則多邊形容積恆大於少邊形容積凡同周四直角形其等邊者所容大於不等邊者凡同周四角形其等邊等角者所容大於不等邊等角者又立五界說及諸形十八論第一界等周形二界有法形三界求形心四界求形面五界求形體第一題論凡諸三角形從底線中分作垂線與頂齊高以中分線及高線作短內直角方形必與三角所容等二題論凡有法六角等形自中心到其一邊之半徑線作直角形線其半徑線及以形之半周線舒作直線爲矩內直角長方形亦與有法形所容等三題論凡有法直線形與直角三邊形並設真

角形傍二線一長一短其短線與有法形半徑線等其長線與有法形周線等則有法形與三邊形正等四題論凡圓取半徑線及半周線作短內直角形其體等五題論凡直角三邊形任將一銳角于對邊作一直線分之其對邊線之全與近直角之分之比例大於全銳角與所分內銳角之比例六題論凡直線有法形數端但周相等者多邊形必大于少邊形七題論有三角形其邊不等於一邊之上另作兩邊等三角形與先形等周八題論有三角形二等周等底其一兩邊等其一兩邊不等其等邊所容必多於不等邊所容九題論相似直角三邊形并對直角之兩弦線爲一直線以作直角方形又以兩相當之直線四并二直線各作直角方形其容等十題論有三角形二其底不等而腰等求於兩底上另作相似三角形二而等周其兩腰各自相等十一題論有大小兩底令作相似平腰三角形相併其所容必大於不相似之兩三角形併其底同其周同又四腰俱同而不相似形併必小於相似形併十二題論同形其邊數相等而等角等邊者大於不等角等邊者十三題論凡同周形惟圓形者大於衆直線形有法者十四題論銳觚全形所容與銳頂至邊垂線及三分底之一矩內直角立形等十五題論平面不拘幾邊其全體可容渾圓切形者設直角立形其底得本形三之一其高得圓半徑卽相等十六題論圓半徑及圓面三之一作直角立方形以較圓之所容等十七題論圓形與平面他形之容圓者其周同其容積圓爲大十八題論凡渾圓形與圓外圓角形等周者渾圓形必大於圓角形時李之藻徐光啓等皆師之盡得其學各

有著述三十八年卒。乾隆義。

論曰：自利瑪竇入中國，西人接踵而至。其於天學皆有所得，采而用之。此禮失求野之義也。而徐光啓至謂利氏爲今日之義和，是何其言之妄而敢耶？天文算數之學，吾中土講明而切究者，代不乏人。自明季空談性命，不務實學，而此業遂微。臺官步勘天道，疎闊彌甚。于是西人起而乘其衰，不得不矯然自異矣。然則但可云明之算家不如泰西，不得云古人皆不如泰西也。我國家右文尊道，六蘡昌明。若吳江王氏、宣城梅氏，皆精于數學，實能盡得西法之長，而匡所不逮。至休寧戴東原先生，發明五曹孫子等經，而古算學明矣。嘉定錢竹汀先生，著廿二史攷異，詳論三統四分以來諸家之術，而古推步學又明矣。學者苟能綜二千年來相傳之步算諸書，一一取而研究之，則知吾中土之法之精微深妙，有非西人所能及者。彼不讀古書，謬云西法勝于中法，是蓋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謂古法哉。

熊三拔

熊三拔明萬曆壬子入中國，著簡平儀說一卷。言簡平儀用二盤，下層方面名爲下盤，亦名天盤。上層圓面半虛半實者名爲上盤，亦名地盤。下盤安軸處爲地心，其過心橫線名曰極線，極線之左界爲北極，右界爲南極。其過心直線與極線作十字交羅者，名爲赤道線。盤周之最內一圈，名爲周天圈。赤道線左右各六直線漸次疏密者，名爲二十四節氣線。即以赤道線爲春分，爲秋分，次左一曰清明，曰白露，次左二。

曰穀雨。曰處暑。次左三。曰立夏。曰立秋。次左四。曰小滿。曰大暑。次左五。曰芒種。曰小暑。次左六。曰夏至。此爲日行赤道北諸節氣線也。次右一。曰驚蟄。曰寒露。次右二。曰雨水。曰霜降。次右三。曰立春。曰立冬。次右四。曰大寒。曰小雪。次右五。曰小寒。曰大雪。次右六。曰冬至。此爲日行赤道南諸節氣線也。若儀體小者。左右各三線。則以一宮爲一線。若儀體大者。左右各十八線。則以一候爲一線也。從赤道線上取心。以冬夏二至線爲界。上下各作半圈者。名爲黃道圈。用半圈周平分十二者。是黃道半周。天度十五度爲一分。若儀體大者。分三十六。則五度爲一分也。極線之上下。并周天圈。分各十二。曲線漸次疏密者。名爲十二時刻線。卽以極線爲卯正初刻。酉正初刻。次上一爲卯正二爲酉初二每線二刻。依時列之。次上十二。卽周天圈。分爲午正初刻也。次下一爲酉正二卯初二每線二刻。依時列之。至次下十二。卽周天圈。分爲子正初刻也。若儀體小者。上下各六線。則以四刻爲一線。儀體大者。上下各二十四線。則以一刻爲一線。更大者。上下各七十二線。則以五分爲一線也。周天圈。以赤道線極線分爲四圈。分九十度。爲周天象限。四象限共三百六十。爲周天度數。上盤中央安軸處。爲盤心。盤中過心橫線。在半虛半實之界。名爲地平線。其過心直線。與地平線作十字交羅者。名爲天頂線上盤之圈周。亦以地平天頂線。分爲四圈。分每圈分分九十度。爲周天度數。上盤半虛處。左右相望作針孔。貫以絲繩。與地平線平行。不論多寡。皆名爲日晷線。上盤地平線。下橫布疏密度數。是依天頂線作平行直線上。

應周天度分者，名爲直應度分。上盤軸心施一線下垂，線末繫墜，令旋轉加于上盤周天度分者，名爲垂線。若以銅爲權，下重末銳，令其末旋轉加周者，名爲垂權。與垂線同用下盤之上方，橫作一直線，與極線平行者，名爲日景線。線之兩端，截去線之上方寸許，不盡線半寸許，又截去線之下方半寸許，令版之左右上角，各爲方柱。柱端與日景線平行者，名爲表。其用法凡十三。第一，隨時隨地測日軌高幾何度分。以上盤地平線加于下盤南北極線，次任用下盤一表，以承日。令表端景加于日景線，次視垂線所加上盤圈周度分，即目下日軌高于地平度分。第二，隨節氣求日躔黃道距赤道幾何度分。日日約行一度，視本日去春秋分幾何日，即循兩黃道圈，各檢取去赤道線幾何度爲兩界，用直線隱兩界上，循直線視所當周天圈度分，即所求。第三，隨地隨日測午正初刻及日軌高幾何度分。約日將中時，用第一法測日軌高周天圈度分，即得子午線。第四，隨地測南北極出入地幾何度分，依第三法測得本地午正初刻日軌高幾何度分，次依第二法求本日日躔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躔赤道南北算之。若日躔赤道南，則以距離所測作線，即得子午線。第四，隨地測南北極出入地幾何度分，依第三法測得本地午正初刻日軌高幾何度分，次依第二法求本日日躔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躔赤道南北算之。若日躔赤道北，則以距離加高度，得赤道至地平之高，以赤道高減周天象限度，即得赤道離天頂度，亦即本極出地度，對極入地度。日躔赤道北，則以距離減高度，得赤道至地平之高，如法算之。若春秋分日正躔赤道，即無距離，其日軌高，即赤道至地平之高，如法算之。地在赤道南北並同，其有日軌距赤道天頂居中，日中有倒景者，即

倒測日軌高以高度并距度減去周天象度即得赤道離天頂度地在赤道南北並同第五隨地隨節氣求晝夜刻各幾何以上盤地平線加于下盤本地南北極出入地度數視地平線加本日節氣線上得地平線以上幾何刻即晝刻以下所餘刻即夜刻第六隨地隨節氣求日出入時刻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加某時刻分即得日出入時刻第七論三殊域晝夜寒暑之變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以上時刻即晝以下即夜赤道之下日行天頂皆夏日行南北皆冬第八隨地隨節氣求日出入之廣幾何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地平線下直應度分值本日節氣線得幾度即所求第九隨地隨節氣用極出入度求午正初刻日軌高幾何度分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從地平線所加起算歷周天度分數至本節氣上得幾何度分即所求第十日晷依第一法測得目下日軌高幾何度次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次依日晷線所值日高度分平行視本日節氣線所值刻線即目下時刻若日晷線不值日高度分即別用一直線依日高度分與日晷線平行取之若不用日晷線即以日高度分之半弦爲度與天頂線平行一界抵地平一界抵日高度分依地平線平行取之第十一隨地隨節氣求日交天頂線在何時刻依第五法上下盤相加視天頂線加某時刻即所求第十二論地爲圓體用地平線天頂線加于下盤周天度數展轉推論可證地圓之義第十三論各地分表景不同用上盤地平線天頂線展轉加于下盤周天度數可推立表取景隨地不同若赤道之下南北極各與地平其地有三種景若南北極各出地初度以上

至未及二十三度半強者。其地有四種景。正當二十三度半強者。亦有三種景。若二十三度半強以上至九十度者。其地有二種景。若在九十度左右者。則有無窮景。又表度說一卷。言術家有渾天儀。有平儀。有正方案。以測七政星辰高下之分。以察日至之景。以審日月方位。因而隨時隨地可用測驗。日輪高下度分及午正初刻也。有法於此。任意立表取景。以表景度分。得日高度分。甚爲簡便。第欲明表景之義。先須論日輪週行之理。及日輪大于地球之比例。二論爲說甚長。俱有全書。今特舉要略作五題焉。第一題。日輪周天上向天頂。下向地平。其轉於地面俱平行。故地體之景亦平行。第二題。地球在天之中。第三題。地球小於日輪。從日輪視地球。止於一點。第四題。地本圓體。第五題。表端爲圓心。凡立表取景。必於兩平面之上。求得兩種景。其一立表平面上。與地平爲直角。其所得景直景也。如山岳樓屋樹木等景在平地者。是其一倒景。橫表之景也。如向日有牆。於其平而橫立一表。與地平爲平行者。是立表取景。以表之度分量此二種景。可得其短長。以短長之度數。可得日軌離地平分秒。又量得一種景。推算可得別種。但須先得二景之比例。及表與二景相求之法。乃悉其立法所由。今引說數條。推明指義。如左。其一曰。日軌出地平。從一度至九十度漸升。上就天頂。既過一象限。從九十度漸入地平。下離天頂。故表景因日上下而得消長。日上直景消倒景長。日下倒景消直景長。皆至午正而復。其二曰。倒景與日景之比例。表與二景之比例。皆在日輪出入上下度分也。令立二表相等。取兩種景。日出地平。則倒景表無景。其端正對日光。

故也。而直景之表有無窮景無數可量。其景與地平平行故也。其三曰。日軌既出地平漸向天頂而上。至高四十五度。此半象分內二景一消一長。直景漸消。故大于表。倒景漸長。顧小于表。日過四十五而上。直景亦消。而小于表。倒景亦長。而亦大于表。其四曰。日高四十五度爲半象限。卽二景亦相遇。其長皆與表等。其五曰。日軌至天頂高九十度。此卽直景表無景。而倒景之表有無窮景。其六曰。日出地與日高九十度。二景之理既同。卽一度。至其間相反相對者。理並同也。試如日高二度。直景得長。倒景得短。日高八十九度。倒景得長。直景得短。則日高二度之直景八十八度之倒景。其長同也。其短反是以至日高三十五度。二景短長。與日高八十七八十六八十五度。並同也。假如立二表相等。各十二平分之。日高五度。直景之長爲表之一百三十七度。卽日高八十五度。倒景之長亦爲表之一百三十七度。日高五度。倒景之短。爲表之一度。日高八十五度。直景之短。亦爲表之一度。二景一消一長。相反相對。無有不合。故用日高度分。表景短長法。立布算。自初度至九十度。每十分求得直景表之度分。反之。卽倒景表之度分。列爲圖。推一得二。致爲簡便也。凡立表取景。先定表長。以表之長。任意平分爲若干度。今分表爲十二平分。以十二平分之一爲度。每度更六十平分之。共得七百二十分。凡立表必作垂線于平面。而與爲直角法。以表之位爲心。從心作一圈。次三平分圈界。作三點。立表于圈心。用規從界之一點。量至表端爲度。用此度量第二三點。皆至表端。則表正矣。用法。第一。隨地隨時測日軌高幾何度。分法。立表取景。得景長爲表之幾。

何度檢圖得所求。第二隨地隨時測午正初刻測本日日軌最高度分及定方面正法。依上法立表取景視表景消極長初卽得午正初刻依法量其長卽得本日日軌最高度分又自表位至景末作線卽得本地子午線依子午作垂線卽天元卯酉爲定方面之正法。第三隨地隨日測南北極出入地幾何度分依第二法立表測得本地午正初刻日晷高幾何度分次求本日日躔距赤道幾何度分次視日躔赤道南北算之若日躔赤道南則以距度加高度得赤道至地平之高以赤道高減周天象限度卽得赤道離天頂度亦卽北極出地度日躔赤道北則以距度減高度如法算之亦得北極出地度分第四隨地測節氣定日此法先用各距赤道幾何度分及本地北極度分故具例如左春分秋分無距度分清明寒露驚蟄白露距赤道六度十九分穀雨霜降雨水處暑十一度半立夏立秋立春立冬十六度四十分小滿小雪大暑大寒二十度十二分芒種大雪小暑小寒二十二度四十六分夏至冬至二十三度半強春分後日軌入赤道北加秋分後日軌入赤道南減北京北極出地四十強南京三十二半山東三十七山西三十八陝西三十六河南三十五浙江三十江西二十九湖廣三十一四川二十九廣東二十三福建二十六廣西二十五雲南二十二貴州二十四自春分至秋分加其距度分于赤道高度分秋分至春分減其距度分于赤道高度分得各節氣高于地平度分以其高于地平度分依法測表景長短得各節氣本日第五依表之度分物景之長得物之高依第一法量得日高四十五度此際物在地平之景與其物之高等。

若日高四十五度以下，物景多于物之高，減其多得物之高。若日在四十五度以上，景短于物，當用加法得物之高。第六日晷日晷凡數百種，其理甚廣。今止就用景而造者，略說一二。表景與日躔平行，日出地上，或過午而下，每行三十度，得一時。表景亦然，一長一消，俱有定度。因其定度，則可定時。又日之升降于地平，隨地各異。表景之長，亦隨地各異。求各處各節氣，每時每刻日軌高度，分具簡平儀，說造圓柱晷，法用堅木或銅作圓體，如柱，任意大小長短，其圓必中規，而上下等次於兩端之圈界，各十三平分之。依所分各界，兩兩相對，作直線，俱平行。各線與柱體亦平行。柱體之周爲十三直線，皆平行相等。每線直二節氣，惟夏冬二至，各得一線，名爲二十四節氣線。卽任取一線爲冬至，次右二，曰小寒；大雪，右三，曰大寒；小雪，右四，曰立春；立冬，右五，曰雨水；霜降，右六，曰驚蟄；寒露，右七，曰春分；秋分，右八，曰清明；白露，右九，曰穀雨；處暑，右十，曰立夏；立秋，右十一，曰小滿；大暑，右十二，曰芒種；小暑，右十三，曰夏至。次作表，表長短無定度，約柱之長短而定其度。既得其度，依前分表法，十二平分之爲表度，每度六十平分之。凡七百二十分，依圖視節氣，每時刻表景長短幾何度分，而移之柱晷之節氣本線，卽得各時刻晷之上端爲樞，表體之長伸其度長，爲空于餘表而入之樞，令表之度皆在晷體之外。用時視本日幾某節氣第幾日轉表加于晷端界，第幾日上次轉晷承日景，令表景與節氣線平行，視表末所至得時刻，造方晷以倒景，其法同也。其節氣線以分黃道法爲疎密度，略見簡平儀說。用直景造圓晷及方晷，其法並同。又秦西水法六卷。

有製龍尾恆升玉衡車諸法，一皆本於勾股。西洋之學有關民用者，莫切於此。

簡平儀說、表度、泰西水法

論曰：揆日爲推步之要務，簡平儀表度之用於測日爲特詳。梅徵君謂中西算法並以日躔爲主，是也。水法龍尾恆升玉衡車諸製，非究極算理者不能作。而龍尾一車尤於水旱有補裨之功。戴庶常震所以有贏旋車之記也。長洲沈君培深於此學，因屬指授工人造一具，目驗之得水多而用力省，推而行之足以利民生矣。

艾儒略

艾儒略萬曆時入中國，著幾何法要四卷，即幾何原本求作線面諸法，而較幾何原本爲詳。新法算書

龐迪莪  
龍華民

龐迪莪龍華民，皆萬曆時入中國，周子愚、李之藻、徐光啓等先後薦修新法。明史曆志、新法算書

陽瑪諾

陽瑪諾明萬曆乙卯入中國，著天問略一卷，其論天有幾重及七政本位，言敝國術家設十二重天，其形皆圓，各安本所，各層相包，如裏葱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各因本天之動而動，第一重月輪天，第二重水星天，第三重重金星天，第四重重日輪天，第五重重火星天，第六重重木星天，第七重重土星天，第八重重五十二相，即三垣二十八宿天，第九重重東西歲差，第十重重南北歲差，第十一重重無星宗動。

天第十二重永靜不動。其論日天本動及日距赤道度分言赤道則第十一重宗動天之中分也。黃道則第四重日天之中分也。日天本動自西而東。北南二極離宗動天赤道之極二十三度半。黃道以南以北離赤道二十三度半爲冬夏至。黃道以東以西與赤道相交爲春秋分。又言太陽平行。一日一度。自春分至秋分宜行半周天。自秋分至春分亦然。今其不然何也。曰七政各有本天所麗各有異動。然其本天之中心不與地之中心同一心。故其行轉于地體之面一周。自非可謂平行也。其論日蝕言日食非日失其光。乃月掩其光也。月天在日天之下。朔時月輪正過日輪之下。故掩其光。若有失之。又言日食非各處共存之。或一處見食。別處見光。或一處全食。別處半食。皆目隨地異也。試觀居房內者。房中有燭以照四方。若于東方有掩光者。必坐東者不見其光。而坐南北西方者得光也。各方如是。與食同理也。若月食則所缺分秒萬人萬目同作是觀。別無同異。與日不同。其論晝夜時刻隨北極出地各有長短。言北極出地卽夏至晝長夜短。冬至晝短夜長。南極出地反是。南北二極與地平則其地晝夜恆平。南北爲緯東西爲經。各一周三百六十度。人在地面凡居經度一帶之內者。其晝夜長短同。其日出入及晝夜時刻則異。此同緯者也。若緯度之異者。其晝夜長短各異矣。其論月體爲第一重天及月本動言太陰最近于地。吾徵之日食。由于月掩其光。且恆見月體能掩水與金星。則月天必居其下。依表景之理亦可徵也。立表取景。日體高于地平五十度。月輪亦高于地平五十度。然而所得日景則短。月景則長也。日輪恆行黃道一路。月

輪之路非一乃出入黃道五度其相交處謂之龍頭龍尾月本動自西而東每日約行十三度有奇朔時日月同度至第三日及第四日卽見月輪在日輪之東非月行最疾何能如是其論月食言地球懸于十二重天之中央如雞卵黃在青之中央故日由西照地則必有景射東照東必有景射西夫日輪恆在黃道上若遇望日而月輪亦在黃道上與日正對望則地球障隔日月之間月輪必入地景之內太陽不能照之故失光而食矣漸出地景之外太陽能照之則漸復原光因知月食悉由于地景也天問略

論曰陽瑪諾天問略與利瑪竇乾坤體義大旨相同蓋其學出于一原故其議論亦相似也自櫛圓地動之說起乃愈出而愈奇矣

鄧玉函

鄧玉函字函璞明萬曆時入中國崇禎二年七月徐光啓薦舉同修術法翻譯諸術表草稿八卷次年四月卒著有奇器圖說三卷西洋謂之力藝之學謂天地生物有數有度有重數爲算法度爲測量重卽此力藝之學凡器物之微須先有度有數因度而生測量因數而生計算因測量計算而有比例因比例而後可以窮物之理理得而後可解此奇器第一卷論重之本體以明立法之所以然凡六十一條第二卷論各色器具之法凡九十二條第三卷起重十一圖引重四圖轉重二圖取水九圖轉磨十五圖解木四圖解石轉碓書架水日晷代耕各一圖水銃四圖凡三卷諸論圖說皆引取乾坤體義幾何原本及勾股

法義諸書與南懷仁靈臺儀象志互相發明。新法算書、奇器圖說

論曰奇器之作專恃諸輪蓋輪爲圓體惟圓故動數輪相觸則能自行西人以機巧相尙殫精畢慮于此故所爲自行諸器千奇萬狀迥非西域諸國所能及於此可見人心之靈日用日出雖小道必有可觀彼無所用心者當知自愧矣

### 羅雅谷

羅雅谷字問韶明天啓末年入中國寓河南開封府崇禎三年五月督修新法徐光啓奏請訪用七月赴局供事雅谷在局譯撰書經奏進者十一種曰月離曆指月離表五緯總論日躔增五星圖日躔表火木土二百恆年表並周歲時刻表五緯曆指五緯用法夜中測時又著籌算一卷言算數之學大者畫野經天小者米鹽凌雜凡有形質度數之物與事靡不藉爲用焉且從事此道者步步蹤實非如談空說元可欺人以口舌明明布列非如握槊奪標可欺人以強力層層積累非如蘇旬利那可欺人以荒誕也而爲術最繁不有簡法濟之卽窮年不能殫惡暇更工它學哉敝國以書算其來遠矣乃人之記函弱而心力柔厭與昏每乘之多有畏難而中輟者後賢別立巧法易之以籌余爲譯之簡便數倍以是好學者皆喜以爲此術之津梁也傳不云不有博奕者乎爲之猶賢乎已是書稍賢于博奕然旅人入來未見它有論著以此先之不亦末乎復自哂曰小道可觀聊爲之佐一籌而已九年三月卒新法算書

論曰。九執術言天竺算法。用九箇字乘除。一舉札而成。後回回亦以土盤寫算。蓋西域舊法皆用筆算也。筆之變而爲籌。猶中土之易算子爲珠盤。然用籌仍須以筆加減。固不如筆算之爲便矣。

# 疇人傳卷第四十五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 西洋三附

### 湯若望

湯若望字道未明崇禎二年入中國時禮部奏請開局脩改曆法次年五月徵若望供事曆局徐光啓李天經前後所進交食曆指交食表交食表用法交食蒙求古今交食考恆星出沒表諸書及恆星屏障皆若望所作也國朝順治二年六月若望上言臣於明崇禎年間曾用西洋新法製測量日月星晷定時考驗諸器近遭賊燬臣擬另製進呈今先將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照新法推步京師所見日食分秒並起復方位圖象與各省所見不同之數開列呈覽及期大學士馮銓同若望赴臺測驗與所算密合有旨行用新法七月禮部言欽天監改用新法推註已成請易新名頒行和碩睿親王言宜名時憲昭朝廷憲天父民至意奉旨以時憲書頒行天下若望又言敬授人時全以節氣交宮與太陽出入晝夜時刻爲重今節氣之日時刻分與太陽出入晝夜刻分俱照道里遠近推算請刊入時憲書奏入尤其請十一月以若望掌欽天監事時若望疏言臣等按新法推算月食時刻分秒復定每年進呈書目重複者刪去以免混

清得旨欽天監印信著湯若望掌管所屬官員嗣後一切占候選擇悉聽舉行累加太僕太常寺卿勅錫通微教師十四年四月回回科秋官正吳明烜疏言若望所推七政書水星二八月皆伏不見今水星於二月二十九日仍見東方八月二十四日又夕見又言若望舛謬三事一漏紫炁一顛倒觜參一顛倒羅計命內大臣等公同測驗水星實不見議明烜詐妄之罪援赦得免康熙四年徽州新安衛官生楊光先上言若望新法十謬及選擇不用正五行之誤下王大臣等集議若望及所屬各員俱罷黜治罪於是廢西法仍用大統至康熙九年復用新法其術以天聰戊辰爲元分周天爲三百六十度太陽一日平行五十九分八秒一十九微四十九纖三十六芒最高一年行四十五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最高衝距冬至五度五十九分五十九秒太陰一日平行一十三度一十分三十五秒一微自行一十三度三分五十三秒五十六微正交行三分一十秒月孛行六分四十一秒戊辰年平行距冬至六宮一度五十分五十四秒四十六微自行距冬至六宮二十五度三十二分一十五秒三十四微正交行距冬至一宮一十四秒月孛行距冬至一十一宮六度一十九分土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十三宮十八度五十一分五十一秒本年最高行距冬至爲九宮八度五十七分五十九秒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二宮九度五十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距冬至爲六宮七度九分八秒一年平行爲十二度十三分三十一秒最高行一分二十秒十二微以最高行減平行得十二度十二分十五秒乃一年之引數

也。一閏年平行爲十二度十五分三十五秒。引數爲十二度十四分十五秒。正交行一年爲四十二秒。木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八宮二十八度八分三十一秒。本天最高行爲十一宮二十七度十一分十五秒。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九宮初度五十七分十六秒。正交行爲六宮二十度四十一分五十二秒。一年距冬至平行爲一宮零度二十分三十二秒。最高行爲五十七秒五十二微。兩數相減得一宮零度十九分三十四秒。乃一平年之引數。其一閏年距冬至平行爲一宮零度二十五分三十一秒。引數爲一宮二十四分三十三秒。正交行一年爲一十四秒。火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爲五宮四度五十四分三十秒。本天最高在七宮二十九度三十分四十秒。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九宮五度二十三分五十秒。正交行爲三宮十七度二分二十九秒。一平年距冬至平行爲六宮十一度十七分一十秒。最高行一分十四秒。兩數相減得六宮十一度十五分五十五秒。一閏年距冬至平行爲六宮十一度四十八分三十六秒。引數爲六宮十一度四十七分二十一秒。正交行一年爲五十三秒。金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爲初宮初度五十三分三十五秒三十九微。平行距最高卽引數爲六宮零度五十六分五十五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爲初宮九度十一分七秒。最高行在六宮零度十六分六秒。一平年距冬至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五分四十秒三十八微。自行引數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四分十七秒。伏見行爲七宮十五度一分五十秒。最高行爲一分二十一秒。一閏年距冬至及自行加五十九分八秒。伏見行加三度六

分二十四秒乃一日之行也。金星正交在最高前十六度，即五宮十四度十六分。其行極微，故未定其率。然于最高行不大差。水星諸行應平行距冬至與太陽同度。平行距最高即引數爲二十九度二十分二秒。伏見行從極遠處起爲三宮。二十九度五十四分一十六秒。最高在十一宮零度五十二分四十二秒。一平年距冬至亦與太陽同度。自行引數爲十一宮二十九度四十三分五十一秒。伏見行滿三周外有一宮二十三度五十七分二十六秒。閏年引數爲十二宮零度四十二分五十九秒。伏見行全周外爲一宮二十七度三分五十二秒。正交行或曰與最高同度難測，故不敢定。然或非與最高同，亦必不遠。若望所定新法算書，總一百卷，緣起八卷，大測二卷，測天約說二卷，測日略二卷，曆學小辯一卷，渾天儀說五卷，比例規解一卷，籌算一卷，遠鏡說一卷，日躔歷指一卷，日躔表二卷，高赤正球一卷，月離曆指四卷，月離表四卷，五緯曆指九卷，五緯表說一卷，五緯表十卷，恆星曆指三卷，恆星表二卷，恆星經緯圖說一卷，恆星出沒表二卷，交食曆指七卷，古今交食考一卷，交食九卷，八線表二卷，幾何要法四卷，測景全義十卷，新法曆引一卷，曆法西傳一卷，新法表異二卷。其曆法西傳新法表異二書，則入本朝後所作也。若望論新法大要凡四十二事。一曰天地經緯，言天有經緯，地亦有之。地形實圓，大約二百五十里，當天之一度。經緯皆然。二曰諸曜異天，言諸曜各天高卑相距遠甚。舊曆認爲同心，爲誤。非小。三曰圓心不同，言太陽本圈與地不同心。二心相距古今不等。四曰蒙氣有差，言地中有游氣上騰，能映小爲大，升卑爲高。

地勢不等氣勢亦不等若非先定本地之蒙氣差終難密合五曰測算異古言古法測天惟以勾股新法測天以弧三角形算以割圓八線表是爲以圓齊圓遇直遇斜無往不合六曰測算皆以黃道言日行黃道月五星皆出入黃道內外曆家測天用赤道儀所得經度尙非本曜在天之宮次新法就所得通以黃赤通率表乃與天行密合七曰改定諸應言七政平行起算之端悉從天聰二年戊辰前冬至後己卯日子正爲始八曰節氣求真言舊法平節氣非天上真節氣新法悉皆改定九曰盈縮真限言歲實生于日躔由日輪之轂漸近地心其數浸消往曆強欲齊之古今不相通矣授時瓶立消長此說爲近而據算測天則又未合者須知日有最高最卑二點上古在二至前今世在二至後六度有奇乃真盈縮之限授時從二至起算如此歲實安得齊也今用授時消分爲平歲更以最高卑差加減之爲定歲十曰表測二分言舊以圭表測冬至非法之善也新法用春秋二分較二至爲最密十一曰太陽出入及晨昏限大統曆自永樂後造自燕都乃猶從江南起算與天違甚新法從京都起算而諸方各有加減十二曰晝夜不等言一歲行度日日不等其差較一刻有奇新法獨明其故有二一緣黃道夏遲冬疾差四分餘一緣黃赤二道廣狹不同距則率度必不同分也十三曰改定時刻言晝夜定爲九十六刻於推算甚便十四曰置閏不同言舊法置閏用平節氣非也新法用太陽所躔天度之定節氣與舊不同十五曰太陰加減言朔望止一加減餘日另有二三均數多寡不等十六曰月行高卑遲疾言月行轉周之上最高極遲最卑極

疾。五星準此。十七曰朔後西見。言朔後月見遲疾。甚有差至三日者。新法獨明。其故有三。一因自行度遲。一因黃道升降斜正。一因白道在緯南緯北。十八曰交行加減。言月在交上。以平求之。必不相合。因設一加減。爲交行均數。十九曰月緯距度。言舊法黃白二道。相距五度。不知朔望外。尚有損益。其至大之距。五度三分之一。二十曰交食有無。言距交近。則其度狹。小于兩半徑。故食距交遠。則其度廣。月與景遇而不相涉。何食之有。然此論交前後也。又當論交左右。太陰與黃道之緯度相距幾何度。分月食則以距度較月與景兩半徑。并日食則以距度較日月兩半徑。并而距度爲小。則食若大。則不食。二十一曰日月食限不同。言月食則太陰與地景相遇。兩周相切。以其兩視半徑較白道距黃道度。又以距度推交周度定食限。若日食則雖太陽與太陰相遇。兩周相切。而其兩視半徑未可遂以之定兩道之距度。爲有視差。故必加入視差而後得距度。二十二曰日月食分異同。言距度在月食爲太陰心實距地景之心。愈近食分愈多。愈遠食分愈少。在日食爲日月兩心之距。距近食多。距遠食少。與月食同。但日食不據實距而據視距。二十三曰實會中會。以地心爲主。言會者。以地心所出直線上至黃道者爲主。而日月五星兩居此線之上。則實會也。若月與五星各居其本輪之周地心所出線上。至黃道而兩本輪之心俱當此線之上。則爲中會。二十四曰視會。以地面爲主。言視會新法所創也。日食有天上之實食。有人所見之視食。其食分之有無多寡。兩各不同。其推算視食。則依人目與地面爲準。二十五曰黃道九十度。爲東西差之中限。言

地半徑三差恆垂向下。高卑差以天頂爲宗。南北差以黃道極爲宗。東西差則黃道上弧也。故論天頂則高卑差爲正下。南北差爲斜下。而東西差獨中限之一線爲正下。以外皆斜下。論黃道則南北差爲股。東西差恆爲句。高卑差恆爲弦。至中限則股弦爲一線無句矣。所謂中限者。黃道出地平。東西各九十度之限也。二十六曰。三視差。言視會卽實會者。惟天頂一點爲然。過此則有三種視差。其法以地半徑爲一邊。以太陰太陽各距地之遠爲一邊。以二曜高度爲一邊。成三角形。用以得高卑差一也。又偏南而變緯度。得南北差二也。以黃道九十度限偏左偏右而變經度。得東西差三也。二十七曰。外三差。言東西南北高卑之差。皆生于地徑外。三差不生于地徑。而生于氣。一曰清蒙氣差。二曰清蒙徑差。三曰本輪徑差。此振古未聞。近始得之。二十八曰。虧復不一。言日食虧復時刻。非二時折半之說。新法以視行推變時刻。則虧復時刻不一之故了然矣。二十九曰。交食異算。言諸方各以地經推算交會時刻。及日食分。三十曰。日食變差。言據法因食而實不見食。必此日此地之南北差。變爲東西差。故此亦千百年偶遇一二。非常有者也。三十一曰。推前驗後。言新法諸表。遠溯唐虞。下沿萬禪。開卷瞭然。不費功力。三十二曰。五星準日。言推算五星。皆以太陽爲準。舊法於合伏日數時多時寡。徒以段目定之。故不免有差。新法改正。三十三曰。伏見密合。言五星伏見。舊法惟用黃道距離。非也。須知五星有緯南緯北之分。黃道又有斜正升降之勢。各宮不同。所以加減各異。新法改正。三十四曰。五星緯度。言太陰本道斜交黃道。因生距離與陰陽二曆。

五星亦然故其兩交亦曰正交中交其在南在北亦曰陰陽二曆新法一一詳求舊未能也三十五曰金水伏見言金星或合太陽而不伏水星離太陽而不見用渾儀一測便見非舊法所能知也三十六曰五星測法言測五星須用恆星爲準三十七曰恆星東移言恆星以黃道極爲極故各宿距星時近赤極亦或時遠赤極此由二道各極不同非距星有異行或易位也三十八曰繪星大備言舊法繪星僅依河南見界新法周天皆有不但全備中國見界而已又新法定恆星大小有六等之別前此未聞三十九曰天漢破疑言天漢昔稱雲漢疑爲白氣者新法測以遠鏡始知是無算小星攢聚成形即積尸氣等亦然四十曰四餘刪改言羅喉卽白道之正交計都卽中交月孛乃月所行極高之點至紫炁一餘無數可定明係後人附會今俱改刪四十一曰測器大備言近代靈臺所存惟有圭表景符簡儀渾象等器頗不足用新法增置者曰象限儀百游儀地平儀弩儀天環天球紀限儀渾蓋簡平儀黃赤全儀日星等晷而所製遠鏡更爲窺天要具此西洋近時新增百年前未有也四十二曰日晷備用言單論求時則晷爲最準新法創斯晷隨處可用無拘垣壁正側咸可製造其稱最者則地平晷三晷百游晷通光晷他若柱晷瓦晷碗晷十字晷等不啻數十種此外更有星晷及測月之晷以爲夜中測時之需云十七年若望卒

新法算書欽定

論曰明季君臣以大統寢疏開局修正既知新法之密而訖未施行聖朝定鼎以其法造時憲書頒行天

下彼十餘年間辯論翻譯之勞若預以備我朝之采用者斯亦奇矣夫歐羅巴極西之小國也若望小國之陪臣也而其術誠驗於天卽錄而用之我國家聖聖相傳用人行政惟求其是而不先設成心卽是一端可以仰見如天之度量矣若望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異證中術之疏由是習於西說者咸謂西人之學非中土之所能及然元嘗博觀史志綜覽天文算術家言而知新法亦集合古今之長而爲之非彼中人所能獨創也如地爲圓體則曾子十篇中已言之太陽高卑與考靈曜地有四游之說合蒙氣有差卽姜峩地有游氣之論諸曜異天卽郵萌不附天體之說凡此之等安知非出於中國如借根方之本爲東來法乎蓋步算之道必後勝於前有故可求則修改易善古法之所以疏者漢魏之術冀合圖識唐宋之術拘泥演撰天事微眇而徒欲以算術繕之無惑乎其術之未久輒差也至授時去積年日法不用一一憑諸實測其于天道已能漸近自然然則由授時而加精不得不密於前代矣彼西人者幸值其時耳使生於授時以前則其術必不能如今日之密唐之九執元之萬年可證也且西術之密亦密於今耳必不能將來永用無復差忒小輪之法旋改橢圓可見也世有郭守敬其人誠能徧通古今推步之法親驗七政運行之故精益求精期於至當則其造詣當必有出於西人之上者使必曰西學非中土所能及則我大清億萬年彌朔之法必當問之于歐邏巴乎此必不然也精算之士當知所自立矣

南懷仁

南懷仁字勳卿。一字敦伯。康熙初年入中國。是時吳明烜楊光先等以舊法點竄遞更。強天從人。儀器倒用。以致天道勿協。康熙七年十二月。命大臣召懷仁與監官質辯。越明年正月丁酉。諸大臣同赴觀象臺。測驗立春雨水太陰火星木星。懷仁預推度數。與所測皆符。明烜所指不實。大臣等請將康熙九年時憲書交南懷仁推算。從之。遂以懷仁爲監副。是年八月。因舊製儀器有差疏。請改造。並呈式樣。部照南懷仁所指速造。十二年儀成。擢懷仁爲監正。其儀凡六。一曰黃道經緯儀。儀之圈有四。圈各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其外大圈恆定而不移者。名天元子午規。外徑六尺。規面厚一寸三分。側面寬二寸五分。規之下半夾入于雲座仰載之。半圓前後正直。子午上直天頂。從天頂北下數五十度。定北極。從天頂南下數一百三十度。定南極。此赤道極也。次爲過極至圈。圈平分處。各以鋼樞貫于赤道之南北極。又依黃赤大距度。于過極至圈上。定黃道之南北極。距黃極九十度。安黃道經圈。與過極至圈十字相交。各陷其中以相入。令兩圈合爲一體。旋轉相從。經圈之兩側面。一爲十二宮。一爲二十四節氣。其兩交處。一當冬至。一當夏至。此第三圈也。第四爲黃道緯圈。則以鋼樞貫于黃極焉。圈之徑爲圓軸。圍三寸。軸之中心立圓柱爲緯表。與緯圈側面成直角。而經圈緯圈上各設遊表儀。頂更設銅絲爲垂線。全儀以雙龍擎之。復爲交梁。以立龍足。梁之四端各承以獅。仍置螺柱以取平。一曰赤道經緯儀。儀有三圈。外大圈者天元子午規也。以一龍南向而負之。規之分度定極。皆與黃道儀同。去極九十度。安赤道經圈。與子午規十字相交。恆定不

動經圈之內規面及上側面皆鋸二十四時各四刻外規面分三百六十度內安赤道緯圈以南北極爲樞而可東西遊轉與經圈內規面相切緯圈徑亦爲圓軸軸中心亦立圓柱以及遊表垂線交梁螺柱等法皆同黃道儀一曰地平經儀儀止用一圈卽地平圈全徑六尺其平面寬二寸五分厚一寸二分分四象限限各九十度以四龍立於交梁以承之四端各施取平之螺柱而梁之交處則安立柱高與地平圈等適當地平圈之中心又于地平圈上東西各立一柱約高四尺柱各一龍盤旋而上從柱端各伸一爪互擗圓珠下有立軸其形扁方空其中如牕櫺以安直線軸之上端入于珠下端入立柱中心令可旋轉而軸中之線恆爲天頂之垂線焉又爲長方橫表長如地平圈全徑厚一寸寬一寸五分中心開方孔管于立軸下端便隨立軸旋轉復剝其兩端令銳以指地平圈之度分又自兩端各出一線而上會于立軸中直線之頂成兩三角形凡測一星則旋轉遊表使三線與所測之星參相直乃視表端所指卽其星之地平經度也一曰地平緯儀卽象限蓋取全圈四分之一以測高度者也其弧九十度其兩邊皆圓半徑六尺兩半徑交處爲儀心儀架東西立柱各以二龍拱之上架橫梁又立中柱上管于橫梁令可轉動儀安柱上儀心上指儀之兩邊一與中柱平行一與橫梁平行又於儀心立短圓柱以爲表又加窺衡長與半徑等上端安于儀心剝其下端以指弧面度分更安表耳于衡端欲測某物乃以窺衡上下遊移從表耳縫中窺圓柱令與所測之物相參直其衡端所指度分卽其物之高度也一曰紀限儀紀限儀者全圓

六分之一也。其弧面爲六十度。一弧一幹。幹長六尺。卽全圓之半徑。弧之寬二寸五分。幹之左右。細雲糾繆纏連。蓋藉之以固全儀者也。幹之上端有小橫。與幹成十字。儀心與衡兩端皆立圓柱爲表。而弧面設遊表三。承儀之臺。約高四尺。中直立柱。以繫儀之重心。則左右旋轉高低斜側。無所不可。故又名百遊儀焉。一曰天體儀。儀爲圓球。徑六尺。面布黃赤經緯度分。及宮次星宿羅列。宛然穹象。故以天體名之中貫鋼軸。露其兩端。以屬於子午規之南北極。令可轉運。座高四尺七寸。座上爲地平圈。寬八寸。當子午處各爲闕。以入子午規闕之度。與子午規之寬厚等。則兩圈十字相交。內規面恰平。而左右上下環抱乎儀。周圍皆空五分。以便高弧遊表進退。又安時盤于子午規外。徑二尺。分二十四時。以北極爲心。其指時刻之表。亦定于北極。令能隨天轉移。又能自轉。焉。座下復設機輪。運轉子午規。使北極隨各方出地度升降。則各方天象隱現之限。皆可究觀。尤爲精妙。六儀相須爲用。凡礙于彼者。又有此以通之。所以並行而不悖也。乃繪圖立說。次爲一十六卷。名曰新製靈臺儀象志。其書首論推測七政之行。諸星相離遠近之數。并詳製器法度。輕重堅固之理。表裏精粗。互相發明。其言地平儀之用。測日或測星。須於地平圈內。旋轉中心表。向於本點。而令橫表上所立勾股形之兩線正對之。蓋勾股兩線。如股與弦。或勾與弦。并人目本星。四者相參直。則橫表之度。指所在。卽本星地平之經度分也。或從東西。或從南北。起而數之。皆可。若當日光照灼。難用目視。則於白紙上。以勾股形兩線相參直之影爲準。若日色淡時。則可用目視之。然人之目。

與太陽正對亦必射目須用五彩玻璃鏡以窺之若夜間測星不拘何器必以兩籠炬之光照近遠兩線兩表所謂近遠者卽於測星之目爲近遠也其炬光須對照表端而不可以對照測星之目試將籠炬糊其半而不使之透明於其後則人在籠炬之後於隱暗之地而目所見凡光照之物更爲明顯也象限儀之用凡測日或測星轉儀向天低昂窺衡以取參直卽得地平之緯度凡轉動儀時若其背面之垂線或有不對於原定之處則其偏內或偏外若干分秒必須與其所測得之緯度或加或減分秒若干蓋儀偏於內則用減偏於外則用加也夫地平而分爲經緯兩儀者以便於用而窺測爲準故也其便於用者蓋謂兩人同時分測乃并向於一點以轉動而互用之則赤道經緯度可推也並夫日月五星之視差及地半徑差清蒙氣差等無不可推也紀限儀之用其測法先定所測之二星爲何星乃順其正斜之勢以儀面對之而扶之以滑車一人從衡端之耳表窺中心柱表及第一星務令目與表與星相參直又一人從游耳表向中心柱表窺第二星法亦如之次視兩耳表間弧上之距度分卽兩星之距度分也若兩星相距太近難容兩人並測則另加定耳表於中線或左或右之十度一人從所定表向同邊之柱表窺第一星又一人從游耳表向中心柱表窺第二星其定表至游耳表之指線度分若干卽兩星相距度分若干也赤道儀之用可以知時刻亦可以測經緯度分若測時刻則赤道經圈上用時刻游表卽通光耳而對之於南北軸表蓋經圈內游表所指卽本時刻分秒也若經度用兩通光耳卽兩徑表在赤道經圈上一定一游

一人從定耳窺南北軸表與第一星相參測之。一人以游耳轉移遷就而窺本軸表與第二星相參直。如兩耳間於經圈外之度分卽兩星之經度差也。用加減法卽得某星之經度矣。緯度亦以通光耳於緯圈上轉移而遷就焉。若測向北之緯度。卽設耳於赤道之南。測向南之緯度。卽設耳於赤道之北。務欲其準。與夫在本軸中心小表。令目與表與所測之星相參直。次視本耳下緯圈之度分。在赤道之或南或北若干度分。卽本星之距赤道南北之度也。若本星在赤道密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圈角表定於緯圈之第十度上。在赤道或南或北。次以通光游表對之。蓋游表距相對之十度若干度分之數。則減其半。卽爲某星之緯度分也。黃道儀之用。欲求某星之黃道經緯度。須一人於黃道圈上。查先所得某星之黃道經緯度分。其上加游表而過南北軸中柱表對星定儀。又一人用游表於緯圈上過柱表對所測之星。游移取直。則緯圈上游表之指線。定某星之緯度。又定儀查黃道圈兩表相距之度分。卽某星之經度差。若本星在黃道密近。難以軸中心表對之。則用負圈角表而測其緯度。其法與測赤道緯法同。十七年八月。預推七政交食表成。表爲湯若望所推。懷仁續成之者。凡三十二卷。名曰康熙永年表。二十一年八月。懷仁奉命至盛京測北極高度。較京師高二度。別爲推算日月交食表。名九十一度表。懷仁言曆之爲學也。其理其法必有先後之序。漸以及焉。故由易可以及難。由淺可以入深。未有略形器而可驟語。夫精微之理者也。如幾何原本諸書。爲歷學萬理之所從出。然其初要自一點一線一平面之解。及其至也。窮高極

遠而天地莫能外焉。又製垂球鍊銅爲球，以線繫之，數其往來之數，準定時刻，可以測日月之徑，候星辰之行。所著又有坤輿圖說二卷，西方要記一卷，不得已辨一卷，別本坤輿外紀一卷。欽定大清會典，儀象志、操縱厄言論曰：懷仁謂推步之學，未有略形器而可驟語精微者，斯言固不爲無見也。西人熟于幾何，故所製儀象極爲精密。蓋儀象精密，則測量真確；測量真確，則推步密合。西法之有驗于天，實儀象有以先之也。不此之求，而徒驚乎鍾律卦氣之說，宜爲彼之所竊笑哉。

### 紀利安

紀利安一作紀理安，欽天監官。康熙五十四年奉命製地平經緯儀，合地平象限二儀而爲一。其製平置地平圈外徑五尺，闊七寸七分，周圍刻四象限度。下設四柱，以圓座承之。地平圈之中心，倒安螺柱，上出立軸。東西安立柱，高一丈一尺，上結曲梁，正中開孔，以容立軸之上端。中間安象限儀，圓心在下半徑六尺，弧闊二寸七分，背面結于立軸以連之。圓心安遊表，長八尺，本設橫耳，末設橫柱，以備仰窺。凡測諸曜，將象限儀推轉，又將游表仰昂，令與諸曜參直，則橫半徑所指，即地平經度；遊表所指，即地平緯度。是一測而經緯悉得矣。欽定大清會典、四庫全書總目、操縱厄言

### 穆尼閣

穆尼閣，順治中寄寓江寧，喜與人談算術，而不招人入會。在彼教中號爲篤實君子。青州薛鳳祚嘗從之。

游所譯新西法曰天步真原以西漢哀帝永壽四年庚申爲元以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爲歲實以兩心差測春秋分有加減黃赤大距有行分用月距日行以求太陰經度其五星行度俱用通弦立算其算恆星因壁宿一星離黃經四度者爲主各星皆距此日行其論日月食言交常度有南北之不同正中交有東西之兩限與新法算書互有同異其所傳比例數表以加減代乘除折半代開方則前此西人所未言者天步真原

論曰穆尼閣新西法與湯羅諸人所說互異當時旣未行用而薛鳳祚所譯又言之不詳以故知其術者絕少安得好事重爲翻譯俾談西學者知小輪橢圓之外復有此一術也

# 疇人傳卷第四十六

經筵講官南書房行走戶部左侍郎兼管國子監算學揚州阮元撰

西洋四

柰端

柰端屢測歲實。謂第谷所減太過。酌定歲實爲三百六十五日五時三刻三分五十七秒四十一微三十八纖二忽二十六芒五十六塵。謂月在最高最卑。雖無初均數。而日在最卑後。則太陰平行常遲。最高正交平行常速。日在最高後。太陰平行常速。最高正交平行常遲。日在中距。太陰平行差十一分五十秒最高平行差十九分五十六秒。正交平行差九分三十秒。皆以太陽中距之均數。與太陽逐度之均數爲比例。爲一平均。又謂太陽雖在最高卑。而在月天高卑前後。則平行常遲。在月天中距前後。則平行常速。太陽在最高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三分三十四秒。太陽在最卑距月天高卑中距後。最大差爲三分五十六秒。以太陽距地之立方較。爲比例爲二平均。又謂太陽在兩交。則平行又稍遲。在大距後。則平行又稍速。其最大差爲四十七秒爲三平均。考成後編采用其法。御定考成後編

論曰。歲實有消必有長。宋之統天。元之授時。下驗將來。皆消而不長。此必無之理。固不待至今日而始知。

其不善也。然今雖知其當漸長，猶不能立加減之法以施之步算者，蓋消長之數僅在微秒，非積之久久不能審知其差率也。

噶西尼 刻白爾

噶西尼改黃赤大距爲二十三度二十九分，定蒙氣差最大爲三十二分十九秒，蒙氣之厚爲地半徑千萬分之六千九十五，至高八十九度，尚有一秒，測地半徑差最高爲九秒五十微，最卑爲十秒十微，自刻白爾以平行爲橢圓面積求實行，用意甚精，而推算無術，西尼又立借角求角之法，極補湊之妙，謂太陰兩弦行度止有初均三均，而三均又不盡關乎二弦之故，二均之最大者不在兩弦而在朔弦，弦望之間，其初均之最大者七度三十九分三十四秒，在最高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爲三十三分十四秒，在最卑朔望前後二均最大差爲三十七分十一秒，亦以日距地之立方較爲比例，爲二均數三均之差，生於月距日與月高距日高之總度，最大差爲二分二十五秒，以半徑與總度之正弦爲比例，爲三均，若月天最高與日天最高有距離，日月又有距離，朔望後又有遲早之差，故三均之外又有加減，如兩高相距九十度時，其差三分，皆以半徑與月距日之正弦爲比例，爲末均數，謂日在兩交時，交角最大爲五度十七分二十秒，距交九十度時，交角最小爲四度五十九分三十五秒，朔望而後，交角又有加分，因日距交與月距日之漸遠，以漸而大，加至二分四十三秒，交均之最大者爲一度九分四十二秒，然黃白大距既

時時不同，非推月離不得其準。故今交食先推平朔望以求其入交之月次，推本日次日兩子正之日躔月離，以求其實朔望之時。又推本時次時兩日躔月離，以比例其時刻，較前法精密加詳，則太陰之行度不爽毫髮矣。御定考成後編

論曰：天不必有小輪也。以小輪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合，則小輪之法善矣。天亦不必爲橢圓也。以橢圓面積算均數加減平行，驗之於天而更合，則橢圓之法善矣。此與郭若思以槩積招法求盈縮疾遲差數，同爲巧算。而今法爲尤密耳。若以爲在天之質象，則爲其所愚矣。

戴進賢 徐懋德

戴進賢官欽天監監正，雍正時奉命修日躔月離二表。乾隆二年詔與監副徐懋德增補表解圖說語見  
顧琮傳 御定考成後編

杜德美

杜德美著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捷法。其法先以一三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爲屢次乘數，如一自乘仍得一爲第一乘數，三自乘得九爲第二乘數，以至二十三自乘得五百二十九爲第十二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挨次兩位相乘，又以四乘之爲屢次除數。如二三相乘得六，以四乘之得二十四爲第一除數，四五相乘得二十，以四乘之得八十爲第二除數。以二十四與二十五相乘得六百，以四乘之。

得四千二百爲第十二除數。設徑二十億求周者。以徑三因之。得六十億爲第一數爲實。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得二億五千萬爲第二數。又爲實。以第二乘數乘之。除數除之。得五千八百一十二萬五爲第三數。累次乘除。至所得數祇一位爲止。乃併之。得六二八三一八五二九九。卽所求徑二十億之周率也。置此數以三百六十度除之。得每度之弧線。以六十分除之。得一分之弧線。以六十秒除之。得一秒之弧線。表而列之。設有弧度求正弦者。於弧線表內。取弧線而并之。爲設弧之共分自乘爲屢乘數。又以二三四五六七之六數相挨。兩兩相乘爲除數。卽用設弧共分爲第一得數。復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乃以第一得數與第三得數相併。又以第二得數與第四得數相併。末以後併減先併數。餘卽所求之正弦也。求正矢者。以設弧共分自乘得屢乘數。又以三與四五與六七與八相乘。爲屢次除數。乃以屢乘數折半爲第一得數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爲實。以屢乘數乘之。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乃第一得數與第三得數相併。以第二得數與第四得數相併。後以兩併數相減。餘卽所求之正矢也。如設弧過四十五度以上者。先求得餘弧之正矢。以減半徑。卽設弧之正矢也。赤水遺珍

論曰。梅文穆公曰。割圓舊術。屢求句股。至精至密。但開數十位之方。非旬日不能辦。今立乘除之數以求

之得之頃刻與屢求句股者無異故稱捷法又曰弧矢之術有弧背即可求弦矢大測割圓之法理精數密然不能隨度以求弦矢今任設奇零之弧分度不必符乎六宗法不必依乎三要而弦矢可得斯誠術之奇而捷者也文穆之稱道如此而其所以立法之根乃無一語及之余嘗反覆布算乃知屢次乘除之後其加減之衰如平方立方與郭守敬槩積招差法正相類夫立槩積招差以求氣朔消長卽祖沖之綴術之遺然則綴術一書亦當如立天元術之流入彼中吾中土亡之而彼反得之矣

### 顏家樂

顏家樂著測北極出地簡法其法先于其處測一恆星自出地平至正午所歷之時刻及其高度乃以時刻變爲赤道度以其大矢爲一率正矢爲二率高度之正弦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弦查表得數內減去星距天頂度餘與九十度相加折半得數復與九十度相減餘卽其處北極出地度也赤水遺珍

### 蔣友仁

蔣友仁乾隆二三十年間入中國進增補坤輿全圖及新製渾天儀奉旨翻譯圖說命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何國宗右春坊右贊善兼翰林院檢討錢大昕爲之詳加潤色其坤輿全圖說言天體渾圓地居天中其體亦渾圓也地圓如球今畫大地全圖作兩圈界以象上下兩半球合之卽成全球矣大地之經緯度各分三百六十與天度相應而以天上相應之處名之如圖之上下頂衝兩點與天之南北兩極應者

亦名南北兩極橫線，平分南北爲兩半，與天上赤道應者，亦名赤道餘線。倣此經線，以赤道爲主，平分赤道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橢圓之弧，上會于北極，下會于南極，以象地周三百六十經度。此線卽爲各處之子午線，緯線以子午線爲主，平分子午線爲三百六十度，每度各作一圈，惟赤道爲大圈，漸遠赤道，則漸小。至南北二極，則合爲一點，以象地球南北各九十距等圈，是爲緯度。其論測量地周新程，言凡圓形有二，一爲平圓，一爲橢圓。設經圈爲平圓，則分全圓三百六十度，其容積皆等。自古天文家但論地爲圓形，未察此圓形何類。今西士以新製儀器，屢加推測，則疑地球大圈未必是平圓形，而其度所容之遠近，亦未必相等。以故拂郎濟亞國王特遣精通數術之士，分往各國，按法細測南北各度所容之里數。自近赤道者，自近北極者，自居北極赤道之中者，凡三處，測其高度之容。近赤道則狹，漸離赤道則漸寬。由此推得地球大圈之圓形不等，止赤道爲平圓，而經圈皆爲橢圓。地球長徑過赤道，短徑過兩極，短徑與長徑之比例，若二百六十五與二百六十六。設如修地球或坤輿圖者，命過赤道徑二尺六寸六分，則過極徑止二尺六寸五分。然斯差微小，而于修地球或地圖，或可不論也。按京師營造尺，一里得一百八十丈，而新法測得赤道各度一百九十二里十七丈二尺一九五八。若此數以三百六十乘之，則得赤道周圍六萬九千一百三十四里七十八丈九尺七，經圈上之初度一百九十一度一百九十二里一百四十六丈八尺，總合經圈上諸度之里度一百九十一里九十五丈四尺。第九十度一百九十二里一百四十六丈八尺，總合經圈上諸度之里

數則得經圍周圍六萬九千零二十四里一百零二丈七尺。其論七曜序次言自古天文家推七政躔離行度其法詳矣。西士殫其聰明各自推算乃瓶想宇宙諸曜之序次各成一家之論。今姑取其緊要四宗以齊七曜之運動而已。第一多祿畝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水金太陽火木土及恆星各有本輪俱爲實體不相通而相切本輪之外又有均輪七政各行于均輪之界而均輪之心又行于本輪之界然此論不足以明七政運行之諸理今人無從之者。第二的谷論地爲六合之中心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恆星各有本輪隨地旋轉水金火木土五曜之本輪則以太陽爲心而本輪之上俱有均輪。第三瑪爾象論地爲六合之中心不距本所而每日旋轉一周于南北兩極地周圍太陰太陽及恆星旋轉太陽周圍水金火木土之輪以上二家雖有可取然皆不如歌白尼之密第四歌白尼置太陽于宇宙中心太陽最近者水星次金星次地次火星次木星次土星太陰之本輪繞地球土星旁有五小星繞之木星旁有四小星繞之各有本輪繞本星而行距斯諸輪最遠者乃爲恆星天常靜不動按歌白尼敍諸曜之次蓋本于尼色達之論而歌白尼特闡明之繼之者有刻白爾奈端噶西尼辣喀爾肋莫尼皆主其說今西士精求天文者並以歌白尼所論序次推算諸曜之運動歌白尼論諸曜以太陽靜地球動爲主人初聞此論輒驚爲異說蓋止恃目證之故今以理明之如人自地視太陽太陰謂其兩徑相等而大不過五六寸若以法推則知太陽之徑百倍大于地球之徑而太陰之徑止爲地球徑四分之一也人自地視太陽似太

陽動而地球靜。今設地球動太陽靜。于推算既密合。而於理亦屬無礙。試舉一二端以驗其理。其一曰。人在地而視諸曜之行。皆環繞地球。而地似常靜不動。究不可以爲地靜而諸曜動之據也。譬如舟平浮海。舟中之人見舟中諸物遠近彼此恆等。則不覺舟行。而視海岸山島及舟以外諸物。時近時遠。時左時右。則反疑其運動矣。今地球及地周圍之氣。一無阻礙。運動均勻。人在地面上。視周圍諸物之遠近。恆等。則不能覺地之運行。而視地球外之諸曜。見其時上時下。時左時右。則謂諸曜繞地球而旋行。其二曰。雖設地動而太陽靜。自地視之。必似太陽動而地靜。然以斯二者推太陽出入地平之度。其數必相等。如太陽西行繞地。太陽在卯。則見太陽出地平。太陽自卯向午。則漸升。自午向酉。則漸降。太陽至酉。見太陽入地平。太陽行地平之下。自酉過子。復至卯。又出地平。此太陽動而地靜之說也。今設太陽常靜不動。而地球左行。自東往西。旋轉於本心。則視太陽似升降出入于地平。與前無異。其三曰。太陽本爲光體。月水金火木土六曜。皆爲暗體。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與地球相似。設有人在太陰及他曜面上。則其視地球。亦如地面上之視太陰。有時晦。有時光滿。有時爲上下弦。此理凡通天文者。皆知之。今六曜既皆似地球。豈有六曜及太陽循環地球。而獨地球安靜之理乎。不如設太陽于宇宙中心。而地球及其餘游曜。皆旋繞太陽。以借太陽之光。斯論不亦便捷乎。又言水金地火木土六曜之本輪。旋繞乎太陽。太陰之本輪。旋繞乎地球。而土木二星。又各有小星之本輪繞之。然太陽地球土木。非爲各本輪之中心。而微在其一偏。其相距

之數名爲兩心差。歌白尼將此諸輪作不同心之圈，而刻白爾細察游曜之固然，證此諸輪皆爲橢圓，橢圓有大小二徑，並有三心，即中心及兩偏心。若知大小兩徑之比例，或兩心差，則可畫橢圓之式。又言水金地太陰火木土並木土周圍九小星，皆有兩運動，一循行其本輪，一旋轉于本心。太陽雖無本輪，亦如他游曜旋轉于本心。既設地球之兩運動，若地球于本心，每日東行一周，則諸曜在地周圍，似每日西行一周。地西行一年一周，輪則太陽似東行一年一周。天其論恆星言，恆星在天終古常靜不動，自地視之，似有兩種運動，皆因地球旋轉之故。每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恆星似西行一周。蓋此時地球於南北兩極之軸，東行一周故也。每七十二年，恆星與黃道南北兩極似東行約一度。蓋此時地球兩極之軸漸轉微偏約一度也。七政體之大小及距地之遠近，天文家皆能測知其實數。惟恆星不然，因其距地最遠，雖細加測量，僅知其大小遠近不等而已。又恆星本各有光，其中多有較太陽更大者，恆星距地最遠，故地球並地球本輪之徑，自恆星天視之，僅如微點。地球行本輪之時，其南北二極，恆向于天之南北二極，在地雖相距有遠近，以應恆星天之兩極，常若無二。其論諸曜徑各不同，言天文家測量七政遠近大小不等，取規于地球半徑。若測量土木旁九小星，取規于本星之徑，既知地徑之里數，由此可推知他曜遠近大小之里數。地徑二萬八千六百五十里，徑較于地徑，日一百倍，水三分之一，金等月四分之一，彊火五分之一，木十倍，彊土十倍弱。取規于地半徑，水距日最遠一萬零二百七十四，最近六千七百五十四，金

距日最遠一萬六千零六十，最近一萬五千七百九十六。地距日最遠二萬二千三百七十四，最近二萬一千六百二十六。月距地最遠六十二，最近五十四。火距日最遠十一萬九千九百，最近十萬八千九百。土距日最遠二十二萬一千八百七十，最近十九萬七千八百零四。旋轉于本心。日二十五日四十八刻，金九十三刻五分。地九十五刻十一分四秒。月二十七日火一日三刻十分。木三十九刻十一分循行一周。輪水八十七日九十三刻七分。金二百二十四日六十七刻三分二十秒。地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五十七秒。月二十七日三十刻十三分五秒。火六百八十六日九十四刻零三十秒。木四千三百三十二日四十八刻。土一萬零七百五十九日三十二刻。自地視徑日三十二分五秒。水七秒十五微。金一分十七秒三十微。月二十八分四十六秒。火八秒六微。木三十七秒十五微。土十六秒。自日視徑水二十一秒。金三十秒。地二十五秒。火十二秒。木三十七秒。土十六秒。橢圓之比例。水長徑七千七百四十二。短徑七千五百七十。兩心差八百一十。金長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二。短徑一萬四千四百七十一。兩心差五十二。地長徑二萬。短徑一萬九千九百九十七。兩心差一百六十八。火長徑三萬零四百七十四。短徑三萬零三百四十二。兩心差一千四百一十五。木長徑十萬零四千零二十。短徑十萬零三千八百九十九。兩心差二萬五千零五十一。土長徑十九萬零七百五十八。短徑十九萬零四百四十八。兩心差五萬四千二百九十八。其論春夏秋冬言歌白尼論春夏秋冬四季之輪流，亦由地運動而所生地球所循之。

本輪相應于渾天之黃道。地兩極之軸斜行于黃道之軸，而地赤道斜行于本輪，各二十三度半。是爲黃赤距緣，地循本輪其軸恆斜，而其極恆向天之兩極。設地球之與太陽應者，在赤道北二十三度半。此處見太陽于天頂。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夏至圈，繞地左行。北方之晝長，南方之晝短。夏至後第八日，爲太陽最高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遠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太陽正當地之赤道。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而晝夜適平。秋分後，地球與太陽應者漸距赤道向南，在赤道南二十三度半。此時地旋轉于本心，則見太陽于冬至圈，繞地左行。冬至後第八日，是爲太陽最卑之時。因此時地距太陽最近故也。地循本輪與太陽應者漸近赤道，則見太陽于赤道圈，旋行地行本輪一周。人從地面視之，則見太陽于黃道上循行一周而爲一歲也。太陽之視徑大小，太陽之視行盈縮，隨時不等。皆自地兩運動而生。其論太陽言太陽之光雖大，其面上每有黑點，或一或二或三四不定。其點初小漸長，然後漸消，以至于盡。黑點或多且大，則能減太陽之光。此點特在太陽之面，究不審其何物。然視其自此往彼，每以二十五日半復歸于原所，則知太陽二十五日半，旋轉于本心一周。太陽每一日似西行繞地一周，每一歲似東行一周。然此兩動非太陽之實動，乃由地球旋轉于本輪而生。其論太陰言太陰及五星之體皆無光，借太陽之光以爲光。若以望遠鏡望太陰之面，則見其黑暗之處，似山林湖海，及地面上所有之物。太陽之光，照太陰之面，其點皆生黑影于太陽正對處，測其所生之影，則知太陰

面上之山其高過于地面上之山也。太陰面上黑點各有定所。天文家各以名命之。以爲考驗東西經度之用。設如太陰食而入地影。或地影相切于太陰面上某黑點。雖無先後。然其虧復各分限時刻。各處俱不等。若知兩處時刻相差幾何。卽知兩處東西經度相距幾何。如人在京師。觀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子初二刻三分。又有人在伊犁觀月食初虧及地影相切于某黑點。在亥初一刻二分。兩處時差爲兩小時一刻一分。以每時行度之率推之。得三十四度。卽伊犁距京師西之經度。其論五星言水金火木土之體與地球相似。其向日之半球恆明。背日之半球恆暗。金水二星自地視之。有朔望上下兩弦。順合如月之望。退合如月之朔。東西大距。如月之上下弦。但人以目視之。不覺其變。若以望遠鏡窺之。可得金星朔望兩弦之象。惟水星距太陽最近。其體又微小。故難以分耳。土木火三星自地常視其光。而獨火星距地九十度時。自地視其光面稍背似月望前後兩日。因火星距地近故也。土星旁有五小星。各有本輪繞土星而行。如金水二輪之圍繞太陽。各小星行之遲疾。隨其輪之大小不等。第一星行一日八十五刻。第二星行兩日七十刻。第三星行四日四十九刻。第四星行十五日九十刻。第五星行七十九日三十一刻。俱循本輪一周。木星旁有四小星。各有本輪繞木星而行。第一星行一日七十三刻。第二星行三日五十二刻。第三星行七日十四刻。第四星行十六日六十六刻。俱循本輪一周。土木兩星既全爲暗體。必于太陽相對之處生影。其周圍諸小星之體亦無光。光借于日。故入本星之影則食。木星旁四小星。以

遠鏡望之易見。又其食最繁。每日或一或二可視其出入本星之影。故用此以定各處之經度。與月食同理。又以遠鏡望土星之體。有一光圈似渾天儀之地平。此圈隨時變更。未審其爲何物。按歐白尼所定諸曜次第。五星皆如地球繞日順行于橢圓形之本輪。其行一周之遲速不等。由其距日遠近而生。水星距日最近。故其循本輪最速。八十八日而一周。土星距日最遠。故其循本輪最遲。計二十九年零一百五十五日而一周。太陽在五星諸輪之一偏心。凡各星相等之時。所循本輪弧之面積亦相等。設自太陽視之。諸星雖遲速不等。而皆爲順行。若自地視之。則見其有留退等變。然此變非諸星之變。乃自地本輪半徑差所生也。其變有二類。由星輪在地輪內外不同之故。各有圖詳之。其論客星言明史曰。客星者。言其非常有之星。殆諸異星之總名。若客星不發光芒。則曰客星。若發光芒。則曰孛彗。長今按客星之體。非地氣上升。亦並非妖瑞之兆。第如諸恆星及游星之體。其行于天上也。亦如游星行于本輪。客星之本輪爲橢圓形。太陽在其一偏心。客星距地遠。故自地不見。距地近。故自地可見。相等之時。其所行本輪弧之面積皆相等。星行本輪之弧愈大。而行愈速。又橢圓之長徑愈長。則其行一周愈遲。故客星或五六十年止行一周。止見一次。古今懼客星爲災。因未明其實理耳。茲千百餘年來。已測得五六客星再見之準策。日後屢測諸客星之見。庶可得其一定之數。并隱見之諸策也。友仁明水法在養心殿造辦處行走。地球圖說論曰。古推步家齊七政之運行。於日躔曰盈縮。於月離曰遲疾。於五星曰順留伏逆。而不言其所以盈縮。

遲疾順留伏逆之故，良以天道淵微，非人力所能窺測。故但言其所當然而不復強求其所以然。此古人立言之慎也。自歐邏向化遠來，譯其步天之術，于是有本輪均輪次輪之算。此蓋假設形象以明均數之加減而已，而無識之徒以其能言盈縮遲疾順留伏逆之所以然，遂誤認蒼蒼者天果有如是諸輪者，斯真大惑矣。乃未幾而向所謂諸輪者，又易爲橢圓面積之術，且以爲地球動而太陽靜，是西人亦不能堅守其前說也。夫第假象以明算理，則謂爲橢圓面積可謂爲地球動而太陽靜，亦何所不可。然其爲說至于上下易位，動靜倒置，則離經畔道，不可爲訓。固未有若是甚焉者也。地谷至今才百餘年，而其法屢變如此，自是而後必更有於此數端之外。逞其私知，狃爲悠謬之論者，吾不知其伊于何底也。夫如是而曰西人之言天，能明其所以然，則何如曰盈縮曰遲疾曰順留伏逆，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者之終古無弊哉。

# 疇人傳卷第四十七

甘泉羅士琳續補

宋補遺一

楊輝

楊輝字謙光，錢塘人。著《算法》六卷。其目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上、下。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自序曰：爲田畝算法者，蓋萬物之體，變段終歸於田勢。諸題用術，變折皆歸於乘除。中山劉先生作《議古根源序》，曰：入則諸問出，則直田。蓋此義也。撰成《直田演段百問》，信知田體變化無窮。引用帶從開方正負損益之法，前古之所未聞也。作術逾遠，罔究本源，非探賾索隱而莫能知之。輝擇可作關鍵題問者，重爲詳悉著述，推廣劉君垂訓之意。五曹算法題術有未切當者，僭爲刪改，以便後學君子。目之曰：田畝比類乘除捷法。庶少裨汲引之梯徑云爾。時德祐改元歲在乙亥也。楊輝  
算法

論曰：輝所著書載於文淵閣書目及《算法統宗》。云元豐紹興淳熙以來，刊刻十八種。又云嘉定咸淳德祐等年四種。其時算書甚多，今皆不傳。阮相國訪之三十年，通人學士俱未之見。嘉慶庚午，相國以少詹事

在文穎館總閱全唐文於永樂大典中鈔得楊輝摘奇及議古等百餘篇嗣督漕淮安屬江上舍鄭堂藩排比整齊之然掇拾殘臘之餘究非全帙也後聞蘇州黃堯圃主事丕烈得宋刊楊輝算法屬何君夢華元錫假錄其副知輝於此學未云深造田畝比類重修議古截田諸問皆天元如積之術其開方步法從橫布算之式與秦道古數書同此卽出於中山劉君者也通變卷內有代乘代除各三百題今市井俗人所謂飛歸者正復相似考夏侯陽算經已有以幾添之身外減幾之語蓋此種超徑等接之術已濫觴於唐以前矣書中所稱應用算法詳解算法指南算法九章纂類議古根源辨古通源及統宗所載各書今皆未見不審海內尙有流傳之本否也序署德祐乙亥爲宋瀛國公元年又法算取用本末下有史仲榮名未審何人俟考因疇人傳于楊輝未詳蓋撰傳在得書之前故爲補敍

金補遺二

元好問

元好問字裕之晚號遺山真隱太原秀容人系出拓跋魏故姓元氏其先自汝州遷平定又遷於忻年七歲有神童之目宣宗興定五年登進士第不就選哀宗正大二年擢國史院編修官四年始筮仕內鄉令再任鎮平令丁艱終喪辟爲鄧州南陽令天興初入翰林知制誥擢尚書省掾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三年金源氏亡入元不仕以著作自任曰不可令一代之跡泯而不傳乃構野史亭於州南

韓巖邨凡金國君臣遺言往行悉采摭記錄至百餘萬言金史多本其所著好問淹貫經傳百家詩文爲一代宗工兼通九數天元之學弱冠受知於楊雲翼趙秉文兩學士遂登其門又與李治張德輝相友善時號龍山三友曾因劉汝諳撰如積釋鎖爲撰細草今二書不傳事見祖頤序中嘗博遊燕趙齊魯間迹益窮文益奇名益大振所至以異人目之卒年六十有八金史本傳金詩源堯山堂外紀記經遺山墓銘遺山年譜四元玉鑑

論曰世但傳遺山工詩文而不聞遺山明算數他書亦絕未敍及惟四元玉鑑後序有云平水劉汝諳撰如積釋鎖絳人元裕之細草後人始知有天元其時楊雲翼張行簡李治許衡耶律履暨其子楚材皆精曆學又皆與遺山善遺山旣往來於其間宜亦知算則其有細草也信必不妄而本傳缺載何歟此蓋與宋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致大衍求一術幾湮事略相同夫自有天元而後知授時弧矢相求之妙亦自有大衍而後知演撰積年日法之故然則天元與大衍洵治曆者所必不可少也昔梅文穆公供奉內廷蒙聖祖仁皇帝授以借根方法且諭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法是立天元一術幸得聖天子指示始得復彰而大衍則載在秦書不絕如縷獨如積釋鎖失傳藉非祖序又安知遺山之有此絕學乎推原其故蓋史爲曆本曆以數成數居六藝之一由藝以明道儒者之學也自堯命羲和舜察璣衡而降由周秦以迄金元凡授時頒朔諸大典莫不掌之太史故司馬遷劉義叟諸公皆得預治曆修史之事嗣是史乘歸於詞館司天別設專官遂使儒林實學下同方伎當時遺山文名又重自必史臣以爲不

應有此九九薄能致細草亦淪替無存噫是何貴末賤本之若是歟又劉汝諾其人不詳據遺山北渡初獻書中令公請以一寺院所費養天下名士書中枚舉者有劉汝翼名未知即其人否俟考

元補遺三

蔣周

蔣周平陽人著益古書刊於元豐紹興淳熙間是周當爲宋元時人說詳李治謂可與劉徽李淳風相頡頏猶嫌其闕匿而不盡發益古演段  
四元玉鑑

論曰李仁卿自序益古演段云近代有某者以方圓移補成編號益古集今元和李尚之秀才錄因見楊輝算法中有所謂益古算法遂以某者指楊輝言也士琳於四元玉鑑後序中見其所載宋元諸算經始知益古乃蔣氏之書亟爲表章云又序中歷稱博陸李文一撰照臘鹿泉石信道撰鈐經平水劉汝諾撰如積釋鎖絳人元裕之撰細草後人始知有天元平陽李德載撰兩儀羣英集臻兼有地元霍山邢先生頡不高弟劉大鑑潤夫撰乾坤括囊末有人元二門今各書雖不傳亦可見宋元時從事於斯者不少測圓海鏡有鈐經載此法以弦差幂減丙行差幂復以丙行乘之爲實以差率幂爲法之語所謂鈐經者當卽石信道之所撰歟

朱世傑字漢卿號松庭寓居燕山不知何許人著四元玉鑑三卷總二十四門凡二百八十八問卷首列開方演段諸圖凡四一曰今古開方會要之圖取古梯法七乘方以正者爲從負者爲益明廉隅進退之旨二曰四元自乘演段之圖謂凡習四元者以明理爲務必達乘除升降進退之理乃盡性窮理之學因立句三股四弦五黃方二爲問併之得一十四步自乘爲幕計一十六段共一百九十六步考圖認之其理自明三曰五和自乘演段之圖謂凡句股之術出於圓方圓徑一而周三方徑一而匝四伸圓爲句展方爲股共結一角斜弦適五句股之所生也今言五和者句股和句弦和股弦和弦和和弦較和併之得四十二步自乘得一千七百六十四步共爲二十五段也四曰五較自乘演段之圖謂算中元妙無過演段學者鮮能造其微前明五和次辯五較自知優劣也其五較者句股較句弦較股弦較弦較較弦和較併之得十步自乘得一百步亦共爲二十五段次則假令四問其立天元曰一氣混元天地二元曰兩儀化元天地人三元曰三才運元天地人物四元曰四象會元校正者爲臨川鍾煜字叔明號琴屋前有大德癸卯上元日臨川前進士莫若序末有大德登科二月甲子諱納心齋祖願季賢父序各一首咸謂世傑以數學名家周游湖海二十餘年四方之來學者日衆因發明九章之妙以淑後學其法以元氣居中立天元一於下地元一於左人元一於右物元一於上陰陽升降進退左右互通變化乘除往來用假象真以虛間實錯綜正負分成四式必以寄之剔之餘籌易位消而和會以成開方之式上卷六門曰直

段求源曰混積問元曰端匹互隱曰廩粟迴求曰商功修築曰和分索隱中卷十門曰如意混和曰方圓交錯曰三率究圓曰明積演段曰句股測望曰或問歌彖曰菱草形段曰箭積交參曰撥換截田曰如像招數下卷八門曰果垛疊藏曰鎖套吞容曰方程正負曰雜範類會曰兩儀合轍曰左右逢元曰三才變通曰四象朝元計自直段求源以迄雜範類會凡二十門悉以天元爲術惟或問歌彖第九第十兩問兼立地元又第十二問兼立三元要皆不出九章範圍如商功修築句股測望方程正負三門雖仍九章舊名而精深祕奧則又過之其端匹互隱廩粟迴求二門寓粟米如意混和一門寓借衰菱草形段果垛疊藏如像招數三門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積問元明積演段撥換截田鎖套吞容五門寓方田少廣諸法又和分索隱一門約分命分也方圓交錯三率究圓箭積交參三門定率而兼交互也至於或問歌彖雜範類會二門各自爲法一則寄諸歌詞一則編成雜術均有似乎補遺大旨有淺有深以加減乘除開方帶分六例爲問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略之其縝難者詳之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圓明積演段之反復互求是已末後四門言地元者兩儀合轍左右逢元二門言人元物元者三才變通四象朝元各一門惟通體但有開方實方廉隅諸數不詳乘除升降正負相消之法歷於假令四問各具細草撮其大綱列今式云式三元式物元式前得後得左得右得以及內二行外二行諸式并和會配合互隱通分別消易位以見例先是世傑於大德己亥時訓導初學欲

其演熟乘除加減編集算學啓蒙三卷。自乘除加減求一穿輞反覆還源，以至天元如積，總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問。卷首總括一卷，首釋九數，如一一如一二如二二如四之類。次載歸除歌括，如一歸如一進見一進成十二，添作五之類。謂古法多用商除，爲初學者難入。則後人以此法代之。再次則斤下留法，明縱橫訣大小數諸率，暨斛斗斤秤端匹田畝各起率。古圓率微率密率，明異名正負乘除開方等法，一一詳列。上卷八門，曰縱橫因法，曰身外加法，曰留頭乘法，曰身外減法，曰九歸除法，曰異乘同除，曰庫務解稅，曰折變互差。中卷七門，曰田畝形段，曰倉圃積粟，曰雙據互換，曰求差分和，曰差分均配，曰商功修築，曰貴賤反率。下卷五門，曰之分齊同，曰堆積還源，曰盈不足術，曰方程正負，曰開方釋鎖。大率由淺入深，初不外乎九章。然視九章則加精較。王鑑則便於初學。二書互有新義。如謂平除長爲小長，長除平爲小平，小積恆爲一步。又困周四而三卽球周，又倍斜爲廣，二方一斜和爲長，長廣相乘爲方五斜七，八角田積，若倍弦爲廣，句股弦和爲長，長廣相乘卽句三股四八角田積之類。又有求三角四角嵐峯形及四角落一三角撒星更落一形諸法，尤爲獨得。其論之分曰：但有除分者，餘不盡之數不可棄之，棄之則不合其源，可以爲之分。言之之分者，乃乘除往來之數，還源則不失其本也。故九章設諸分於篇首者，爲何？謂之分者，乃開算之戶牖也。緣其義闊遠，其術奧妙，是以學者造之鮮矣。故張邱建有云：不患乘除之爲難，而患通分之爲難。是也。且合減課分之術，乃羣其母而齊其子。母法子實而一平分者，母互乘子。

副併爲平實母相乘爲法以列數乘未併者各爲列實以列數乘法減多益少而平經分者錢爲實人爲法而一重有分者同而通之乘分者子相乘爲實母相乘爲法而一約分者治數之繁也設有四分之二減而言之卽二分之一也可約則約可半則半比類前問欲買馬五十六匹已買二十一匹問幾分中買訖幾分答曰八分中買三分也其於開方釋鎖門有直積有長平和題下論天元一術曰案此以古法演之和步自乘得八千四百六十四乃是四段直積一段較幕也列積四之得八千二百八減之餘有較幕二百五十六爲實以一爲廉平方開之得較一十六步加和半之得長長內減較卽平也今以天元演之明源括法省功數倍假立一算於太極之下如意求之得方廉隅從正負之段乃演其虛積相消相長而脫其真積也余故於逐問備立細草圖其縱橫明其正負使學者粲然易曉也四元玉鑑算學 啓蒙赤水遺珍

論曰漢卿在宋元間與秦道古李仁卿可稱鼎足而三道古正負開方仁卿天元如積皆足上下千古漢卿又兼包衆有充類盡量神而明之尤超越乎秦李兩家之上其菱草形段如像招數果垛疊藏各問爲自來算書所未及郭太史援時草平立定三差所謂垛積招差者殆通乎此祖氏序謂二書相爲表裏不其踐歟蓋當時競言天元之學推其源實出於衰分雖同爲假借之算而衰分所借者爲今有之見數天元所借者爲所求之間數見數實而問數虛故衰分較易若天元者旣爲問數祇可互爲隱伏不容交相雜廁故必立之於太極見數下使其有所區別以求同數之兩式尤必使兩式之正負各異庶於錯綜參

伍中消成一段，俾隱伏之間數立見。所謂如積求之者，凡數之相乘或自乘，皆謂之積。凡題必有兩見數，或如題用定率得積，或如題用加減乘除得積，以兩見數各演一式，其正負自必不同。譬之題有三四兩數，以八乘三，同於以六乘四，均得二十四是已。故同一弦幕也，有以和幕內減倍直積爲式，有以較幕內加倍直積爲式，兩式雖同，兩式之爲和較爲正負則互異。其法又有類於盈不足術。假令令之兩式，惟假令令之兩式消後一行，僅得實法兩層。天元兩式消後一行不盡，爲實法兩層。其階級重重，率由屢乘所得，故又假借爲實方廉隅諸數，而以開諸乘方法御之地元，則於天元所假借之一算外，復別假一算。此一算既不可使之與太極天元相混，故旁立於太極之左。其兩式相消後，尙有綴附者交隣於其側，不成一行，不可爲開方之段，必更尋一同數之式以相消，使三式化爲兩式，兩式終歸一行。譬之三四相乘，倍之亦得二十四，句股二幕相併，亦爲弦幕是已。此兩式因一由題中今有數所成，故曰今式。一由云數所成，故曰云式。用以作記耳。至於三元四元，不過多一元，則多一假借之算，亦多一同數之式。凡二元二式三元三式四元四式，悉如方程之二色三色四色互通齊同相當，直除其或上下左右不能升降進退者，則又剔而自乘，務使或升或進齊同相當。所謂剔而自乘者，譬之三四相乘爲一十二，若三自乘爲九，四自乘爲一十六，以九與一十六相乘，初不異夫一十二自乘之爲一百四十四。此中之變化莫測，自然而然可謂別具神奇，曲盡妙理。是誠算學中最上乘也。惜唐荆川梅文穆諸公，未經深究，錯會厥

旨漫以術士祕其機械訾之致二書并佚。阮相國在浙時獲大德本四元玉鑑而以未見啓蒙爲憾。近士琳又訪獲朝鮮重刊本算學啓蒙。因仿論語皇侃疏七經孟子考文傳自日本例校刊行世。并玉鑑一書亦爲補撰細草刊布。將見漢卿之書不難人人通曉。士琳亦不憚以平易之語反覆詳明引申取譬導其先路。實欲斯文未墜絕學復昌是所望也。

趙城

趙城字元鑄。維揚人。爵位無攷。當元大德時。曾從朱世傑學算。并先後爲代刊算學啓蒙四元玉鑑二書。其序刻算學啓蒙曰。嘗觀水一也。散則千流萬派。木一也。散則千條萬枝。數一也。散則千變萬化。老子曰。數者一也。道之所生生於一。數之所成成於九。昔者黃帝氏定三數爲十等。九章之名立焉。周公制禮作爲九數。九數之流。九章是已。夫算乃六藝之一。周之賓賢能教國子。此九數也。歷代沿襲。設科取士。魏唐間算學尤專。如劉徽之注九章續撰重差淳風之解。十經發明補問。博綜精微。一時獨步。自是厥後科目既廢。算學罕傳。信如是也。則計租庸調。何術可憑。步數崎殘。若爲銷耗。米穀正耗。何由剖析。是猶拾重句而欲測海。去寸木而欲量天。多見其不知量也。燕山松庭朱君篤學九章。旁通諸術。於寥寥絕響之餘。出意編撰算書三卷。分十二門。立二百五十九問。細草備辭。置圖折體。訓爲算學啓蒙。其於會計租庸田疇。經界盈繙隱互正負方程開方之類。已足以貫通古今。發明後學。卷末一門。立天元一算。包羅策數。靡有

子遺明天地之變通，演陰陽之消長，能窮未明之明，克盡不解之解，索數隱微，莫過乎此。是書一出，尤爲算法之標準。四方之學者歸焉，將見拔茅連茹，以備清明之選。云序成於大德三年己亥七月既望，算學  
四元  
玉鑑

論曰：吾鄉之通算學者，陳泗源先生以前，則罕得其人。元鎮之學，雖無由得窺深淺，然觀祖氏所稱爲博雅之士，成始成終，好事之德，奚可限量一語？是其人已可概見。又漢卿嘗游廣陵，學者雲集，元鎮亦自稱學算，斯亦吾鄉古事所當摭入，郡乘者焉。



# 疇人傳卷第四十八

國朝補遺四

甘泉羅士琳續補

明安圖子明新

明安圖字靜庵，蒙古正白旗生員。官欽天監監正，受數學於聖祖仁皇帝，故其所學精奧異人。曾預修御定考成後編，御定儀像考成，因西士杜德美用連比例演周徑密率，及求正弦正矢之法，知其深藏，而不可不求甚解。積思三十餘年，著割圓密率捷法四卷。一曰步法，於杜氏三法外，補創弧背求通弦求矢法，仍杜氏原法，但通加一四除耳。又弦矢求弧背並通弦矢求弧背六法，合杜氏法共成九術。其弦求弧背者，以弦爲連比例二率，半徑爲一率，求得三四六八諸率，以一三五七九之五數各自乘，爲屢次乘數。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相挨，兩兩相乘，爲屢次除數。卽用二率爲第一得數，復置四率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置六率以第一第二乘數乘之。第一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置八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數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如是累求，至所得數祇一位而止。乃併之，卽所求之弧背也。矢求弧背者，倍正矢爲連比例三率，亦以半徑爲一率，求得五七九十一諸率，以一二三四五之五數各自乘，爲屢次除數。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相挨，兩兩相乘，爲屢次除數。卽用三率爲

第一得數復置五率以第一乘數乘之第一除數除之爲第二得數又置七率以第一第二乘數乘之第一第二除數除之爲第三得數又置九率以第一第二第三乘數乘之第一第二第三除數除之爲第四得數如是累求至所得數祇一位而止乃併之與半徑相乘爲實開平方卽所求之弧背也如通弦求弧背亦各加一四除矢求弧背則三率又多加一四因更別增創餘弧求弦矢餘弦矢求本弧及借弧與正餘弦互求四術二曰用法以角度求八線及直線弧線三角形邊角相求共設七題謂今之法所以密於古者以其能用三角形也然三角形非八線表不能相求惟用此法以之立表則甚易以之推三角形則不用表而得數與用表者同三四兩卷曰法解皆闡明弦矢與弧背相求之根其法先以一分弧通弦求二分全弧通弦之數次以一分二分弧通弦求三分四分全弧通弦之數以一分三分弧通弦求五分全弧通弦之數又因二分五分相乘得十分十分自乘得百分十分百分相乘得千分十分千分相乘得万分遂以半徑爲一率一分弧通弦爲二率各如相乘之率數求得十百千萬諸分弧率數比例得弧背求通弦應減四率二十四分之一加六率八十分之一減八率一百六十八分之一加十率二百八十八分之一減十二率四百四十分之一加十四率六百二十四分之一減十六率八百四十分之一各四歸之則二十四得六爲二三相乘數八十得二十爲四五相乘數一百六十八得四十二爲六七相乘數二百八十八得七十二爲八九相乘數四百四十得一百一十爲十與十一相乘數六百二十四得一百五十

六爲十二與十三相乘數，八百四十得二百一十爲十四與十五相乘數，故以二三四五六七八九等數，兩兩相乘爲屢次除數。又以通弦求得二率一分多四率，一分六率，九分八率，二百二十五分十率，一萬一千二十五分十二率，八十九萬三千二十五分十四率，一億八百五萬六千二十五分得後率分數爲實，各遞降二等，使二率降爲四率，四率降爲六率，得前率分數爲法，以法除實得四率一分爲一自乘數，六率九分爲三自乘數，八率二十五分爲五自乘數，十率四十九分爲七自乘數，十二率八十一分爲九自乘數，十四率一百二十一分爲十一自乘數，十六率一百六十九分爲十三自乘數，故以一三五七九等數各自乘爲屢次乘數，次如求通弦法，求得十百千萬諸分弧正矢率數，比例得弧背求正矢應減五率十二分之一加七率三十分之一減九率五十六分之一加十一率九十分之一減十三率一百三十二分之一加十五率一百八十二分之一減十七率二百四十分之一而十二爲三四相乘數，三十爲五六相乘數，五十六爲七八相乘數，九十爲九與十相乘數，一百三十二爲十一與十二相乘數，一百八十二爲十三與十四相乘數，二百四十爲十五與十六相乘數，故以三四五六七八九十等數，兩兩相乘爲屢次除數，又以正矢求得五率一分多七率四分，九率三十六分，十一率五百七十六分，十三率一萬四千四百分，十五率五十一萬八千四百分，十七率二千五百四十萬一千六百分爲後率分數，各遞降二等爲前率分數，如前通弦法，除得五率一分爲一自乘數，七率四分爲二自乘數，九率九分爲三自乘數。

十一率十六分爲四自乘數。十三率二十五分爲五自乘數。十五率三十六分爲六自乘數。十七率四十  
九分爲七自乘數。故以一二三四五等數各自乘爲屢次乘數。書未成而卒。子新齋算學方立遺書。

明新字景臻。安圖之季子。習父業。充食俸。生時安圖病且革。以所著捷法授之。新遵父命。與門下士共續成之。論曰。杜泰西三法。見於梅文穆公赤水遺珍。而其所以立法之原。乃無一語道及。且祇立乘除之數。但云截去末八位。藏匿根數。秘而不宣。致汪孝豐廣文集誤詆其數爲偶合。今觀靜庵之法與解。始知杜氏法原蓋用連比例術。以半徑爲一率。設弧共分爲二率。二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三率。以二率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四率。由是推之。三率自乘。一率除之得五率。二率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得六率。三率五率相乘。一率除之得七率。循序而進。雖至億萬率。胥如是也。文穆之謂以設弧共分自乘爲屢乘數。卽二率之自乘也。其截去末八位者。卽一率半徑之省除法。因半徑爲一千萬一歸不須歸。故截位以代除。設半徑爲一萬。則所截去者爲末五位。而非八位。或半徑不盡爲一之整數。則又非除不可。此布算者所宜辨明也。西法之妙。莫捷於對數。以其用加減代乘除。而對數之用。莫便於八線。以八線之積數過多。運算匪易。用對數則一加一減。卽得弧度。不復更用乘除。考對數之由來。亦起於連比例。又安知當日立八線表時。不暗用此法推算邪。然則彼之所謂六宗三要。累求句股者。殆飾詞耳。特張大其說。故作繁難。以炫異欺愚。在好事者不覺墮其術中。靜庵之作是解也。其始本欲發其自得之義。相與抗衡。可謂能自樹立。其

子又克繼父志，不墜家聲。方之古人，洵堪與北齊祖沖之父子媲美。昔祖氏以綴術求割圓密率，至今推爲最尤。今靜庵以連比例求密率捷法，綴術雖不傳，而連比例之屢乘屢除，繹其名義，似有近乎綴術之遺，卽謂之爲明氏新法也可。

### 陳際新

陳際新字舜五，宛平生員。祖籍福建，官靈臺郎，爲監正。明安圖高弟，安圖歿後，以割圓密率捷法未竟之稿，命續。際新尋緒推究，質以平日所聞而授之言，越數年至乾隆甲午始克成書。其序略曰：「凡解有因法而得者，有不因法而得者。因法而得者，法如是解如是止也。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不因法而得，何以有是解乎？蓋其初非爲法解也。亦欲自立一法與前法並行，及深思而得之，乃與作者謬合，遂以爲是法之解。故法如是，而解之曲暢旁通，不止於如是也。先生初聞杜泰西圓徑求周弧，背求弦求矢之法，欲自立一法以觀其同異，因思古法有二分弧法，西法又有三分弧法，則遞分之亦必有法也。由是思之，遂得五分弧及七分弧，次列三分弧、五分弧、七分弧三數觀之，見其數可依次加減而得。遂加減至九十九分弧，然其分數皆奇數也。又思之，遂得二分弧，依前法遞推至四分弧、六分弧，加減至百分弧，則偶數亦備矣。然猶分而不能合也。又思之，奇偶可合矣。然逐層求之，數多則繁。若累至千萬分，猶未易也。又思之，其數可超位而得，則以二分弧、五分弧求得十分弧，以十分弧求得百分弧，以百分弧求得千分弧。

以十分弧千分弧求得萬分弧，既得百分弧千分弧萬分弧三數，然後比例相較，而弧矢弦相求之密率捷法，於是乎成。及其成也，與杜泰西之法無異。遂以是爲解焉。豈非不因法而得者乎？今觀其解，初若與本法絕不相侔，及循序而進，而其法之必由乎此，又有確然無可疑者。至於設一術，取一數，反覆求之，諸法皆立，而其用未盡，誠所謂法如是解，不止於如是也。際新親承指授，且不敢違遺命，今輯其解並述其意云。

割圓密率捷法

張肱

張肱字良亭，寶應人。以諸生由博士陞夏官正，終戶部主事。與陳際新齊名，同受業於監正明安圖。與際新同續割圓密率捷法，相與討論推步校錄，際新極爲稱道。推許割圓密率捷法。

論曰：自元大德時朱松庭游廣陵，學者雲集。其時有趙元鎮者代刊其書。國朝又有陳泗源先生蒙聖祖仁皇帝指示算學，若良亭者，則又從明監正而監正亦得算法于聖祖仁皇帝者也。至今良亭後裔世業疇人，引而勿替。外此如焦君里堂、楊君竹廬、大壯皆精九數。近來朱氏二書既復昌於廣陵，而捷法亦爲岑君紹周建功校刊。岑雖天長人，若援寓公之例，亦得附郡人之列，然則曆算之學，吾鄉可謂盛矣。

孔廣森字衆仲，號搢約，又號禪軒，曲阜人。故衍聖公傳鐸之孫也。生而穎異，年十七舉於鄉。乾隆三十六

年成進士官檢討丁內艱陳情歸養築儀鄭堂讀書其間蓋心儀鄭氏學云旋遭家難以父所著書爲族人所訟將西戍塞外扶病走江淮河洛間稱貸四方納贖餽父因之獲宥未幾居大母與父憂竟以毀卒年三十有五少曾師事休寧戴震因得盡傳其學及官翰林與窺中秘得見王孝通緝古算法秦九韶數學九章李治益古演段測圓海鏡諸書由是精研九數學益大進因梅宣城少廣拾遺但有平方立方廉隅圖至三乘方以上則云不能爲圖反覆搜索獨抒新意取幕積變爲方根使諸乘皆可作平方觀假圖明數構諸乘方廉隅圖俾學者知方廉稠疊之所由生又因舊法割圓弧矢用徑一周三古率立天元一以三乘方求矢蓋古率本胸故背弦之差雖非真差借而取矢適得真矢若依密周八分之一設半弧背七八五三九有奇所得之矢轉大矣於是別立新法分爲四例其一曰弧幕自之以徑一有半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爲大弧幕在圓幕五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二曰三因弧幕自之以半徑之二十七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爲弧幕在圓幕十五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三曰五因弧幕自之以半徑之八十一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爲弧幕在圓幕三十分之一以上者通此例其四曰七因弧幕自之以全徑之八十倍除之開立方得矢凡爲諸小弧幕不及圓幕三十分之一者通此例又因秦氏方斜求圓術及算經商功章求方亭術引申推演廣秦氏得四術補斛方得二十五問著少廣正負術內外篇六卷內篇以平立三乘方諸開法分上中下三卷外篇卷上曰割圓弧矢曰新設三角法曰方田雜法曰推秦氏方斜求

圓算草曰堆塚卷中句股和較難題曰句股幕難題曰句股邊幕相求難題曰句股容方難題曰句股中長難題曰句股不同式難題卷下曰解方補問末附訂正算法統宗求築隄法一則要皆發前人所未發其餘所著書尚多鄭軒孔氏所著書漢學師承記校禮文堂集

論曰鄭軒生自聖裔兼有師承宜乎學貫天人矣所學戴禮春秋兼精通六書九數駢體尤似六朝其所創割圓四例在明氏捷法未顯之先亦不爲無補其年甫逾三十而所學無所不通一藝之分他人白首不能到有聞一知十之詣矣

博啓

博啓字繪亭滿洲正白旗人乾隆中官欽天監監副嘗因句股和較之術前人論之詳且賅矣獨句股形中所容之方邊圓徑垂線三事尚缺而未備爰以三事分配和較瓶法六十惜其書未刊寢沒無聞今所傳者唯有方邊及垂線求句股弦一題法用平行線剖容方幕爲四小句股形借垂線爲小句股和借方邊爲小弦求小句小股以小股與垂線比若方邊與句比以小句與垂線比若方邊與股比以小股與股比若方邊與弦比道光初方履亨官監正時每拈此題課士句股容三事拾遺方監正說

論曰曩者聞方慎菴監正履亨言繪亭監副有是法失傳因仿監副遺法用平行線剖半圓徑幕爲四小句股形以半圓徑減垂線餘借爲小句股和借半圓徑爲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垂線若半圓徑

比句以小句比垂線若半圓徑比股以小股比股若半圓徑比弦又以半圓徑減方邊得較用平行線剖較幕爲四小句股形借半圓徑爲小句股和借較爲小弦求得小句小股以小股比半圓徑若方邊比句以小句比半圓徑若方邊比股以小股比股若較比弦用補監副之佚復立天元一術爲演得三事和較六十題兼增立天地兩元爲廣例二十五術撰句股容三事拾遺四卷更試變通其法御以八線取方邊用方斜率求得容方中之斜線以垂線爲一率半徑爲二率斜線爲三率求得四率爲正割檢八線表得度用與四十五度相加減得垂線所分之大小兩弧副以半徑爲一率垂線爲二率小弧正割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句如以大弧正割爲三率求得四率爲股又如以大小兩弧之兩正切爲三率求得四率爲大小兩弧之兩弦分相并得弦餘二題仿此其得數雖同而尾數究有奇零以八線表所列之數至單位止單位以下乘其餘分故不能如句股與天元所得之數密合或有妄詆天元術不能馭三角和較者此徒泥西法不知天元之妙者也抑知天元判於宋元之間其時安能逆知西法之有三角形而預爲立法乎要在學者善爲會通耳試設平三角形有一角而角在兩邊之中有大邊與對邊和有小邊與對邊和求三邊及垂線此西人常法所不能御者若立天元一術則任求何邊或和數或較數皆一平方即得然則天元之與西法其優劣可由此見矣

許如蘭

噶人傳 國朝

許如蘭字芳谷全椒人乾隆三十年舉人四十六年大挑知縣分發福建親老改江西歷任浮梁上猶新建縣事丁憂服闋赴福建題補候官未履任會痘氣發病卒如蘭性敏於書無所不讀皆究心精妙於曆算始習西法通薛鳳祚所譯天步真原天學會通時同縣山西寧武同知吳烺受梅文鼎學于劉湘煃如蘭因並習梅氏曆算全書又于乾隆四十年夏謁戴震于京都受句股割圓記四十四年秋謁董化星於常州戴緝古算經十書而董則專業薛氏者也于是兼通中西之學嘗謂其弟子胡早春曰古人以句股方程列于小學童而習之人人能曉今則老宿不能通其義一則時尚帖括句股視為不急之務再則習爲風雅不屑持籌握算效疇人子弟之所爲噫過矣又爲士大夫不精弧矢之術雖識天文之秘無益也疇人算工不明象數之理雖擅步算之能仍無益也著有乾象拾遺春暉樓集諸書今多散佚其存者有書梅氏月建非專言斗柄論後曰竊以太陽右旋一度隨天左旋一周故謂之日歷二十九日奇日與月會故謂之月歷三百六十五日奇日與天會故謂之歲但日與月會月有晦朔弦望人所易曉日與天會天體渾淪無可識認古人不得已卽以恆星爲天以誌日躔恆星積久而差冬至日躔不在原宿始立歲差歲差之法古謂恆星不動而黃道西移今測普天屋座皆動其經緯之度不隨赤道運轉而順黃道東移故謂黃道不動而恆星東行與七政同一法然則黃道與歲並無差也歲與黃道旣無差冬至子正太陽躔箕一度次日子正躔箕二度自黃道言則謂太陽右旋進一度自赤道言則謂天左旋一周又過一

度蓋時刻定於太陽之加臨。今日子正太陽加臨于正北。明日子正太陽復加于正北方。謂之一日。若以赤道爲主。赤道箕一加于正北。明日赤道箕一雖到正北。而太陽仍在其西一度餘。俟太陽行到正北。而赤道又東過一度矣。東過一度。謂之一日。東過三十度。謂之一月。天道左旋。自子而丑。以至于亥。復至于子。太陽右旋。自子而亥。以至于丑。日與天會。方成一歲。由是觀之。太歲月建。皆法天道之左旋者也。故自子至丑。以周十二辰二十八宿。皆隨黃道之右旋者也。故由角而亢。以周十二次。且古人以中數爲歲。朔數爲年。上古氣朔同日。故月建起于節氣。而不起于中氣。日躔過宮。起于中氣。而不起于節氣。起于節氣。故曰冬至子之半。起于中氣。故曰冬至日躔星紀之次也。然則一歲十二建。乃天道左旋經歷十二辰。故謂之月建。此萬古不易者也。斗柄所指分位不真。且恆星東移。積久有差。辨之誠是也。但古人云。斗爲帝車。斟酌元氣而布之四方。又曰招搖東指。天下皆春。不過言天道左旋。無跡可見。順時布化。斗柄有象可微爾。拘泥其詞。則惑矣。其說歲差曰。宗動挈諸天而行者。左旋之天也。每曰一周。循赤道西行。七政恆星。莫不齊同。恆星七政東行者。右旋之天也。或一月一歲而一周。或數年數十年數百年而一周。循黃道東行。參差不一。然赤道左旋。黃道右旋。同出一時。並非兩候。但赤道之左旋甚速。每日能周三百六十度。黃道之右旋甚遲。每日七政。或行數分。或行數十分。或行一度。或行數度。至多如月。不過十三四度而止。至少如恆星一年。方行五十餘秒。又黃赤二道斜交。並非平行。是于左旋至速之中。微斜奉向右耳。日之

于天猶經緯星之于日也。日行至黃道分至節氣之限，則春秋寒暑皆隨之而應。七政躔于各宮，遇各宮燥濕寒溫風雨，則隨恆星之性而應。然則冬夏二至乃黃道上子午之位也。春秋二分乃黃道上卯酉之位也。惟唐虞時冬至日躔虛中，恆星之子中正逢黃道之子中，嗣是漸差，而東周在女，漢在斗，今在箕。黃道之子非恆星之子也。以丑宮初度爲冬至者，因周時冬至恆星已差至丑。古人卽以恆星爲黃道之十二次，故命丑爲星紀。言諸星從此紀也。其實丑乃周時冬至恆星之宿度，並非恆星之子中。今並不在丑，又移至寅十餘度矣。由今箕一上溯古虛五子中共差五十八度，爲年四千餘。此恆星東行之明驗也。其他著論無關曆算者不錄。范景福  
乾象拾遺  
春暉樓集

陳懋齡 范景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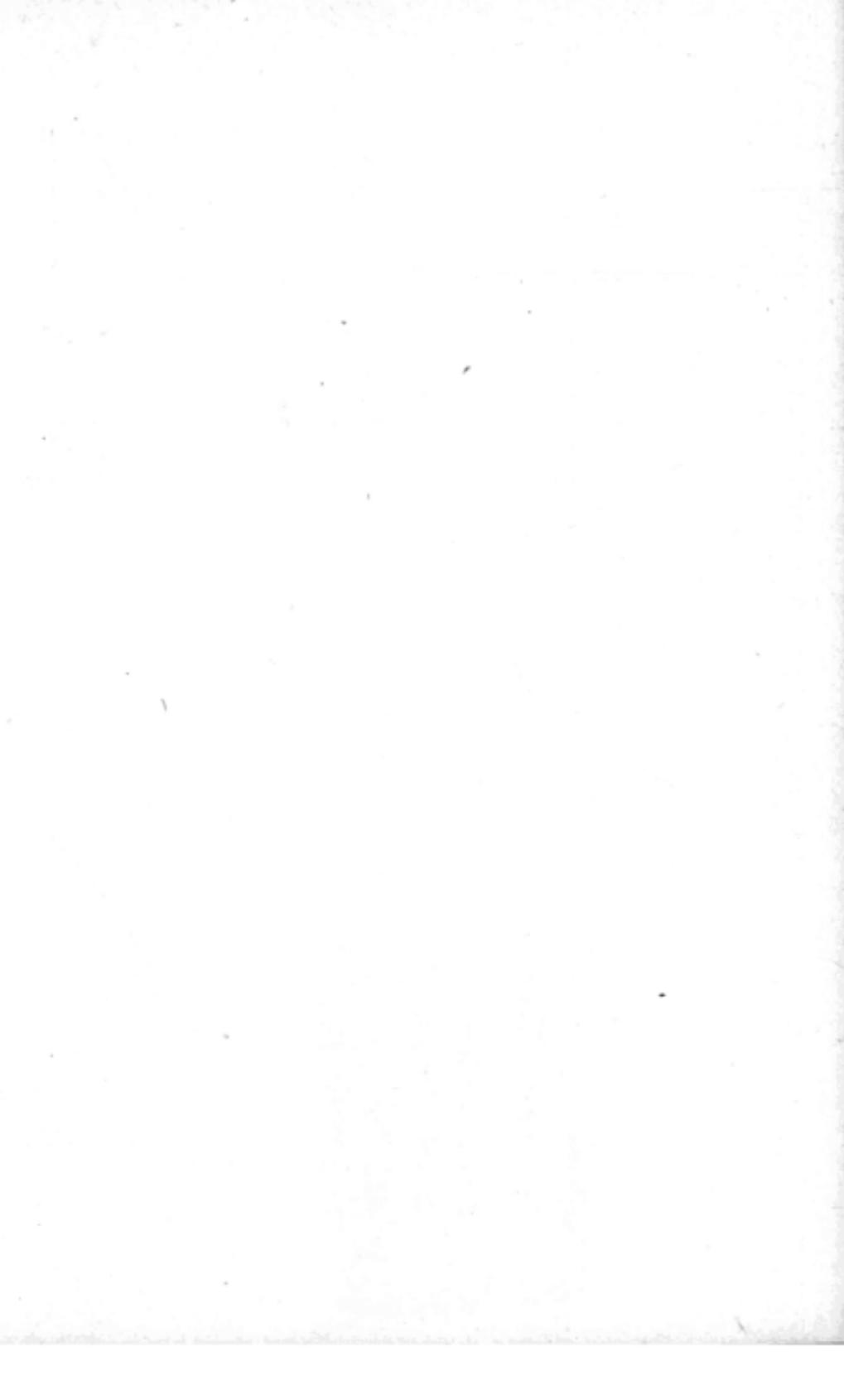
陳懋齡上元舉人，著經書算學天文考，其自序云：唐人試士有明算科，五經算術限以年。今考其書，亦頗易究耳。夫算法至今日始愈密而愈精，然不外堯典中星、周禮致日等項爲測算之根。漢儒掇拾於焜燄之餘，營造渾天，只因孔子有北辰居其所之一句，至孟子言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其自羲和倣擾周幽薄蝕，可考而知。五經算術，於此等處略不議及，何耶？就中惟職方封國、王制開方、魯論乘馬，詳哉言之。然職方鄭注迂誕，王制步畝乖違，魯論千乘畸零難合，讀其書卒難了然於心口。今依恆星東行，詳考歲差，以弧三角視法圖寫渾儀，依郭守敬授時法通考詩書，及於魯隱著爲史表，使學者可依法推步，雖不敢謂

求詳於古於西算亦萬分之一也時嘉慶二年歲在丁巳十月望日細目曰尙書堯典曆象日月星辰考尙書堯典中星說攷大戴禮記夏小正星象考歲差恆星行圖考冬夏致日考渾儀考閏月定時考周禮地中考周禮職方封國考禮記王制開方考魯論千乘開方考魯論北辰北極考史表推步定法夏仲康五載季春秋月朔日蝕考商太甲元祀十二月乙丑距三祀十月二月朔日考周書武成年月考詩十月之交辛卯朔日蝕考春秋魯隱公三年辛酉二月己巳日食考洵足爲考古治經者之一助又范景福字介茲錢塘人以優貢終嘗遵欽定考成前編法推算春秋朔閏日食取上律天時義阮相國名其書曰春秋上律表焦里堂孝廉代阮相國爲之序曰余巡撫兩浙於西湖建詁經精舍祀許叔重鄭康成兩先生選諸生肄業其中諸生能習推步之學者不乏人范生景福其一也歲癸亥生以所步春秋朔閏日食表及說請正於余而乞爲之名竊謂孔子作春秋備天地人三統之學故子思子贊其事曰上律天時下襲水土本欽若以紀四時卽祖述之旨也尊建子書春王則憲章之義也或記司術之過或明伐鼓之非左氏引而申之躍如也其後劉歆姜岌之徒造訂諸術必上驗於春秋杜征南爲左氏學亦因宋仲子十家之法考訂春秋朔閏故不通春秋不足以知術不知術亦不足以通春秋不知術不通春秋不足以紹聖人祖述憲章之志用是命之曰春秋上律表所以嘉范生之能治春秋也且范生之書其善有四焉天文術算之學至本朝而大備天下學者或疑其深微奧祕不敢學習范生習之不十年而能發明如是學者庶

觀而效焉。而知是學之本易明。善之一也。治經者患拘執而不能通。劉氏規過。孔穎達辭而闢之。規者不必俱非。闢者亦難悉當。杜氏於襄二十七年。頓置兩閏。生直言其非。而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爲七月之朔。則稱杜氏爲不可易。揆之於義。是非不詭。庶幾不泥古不違古。爲說經之通。善之二也。疇人子弟。諸其技不能知其義。依法布算。不愆於數。其中進退離合之故。莫之或知。故不能變化以推古經。生之言曰。置閏可移。食限不能移。又謂欲定閏必推中氣。又謂斟酌置閏。以合干支。尤當斟酌置閏。以合食限。於是用平朔不用定朔。用恆氣不用定氣。用食限不用均數。本諸時憲。參之長曆。可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善之三也。奉時憲上考之法。以明春秋司曆之得失。以決三傳之異同。以辨杜氏之是非。以課三統大衍授時。以來上推之疎密。俾學者知聖人作春秋爲本朝時憲之嚆矢。而本朝之制時憲。實爲聖人春秋之脈絡。善之四也。具此諸善。可知生用力之勤。研究之細。其治經也。無學究拘執之習。其治曆也。非星翁術數之求。由此而進焉。固未可量其稅矣。余樂道其書之槩而爲之序。又景福會撰有春秋比月頻食說。其略云。比月頻食。必無之理。經書日食。襄二十一年九月庚戌。十月庚辰。二十四年七月庚子。八月癸巳。皆比月連書。先儒求其義而不得。因謂當時史官失書。事後追憶。疑在前月。又疑後月。不能明確。遂兩存之。又謂當時術者豫推以驗立法疎密。未能準定。先兩書之。及事過而忘。削其一月並誌焉。此一前一後。皆懸擬之辭。不足據也。今以時憲上推定爲二十一年九月庚戌。二十四年七月甲子。以交周入食限斷之。而

究其書十月庚辰八月癸巳之由閻氏百詩嘗謂必有某公某年日食脫簡錯置於此其說最當因詳推二百四十餘年食限得襄公二十六年十一月庚辰日食或當時置閏之殊先後一月文十一年八月癸巳日食二者干支食限皆合引伸閻氏之意而實指之當見許可較懸擬者則有左證矣或謂二百餘年食限多矣豈無偶合然徧檢諸年祇得其一不得其二差堪爲據不然疑事無質直而勿有亦何敢無端置辯也先是景福因見杜氏德美割圓密率九術乃取二簡法中相加相減術變而通之瓶借弧求弦借弦求弧二法其時明氏之書未刊而竟能與之暗合其精思妙悟有如此集求已堂集立方遺書

論曰陳副貢天文考阮相國于道光中刊入學海堂經解中並云其周禮地中考原圖設九圓以解地圓似反支離且外大圓黃赤道既爲大規而小圓上黃赤道又爲直線亦似矛盾因以爲地圓之理本屬易曉不若倣乾坤體義圖爲之較便副貢避其言爰復更定一圖附於原圖之次士琳案副貢歿年無考今據其自序年月在前傳告成之先故編次於補遺末又隱公三年日食考後云別有春秋朔閏交食考茲不具載其考今不傳因與范氏所著之上律表初名略同疑即指范書而言唯副貢用授時術推算與范氏用今法小異究未知是一是二范氏白首窮經究心絕業所著書生前無力刊刻崇明施樸齋明府彥士僅舉其所推隱公元二三年及桓三年四表附梓於施推春秋日食法之後猶得見其一斑云



# 疇人傳卷第四十九

國朝續補一

甘泉羅士琳續補

錢大昕娃侗

錢大昕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先世自常熟徙居嘉定，遂爲嘉定人。年十五爲諸生，有神童之目。乾隆十六年高宗純皇帝南巡，獻賦行在，召試舉人。以內閣中書補用。十九年成進士，授翰林院檢討。淳陸至詹事府少詹事，以丁外艱，慕邴曼容之爲人，遂引疾不出。官贊善時，適西洋人蔣友仁以所著之地球圖說進，奉旨繙繹，並詔大昕與閣學何國宗同潤色。國宗久領監事，精推步，由是大昕時與討論中西諸法，國宗遜謝以爲不及。時休寧戴震亦在朝列，戴故婺源江氏弟子，江精西法，恆曲護西人之短。戴亦不無墨守師說，故大昕致書議之。書略曰：足下盛稱婺源江氏推步之學，不在宣城下。僕惟足下之言是信，恨不卽得其書讀之。頃下榻味經先生邸，始得盡觀所謂翼梅者。其論歲實論定氣大率祖歐羅巴之說，而引而伸之，其意頗不滿於宣城。而吾益以知宣城之識之高，何也？宣城能用西學，江氏則爲西人所用而已。及觀其冬至權度，益啞然失笑。夫歲實之古強而今弱也。漢以前四分而有餘，漢以後四分而不足，而自乾象以至授時，歲實大率由漸而減。此皆當時實測，非由臆斷。故以古法下推，則必後天。由於歲實強

也。以今法上考，亦必後天。由於歲實弱也。楊光輔郭守敬輩知其然，故爲百年加減一分之率以消息之。雖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而以之考古，則所失者鮮。是其術未始不善也。西人之術止實測於今，不復遠稽於古。然其所謂平歲實者，亦復累有更易，則固非以爲永遠可守之歲實也。江氏乃狃爲本無消長之說，極詆楊郭以傅會西人，然史冊所書景長之日，班班可考，難以一人手掩盡天下之目也。於是爲定冬至加減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於是又爲本輪均輪半徑古大今小之說以加之，加之而仍後天也。詞遁而窮，則直斷以爲史誤。毋乃如公孫龍之言減三耳，甚難而實非乎？天道至大，非一時一人之術所能御。日月五星之行，皆有盈縮。古人早知之矣。各立密率以合天行。郭太史之槩積新法之本輪均輪次輪，皆巧算，非真象也。約加減之數，而假象以爲立算之根，合則用之，小不合則增減之，大不合則棄之。本無輪也，何有於徑？本無徑也，何有於古大而今小？且夫兩輪半徑之數之減也，西人固疑其初測之未合而改之，非定以爲古多今少之率也。就如江說，兩半徑古大而今小，則仍是楊郭之百年消長之法，以矛盾其何說之辭。夫以兩春分考歲實，較之兩冬至爲近，然小餘二四二一八七五者，回回之舊率，而地谷所用也。崇禎時嘗改爲二四二一八八六四矣。今則又改爲二四二三三四四二矣。只此百年之中，西士已不能守其舊率，而江欲以地谷所用之數上考千載以前，謂必無消長也，有是理乎？本輪均輪本是假象，今已置之不用，而別剏一橢圓之率，橢圓亦假象也。但使躔離交食推算與測驗相準，則言大小輪可。

言椭圓亦可，然立法至今未及百年，而其根已不可用。近推如此，遠考可知。而江氏取其已棄之筌蹄，爲終古之權度，其迂闊亦甚矣。西士之術，固有勝於中法者，習其術可也，習其術而爲所愚弄，不可也。有一定之丈尺，而後可以度物，有一定之衡石，而後可以權物，今江所持以衡量者，有一定乎？無一定乎？言平歲實，則其數可多可少也。言最卑行，則其行忽遲忽疾也。言輪徑差，則借象而非真象也。以槩爲日，而詆義和以錐指地，而嗤章亥持江氏之權度，以適市，必爲司市所撻矣。向聞循齋總憲不喜江說，疑其有意抑之，今讀其書，乃知循齋能承家學，識見非江所及。當今學貫天人者莫如足下，而獨推江無異辭，豈少習於江而特爲之延譽耶？抑更有說以解僕之惑耶？其議論持平，隨意抒寫，絕無齷齪之氣，鶴突之語，聱牙詰屈之文，類如此。生平博極羣書，兼擅衆妙，不專治一經，而無經不通，不專攻一藝，而無藝不精。凡經史文義，音韻訓詁，歷代典章制度，官制氏族，里居官爵事實，年齒古今，地里沿革，金石畫像篆隸，以及古九章算術，迄今中西曆法，無不瞭如指掌。其是非疑似，人不能明斷當否者，皆確有定見，著術滿家，不勝枚舉。嘗取算術二十四條，演爲答問，其第一問，左傳絳縣人甲子，二問史記太初元年，名焉，逢攝提格，太初之元，當是甲寅，而漢志以爲丙子，三問續漢志太史令虞恭等議，以太初元年歲在丁丑，四問古人以歲星所在紀歲，不以干支紀歲，五問淮南以咸池爲太歲，與他書不同，六問一行亦號知曆，其言秦顓頊曆元起乙卯，漢太初曆元起丁丑，推而上之，皆不值甲寅，七問太陰太歲，潤而爲一，始於東漢，亦有證。

乎。八問張晏注漢書楊雄傳云太陰歲後二辰也。張守節注史記貨殖傳亦同。今云歲陰在太歲前二辰似不相合。九問鄭康成注周官馮相保章氏十有二歲以歲爲太歲。十問堪輿八會之名。十一問淮南刑德七舍與太陰在甲子刑德合東方之說如不相蒙。十二問乾象推卦用事日算例。十三問郎顗亦傳六日七分之術者。十四問五歲再閏與十九年七閏之率孰密。十五問乾象推月行術。十六問宋楊忠輔統天術其求汎積也必減氣差何故。十七問氣差氣積差之數何以各別。十八問統天術積日既從上元冬至甲子起算其求天正經朔何以又減閏差之數。十九問統天授時之歲實既同又均用百年消長率乃至郭氏離爲六段。二十一問授時術象限有二其推日躔何以不用周天象限而用周歲象限。二十二問西法有太陽每日平行之率以歲周除天周得之。二十三問泰西推日躔有最高卑之行其說有本乎。二十四問賈公彥不通算術何以知之以上諸問悉皆考核精詳各具神解又嘗辨歲星太歲及歲陰太陰謂太歲與歲星皆有超辰之率歲星自丑而子右行於天太歲自子而丑左行於地歲星在丑則太歲在子歲星在子則太歲在丑推之十二次皆然故鄭康成周禮注云歲謂太歲歲星與日同在丑斗所建之辰如歲星在丑十一月與日同在丑斗建子太歲在子之類是也若淮南則言太陰史公則言歲陰太陰即歲陰也歲陰亦超辰而常在太歲後二位徐廣注史記云歲陰在寅左行歲星在丑右行天文訓云太陰

在寅歲名攝提格太陰在卯歲名單闕之類皆謂太陰非太歲也歷舉國語伶州鳩武王克商歲在鹑火呂氏春秋維秦八年歲在涒灘淮南天文訓元年太乙在丙子以證之又謂漢志述太初改元事既云復得闕逢攝提格之歲又云太歲在子則當時實以太陰紀年而別有太歲昭然乃自太初而後以太陰紀年者僅見於天官書甲子篇而劉歆三統術無推太陰法卽翼奉封事亦似以太陰當太歲則自太初改憲而闕逢十名攝提格十二名移於太歲相承已久稚讓魏人安得不云爾乎蓋三統術太歲與歲星恆相應歲星起星紀百四十四年而超一次太歲起丙子亦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凡千七百二十八年而周十二辰是爲歲星歲數孔穎達春秋正義云三統以庚戌之歲爲太極上元則已昧其根本惟歲星超辰不能不用服虔龍度天門之說者以昭十三年歲在大梁與三十二年越得歲二文非用超辰便多齟齬耳因著三統術衍三卷其自序略云古曆家言傳於漢者六家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是也劉向作五紀論論次六家是非漢末宋仲子以世所傳夏周二術與藝文志所記不同更定真夏真周曆杜預據此數家以考驗春秋至唐一行大衍議稱春秋經傳朔晦與周曆合者多周齊晉事與殷曆魯曆合者多宋魯事宋崇文院檢討劉羲叟撰長曆推漢初朔閏兼存顓頊殷二術則諸書唐宋時猶存而今並無之矣漢太初曆班志亦不著其術史記所述甲子篇乃張壽王所治之殷曆非太初本法也古術之可考者當以三統爲首三統之術本之太初又追前世一元五星會牽牛之初以爲太極上元參之易象以窮其源微

之春秋以求其驗班孟堅以爲推法密要服子慎韋宏嗣亦取其說以解春秋內外傳顧古今注漢書諸家於曆術未有詮釋者隋書經籍志有亡名氏推漢書律曆志術一卷舊唐書經籍志有陰景倫漢書律曆志音義一卷今俱亡傳予少讀此志病其難通比歲粗習算術乃爲疏通其大義并著算例釐爲三卷名之曰三統術衍蓋祇就本法論之其法之密與疎固不暇論及也志文間有譌舛相與商酌校正則長洲褚君寅亮之助實多凡所審定悉標舉各注句下如易九尾句謂九尾當作无妄蓋字形相涉而誤劉淵林注吳都賦引作无妄谷永傳遭无妄之卦運直百六之災隕又如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句謂蔡邕月令章句日至其初爲節至其中爲中氣此文蓋脫去爲中二字又如東九西七乘歲數并九七爲法得一金水晨夕歲數句謂金水晨見在東方夕見在西方約其率晨見十六分之九夕見十六分之七又如推月食句謂古以日食爲災所以重天變警人君詩云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春秋書日食不書月食術家有推月食之術不及日食皆是也其實推日食卽同月食又如四分上元至伐桀十三萬二千一百一十三歲其八十八紀甲子府首入伐桀後百二十七歲句謂此四分上元依東漢不用超辰之說則元起丁巳歲與周曆合又依此歲數推魯僖公五年入壬子蔀第四章以辛亥日一分合朔冬至亦與周曆合又如距建武七十六歲句謂此七字班氏所增又如王莽居攝至末卽位三十三年句謂光武建武元年距上元十四萬三千二百五十五歲以歲星歲數除之歲餘一千一百五十九以百四十五乘之得二十二

萬六千五十五盈百四十四四一得積次一千五百六十九次餘百一十九以十二除積次餘數九推歲星當在壽星又以六十除積次餘數亦九知太歲在乙酉也志云歲在鶉尾之張度疑有誤自王莽居攝以下班固所增入非劉歆本文之類皆足以補正闕誤更譏二十二史考異詳論四分三統以來諸家術數亦精確不刊其跋數學九章略云秦九韶數學九章十八卷其目皆自出新意不循古九章之舊有淳祐七年九月自序考直齋書錄有數術大略九卷魯郡秦九韶道古撰前二卷大衍天時二類於治曆測天爲詳癸辛雜識又作數學大略蓋卽此書而異其名耳直齋所錄崇天紀元二曆云近得之蜀人秦九韶道古然則九韶先世蓋魯人而家於蜀者也李梅亭集有回秦縣尉九韶謝差校正啓云善繼人志當爲黃素之校讐肯從吾游小試丹鉛之點勘秦少游元祐中嘗校對黃本書籍九韶豈其苗裔耶李梅亭嘗爲成都漕九韶差校正當在其時其在何縣尉則無可考矣嘉熙以後蜀王陷沒寄居東南故得與直齋往還也予又考景定建康志得二事其一通判題名有秦九韶淳祐四年八月以通直郎到任十一月丁母憂解官離任其一制幕題名寶祐間九韶爲沿江制置司參議官又癸辛雜識稱九韶秦鳳間人與吳履齋交尤稔嘗知瓊州數月罷歸晚竄梅州以卒合此數書觀之九韶生平仕宦蹤跡略可見矣此書言淳祐丙午十一月丙辰朔初五日庚申冬至初九日甲子此九韶據當時曆日確乎可信者也而元祐經緯亢行載丙午歲十一月十五日辛未星異則是月當爲丁巳朔相差一日蓋元初不用金趙知微術

置朔與宋朔不盡合，而前人未有考及此者。予方葺四史朔閏考，喜而錄之所著錢氏叢書若干種，潛研堂文集詩集二十二史考異，通鑑注辨正，元詩紀事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潛研堂金石跋屋元亨利貞四集，十駕齋養新錄，養新餘錄，日記抄聲類疑年錄，庸言錄，其四史朔閏表未成書，以嘉慶九年

十月二十日卒於紫陽書院，年七十有七。

錢氏叢書四史朔閏考、地球圖說、漢學師承記、經韻樓文集

姪侗字同人，嘉慶十五年舉人，書館議敍以知縣選用，性穎悟精於考核，於曆算之學亦能究其原本，先是大昕因元修遼史天文志，有閏考朔考，爰倣其例，撰宋遼金元四史朔閏考，將及成書，遽捐館舍，侗念其遺稿未全，不忍棄沒，更取正雜諸史，覆加編次，證以羣書金石中之有關於四朝者，參互考訂，凡書數百種，金石二千通，繙閱釐補，其非月朔而有干支可以逆推者，如各帝之生日聖節，金之射柳及擊毬，并御常武殿臨幸東宮，元之廷試，皆有一定日期，又如僞齋劉豫用金正朔，其朔可考，金必相同，計所增者一千三百餘條，日夕檢閱推算，幾忘寢食，卒因此感受寒邪成疾，易寶時猶喃喃道甲子不絕口。四史朔閏考論曰：自來儒林能以一藝成名者罕，合衆藝而精之，殆未之有也。若詹事於儒者應有之藝，無不習無不精，又無一不軌於正，其學可謂博而大矣。即如律算一道，古法至明全佚，自梅宣城倡之於始，江戴諸君又踵而振之，於是古法漸顯，特宣城處創極初復之時，諸古算書尙多未出，江戴則囿於西法，其見究失之偏，惟詹事實事求是，集其大成，視江戴二君尤精。昔詹事嘗謂宣城爲國朝算學第一，余竊謂宣城猶

遜詹事一籌焉。

凌廷堪

凌先生諱廷堪，字次仲，號仲子，歙人。而家於海州之板浦場。家貧少孤，學業未成。年二十餘始讀書。嚮學天性極敏，過目輒不忘。久客揚州，爲華氏贊培慕其鄉江戴二君之學，遂遊京師，受業於大興翁覃溪學士。三應京兆試，始中副榜。南歸，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明年成進士，例授知縣，投牒吏部，自改教授。曰必如此，乃可養母治經。以故朱文正公題其校禮圖有云：「君才富江戴，又云遠利就冷官。」蓋嘉其志云。選授寧國府教授，畢力著述，貫通羣經，旁及聲音訓詁律呂，以及九章勾股三角八綫中西曆算之學，而尤邃於禮經，嘗作氣盈朔虛辨，曰：「歲實者日躔黃道一周，歷春夏秋冬四時代序而成歲。一歲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此一事也。合朔者月離白道一周，歷朔弦望晦復追及日而成朔。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此又一事也。故十二合朔與歲實一周而分四時者，各不相蒙。以恆氣而論，必日躔自立春至立夏，歷九十一日有奇，方謂之春。自夏至秋，自秋至冬，莫不皆然。非三合朔爲一時也。古聖人因節氣過宮，民不易曉。姑借合朔一周爲一月，合朔十二周爲一年，良以生明生魄，舉頭卽見，取其便於授時，非謂合朔十二周爲卽歲實也。參合朔十二周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所差者十一日弱而已。故一年四時不甚參差也。二年則多二十一日有奇，而冬至將第十二月，故三年必置閏月也。此月

非無端增出。蓋歲實滿三周，則已歷三十七合朔有奇，故多一合朔也。夫歲實自爲歲實，合朔自爲合朔，在天各自運行，本非一軌。今既借合朔以紀歲實，兩數不齊，三年之中，非以此所多之一合朔爲閏，則四時必參差難一。故書曰：以閏月定四時成歲也。宋沈存中欲用二十四節氣爲一年，立春之日爲孟春之一日，驚蟄之日爲仲春之一日，則歲歲齊盡，永無閏餘。月之盈虧不預歲時寒暑，寓之歷間可也。其論最爲明晰。近西法正如此，唯用中氣過宮，小有不同，故亦無閏月也。夫歲實共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較十二合朔多十一日弱。氣盈者此十一日弱也。十二合朔共三百五十四日有奇，較歲實少十一日弱。朔虛者亦此十一日弱也。非如禁九峯書傳所云三百六十日爲一歲之常數，多五日有奇，謂之氣盈，少五日有奇，爲之朔虛也。術家以一月三十日爲常數，兩節氣三十日有餘也。其有餘者爲氣盈，一合朔三十日不足也。其不足者爲朔虛。此便於步算，則爾。儒者說經，當直指其所以然。苟僅襲術家之說，質質焉書諸簡冊，則氣盈朔虛，幾爲神奇，不可測之事。學者何由而明閏月之所以然乎？又作正蒙七政隨天左旋辨曰：蔡氏書集傳天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麗天而少遲，故日行一日亦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麗天而尤遲一日，常不及天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蓋本於張橫渠正蒙之言曰：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朱子極取此說，書集傳二典三謨本朱子所定，故其說如此。其實不然也。往時讀之，以爲前儒所論必有至理，而寒暑發斂之故，由其說而推之，百思不得其解，遂疑天道果難明。

也後讀步算家之書乃知天左旋日月五星與恆星皆右旋左旋之天以赤道爲中圍以南北二極爲樞紐一日左旋一周黃道斜絡於赤道半出赤道南半出赤道北以黃極爲樞紐日在其上右旋一日平行一度弱冬至日在赤道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遠過此則循黃道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春分又右旋而北歷九十度而爲夏至日在赤道北二十三度有奇去北極最近過此又循黃道右旋而南歷九十度至黃赤二道交點而爲秋分又右旋而南歷九十度乃至赤道之南而爲冬至矣此一歲寒暑發斂之故其理本不難明月五星與恆星其右旋也亦然月五星之右旋朔望合伏之故也恆星之右旋歲差之故也然後知左旋之說橫渠之臆說耳如使天左旋而日月亦左旋不識所謂日左旋者循黃道而行乎抑循赤道而行乎使其循赤道而行則右旋而東者亦可言左旋而西如是則終古如春秋分無寒暑進退晝夜永短使其循黃道而行則日一日左旋一周必至朝爲冬至左旋至午退而爲秋分又左旋至暮退而爲夏至參差晷景顛倒四序不可依據矣夫日行天上列宿爲日所揜不可得見而月則其最著者也月有交道之出入有兩交左旋之退度有黃道內外之陰陽律則月之行不但不循赤道并不循黃道而別有一道交於黃道矣月既不循赤道而別有一道使其果左旋一日一周而不及天十三度則奇也則一夜之中月必循其本道徧歷半周天之列宿而何以祇此右旋十三度之宿爲月所離也夫右旋之度本由黃道左旋之度則由赤道斜直之勢不同經緯之行亦異中宵靜觀歷歷可

按少識縣象者無不知之不謂橫渠乃爾鹵莽也又作羅喉計都說曰羅喉計都卽月道之中交正交也其名始見於沈存中筆談謂之西天法案新唐書藝文志有都聿列斯經二卷法云貞元中都利術士李彌乾傳自西天竺有璩公者譯其文然則彼時西法已入中國但其書不傳未審與今法何如耳今之術家不察動以爲羅喉計都某日在某宮某度爲人決窮通得失不亦謬乎又議戴氏句股割圓記謂中唯斜弧兩邊夾一角及三邊求角用矢較不用餘弦謂補梅氏所未及餘皆成法其最異者誤據大戴禮凡地東西爲緯南北爲經之語遂易經爲緯易緯爲經殊不知地平上高弧緯線也此線自北極至南極而緯度在其上地平規經線也此線自卯東至酉西而經度在其上其剖緯線爲緯度則距等圈與地平平行爲東西線剖經線爲經度則高弧線交於地平圈爲南北線大戴禮之所指者圈與弧線也與此相成無相反至於記中所立新名懼讀之者不解免吳思孝注之如距分今曰正切云云夫古有是名而云今曰某某可也戴氏所立之名後於西法而反以西法爲今竊有所未喻也又謂西法之最難者爲弧三角難中尤難者爲斜弧三角梅氏書論多於法而法取其備往往各書互見不嫌於複江氏戴氏雖各有變通更并之術初學究苦望洋其實不論角之鈍銳邊之大小約而言之六類可盡一曰兩邊夾一角一曰兩角夾一邊一曰邊角相對有對所求之邊角一曰邊角相對無對所求之邊角一曰三邊求角一曰三角求邊若邊角相易兩角夾一邊卽兩邊夾一角三角求邊卽三邊求角而兩邊夾一角又卽三邊求

角之反其率者四類可以互通所謂六類者只三法而已因擬撮其旨要撰弧三角指南俾初學易得門徑以其時方有事於禮經故未屬稿嗣以母喪去官哀毀致告一目妻及兄嫂復相繼殂謝子然一身居恆不樂服闋出游得末疾歸歟卒年五十有五所著書已刻者禮經釋例十三卷燕樂考原六卷校禮堂文集三十六卷未刻者詩集十四卷元遺山年譜二卷充渠新書二卷梅邊吹笛譜二卷其未成者尚有魏書音義一種校禮堂文集漢學師承記揚州畫舫錄

論曰凌先生長於阮相國九歲初識相國甫弱冠凌先生擬李白大鵬見希有鳥賦以見意由是遂以學問相並迨服闋出游相國復任浙撫命子常生從學并爲校刊禮經釋例明年歸歎卒無子應繼兄子嘉錦嘉錦先先生卒嘉錦之兄嘉錫聞先生歿以次子名德後嘉錦爲先生之承重孫不克肖癡騃幾不辨菽麥雖死故鄉實同旅殯如先生者亦生人之極哀也已其弟子宣城張其錦徒步至歎復北走東廬訪其遺稿輯錄以歸先生積有刻書之資寄於茶客茶客負之其錦又走京師告之阮相國相國函致安徽錢中丞楷拘茶客歸其資於是始刻校禮堂集及燕樂考原諸書士琳先亦歎人與先生同里而兼葭莩戚少又問字於先生故知之甚詳

李潢

李潢字雲門鍾祥人乾隆三十六年進士由翰林官至工部左侍郎博綜羣書尤精算學推步律呂俱臻

微妙與開花戴大司寇簡恪公共究中西之奧兩人皆宗中法道同志合交稱莫逆著九章算術細草圖說九卷附海島算經一卷共十卷簡恪序其書謂潢嘗言陳其數者下學之言也知其義者上達之功也有數先有象有象皆可繪舊注所云解此要當以摹者一一顯之於圖於東原氏所謂舛錯不可通者一疏而通之探赜索隱鉤深致遠臚名標目咸式古訓亦猶劉徽析理以辭解體用圖之意也其自序重差圖云圖九望海島舊有圖解餘八圖今所補也同式形兩兩相比所作四率二三率相乘與一四率相乘同積如欲作圖明之第取一三率聯爲一邊又取二四率聯爲一邊作相乘長方圖之自然分爲四幕又以斜弦界爲同式句股形各二則形勢驗矣舊圖於形外別作同積二方至兩形相去遼遠者又必宛轉通之皆可不必也圖中以四邊形五邊形立說似與句股不類然於本形外補作句股形則亦句股也四率比例法在九章粟米謂之今有一爲所有率二爲所求率三爲所有數四爲所求數在句股則統目之爲率劉氏注云句率股率見句見股者是也今祇云同式相比者取省易耳異乘同除則一也書甫寫定潢卽一病不起遺囑務俟吳門沈欽裴算校方可付梓越八年嘉慶庚辰歲其甥儀部程喬采不敢違垂死言延沈至家爲之校刊以成其志九章初經東原戴氏從永樂大典中錄出一刻於曲阜孔氏再刻於常熟屈氏悉依戴氏原校本刊刻其時古籍甫顯校訂較難不無間有扞格自是天下之習九章者莫如不家奉一編奉爲圭臬而劉徽九章亦從此有善本矣潢又嘗因古算經十書中九章之外最著者莫如

王孝通之輯古唐制開科取士獨輯古四條限以三年誠以是書隱奧難通世所傳之長塘鮑氏曲阜孔氏羅江李氏各刻本又悉依汲古閣毛影宋本祇有原術文而未詳其法且復傳寫脫誤雖經陽城張氏正凡其誤者糾之闕者補之著考注二卷以明斜袤廣狹割截附帶分并虛實之原務如其術乃止稿未成潢歿後爲南豐劉衡授其同鄉揭某以西土開方法增補算學并附圖解刻於江西省中喧賓奪主殊亂其真嗣儀部任粵東藩時取江西刻本削去圖草仍以原考注刊布武進李兆洛爲之序曰輯古何爲而作也蓋闡少廣商功之蘊而加精焉者也商功之法廣袤相乘又以高若深乘之爲立積今轉以積與差求廣袤高深所求之數最小數也曷爲以最小數爲所求數曰求大數則實方廉隅正負雜糅求小數則實常爲負方廉隅常爲正也觀臺羨道築隄穿河方倉圓圃芻蕘輸粟其形不一概以從開立方除之何也曰一以貫之之理也物生而後有象象而後有滋滋而後有數斜解立方得兩塗堵斜解塗堵一爲陽馬一爲鼈臑陽馬居二鼈臑居一不易之率也今於平地之餘續狹斜之法無論爲塗堵爲陽馬爲鼈臑皆作立積觀其立積內不以所求數乘者爲減積以所求數一乘者爲方法再乘者爲廉法所求數再自乘爲立方卽隅法也從開立方除之得所求數若繪圖於紙令廣袤相乘以所求數從橫截之剖平幕爲若干段又以截高與所求數乘之分立積爲若干段若者爲減積若者爲方若者爲廉若者爲隅條段

分明，歷歷可指。作者之意，不煩言而解矣。其云廉母自乘爲方母，廉母乘方母爲實母者之分，開方之要術也。道光四年正月八日，薛玉堂畫水來澄江講院，以李雲門先生所注繕古算經見示，於是書立法之根，如鋸解木，如錐畫地，又復補正脫誤，條理秩然，信王氏之功臣矣。爰述大旨，以告世之習是書者，無復苦其難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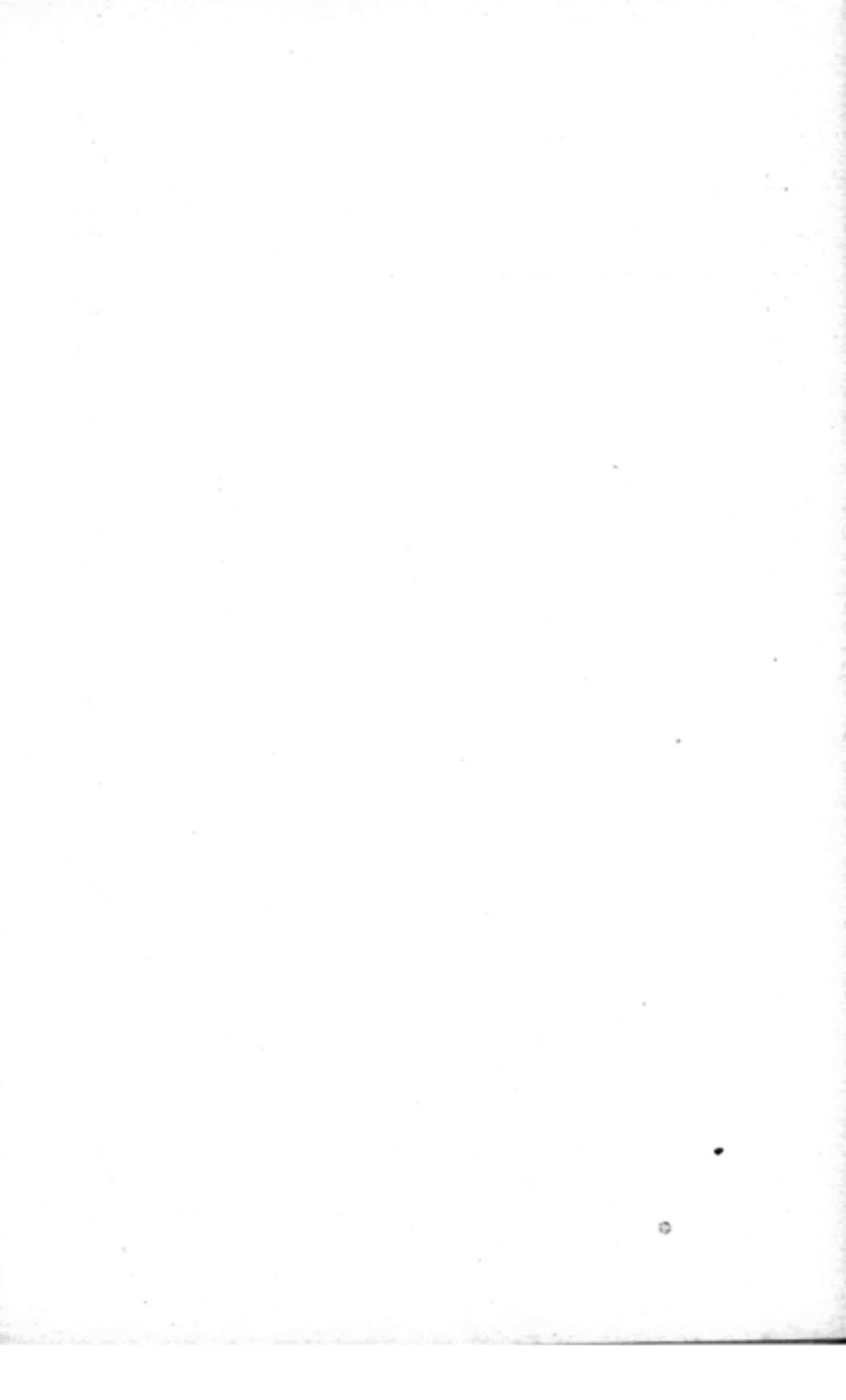
九章算術細草圖說輯古算經考注

論曰：算自明季寢疎，古籍散佚，前賢精義，百無一存。西士因得逞其技，明人驟見西法，詫爲神奇，趨之若驚，遂漫以爲西法不逮。噫！是何辭之僨歟？即有一二知算之士，狃於衆習，昧於絕詣，雖欲崇中黜西，而是非曲直，先已模糊，又安能澈底窮源，直揭其短？侍郎信古能篤，實事求是，其於中西之學，孰優孰劣，早經了了於胸中。故所著九章細草輯古考注二書，能發古人之真解，與古人息息相通，可謂力挽迴瀾。初非西學者所能窺其涯岸，倒置黑白也。考注第三問築隄下第四術，原稿奪注，劉君依例補之可也。惜其第三術歸列西法，開方兩算草與侍郎通體義例不協，不解何意？因此蓋揭某妄增之草，方伯芟之未盡耳。余恐世之讀侍郎書者，以此議侍郎，故特表白之。

程瑤田

程瑤田字易田，號易疇，歙人。嘉慶元年，詔開孝廉方正科，安徽撫臣以易疇應，賜六品頂戴。終嘉定縣教諭，少與休寧戴震相友善，故其經術最深。生平潛心實學，精於鑒別，尤肆力於考工記，旁涉六書九數，蓋

以其治經考古皆莫離乎書數二事如解磬股與鼓相函同積說三分其鼓三以其一爲股博三分之一分其股二以其一爲股博六六六不盡以股二與股博一相乘得積二百以鼓三與鼓博六六不盡相乘亦得積二百其積同其兩體之輕重同也之類是已著有數度小記一卷其目曰周髀矩數圖注周髀用矩述言天疏節示潘二生星盤命宮說四卯時天圖規法記日躔官度出地說七尺曰初說又有磬折古義一卷目曰磬折說并圖造倨句式四六尺考皆以算數證經故述之其他著述甚多茲不詳載通藝錄漢學師承記論曰天算之學有數端守其法而不能明其義者術士之學也明其義而不能窮其用者經生之學也若旣明其義又窮其用而神明變化舉措咸宜要非專門名家不可徵君之算雖不甚精然亦不失其爲經生之學耳



# 疇人傳卷第五十

國朝續補二

李銳纂應南

甘泉羅士琳續補

李銳字尚之，號四香。元和縣學生員，幼開敏，有過人之資。從書塾中檢得算法統宗，心通其義，遂爲九章八線之學。因受經於少詹事錢大昕，得中西異同之奧，於古曆尤深。自三統以迄授時，悉能洞澈本原，嘗調三統世經稱殷術。以元帝初元二年爲紀首，是年歲在甲戌，推而上之一千五百二十歲，而歲值甲寅爲元首。又上四千五百六十年，而歲復甲寅爲上元。以此積年，用四分上推太初元年，得至朔同日，而中餘四分日之三，朔餘九百四十分之七百五，故太初術虧四分日之三，去小餘七百五分也。漢書載三統而不著太初，其實一月之日二十九日八十一分日之四十三，是日法月法與三統同。賈逵稱太初術斗二十六度三百八十五分，是統法周天，又與三統同。蓋四分無異於太初，而太初亦得謂之三統。鄭注召誥周公居攝五年二月三月當爲一月二月，不云正月者，蓋待治定制禮，乃正言正月故也。江徵君聲王光祿鳴盛以爲據洛誥十二月戊辰逆推之，其說未核。今案鄭君精於步算，此破二月三月爲一月二月，以緯候入蔀數推知，上推下驗，一一符合。不僅檢勘一二年間事也。因據詩大明疏鄭注尚書文王受命

武王伐紂時日皆用殷曆甲寅元。遂從文王得赤雀受命年起以乾鑿度所載之積年推算是年入戊午蔀二十九年歲在戊午與劉歆所說殷曆周公六年始入戊午蔀不同。歆謂文王受命九年而崩。崩後四年武王克殷後七年而崩。明年周公攝政元年校鄭少一年。又載召誥洛誥俱攝政七年事其年二月乙亥朔三月甲辰朔十二月戊辰朔併與鄭不合乃以推算各年及一月二月排比干支分次上下著召誥日名考此融會古曆以發明經術者也。當是時大昕爲當代通儒第一。生平未嘗輕許人。獨於銳則以爲勝已。故其時有南李北李之稱。北李者謂雲門侍郎。以侍郎爲楚北人。南李則銳是也。嘉慶九年甲子科江南主司耳銳名欲羅致之。未出京詢之雲門侍郎謂如何而後可得李某。侍郎曰是不難吾有策題一能對者卽李某。主司如其言猶慮有失。并益以天之高也。一節四書題文闡中大索不可得竊疑之。及榜發果無銳名。訪知銳是年因病未與試。主司嘆曰噫是有命也。其當時見重有如此。大昕晚年主講紫陽書院。日以繙閱羣書校讎爲事。遇有疑義輒與銳商榷。由是四方學者莫不爭相接納。凡有詰者銳悉詳告無隱。如大昕嘗以太乙統宗寶鑑求積年術。日法一萬五百歲實三百八十三萬三千四十八分二十五秒爲疑銳據宋同州王湜易學謂每年於三百六十五日二千四百四十分之外。有終於五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六分者。有終於五六分之間者。終於五分者。五代王朴欽天曆是也。以七千二百爲日法。終於六分者。有終年萬分曆是也。以一萬分爲日法。終於五六分之間者。景祐曆法載於太乙遁甲中是也。以一萬五百

分爲日法。此暗用授時法也。試以日法爲一率，歲實爲二率，授時日法一萬爲三率，推四率，得三百六十  
五萬二千四百二十五分，卽授時之歲實也。探本窮源，一言破的，疑團頓解。其與程易疇教諭論聲股直  
縣也，謂應於左右之中爲孔縣之當其重心，不差毫秒。自然兩體分垂，無復參差。方是鄭氏之法。蓋一矩  
爲句，故股爲二，一矩有半觸弦，故股爲三。一之與二，一有半之與三，其相與之率皆倍。試以三角法算之。  
先求乙丙丁鈍角三角形之丁角。此形有乙丙邊一矩，有乙丁邊一矩，有半有甲丙乙角爲乙丙丁之外  
角，四十五度。以乙丁邊一矩有半爲一率，丙角四十五度正弦爲二率，乙丙邊一矩爲三率，推四率得丁  
角正弦，檢表得度。次求甲乙丁鈍角三角形之乙角。此形有甲角四十五度，有所求之丁角二十八度七  
分三十二秒，并二角以減半周餘乙角一百六度五十二分二十八秒，卽磬之倨句也。深得要領，可佐鄭  
注所未備。近世曆算之學，首推吳江王氏錫闡，宣城梅氏文鼎，嗣則休寧戴氏震，亦號名家。王氏謂土盤  
曆元，在唐武德年間，非開皇己未。梅氏謂回回曆實用洪武甲子爲元，而托之於開皇己未，其算宮分雖  
以開皇己未爲元，其查立成之根，則在己未元後二十四年。二說并同。戴氏謂回回曆百二十八年閏三  
十一日，是每歲三百六十五日之外，又餘百二十八分日之三十一也。以萬萬乘三十一，滿百二十八而  
一，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地谷所定歲實三百六十五日二十三刻三分四十五秒通分  
丙子以萬萬乘之，滿日法而一，亦得二千四百二十一萬八千七百五十。與梅氏疑問所云合，是三家所

論未嘗不確知灼見然均未得其詳銳據明史曆志回回本術參以近年瞻禮單精加考核謂回回曆有太陽年彼中謂爲宮分有太陰年彼中謂爲月分宮分有宮分之元則開皇己未是也月分有月分之元則唐武德壬午是也自開皇己未至洪武甲子積宮分年七百八十六自武德壬午至洪武甲子積月分年亦七百八十六其惑人者卽此兩積年相等耳因著回回曆元考有求宮分白羊一日入月分截元後積年月日法以爲不明乎此雖有立成不能入算也稿佚未刊梅氏未見古九章其所著方程論率皆以臆瓶補然又囿於西學致悖直除之旨銳尋究古義探索本根變通簡捷以舊術列於前別立新術附於後著方程新術草以期古法共明於世古無天元一術其始見於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元郭守敬用之以造授時曆草而明學士顧應祥不解其旨妄刪細草遂致是法失傳自梅文穆悟其卽西法之借根方於是李書乃得鄭重於世長塘鮑廷博因欲刻於知不足齋叢書囑銳校注銳詳細釐定凡傳寫舛誤及祕奧難知者計加案百餘條其有原術不通別設新術數則更於梅說外辨得天元之相消有減無加與借根方之兩邊加減法少有不同且不滿顧氏所著之句股弧矢兩算術謂弧矢肇於九章方田北宋沈括以兩矢幂求弧背元李治用三乘方取矢度引伸觸類厥法綦詳顧氏如積未明開方徒衍不亦儻乎爰取弧矢十三術入以天元著弧矢算術細草并倣演段例括句股和較六十餘術著勾股算術細草以導習天元者之先路又從同里顧千里處得秦九韶數學九章見其亦有天元一之名而其術

則置奇於右上定於右下立天元一於左上先以右上除右下所得商數與左上相生入於左下依次上下相生至右上末後奇一而止乃驗左上所得以爲乘率與李書立天元一於太極上如積求之得寄左數與同數相消之法不同因知秦書乃大衍求一中之又一天元秦與李雖同時而宋與元則南北隔絕兩家之術無緣流通蓋各有所授也銳勤於探討每得一書其有關於曆數者必廣搜博采窮幽極微取其精華以資會通輔益從不肯輕易放過因見秦書大衍求一術爲演紀上元而設實爲治曆之根爰取歷來殘闕諸術依相近之元法斗分推求歲周卽以秦氏演撰法考積歲以驗歲朔確數并據何承天調日法立驅弱率求朔實以補氣朔發斂推得宋衛朴之奉天術歲實爲八百六十五萬六千二百七十三朔實爲六十九萬九千八百七十五姚舜輔之占天術歲實爲一千二十五萬六千四十朔實爲八十二萬九千二百一十九李德卿之淳祐術歲實爲一百二十八萬九千三百七朔實爲一十萬四千二百四十三譚玉之會天術歲實爲三百五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六朔實爲二十八萬七千六百二十八金楊級之大明術歲實爲一百九十一萬二百二十四朔實爲一十五萬四千四百四十五耶律履之乙未術歲實爲七百五十五萬六千八百八十朔實爲六十一萬九百八十八謂唐宋來算造家積年例不得過一億已上大明術積年在三億上不合術格故趙知微重修大明改爲八千餘萬其歲實朔實則仍用大明又授時曆議載會天術日法九千七百四十與玉海所載尤矯撰序云日法止用五百五十八不合依

例推之。日法五百五十八，則朔餘當爲二百九十六，未免太弱似玉海有脫誤。至於應天乾元歲實乃五分歲實之一儀天則十分之一故儀天歲周進一位以宗法除之爲一歲之日及斗分此載東原之歲實考所以無應天術數也。其歲盈二十六萬九千三百六十五於術當作歲總七十三萬六百三十五以五因之如元法而一得三百六十五不盡二千四百四十五再以萬萬平之得歲餘二千四百四十四萬五千一百一十乾元術亦五因朔實一萬七千三百六十四以元率收之得二十九日餘一千五百六十其日法朔餘卽何承天之彊率六十倍朔餘太彊無惑乎其術之疏舛也。因取開元占經授時曆議所載五十一家日法朔餘課其彊弱著日法朔餘彊弱考凡合者三十五家不合者十六家反覆推驗謂不合之故有三其一朔餘彊於彊率如楊忠輔統天術朔餘六千三百六十八約餘五千三百六萬六千六百六十六鮑澣之議其無復彊弱之法是也其一朔餘之下增立秒數如劉孝榮乾道術朔餘一萬五千九百一十七秒七十六裴伯壽詆爲不入術格是也其一日法積分太多朔餘雖在彊弱之間亦爲於率不合如劉智正術日法三萬五千二百五十命爲七百一彊五十三弱則朔餘正得一萬八千七百三若命爲七百一十八彊四弱則朔餘爲一萬八千七百四較多一分玉海載至道元年王睿獻新術言於二萬以下修撰日法是也自日法朔餘彊弱考成而殘缺諸術得銳修補者十有七八矣嘉慶初內閣阮學士元提學浙江常延銳至杭間以天算因欲撰疇人傳開列古今中西人數及應采史傳天算各書屬銳編纂。

商加論定及撫浙又令門生天台周治平相助編寫諸書及西法諸書成疇人傳卷四十六卷刊行世其時阮撫部尙未得元朱氏四元玉鑑故疇人傳無朱世傑之名先是銳嘗謂四時成歲首載虞書五紀明曆見於洪範曆學誠致治之要爲政之本乃通典通考置而不錄邢雲路雖撰古今律曆考然徒援經史以侈卷帙之多梅氏祇有欲撰曆法通考之議卒未成書因更網羅諸史由黃帝顓頊夏殷周魯六曆下逮元明數十餘家一一闡明義蘊存者表而章之缺者考而訂之著爲司天通志俾讀史者啓其局治曆者益其智惜僅成四分三統乾象奉天占天五術注而已餘與開方說皆屬稿未全開方說三卷銳讀秦氏書見其於超步退商正負加減借一爲隅諸法頗得古九章少廣之遺較梅氏少廣拾遺之無方廉者不可以道里計蓋梅氏本於同文算指西鏡錄二書究出自西法初不知立方以上無不帶從之方銳因秦法推廣詳明以著其說甫及上中二卷而卒年四十有五其下卷則弟子黎應南續成之應南字見山號斗一廣東順德人嘉慶戊寅順天經魁以書館議敍選浙江麗水縣知縣調平陽縣知縣海彊俸滿加六品銜卒於官年四十有八其父曾爲太倉州牧因僑寓蘇州從銳受學深得師承生平著述秘不示人亦不編輯歿後其子无咎年甫七齡更不知其稿之散佚與否所傳者惟開方說後跋其略曰憶自庚午之冬應南始從先生受算學由九章兼及西法甲戌之秋以開方說見授曰開方者除法也超步定位肇於少廣宋元諸家入以天元之術有天元斯有正負因有帶從諸乘方其式如階級重重遞進或以

正步負或以負步正有翻積有益積皆一定之理李氏測圓海鏡秦氏數學九章均通其法誠算家絕詣也宣城梅氏著少廣拾遺立開一乘方以至開十二乘方法枝枝節節窒礙難通未免舍本而逐末爰著開方說三卷上卷起例發凡臚列算式中卷正負互易平立代開得數可定其大小命分則齊以并差下卷推反覆求有義必搜無法弗備可謂盡開方之變矣上中兩卷早有成書惟下卷止有條例未立設問丁丑之夏先生病且革因應南鑽仰有日特於易寶之際再三屬爲補成故下卷諸數皆謹遵先生遺命依法推行非敢參以己見并將先生平日論開方之語識於簡末與海內明算者共深究焉又有求句股率捷法任設奇偶兩數各自乘相併爲弦相減爲句或爲股副以兩數相乘倍之爲股或爲句若任設大小兩奇數或大小兩偶數各自乘則相併半之爲弦相減半之爲句或爲股其兩數相乘卽爲股或卽爲句所得之句股弦皆無零數李氏遺書知不足齋叢書潛研堂文集通藝錄雕菰樓文集漢學師承記

論曰尙之在嘉慶間與汪君孝嬰焦君里堂齊名時人目爲談天三友然汪期於引中古人所未言故所論多瓶瓶則或失於執焦期於闡發古人所已言故所論多因因則或失於平惟尙之兼二子之長不執不平於實事中匪特求是尤復求精此所以較勝於二子也慨自利氏西來羣相趨附古法不彰久矣王梅江戴諸君非不力爭復古其時書籍未見文獻無徵所謂挽回絕詣者則純是臆測耳猶幸戴氏於殘叢中掇拾得算經十書而後諸古曆算書始次第復顯尙之爲錢少詹事高弟成藍謝青又能專志求古

不遺餘力繼往開來。續殘補缺。遂使二千年來淪替之緒。得大昌於世。是王梅江戴諸君。不過開其先。猶不能踐其實。而啓籥窮源。則端自尙之始。厥功不誠偉哉。以尙之之才智抱負。何難致通顯。乃家居教讀。從遊弟子多得第。而身未獲登賢書。卒以攻苦著書。心血耗盡。致得咯血疾以終。且蘭草未徵。白炊頻夢。初以兄子繼淑爲嗣。及三娶薛氏。始生子可久。而尙之歿矣。歿時可久尙在襁褓中。可悲也。可久能守父書。道光中補學生員。其所遺算書。阮相國刻於廣東。曰李氏遺書。十七卷。召誥日名考。刻入皇清經解中。傳中所述。悉舉其大者要者言之。若夫與汪焦二君辨論開方商法。天元消法。暨與張古餘觀察共著輯古細草。則雜詳於汪焦張三傳中。茲不贅述。又見山亦著作才也。其於經史坤輿之學。無不貫通。尤於天元精熟。故有求句股率之捷法。蓋亦由天元通分所致。曾擬倣水道提綱例。譏地里沿革提綱。乃因簿書鞅掌。不遑撰述。且貧困一官。身罹六極。更可哀已。

談泰

談泰字階平。上元人。由乾隆五十一年舉人大挑。選授山陽縣學教諭。淹通經史。專志撰述。不爲世俗之學。凡因律算數。無不通。尤善援引考覈。務求其是。嘗與江都焦孝廉循。歙汪教諭棻。相友善。孝廉著開方通釋。泰曾與之互相證訂。并敍其所撰之天元一釋。曰治經之士。多不知算數。治算數者。又不甚讀古書。以謂西法密於中法。後人勝於前人。此大惑也。天元一術。顯於元代。終明之世。無人能知。本朝梅文穆

公知爲借根方法之所自出。可謂卓識冠時。而篇中步算仍用西人號式。於李學士遺書未能爲之闡明。古籍雖存。不絕若綫矣。是書於正負相消盈虧和較之理。實能抉其所以然。復辨别秦氏之立天元一。與李氏迥殊。且細考生卒時代。知敬齋不後於道古。分綱例目。剖析微塵。可與同門李尚之所校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相輔而行。此真古學之絕而復續。幽而復明者。泰於天元算例。亦從西人入手。近始知其立法之不善。遠遜古人。讀焦君此編。益煥然冰釋矣。夫西人存心叵測。恨不盡滅古籍。俾得獨行其教。以自銜所長。吾儕托生中土。不能表章中土之書。使之淹沒而不著。而數百年來。但知西人之借根方。不知古法之天元一。此豈善尊先民者哉。泰聞焦君名久矣。比來武林。始得識其人。讀其書。并綴數言於簡末。昔文穆自言荆川復生。定當擊碎唾壺。愚謂文穆尙在。亦有積薪之嘆矣。泰嘗從學於嘉定錢少詹事大昕。故序中稱李秀才銳爲同門。又詹事曾贈泰序。其略云。歐羅巴之巧。非能勝於中土。特以父子師弟。世世相授。故久而轉精。而中土之善於數者。儒家輒訾爲小技。舍九章而演先天。支離傳會。無益實用。疇人子弟。世其官不世其巧。問以立法之原。漫不能置對。烏得不爲所勝乎。宣尼有言。推十合一爲土。自古未有不知數而爲儒者。中法之繙於歐羅巴也。由於儒者之不知數也。昔齊桓公之時。士有以九九見者。設庭燎之禮以待之。九九者黃帝所傳。商高所授。周公大聖。不憚下問。桓公禮以庭燎。良不爲過。而梅福且小之。西漢之世。已有此論。何況後儒。予少與海內士大夫游。所見習於數者。無如戴東原氏。東原歿。其學

無傳比來金陵得談子階平其於斯學殆幾於深造自得者乃不自足而曠就予予未老而衰昏眊健忘無能益於階平然有願焉則以爲歐羅巴之俗能尊其古學而中土之儒往往輕議古人也蓋天之說當時以爲疏今轉覺其密七曜盈縮損益之率古法與歐羅巴原不相遠也其爲彼之所瓶者不過數端而其說亦已屢易吾烏知他日不又有一說以易之乎其不可易者可知者也其可易者不可知者也知其所可知而不逆億其所不可知庶幾儒者知數之學予未之逮也願階平勉之而已先是詹事從子江寧教授塘湖周徑率謂徑一則周三一六有奇而方伯者圓七九零秦因作一丈徑木板以蔑尺量其圓周正得三丈一尺六寸有奇因反覆引申廣援博證著有周徑說一卷以爲溉亭之說至當而不可易又撰有王制里畝算法解一卷其自序略云五經中罕言算術惟王制論里畝及之然孔與鄭異陳又與鄭孔異欲折中綦難矣總憲梅循齋先生著赤水遺珍中有方田度里一篇正王制注疏之誤其法以原數立算與鄭康成注互合但所列諸率不明言乘除之數恐觀者無從稽核而經義難明爰引先生本文逐句疏解並同三率互視法詳推如左而記文譌誤及孔疏陳注之粗疏亦不辨而自明焉更復推廣之撰王制井里算法解一卷附列里數表自方一里計積一里爲田九百畝至方三千里計積九百萬里爲田八十一萬萬畝止逐一詳悉臚列成表又謂古經質直凡書開方之數皆言方邊而不言方積取其文句整齊數目簡易若以積實推步鋪敍連篇則是算博士之筆轉滋味者之疑矣又謂里數畝數十百千萬以

次遞升位數參差，易於目眩。卽算氏名家，少一粗疏，便失其序。今依數列表，庶初學一覽即明。故復以一億爲田十萬畝，演億小數表，以一億爲田一萬萬畝，演億大數表，併一里方積、十里方積、五十里方積、七十里方積、百里方積、千里方積諸表，洵足發明經義。又因太平廣記二百十五引別傳，謂鄭康成以永建二年七月戊寅生，泰據范史，章帝紀元和二年二月甲寅始用四分術，終漢之世未聞改法算。康成生年月日，宜以四分爲准。今依本法細推，更以史證之。謂順帝紀書春正月戊申，疑脫一朔字。丁卯爲月之二十日，二月甲辰爲月之二十八日，夏六月乙酉爲月之十一日，秋七月甲戌朔，正合紀與五行志載並同。壬午爲月之九日，庚子爲月之二十八日，辛丑爲二十九日。天文志二月癸未爲月之七日，閏月乙酉，恐有舛誤。紀書六月乙酉，則閏六月必無乙酉，當作六月爲近，或乙爲己之譌。是年閏六月五日己酉，乙己字形相近也。八月乙巳爲月之二日，劉注引古今注云丁巳，未詳何月。三月十一日，五月十二日，閏六月十三日，皆丁巳也。又云七月丁酉爲月之二十四日，又云九月戊寅爲月之八日，合觀紀志所書，與四分術多同。若通鑑目錄載二月丁丑朔，四月丙子朔，七月甲戌朔，九月癸酉朔，十一月壬申朔，並同四分。唯稱五月乙亥朔，則是年五月丙午朔，六月乙亥朔，殆誤。先一月也。果閏五月，則乙亥爲閏五月朔，不當又稱五月乙亥朔，未免自相矛盾。此蓋因天文志閏月乙酉遷就求合，而不知先與本紀六月乙酉不合，况推是年六月二十九日癸卯大暑，中氣近晦，七月初一日甲戌。

處暑中氣在朔而中間一月十五日己未立秋只一節氣其爲閏六月最確倘閏五月則有節有中於閏法未協又月內有乙酉而六月反無乙酉矣劉氏旣載七月一日處暑則置閏必在六月而不在五月此淺而易見者不知何以誤推也至袁宏後漢紀作七月丙戌朔則月內無壬午與紀不符且紀志均書甲戌朔袁又何所據而顛改之或係傳寫之失亦未可知要之甲戌朔合於四分則七月五日戊寅爲鄭公生日無疑其所推算是年月朔及中節兩氣干支並大小餘甚詳鄭司農年譜、經義叢錄、潛研堂文集、雖茲樓文集

論曰階平績學一生惜無著述其所校溉亭教授周徑率雖與秦道古環田三積術謂徑幕進位爲實開方爲圓周率相同蓋亦本於九章少廣注所載漢張衡率圓周幕五方周幕八究非密率然階平自是嘉慶間算學名家羽翼中學者也

### 汪萊

汪萊字孝嬰號衡齋歙縣人年十五補博士弟子弱冠後讀書於吳葑門外慕其鄉江文學永戴庶常震金殿撰榜程徵君易疇學力通經史百家及推步曆算之術嘉慶十二年以優貢生入都考取八旗官學教習會御史徐國楠奏請續修天文時憲二志經大學士首舉萊與徐準宜許添入館纂修十四年書成議敍以本班教職用選授石埭縣訓導十八年應省試得疾歸卒於官年四十有六先是十一年夏黃河啓放王營減壩正溜直注張家河會六塘河歸海兩江督臣奉上命查量雲梯關外舊海口與六塘河新

海口地勢高下延萊測算蓋其精算之名久爲官卿所知曾製渾天簡平一方各儀器觀測與郡人巴樹穀最友善客江淮間又與焦孝廉循江上舍藩李秀才銳辯論宋秦九韶元李治立天元一及正負開方諸法天性敏絕極能攻堅不肯苟於著述凡所言皆人所未言與夫人所不能言嘗以古書八線之制終於三分取一用益實歸除法求之其一表之真數僅得十之二因悟得五分之一通弦與五分之三通弦交錯爲三角形比例立法以取五分之一之通弦而弦切之數益密梅氏環中黍尺有以量代算之術惟求倚平儀外周之兩角而縮於內半周之角未詳其法較易因立新術量取不倚外周之角度而三角之量法乃全堆垛有求平三角立三角尖堆積法不及三乘方以上又復推而廣之自三乘四乘以上之尖堆皆可由根知積并及諸物遞兼之法以補古九章所未備又糾正梅文穆公句股知積術及指識天元一正負開方之可知不可知其糾正句股知積術也文穆亦水遺珍稱有句股積及股弦和較求句股向無其術苦思力索立法四條其門人丁維烈又造減縱翻積開三乘方法文穆許之萊謂勾股形等積等弦和帶縱立方形等積等高闊和皆有兩形互易如句二十股二十一弦二十九句弦和四十九句股積二百一十若句十二股三十五弦三十七句弦積亦四十九句股積亦二百一十設問者暗執一形則對者交直兩數梅丁諸公法成而不可用蓋兩勾弦較與一句弦和恆爲連比例之三率其兩句弦較即首末二率兩較減一和之餘卽中率而句弦和必爲三率併遂瓶立有兩積相等兩句弦和相等求兩句股

形之法以四倍句股積自乘句弦和除之爲帶縱長立方積以句弦和爲縱開得數爲兩句弦較之中率自乘爲帶縱平方積又以中率與句弦和相減爲長闊和求得長闊兩根爲兩句股較用求兩句股形各數又同積之邊彼此可互三次之乘先後可通故四倍句股積自乘即兩形之倍句相乘爲底兩形之股相乘爲高卽猶以中末乘首中化爲中率再乘爲立方三率併爲帶縱由是推得立方形兩高數恆爲首末二率高闊和恆爲三率併數與等積等弦和之兩弦較及弦和絲毫無異如高九闊十高闊和十九立方積九百若高四闊十五高闊和亦十九立方積亦九百其數莫不由兩形相引而出故其法卽命積爲帶縱長立方積以高闊和爲所帶之縱用帶縱長立方法開得本方根爲兩形高數之中率與高闊和相減餘爲帶縱之平方長闊和中率自乘爲帶縱平方積用帶縱平方長闊和法開之得長闊一根爲兩形之兩高數兩高興和相減爲兩闊數其指識正負開方也元李治傳洞淵九容術撰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以明天元如積相消其究必用正負開方互詳於宋秦九韶數學九章梅文穆公雖指天元一爲西人借根方所由來而正負開方則未有闡明者元和李秀才銳特爲讐校謂少廣一章得此始貫於一好古之士翕然相從萊獨推其有可知有不可知如測圓海鏡邊股第五問圓田求徑二百四十步與五百七十六步共數而李仁卿專以二百四十爲答數學九章田域第二題尖田求積二百四十步與八百四十步共數而秦道古專以八百四十爲答乃自二乘方以下縷析推之得九十五條凡幾根數爲帶縱長闊較

則可知。爲帶縱長闊和則不可知。又推得幾真數少幾根數又多幾平方與一立方積等多少雜揉和較莫定立法以審之。以幾平方數用幾立方數除之。得數乘幾根數。以較幾真數。若少於真數。則以幾平方爲高闊較。是爲可知。若多於真數。則或幾平方爲通分法三母總數。幾真數爲三母雜乘之共數。幾根數爲通分之共子。如二如六如十二。設真數一百四十四。少二百八。根數多二十。平方積與一立方積相等。則三數皆同。是爲不可知。蓋以一答爲可知。不止一答爲不可知。故李秀才銳跋其書括爲三例以證明之。謂隅實同名者不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不雜者可知。隅實異名而從廉正負相雜者。其從翻而與隅同名者可知。否則不可知。隅實異名。卽帶縱之長闊較也。較僅一答。隅實同名。卽帶縱之長闊和也。和則不止一答。銳以隅實同名異名明一答與不止一答。萊以長闊和較明可知不可知。其義一也。萊於六經務在釐正舊說。自出新解。與人接無崖岸。有以所著術相質。必研究再三。爲之疏通證明。如解司馬法二條。一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一士一人。徒二十人。謂疏家每生轡轄。蓋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凡家出一人。七十五家出車一乘。此鄉遂之軍法也。士十人。徒二十人。凡十家出一人。三百家出車一乘。據實受田者而言。三百家卽成也。除旁加之一里。治溝洫者卽甸也。故又曰甸出長轡一乘。此都鄙之軍法也。鄭氏於禮注。毫不相混。而服虔注左傳。竟合而一之。其誤始此。又以其說解論語千乘之國。曰出車之法。侯國亦異。外內鄉遂七十五家出車一乘。都鄙一成百井出車一乘。載於司馬法者昭然。千乘之國。蓋

合境而出之，乃方二百里之小國。攝乎大國之間而生畏耳。試取司徒司馬載師匠人之文，約而計之。方二百里其地四同，同萬井九萬夫。城郭宮室塗巷三分去一，上地中地下地通率二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家，置一同於中，去二萬五千家爲一鄉一遂。凡三百三十三乘三分乘之一，餘五千家履里場圃之等九者，各去五百家，餘五百家從後計外周四面合三同造都鄙。卿三致仕，卿二宜殺於王卿，約方四十里。親公子弟地從卿數，又宜減於王親，約二。凡一百二十八乘大夫五，致仕大夫五，約方二十里。疏公子弟地從大夫數，約三。凡五十二乘，餘一同二終爲十萬八千夫，三而當一。實受田者三萬六千家，通前五百家分處公邑，出車從鄉途。凡四百八十六乘三分乘之二，合千乘云。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靈浴。鄭注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之類。陸德明釋文音己爲祀，後人多讀祀音。萊謂己當晉紀以太初術推之，第三蔀第三章第三年三月三日恰是己日，其支爲丑而非巳，足見晉祀之譌。且古人以上稱日者，皆屬於不屬支。據賈疏云：一月三已因紀無疑。史記太初元年，年名焉，逢攝提格，是爲甲寅。漢書述三統推太初元年歲名丙子，說者不能決。萊謂三統劉歆所作，王莽以火德消盡，土德當代。太初元年甲寅數至建國元年，則爲丙子。莽急欲卽真，萬不能待戊己之年，故更元年爲己巳，則冠土於火之上，遂改太初甲寅爲丙子，又僞爲超次之法，遠托諸十四萬三千二百三十九年之前，以爲太極上元，起於丙子，超若干法。至建國元年恰爲己巳，此與卽位之日用戊辰令天下以戊子代甲子意同，歆以之欺莽，莽以之欺天下，又程徵

君易疇撰磬折古義以明一矩有半之句倨謂設縣於股在鼓上稍右股橫於上所以壓之使正萊謂宜核其重心用比例之法令鼓旁線中縣而縣居線右庶使磬鼓直縣之制乃定著有衡齋算學七冊考定通藝錄磬氏倨句解一冊又有未刻者參兩算經十三經注疏正誤說文聲類聲譜今有錄衡齋詩文集及續修歙縣志纂修天文時憲二志諸書衡齋算學通藝錄漢學師承記雕蟲樓文集研六堂文集

論曰孝嬰超異絕倫凡他人所未能理其緒者孝嬰目一二過卽默識靜會洞悉其本原而貫達其條目諸所著論皆不欲苟同於人是誠算家之最特矯枉過正未免有時失之於偏尤於西學太深雖極加駁斥究未能出其範圍觀其用真數根數以多少課和較而泥於可知不可知尙是墨守西法其於正負開方之妙終不逮李尚之秀才銳之能通變也卽如所悟得之等積等弦和謂有兩形倚伏於其中固亦善於入深然用帶縱兩次開方不無委曲繁重若以正負開方古法御之四倍積自乘爲實和自乘爲益廉倍和爲隅開立方得兩正數爲兩句和再自乘與四倍積自乘相併爲實四倍和再乘爲益方五倍和自乘爲從廉倍和爲益隅開立方得兩大數爲兩弦尤覺簡捷蓋凡和數形皆有兩答不僅等積已也如句三十三股五十六弦六十五句弦和九十八黃方二十四又句四十股四十二弦五十八句弦和亦九十八黃方亦二十四之屬不勝枚舉所爭者不過有奇零無奇零而已如句股積六句弦和八旣爲句三股四弦五之句股形矣又有一句股形爲句二又四之一股五又五之一弦五又四之三是已四元玉鑑明

積演段一門前九題悉以直積十二步與句弦和八步爲問原答之外尙有奇零之一答而果塚疊藏一門則又於堆塚之法推演無遺矣向者孝嬰瓶求五分之一之通弦初甚詆杜德美求弧矢法爲偶合及見監正明安圖割圓密率捷法以一二三四五泊十百千萬諸分弧通弦比例得弧矢通法始翻然改悔惜孝嬰未見朱氏四元玉鑑一書致句股知積及諸乘尖堆新術有積薪之嘆要之精思妙悟研幾入神其真自不可沒

### 徐朝俊

徐朝俊字恕堂華亭諸生謂天爲高地爲厚吾人戴高履厚曾滄海一粟之不如典謨爲政事之書命官先咨曆象官禮垂治平之法職方臚列士風因遵御製數理精蘊全函旁據職方外紀及坤輿格致臺郡雜志諸書著高厚蒙求五卷曰天學入門曰海域大觀曰定時儀器上下集曰高弧合表其定時儀器上集目曰日晷測時圖法曰星月測時圖表曰自鳴鐘表圖說下集目曰天地圖儀曰揆日正方圖表又有中皇表及儀器圖說二書嘗自製鐘表儀晷諸器爲巧匠所不及高厚蒙求藝海珠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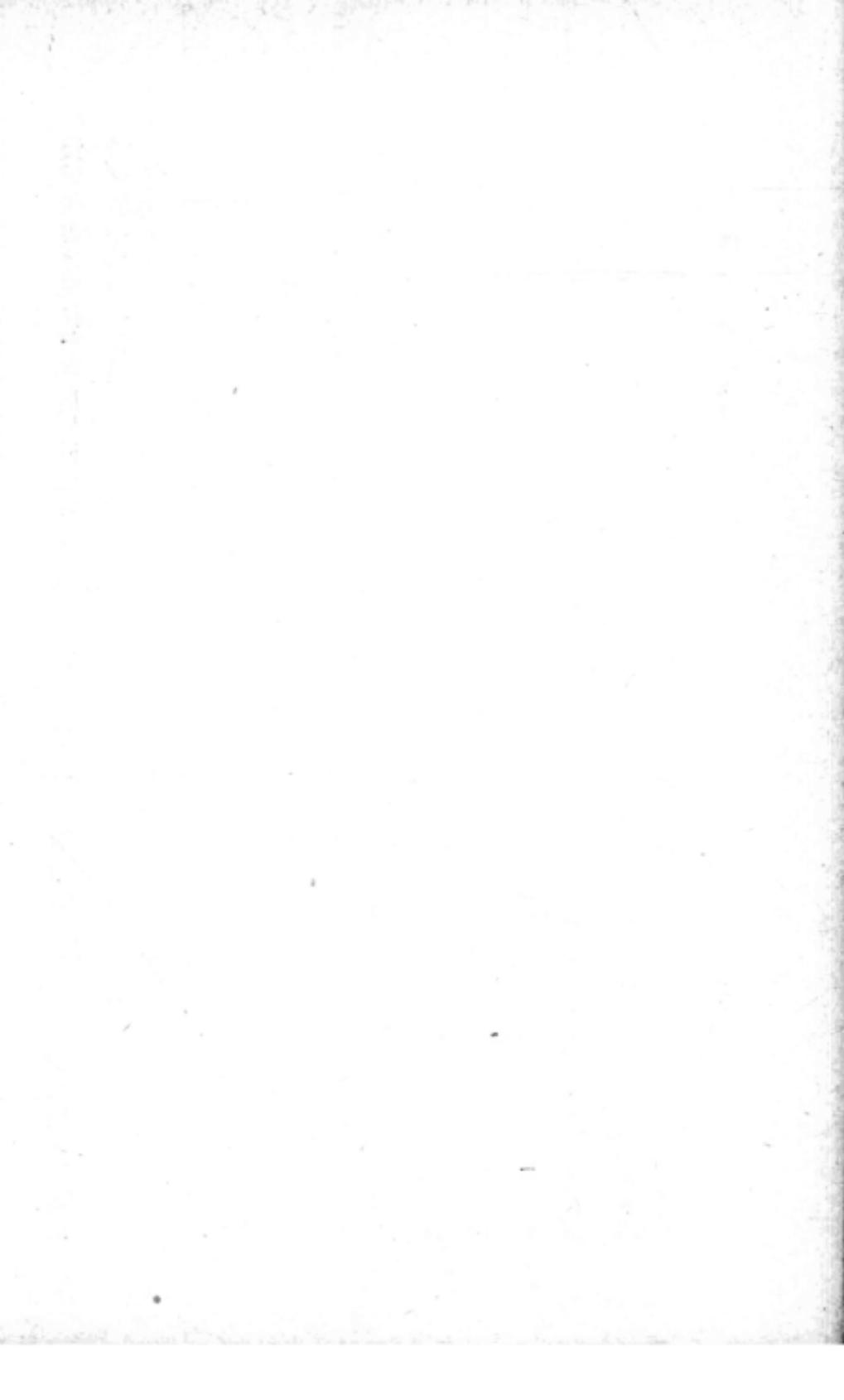
論曰恕堂但工製器其於曆算之學則僅能依數五演而已故所著論皆擣撫成說隨人步趨尤論五大洲及附載海族海狀海泊海道海產諸說亦悉本利氏乾坤體義荒遠無憑不足取也

### 梅沖

梅沖字抱村。總憲文穆公之孫。宣城諸生。著有勾股淺述。其自序云。六藝以九數並稱。而學者好言勾股。豈不以揆天度地。爲用至神。而所以窮象數之變。其精解奧義。原足引察士之思。而供尋味哉。先徵君著曆算書八十八種。於西法之祕。爲神異者。皆通以勾股。而盡發其覆。故專言勾股者。反略。特舉隅一卷。少示數端而已。予少承庭訓。粗聞先人緒論。未能竟學。歲癸丑從李雲門先生遊。先生詳加指示。稍得其門徑。因敬奉御定數理精蘊。言勾股者。反復探索。依題集解。間參取他書。並約其精要。輯爲一編。自備省覽。後陳明經勉甫問數學於予。出以相示。既而精通三角八線。於曆算學。直深入闡奧。顧以此編爲佳。謂明淺易入。語簡而說備。懲患付梓。予曰。算書之弊有二。其一艱深其詞。李治所謂故爲溟涬黯黓。惟恐學者得窺彷彿。其心私也。其二不肯遵守成法。自矜創獲。以別立析解。而反失其故步。茲編似幸免於此。然特集錄舊說。爲之宣導敘會。以變從淺易。要僅屬鈔胥而已。且凡言算者。必前廣以九章。後深以三角。於欽若授時事有所發明。庶足見數學之大。予亦曾究觀六宗三要。於御製曆象考成上下二編。及後編。并採集圖說。以爲約本。而饑驅四方。未遑卒業。家學固未能稟承。要不敢以區區者自限也。而子將使吾以此自見耶。陳子曰。此書少單行善本。吾但爲習勾股者計耳。因重加訂正。爲家塾引蒙之一助。題曰淺述。以惟淺乃可入深。用誌學步先人之意云爾。勾股

論曰。抱村稟承家學。於詩古文詞皆高出時輩。尤肆力於制藝。曾撰離騷經解一書行世。其所著之勾股。

淺述。蓋卽本先徵君勾股舉隅而詳明之。并雜取算法統宗難題數則。附列於後。期便初學。無大精義。但於勾股中聊見一端耳。



# 疇人傳卷第五十一

國朝續補三

甘泉羅士琳續補

焦循子廷琥 楊大壯附存

焦循字理堂，號里堂，江都人。生而穎異，年十七應童子試，時諸城劉文清公督學江蘇，因見詩中有醞曆字，詢以何本。循舉文藪桃花賦對，兼述其音義，因取入邑庠，并賜之云：「不學經何以足用，盍以學賦者學經？」時興化顧九苞以經學名世，循遂往就問難，始用力於經。又因九苞子超宗貽以梅氏叢書，復用力於算，性既專，兼善苦思，以故經史曆算聲音訓詁諸學，無所不精。嘉慶六年舉於鄉，先是乾隆戊申科鄉試二場，夢一卒持刺來，視之字徑半寸許，曰：「年愚弟章世純，竊謂其科必售。」逮登賢書，始悟章柳州亦辛酉舉人，因柳州未得成進士，遂淡於仕進，壹志著書。嗣患足疾，隱於北湖築雕菰樓以終焉。二十五年夏，足疾甚，兼病瘧，遂致不起。年五十有八，生平博聞強記，識力精卓，每遇一書，無論優劣難易，隱與平行，必悉心研究，務窮其源。嘗以梅徵君弧三角舉要環中，委尺撰非一時，繁複無次，戴庶常勾股割圓記，務爲簡奧，變易舊名，因撰釋弧三卷，上篇釋六觚八線之義，中篇釋正弧弦切及內外垂弧之用，下篇釋次形及矢較之術。錢詹事大昕稱是書於正弧斜弧次形矢較之用，理無不包，法無不備。循復上書詹事論七政。

諸輪其略云梅徵君論次輪上之實體。嘗向太陽推之五星誠有然者。若太陰之次輪行倍離所云向日者。其止謂為太陽所攝恆行離日之倍度。非謂其體之向太陽耶。且五星之歲輪與日天同大。其歲輪繞日軌迹為伏見輪。與本天同大。今月之次輪視均輪尤小。既行倍離。則其軌迹不能成圈。與本天同大。意者五星與日有定距。太陰次輪與星有不同者。與又火星之歲輪半徑忽大忽小。有本天高卑及太陽高卑之差。星與太陽同在最高。與同在最卑。其相距甚異。梅徵君火星本法云。火星兼論太陽之高卑。要不能改其徑線之大致。今以求法考之。以均輪所當之矢。為兩差之比例。以相加。則其徑線隨本輪矢之高下為高下。有不能不改其大致者矣。江氏慎修言。諸星歲輪應日之本輪。火星獨應日之體。故有太陽高卑。按高卑之差。惟有不同心之異。其輪則同心。今推求火星次輪之法。在最卑時。其半徑為最小。稍離乎最卑之左右。增損一分一秒。則本輪之矢隨之而長。卽半徑之度。隨之以增。規此成圓必大於本圈。而不同於不同心圈。與伏見輪之狀。或者火星之次輪本割入太陽天內。高卑之差緣是以起。然又無從得其貫通。竊思弟谷以來。諸輪之設或左行或右行或倍行或三倍行或自遠或自近或自平遠或以本輪為心。大率皆以實測所得之數。假為法象。以曲求其合。故不能比而同之也。又謂弧線之生。緣於諸輪輪徑相交。乃成三角之象。輪之弗明。法無從附。因又撰釋輪二卷。上篇言諸輪之異同。下篇言弧角之變化。以明立法之意。更謂康熙甲子元用諸輪法。雍正癸卯元用橢圓法。蓋實測隨時而差。則立法亦隨時而改。

顧其義蘊深密，未易尋究。謹擇其精要，析而明之。庶幾便於初學。爲譏釋攢一卷。又謂劉氏徵注九章算術，猶許氏慎撰說文解字，講六書者不能舍許氏之書。講九章者不能舍劉氏之書。九章之目雖多，而其綱總不外乎加減乘除四者而已。四者之雜於九章，又不啻六書之聲雜於各部。故同一今有之術，用於衰分，復用於粟米，同一齊同之術，用於方田，復用於均輸，同一弦矢之術，用於勾股，復用於少廣，而立方之上，不詳三乘以上之方，四表之測，未盡三率相求之例。踵其後者，又載粟米爲貴賤差分，移均輸爲疊借互徵，名目既繁，本原益晦。蓋九章不能盡加減乘除之用，而加減乘除可以通九章之窮。孫子張邱建兩書似得此意，乃說之不詳。因本劉氏書以加減乘除爲綱，以九章分注而辨明之。撰加減乘除釋八卷，循又嘗與吳中李尚之銳，歙汪孝嬰，萊討論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及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諸書，因知立天元一爲算家至精之術。泰書雖亦有立天元一名，而術與李殊。尚之所校海鏡演段二書，專主辯天元借根之殊，故但指其大概之所近，其於盈虧和較之理，究未析其微芒之所分，乃復貫通其理，舉而明之。撰天元一釋二卷，開方通釋一卷，以述兩家之學。謂常法亦謂之隅法，益隅亦謂之虛隅。益從亦謂之益方，益方者別於從方也。益廉者別於從廉也。常法者別於益隅也。如積相消，則同減而異加；開方相生，則同加而異減。其同異減加，則盈不足之義也。其有和有較，則方程之體也。其借算，則少廣之遺也。其貫方於從，則商功之流也。其如積相比，則均輸之趨也。其寄分取率，則衰分粟米之變也。其就分，則方田

之餘也。其測圓則勾股之精也。又謂梅勿庵以少廣拾遺發明諸乘方於正負加減之際，闕而未備。故其廉隅繁鎖步算既艱亦且莫適於用。近讀秦書其中有開方法既精且簡不特與測圓海鏡相表裏究其原實古九章之遺竊以乘除之法負版皆知至開正負帶從諸乘方儒者竭精敝神或有未能了了者使知道古此法則自一乘以至百乘千乘庶幾一以貫之爰列爲十二式設問以明之又致書與李尚之謂天元未消之前有和而較不備有較而和不備及既相消合而爲一其和較始備和在幂則天元爲益從和在天元則幂爲益隅以正負別之正與正負與負爲同名正與負爲異名從與積同名相加有益積秦道古謂之投胎從與積異名相消有翻積秦道古謂之換骨推而核之和在隅乃有益積益從大於初商則益積初商大於益從則不益和在從乃有翻積較數小於初商則翻積初商小於較數則不翻是爲少廣之變境又非方程所能盡也至於寄分之以乘代除九章算中已有之一爲七人賣馬一爲太倉之返或豫乘以省後之除或彼乘以代此之除其義一也故尚之敍其天元一釋略曰爲算之道皆據所已知之數求所未知之數然而所謂數者自一而累之而十百千萬自一而析之而分釐秒忽等數也所不知之數未知幾何而必爲一數則可知此天元一之所由立也已知之數見數也未知之數雖知其必爲一數究借算也見數與借算不同類故必別太極於天元外也以不同類者相加減則生正負何也減所不可減非負不能通其變也以天元乘則層累而上以天元除則層遞而下層累而上者譬天元爲方面以

乘方面爲平曆。以乘平曆爲立積也。層遞而下者。譬以方面除立積。則得平曆。除平曆。則得方面也。設一術於此。以求其積數。又設一術於彼。以求其積數。此之積數。與彼之積數。其天元太極之等不同。而其爲積數則同。故曰如積也。彼此之積數同。則以彼消此。或以此消彼。相消之後。必減盡而空。更無積數矣。然而猶有天元太極之等在。以有正負故也。計正之積。與負之積適等。正之盈。以負之不足消之。而盡負之不足以正之。盈消之而亦盡。正負相消。則無正亦無負。是無積數也。惟無積數。故除之。開方之而得所立天元一幾何之實數。假尙有數。不得爾也。此立天元術之大略也。是書於帶分寄母同數相消之故。條分縷析。發揮無復餘蘊。蓋自李欒城郭邢臺而後。未有如此妙也。初循以太陰次輪及火星歲輪。皆與本天不合。謂有其當然。自必有其所以然。及覆數四。不得其故。商之元和李銳。銳謂古法自三統以來。見存者四十家。其於日月之盈縮遲疾。五星之順留逆伏。皆言其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本朝時憲書甲子元。用諸輪法。癸卯元。用橢圓法。以及穆尼閣新西法。用同心天。蔣友仁所設地動儀。設太陽不動。而地球如七曜之流轉。此皆言其當然。而又設言其所以然。然其當然者。悉憑實測。其所以然者。止就一家之說。衍而極之。以明算理而已。是故月五星初均次均之加減。其故由於有本輪次輪。而其實月五星之所以有本輪次輪。其故仍由於實測之時。當有加減也。以是推之。則月體一周。不能成大圈。與本天等。其故由於有次輪。而所以有次輪之故。則由於朔望以外。當有加減也。火星軌迹。不能等於本天。其故由

於歲輪徑有大小而所以輪徑有大小之故則由於以無消長之輪徑算火星猶有不合而更宜有加減也循謹其說故自敍釋輪云七政諸輪生於實測若高卑遲疾之故則未敢以臆度焉其虛衷服善有如此所著書不下數百卷其最著者有孟子正義羣經宮室考雕菰樓易學三種餘甚多不具錄子廷琥堂里

學算記雕菰樓文集繫經室文集漢學師承記揚州畫舫錄

子廷琥字虎玉優廩生性醇篤善承家學於算學亦精進陽湖孫觀察星衍撰釋方不信地圓謂西人誤會大戴禮四角不揜之言而叛地圓之說以楊光先之斥地圓比孟子之距楊朱廷琥讀其書謂古之言天者三家曰宣夜曰周髀曰渾天宣夜無師承渾蓋之說皆謂地圓泰州陳氏宣城梅氏悉以東西測景有時差南北測星有地差與圓形合爲說且大戴有曾子之言內經有岐伯之言宋則有邵子程子之言其說非西人所自叛並非西人誤會古人之言也因博搜古籍合諸家言而臚列之爲地圓說二卷又庭訓謂李欒城秦道古之學旣撰有天元一釋開方通釋以闡明之而測圓海鏡益古演段兩書未詳開方之法讀者依然漠津因以同名相加異名相消用超用變諸法示廷琥廷琥乃知以秦氏之法讀李氏之書布策推算一一符合遂取益古演段六十四問每問皆詳畫其式書成其父見而喜曰得此可讀演段矣卽命名爲益古演段開方補且云可附於學算記之末

事略雕菰樓文集

論曰天本無形古人之所謂橫帶天腰者爲赤道斜交赤道者爲黃道殆如棋枰劃界以便測算耳非天

確有黃赤道也。然則西人所謂本輪均輪次輪亦虛象耳。非確有諸輪。如連環相套於無形之天也。乃西人言之鑿鑿甚。且謂天有九重。層層相包。如裏葱頭。日月五星列宿在其體內。如木節在板。一定不移。其所以能銜惑愚人者。正在此等新奇無據之說。乃不謂梅江諸君竟受其欺。遂以爲天真有質。真有若是諸輪。果使天真有質。真有若是諸輪。何以未幾而變爲橢圓之天。不識向之諸輪。究竟棄置何所。里堂輪。橢二釋意主實用。故詳於法而略於理。旨哉。拘儒者之學也。至於天元之妙。妙在寄母。尙之謂滅所不可滅。非負不能通其變。余竊以爲除所不受除。非寄母不能通其變。寄母者。通分之謂也。不除此而乘彼。在常法多一除。立天元。恆多一乘。故凡兩次除者。天元則變爲平方。三次除者。天元則變爲立方。是欲究天元之術。必先明正負開方之理。而天元之爲用甚廣。昔郭太史授時術。尙用之以求弧矢。是不獨可賅九章。尤治曆者之所必不可少也。里堂天元開方二釋。闡明其法。使人人通曉。較梅文穆之僅辨天元爲借根方所本。其功不更鉅哉。且里堂以通儒而兼精天學。其詰嗣虎玉。又能克紹門業。可謂不愧古人。有光梓里矣。理堂隱居北湖。與同里楊參戎相友善。參戎名大壯。字貞吉。號竹廬。又號耕雲。昭武將軍裔。以世襲輕車都尉。官徽州營參將。病廢回籍。精於曆算。武官中。洵爲罕覩。事蹟載揚州畫舫錄。亦足以見吾鄉之篤好斯學之盛也。又烏程張秋水。選拔鑑冬青館甲集。有讀里堂天元一釋跋。謂卷末致欒城與邢臺。世次之先後。尤具隻眼。然謂欒城作測圓海鏡時。卽本傳所云晚家元氏。買田封龍山下。學徒益衆者。此

似有別。蓋仁卿作書時所言老大以來，其實亦祇中歲樂城至至元改元以後始卒。故河朔訪古記載元氏縣封龍山龍首山下，有宋丞相李昉讀書臺。其吟臺在東北隅，逮國朝至元三年，李文正公治自翰林學士辭歸山中，因其故基，以築大成殿講堂齋舍，招延學者。據此當不止八十八歲。所謂甲辰召對後，即歸元氏山中，亦未必盡然。秋水又有大統曆法啓蒙跋，謂此曉庵遺書，震澤沈退甫舉以見示。曆至太初以後，雖遞有改憲，不過增損於積年日法之間。至元郭守敬去積年，誠超前絕後之詣。由是西人不用日而用度，其實紀法用六十萬與日周用一萬，皆取準數，以其便於入算而已。殊不知置閏則須兼論距緯，斷非平氣之可統攝。此先生所爲斷斷於換度換宿者也。然則融西人材質歸大統型範，其苦心至矣。豈第金水二星行度有不同心，爲足以抉高卑盈縮之理哉？此書出而先生之遺書約略盡顯矣。士琳案曉庵遺書世所傳者，惟新法六卷而已，多係鈔本，尙未刊布。不聞有大統曆法啓蒙一書，姑附記以俟搜訪。

許桂林周治平

許先生諱桂林，字同叔，號月南，又號月嵐，海州人。由拔貢生中式嘉慶二十一年舉人，旋丁內艱，以哀毀終。卒之時，實無疾病，自知其死，集家人至前，囑以後事，囑畢，瞑目而逝。年四十有三。生平好學深思，至性醇粹，躬行踐履，博綜羣書，體素弱，不耐勞，勞則易病，然又不能無所用心。若靜攝一二日，輒又病。惟讀書始精神煥發，故日以詁經爲事。樂此不疲，人以疑義就質，有問必答，藹然示人以可親談，他事未數語。

便覺氣餒。獨講學終日不倦。以餘力兼治六書九數。嘗謂岐伯言。地大氣舉之。氣外無殼。其氣將散。氣外有殼。此殼何依。思得一說以補所未及。蓋天實一氣。而其根在北。北極是也。北極不當爲天樞。而當爲氣母。萬物之祖皆在北。故十一月爲羣生之始。天時既然矣。天象獨不當以北極爲一氣之元乎。元氣發於北極。浩浩蕩蕩。久而不息。經星七政。皆運於元氣之中。經星以上。遠之又遠。無論氣之至與不至。固可不必有殼。以函氣也。以北極爲氣母。其氣應向左而運。古稱天道尚左。天根在北。自南望之。以西爲左。近氣母者。左行疾。故恆星東行之差遲。遠氣母者。左行漸緩。故月東行之差最疾。日月之出自北。升而入亦向北。向其母也。又謂氣有形。有無形。有形者雲。無形者風。承地而運七曜者。無形之剛風也。有形之氣無力。無形之氣有力。風者大氣之餘。時被地上。北極爲氣母。氣起於北。至西下轉於西南。此日入於西。所以向北。而地上之風。誠如聖祖幾暇格物編言。風無正方。而常起於西南也。因采集宣夜遺文。以西法通之。著宣西通三卷。又恭讀欽定數理精蘊。撮其簡要。切於日用者。著算牖四卷。蓋取啓牖以示初學之意。其自序云。算家以簡爲貴。取其濟用。兼亦省心。所述算牖。亦此志也。而其大端有二。一曰籌算。二曰四率比例。籌算。省乘爲加。省除爲減。乘則不必徧乘。歸則無須擅歸。四率。比例。往往多算者。能以少算算之。累算者。能以一算算之。且三率既定。卽法實已分。斷不致法實顛倒之誤。四率本古法。而習乘除者多不之知。故特表之。卽用珠算者習焉。其爲益於乘除不少也。籌算又最易曉。梅宣城云。朝得暮能學之甚易。而用

之甚簡。謂非捷徑乎。算書人或不樂觀。觀者又或未卽見其綱要。因於篇首著此二端。俾有志明算之士。留意覽焉。別有易確二十卷行世。其未刊者。毛詩後箋八卷。春秋三傳地名考證六卷。穀梁傳時月日釋例六卷。漢世別本禮記長義四卷。大學中庸講義二卷。四書因論二卷。許氏說音十二卷。說文後解十卷。太元後知六卷。參同契金闡大義二卷。步緯簡明法一卷。立天元一導數四卷。擢對八卷。半古叢鈔八卷。味無味齋文集八卷。外集四卷。詩集二十六卷。外集八卷。駢體文四卷。壹籟詞二卷。同時又有周治平者。漸之臨海諸生。事蹟不得其詳。嘗因曾子問天員篇。偏則風一節爲之釋曰。萬物各有本所。故得其所則安。不得其所則強。及其強力已盡。自復居于本所焉。本所者何。如土最重。重愛卑性。居下火最輕。輕愛高性。居上水輕於土。在土之上氣重于火。在火之下然水比土爲輕。較火氣爲重。氣比火爲重。較水土爲輕。以是知水必下而不上。氣必上而不下矣。蓋水之情爲冷溼。火之情爲燥熱。土之情爲燥冷。氣之情爲溼熱。其情皆爲偏勝。各隨其勝所。火氣偶入水土之中。必不得其安。而欲上行。水土因氣騰入氣火之城。亦必被強而欲下墮。各居本所矣。日光照地。與氣上升。偏於燥則發爲風。火與土俱挾氣上升。阻於陰雲。難歸本所。火上之勢。上下不得。亦無就滅之理。則奮迅決發。激爲雷霆。與氣交合。迸爲火光。居於本所。故云交則電。日氣入地。鬱隆騰起。結而成雲。上至冷際。爲冷情所化。因而成雨。正如蒸水因熱上升。騰騰作氣。升上及於蓋。蓋是冷際。卽化爲水。下居本所。故兩者冷熱二氣相和而成也。若溼氣旣清且微。是陽勝也。

至冷際，乃凝爲露。三冬之月，冷際甚冷，是陰勝也。雲至其處，既受冷侵，一一凝沴，皆是散圓，即成雪矣。露之爲霜，其理略同。蓋氣有三際：中際爲冷，上近火熱，下近地溫。冷際正中，乃爲極冷。夏月之氣鬱積濃厚，決絕上騰，力專勢銳，逕至極冷之深際，驟凝爲雹。入冬愈深，變合愈驟，結體愈大矣。故雹體之大小，又因入冷之淺深爲差等。非如冬月雲氣徐徐上升，漸至冷之初際，而結體甚微也。故夏月雲足促狹，隔膜分壘，而晴雨頓異焉。冬時氣升冷際，化而成雨，因在氣中摩盪，故一皆圓初圓甚微，以漸歸并成爲點滴，未至本所，又爲嚴寒所迫，卽下成霰矣。故雹霰者，皆陰陽專一之氣所結而成者也。宜四通算編  
曾子注釋

論曰：許先生精于格致之理，言不妄發。行端表正，讀書之外，無他好。與人接終日默默，不善作酬酢語，洵爲古之通儒。歿後，州人三請崇祀鄉賢，非虛也。天性孝友，曾撰北堂永慕記，門弟子附刊於易確後。又以家貧，身病篤，學多愁致，乏子嗣。以兄之次子徵容爲子。徵容好學，有父風。將見家學淵源，引而弗替。周君亦深於天算，兼習西法。阮相國曩撰曾子注釋，謂其能融會中西之說。曾采其言，又疇人前傳，亦獲其校錄之助。因所論與許先生說大略相近，故附及之。

### 吳蘭修

吳蘭修字石華，嘉慶舉人。官信宜訓導，工詩文。尤精考據，兼擅算數之學。曾序李雲門侍郎輯古算經考注，其略云：凡高臺美道，築隄穿河等二十術，皆以從立方開之。西法詳句股開方，而無帶從同文算指，有

帶從平方而無立方。梅定九補帶從立方三術稱爲至密。實未見此書也。且梅氏所舉皆正體立方。猶易布算。此則斜袤廣狹割截附帶以法御之。無不曲中可謂思極豪芒妙入無間者矣。今以其術考之。立法要在求小數。以各差加小數而得大數。蓋以各差減大數。則乘除加減正負交變。以小數與各差相加。與他數相乘用加而不用減法尤簡易也。立言無多。要能直揭王氏之旨。非深於古法者不能道。又撰有方程考。謂方程之法。沿誤久矣。梅氏定爲和數較數和較兼用和較交變四類。可謂力闢荆榛。但其圖仍用直行正負交變耳。目紛繁學者猶難之。因以諸書方程經梅氏考正者悉著錄遵御製數理精蘊法算之。庶幾一目瞭然。學海堂二集輯

論曰。石華爲廣東知名士。阮相國總制兩廣時。於廣州城北粵秀山越王臺故址。建立學海堂以課士。首選石華爲學長。其品學已可概見。所著方程考。末載通御附辨二門。如算法統宗。有孤鵬不知數一條。用頭尾相減爲共數。固誤。梅文穆公赤水遺珍。改定爲兩尾相減餘爲法。亦非通法。因悟得用方程法御之。始無窒礙。其他不勝枚舉。要皆有功于九數者也。

董祐誠張成孫

董祐誠字方立。陽湖人。嘉慶二十三年應順天鄉試中式經魁。初名曾臣。鄉試後更今名。幼穎異進。止凝然。不強笑語。頗狷急而訥。於言辭於書之外。無所嗜。於世之書。無不讀。尤有過人才。凡他人所不能探索。

者祐誠一二過目輒通其旨始工爲漢魏六朝文繼通律曆數理與地名物之學根究大道而以用世自期衣食奔走足跡半天下涉獵益廣譏述亦富三試禮部皆未第意恆鬱鬱遂肆力治經又不樂爲世俗學專治鉤棘隱奧之書務出新義闡秘曲補罅漏以是精力耗竭於道光三年歿于京寓年三十有三撰有割圓連比例術圖解三卷自序云元郭守敬授時草用天元術求弧矢徑一圓三猶仍舊率西人以六宗三要二簡術求八線理密數繁凡遇布算皆資於表梅文穆公亦水遺珍載西士杜德美圓徑求周諸率語焉不詳罕通其故嘗欲更瓶通法使弦矢與弧可以徑求覃精累年迄無所得己卯春秀水朱先生鴻以杜氏九術全本相示蓋海寧張先生彞冠所寫者九術以外別無圖說聞陳氏際新嘗爲之注爲某氏所秘書已不傳乃反覆尋繹究其立法之原蓋卽圓容十八觚之術引伸類長求其繩積實兼差分之列衰商功之堆塚而會通以盡句股之變周髀經曰圓出於方方出于矩矩出于九九八十一圓弧也方弦矢也九九八十一遞加遞減遞乘遞除之差也方圓者天地之大體奇耦相生出於自然今得此術而方圓之率通矣爰分圖著解冠以九術原文並立弧矢互求四術都爲三卷辭取易明有傷蕪冗其所未寤俟有道正焉又撰橢圓求周術一卷自序云橢圓求周舊無其術秀水朱先生鴻爲言圓柱斜剖則成橢圓是可以勾股形求之秋涼無事卽先生之說稍爲發明系以圖釋大氏平圓如平方橢圓如縱方橢圓有大徑有小徑有周有積必知其二然後可求其餘猶縱方之勾股形也如以兩徑與周之和較及面

積隱雜求之，則其術亦有不可盡者矣。又撰堆垛求積術一卷，自序云：堆垛求積三乘方以上，舊無其術。汪氏衡齋算學始瓶諸乘方三角堆求積術，以爲古所未發。予釋割圓捷法，更得求諸乘方所成之方錐堆術，繼復以縱方堆推之，而得諸乘方所成之縱方堆術，亦謂此兩術又汪氏所未發也。近讀四元玉鑑，芟草形段，果垛疊藏諸問，求其天元如積之原則，與諸術皆一一符合。學然後知不足，旨哉言乎！爰取舊撰兩術，比而錄之，爲讀四元玉鑑助焉。又撰斜弧三邊求角補術一卷，自序云：梅文穆公赤水遺珍，有弧三角形三邊求角開平方得半角正弦法解，與薛儀甫天學會通三邊求角用對數術略同。其術視總較術稍繁，然用於對數，則此爲簡省矣。薛氏有法無解，梅氏以平行線作同式三角形釋之，義亦未顯。暇日尋繹，迺知角旁大弧之弦線與對弧之弦線相交，成平三角形，以邊角比例術求之，可得所求角正矢之半爲末數，故倍末數，即得角之矢。而術必求半角正弦者，八線對數表無矢線，知此術之專爲對數立也。別爲圖解，並補求一角術，推步之士或有取焉。又撰三統術衍補一卷，自序云：推步家實測日月星辰之行，以算術綴之，謂之綴術。自漢以下，無慮數十家，莫不先審天行，復綴算數，數不虛則假物以爲用。三統之律呂爻象，大衍之蓍策，授時之平差立差，西人之小輪橢圓，其用殊，其設數以求合於實測一也。俗學昧于原本，毀所不見，遂以律呂蓍策之說爲詬病，是知槃之非日，而并疑日之非圓也。三統術爲諸家權輿，史稱公孫卿等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已得太初本星度，迺更選洛下闕等運算，以律起曆，則是已。

得諸數而復歸以律呂爻象固章章矣。錢詹事作三統術衍，頗稱詳覈。然于瓶術之原，猶有未備。今輒依太初元年日月五步度數，比而列之，入以演撰之法爲補衍一卷。後之學者，庶無惑乎此也。先是祐誠研究諸史曆志，因撰三統術衍補，復取三統以次迄明大統萬年回回各術，計五十三家，擬撰五十三家曆術，其涼趙馼之元始術，唐南宮說之神龍術，及瞿曇悉達之九執術，志不著錄用數，更據開元占經所引補，屬稿未成，但有序目載文集中。敍略云：自昔上皇之世，孟幼未分，草木互易，迺定神策轉調，歷大庭軒轅，逮于殷周，三五之法，詩書所稱，略可指說。靡得而詳焉。周室陵遲，憲章版蕩，亡告朔之禮，廢疇人之職，重遭秦楚，五紀崩隕。漢氏初定，日不暇給。至於武皇，始正三微，改歲首。於是方士幅湊曲藝，雲集追星，距以定度，酌月法以積閏，而晦朔分至，躔離弦望之術，差以周備。自是以後，代自爲憲家，自爲學下。暨唐宋，經數十易，皆考驗當代，掇輯舊傳，有元承之，作授時曆，差平立以調進退，求弧矢以正黃赤，乘積年之法，立諸應之準，測算之術，綦以密矣。明代大統，因乎授時，暨於末年，門戶別出，紛爭辨訟，遂屬國亡。大清龍興，暑緯昭應，西徹殊俗，厥角獻技，內設五官天文之科，外測四海經緯之變，日月效期，寒暑通軌，蓋自太初以來千七百四十餘年，始集成於我朝，然猶申命臺官，朝夕格署，蓋天地之數，若此其微也。夫術士之學，厥有三蔽，墨守師承，毀所不見，昧因造之理，違澤火之義，舉一遺三，得五忘十，其蔽一也。榮今陋古，拔本塞源，斥射姓之司星，嗤鄧平之運算，是猶指三江而狹岷流，觀九河而淺積石，其蔽二也。中夏失官學

流荒裔鳩扈補象徵之制。晉紐祖形聲之遺，而議者必嚴內外之防，屏梵回之曆，其蔽三也。祐誠旅食餘閒，願言纂輯，乃取史志所載，自三統以下可撰述者五十三家，凡歲實朔實之分，定氣定朔之差，皆敬授之。大原先朝之遺憲，爲比其名義，課其盈虛，補其散佚，信其亡闕，都爲十卷，鉤核考互，有移歲時以存先士之學，俟有道之正焉爾。祐誠歿後，其兄基誠，時官戶曹，取其已成之曆算稿五種，計七卷，附以水經注圖說殘稿四卷，文甲集二卷，乙集二卷，蘭石詞一卷，共九種，凡一十六卷，名曰方立遺書。囑同里張成孫校而刻之。張成孫者，字彥惟，陽湖張皋文編修惠言子也。名父之後，經學傳家，兼精天學。方立遺書

論曰：方立沈默精敏，所著書洵足以超邁古人，尤所撰之曆術序，探本窮源，不獨指摘其三蔽所在，且可使後學知因造之端，書雖未成，而其志實與元和李尚之秀才錢擬撰《司天通志》大略相同，皆有功于象緯者也。惟瓶橢圓求周誤據九章句股，葛生纏木術，以橢圓大徑爲弦，小徑爲句，求得股副，以小徑求得圓半周爲句，與所求之股復求得弦爲橢圓半周，於術不通。蓋葛生纏木，若使兩面對纏，其相交處必有角，故可借爲句股形求之，而橢圓之形則爲斜剖之圓柱，與葛纏者迥異，其受剖處無痕跡可尋，故能有合於長圓，而不能有合於句股，以其相交處無角也。夫其相交處無角，則其形不同，其數必恆小於橢周，信非通法。曩曾以此論告之其兄玉椒農部，基誠乃農部既不知算，兼以友愛其弟，不忍湮沒其所著之書，堅不節去此術，致方立有遺憾，惜哉。

# 疇人傳卷第五十二

國朝續補四

## 張敦仁

甘泉羅士琳續補

張敦仁字古餘陽城人也由乾隆四十年進士丁憂四十三年補行殿試奉以知縣歸班銓選歷官直隸南宮江西高安廬陵等縣知縣銅鼓川沙等廳同知江寧揚州南昌吉安等府知府淳升雲南鹽法道得末疾乞老歸僑寓金陵生平實事求是居官勤於公事暇即力求古籍研究羣書雖老病家居亦不廢學尤嗜曆算以在江南之日最久與元和李秀才銳相友善因讀輯古算經凡高臺羨道築隄穿河等二十術皆以從立方開之苦其有術無草且詞隱理奧無能通之者其第十六術以下原本注文術文爛脫甚多乃與李秀才商榷各以天元入之其著細草並將其爛脫字據術補足使商功之平地役功廣袤之術較若列眉手寫定本刊刻名曰輯古算經細草長塘鮑氏見而愛之縮爲袖珍本刻入知不足齋叢書中自是輯古始有善本矣又因讀秦氏數學九章知大衍求一術與立天元一術皆爲曆算家至精之詣天元一幸得宣城梅氏辨明又有測圓海鏡益古演段諸刻本行世獨大衍求一術載在秦書而秦書又無刊本鮮有知者于是復撰求一算術上中下三卷自序云算數之學自九章而後述作滋多其最善者則

有二術。一曰立天元。一一曰求一。盡方圓之變。莫善於立天元。窮奇偶之情。莫善於求一。求一之術。出于孫子算經物不知數之間。宋史藝文志有龍受益求一算術化零歌。當卽此術。而其書不傳。推步家謂之方程。周琮明天術義略。所謂以方程約而齊之。鮑澣之論統天術。所謂虛廢方程之算者是也。然其布算行列。迥與方程不同。則名之爲方程者非也。其法以各數及不滿各數之殘。求未以各數除去之數。必先求以各數去之餘一之數。而後諸數可求。故曰求一也。算之用無所不包。至于步天而極求一術之於步天。其用尤爲切要。何者。氣朔交轉之策。卽各數也。氣朔交轉之應。卽不滿各數之殘也。上元以來。距所求年之積分。卽未以各數除去之數也。是故由唐麟德術以下。迄于宋元諸家演撰。皆依賴是術而成。五代曹士鳴始變古法。不復推上古爲元。然世謂之小術。祇行於民間。元郭守敬造授時術。斷取近距。不用積年日法。而李謙議仍有附演積數三法。以釋或者之疑。蓋臺官師說相傳。罔敢失墜。求一術之見重。當時如此。明用大統。一切皆仍授時之舊。鄭世子載堉所進萬年術。亦依郭法截算。不立積年上元之法。久不行用。于是古人所以推求七曜齊同之故。五百年來無有知其說者矣。國朝數學昌明。邁越千古。潛心學者罕見其書。知之者鮮。余宦遊江右。上交學使李雲門先生。借錄所藏秦李諸書。乃得窺尋立天元一。

求一之妙及來吳門有元和諸生李尚之銳篤好斯言因其日夕討論研窮祕奧官曹多暇輒依秦氏所說略加修飾推而衍之得書一卷名曰求一算術以篇帙稍繁分爲上中下上以究其原中下以明其法中爲雜法下則演紀也竊謂隨時測驗以明合天則演撰之法不可復用上考往古求其已然則算造之原不可不知况乎術體精微未易窺測秦氏自言窮年致志感于夢寐幸而得知神明變化存乎其人又安知無用之用其用不有更大者在乎此則區區之心所以自矜一得之愚頃思有以章明之也又因讀測圓海鏡有翻法在記之注疑李氏別有開方記一書佚而不傳爰取秦書所載正負開方法自平方以迄三乘方凡六十四問各設超進商除正負和較之式副以之分二十五問負商二十三問無數五問代開十二問盡變二十二問通論一十二問而以釋例二十一條冠諸首用補李氏佚書名曰開方補記自序云正負開諸乘方者天元一術之除法也天元一術凡應除者多不受除不除此而乘彼則不得不合累乘所得之數而并除之於是開諸乘方之法生焉非當其取數之初先設一開幾乘方之見于胷中而後以吾術就之也後人不察乃枝節而形求之湊合於長闊和較之間規規于廉率立成之數說愈難而古人立法之意愈晦矣嘉慶己未余因校李敬齋測圓海鏡不得其開方之術甚惜所謂翻法在記者之不可以復見轉而于秦道古數學九章中求之始識古人層層列位同加異減自然相生之妙然易一數以取初商則猶茫然無以御也嗣是游宦所至每遇譚藝之士輒相諷訪癸亥之秋重晤李雲門先生於

都下執手道故外卽相與極論此事亦深以定初商爲難。冬仲南來寓居吳會官閒無事乃與元和李尙之復取秦氏書列式而詳稽之然後嘆自九章算經以來曆代相傳開方步法爲同文算指隔位作點之一言汨之而初商遂不可定也夫隔位作點止可以御無從之方而不可以御正負諸乘方正負諸乘方有實從廉隅各層必以正負之名層層審之而後可開幾數者之各商數俱定時吳縣沈中立亦篤好斯學各設新題更相詰難會通旣得理解豁然正負錯糅銖黍不失蓋古人立法之精爲蔑以加矣次年冬尙之與余同處金陵乃爲通釋條例自平方起至三乘方止推是而至於無窮皆可一法以御之今年夏出以示元和顧千里寓目資其排演真然成篇列式雖多義無重複然所謂可開幾數者以開方言之則然若天元一術之本法固不如是也因備舉秦李諸書及郭邢臺授時法草之見於今者爲通論一卷以殿其後欲令學者知古人於此非昧之而不言特其言之各有攸當而非可以蠡管之見強相訾議者也夫以三百年來久佚之術與余五六年來耿耿莫釋之疑一旦萃海內之學人講明而暴白之斯亦天下之至樂矣書旣成都爲九卷名之曰開方補記非能於古人之外有加毫末也祇推演其已成之法并申明其用法之意云爾乙丑閏六月九日識於邵伯舟次稿成未刊迨道光十四年始親爲校刻僅成六卷遂以病歿年八十有一輯古算經細草求  
算術開方補記

之以九章釋輯古皆專志求古者也較之妄以西法疏釋古書者真有霄壤之判至於宋金諸史不爲秦九韶立傳而所爲大衍求一演紀上元幾使前賢精詣湮沒無聞得觀察表而章之又復闡而明之不獨使曆志之殘缺譌舛者可以據術推補且可以備將來考驗氣朔交轉諸策諸應歷久而差之由來厥功偉矣觀察著述甚富已刊者輯古算經細草求一算術二種外尚有鹽鐵論考證通鑑補識誤通鑑補略諸書惜開方補記刊而未竣此又與吾鄉焦里堂孝廉之開方通釋未經刊布同一憾事也

姚文田施彥士

姚文田字秋農歸安人以嘉慶四年己未科第一甲一名進士授職修撰充國史館唐文館纂修歷官詹事府翰林院內閣學士禮部尙書卒謚文僖生平博覽羣書精於考覈兼明古曆傳撰有春秋經傳朔閏表二卷其自序云曆法以分至爲主必使常居四正之月然後歲序不愆故氣有盈朔有虛則置閏月以齊之堯典專舉四仲其定法也春秋時日官失職曆法久壞前後參錯時有不同春王正月一語先儒聚訟紛紜然如隱公七年二月十七日長至則正月乃建亥矣尙得謂周正月乎自宣公初連失兩閏後此屢補屢失以至襄公之末凡五十餘年魯多通儒豈無有一二人能釐正之者乃聽其紊亂如是之久魯史繫之以王蓋是當日周曆如此故夫子亦仍而不改至於列國各隨民俗故有雜用夏商正者其赴告之文或知改從周制者其施諸國中則命月必有歧出左氏採輯各傳往往專舉四時而不言月間有稱

月而改定者亦有遺漏未改者。後人讀之難曉。杜氏作長曆。自謂用乾度。並古今十曆以相考驗。無論諸曆皆漢以後人作。且多歧亡羊。抑又何所適從。顧氏朔閏表力糾杜孔之失。乃祇是遷就日月。閏月重大。隨意安置。又不詳致誤之由。用力勤而失彌甚矣。愚謂夏正承顓頊後。實爲曆法之宗。殷周雖改正朔。其大法必不能變。春秋曆法蓋有二端。一則先大月後小月。凡日月率二十九日半有奇而一會。每月常不足三十日。漢志先藉半日。名曰陽曆。不藉名曰陰曆。藉古借字。先大後小。所謂藉半日也。然小月之朔。常在大月之晦。名義俱不符。未知周初果如此否。漢鄧平實踵其法。見漢志至每月皆有餘分。積滿半日。則下月更不須藉。故有重大之月。大約常在第十七月。先大後小。則十七月已是大月。故不得不移前一月。而十七月反爲小月。通經傳二百五十五年中。僅失三重大。多一重大。其後旋即補正。蓋一有增脫。則小大全倒。陽曆轉爲陰曆也。一則置閏歲終。凡經傳閏月。皆在是年之末。又不言閏某月。惟文元年閏三月。當時卽譏其非禮。知所謂歸餘者。斷在歲終。秦人稱後九月。有自來矣。然於古法實不合。故哀公十二月螽一傳。又引夫子之言以正其失也。由其定法全失。遂至疏數無常。故有一年再閏者。文元年是也。有一年三閏者。襄二十八年是也。有二年連閏者。僖三年四年是也。有三年連閏者。僖二十二年二十三年二十四年是也。皆由錯失在前。隨時改正。尋其脉絡。可得而言。其夏商正閏法。必有不同。昭二十年衛有閏月。殺宣姜事。文在八月之下。似當是閏八月。或言下文賜謚子墓。皆終而言之。此亦可與之一例。然在某

月終不能定。惟哀十五年傳閏月，良夫與太子入經書此事于十六年正月，是衛之閏爲魯之正，乃爲衛用商正之實證。杜氏誤合爲一，遂并孔子之卒而亡其日，斯爲過之至大者。予旣深知杜顧兩家之失，幸賴僖五年昭二十年兩日南至傳有明文，卽據此以爲本，推算前後長至布爲定率，復取經傳分年條繫，去其傳寫有譌舛堵，然後二千三百餘年以前之曆法，粲然復明，亦古今一大快事。旣爲表如後，復撮其要書於卷端。嗣又有施彥士字樸齋，崇明人，道光元年舉人生，平究心實學，專以經濟致用爲主，尤於天文與地肆力最深，推步以徐圃臣爲根柢，與地以顧祖禹爲濫觴。先是彥士撰有求己堂八種，其海運圖說，卽八種之一也。會三年冬，高堰隄決，運河失道，當時議籌海運，經太倉張刺史作楠，江蘇賀方伯長齡，陶中丞澍，以彥士夙有成書，延訪入幕，勤辦海運事成，上功於朝，議敍知縣歷任內邱、正定、萬全等縣。道光十五年以勞瘁成疾，卒於官，年六十有一。曾取天元曆理策應諸用數，推勘春秋三十七日食，其自序云：春秋日月具有義例，而周正夏正聚訟紛如，蓋自東遷以後，失曆失閏，冬春上纂正朔下移，甚至春二月而日南至，十二月而火西流，所以孔子嘗譏司曆過。左氏亦謂再失閏。况夏五郭公史文多闕，千載後其孰從而定之？杜征南爲左氏功臣，而不諳曆法，所著長曆，惟憑經文，朔日前卻閏月，以求其合，而經誤傳誤，卒不可定。後人又孰從而求之？孟子有言：苟求其故，千歲日至可坐而致。夫冬夏致日，古法憑土圭測景，葭管飛灰，容有不齊，求其可以考曆法之疎密，而堅定其是非者，莫如日食，則欲以曆證春秋之日。

月而破千古之疑似者莫如求全經之交食然而難言之矣王伯厚云春秋日食三十六曆家推驗精者不過得二十六唐一行得二十七本朝衛朴得三十五惟莊十八年三月古今算不入食法然構李徐圖臣先生云此正坐不知春秋正朔漸變之故則固無足憑焉郭守敬授時曆法亦密矣然元史曆志所推春秋三十七事僖五年九月朔食既缺而不載桓三年七月日食既僅推得六分四十一秒又意在以經證曆初非以曆明經未嘗指出春秋失閏之漸惟徐圖臣先生能以曆證明經術考定全經朔日著爲經傳注疏辨正而其書不傳徧求諸上下兩江卒不可得乙亥秋杪偕郁達夫游嘉禾求遺書謁先生從孫麗川丈尋五龍橋讀書處則已他人是保而殘楮剩墨杳乎不可復知矣無已歸而求諸所得先生曆法積年布算則全經日食三十七事乃得其三十四夫交食之法分秒有差即不能合而自宣十七年癸卯外所書甲乙無不若合符節並列於二千三百餘年後之珠盤并衛朴所不能合郭守敬所不及詳者一有一以得其實豈非千古大快事哉爰以所推交食全稿錄爲一帙準徐氏法以月建名月比而核之則僖公以前合夏正者二合夏正而失一閏者五文公以後合周正者十九合周正而失一閏者六夫亦可知春秋失閏之有漸而周正之改月與否可由是而定全經朔日亦可由是而推矣惟僖公十五年五月交食元史不無附會而襄公二十一年及二十四年連月比食古今曆法所不能得者而衛朴能得之此或別自有說而彥何足以知之姑俟諸深于春秋且精于曆法者又謂杜氏長曆顧氏朔閏表祗就經傳

推較而未諳曆法。晉姜岌唐一行元郭氏各以曆推春秋日食而未及全經朔日。而其書不傳。陳厚耀長曆或稱較預爲密。而僅從四庫提要中略見一斑。且推至僖公五年止。以下因一一與杜曆相符。不復續載。則襄公二十七年傳注頓置兩閏之誣似未及辨正。而隱桓之初杜氏之得者轉未免異同其說。以隱公元年以前非失一閏乃多一閏似也。先儒謂周正建子。如失一閏。則建亥矣。而正月實建丑。非多一閏而何。然欲退一閏以就之。將以合杜氏所不能合。而不知二年八月之庚辰有不合。失在七月不置閏。三年十二月之庚戌有不合。鄭用夏正置閏不同之故。四年二月之戊申有不合。則有日無月。杜注正義辨之明矣。如必退一月以求合。則杜氏之本合者。如三年十二月癸未等日。又將何以合之。且卽退一月以合周正建子。而隱元年子月當得辛亥朔。今陳氏定爲庚辰朔。較長曆實退兩月。是多退一閏矣。而朔日又進同卯月庚辰。毋乃進退兩無所據歟。况隱三年二月己巳朔日食辰在寅。桓三年七月日食辰在未正。足徵春秋之初失閏有漸。似尤不得泥周正建子以致疑也。總之置閏可移。而交食不可移。此不敢求異於杜氏。亦不敢強同于陳氏。爰遵徐氏法。推全經食限。而以置閏證經文。仿顧氏表推全經朔閏。而憑日食爲天驗。因更撰春秋朔閏表。發覆四卷。達雅堂學古錄、皇清經解經義叢鈔一千三百八十三求已堂

論曰。杜著長曆。移置閏月。遷就求合。本不足據。故後人駁者甚多。文僖公據漢志稱太初元年丙子。與淮

南天文訓太乙在丙子合，遂以魯隱公元年當爲戊午，開卷便錯。其他可知。且既詆杜氏頻年置閏，及一年再閏爲非，而所撰之表不獨踵其蔽，且復加尤。更有三年連閏及一年三閏之失，其以意排比，并同杜氏。惟云古文乙己卯酉字形相似，經傳此二字涉誤最多，斯爲篤論。若徐氏天元曆理據竹書紀年甲子斥班固曆志之非，取大統法稍變歲實，以上合於天元四甲子爲曆元，初無足取。樸齋獨推崇甚至，謂能以曆證經，觀其於宣四年閏七月六年閏五月八年十年十二年并閏五月，則其爲遷就求合也亦顯然可見。夫春秋雖屬聖經，日名無有關係，聖人之所重者不在此。且聖人嘗云吾猶及史之闕文也，故桓五年正月陳侯鮑卒甲戌己丑日名兩存，此闕疑之明證。漢末去古未遠，宋仲子以七曆考春秋，互有得失，已自不能全合。矧遠在二千餘年以後，歲實消長之曆法，而謬冀密合二千餘年以前紀載失真之日名，此杜氏所謂度己之蹟，而欲削他人之足，吾知其必不然也。

戴敦元

戴先生敦元字金溪，開化人。幼有神童之目，讀書以尺計，過目輒終身不忘。年十五舉於鄉，乾隆五十五年成進士，以病後一科始補殿試，授清書翰林散館，改主事，籤分刑部，久充秋審處總辦。由廣東高廉道洊升刑部尙書，道光十四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一。謚簡恪。生平無所嗜，篤好曆算之學，與鍾祥侍郎李潢交最善，著述雖多，悉未成書。今所傳者，惟劉徽所注之九章算術方程新術二文，多脫誤，簡恪曾校其

一謂先置第四行以減第三行反減第四行去其頭位次置第二行以第三行減第二行去其頭位次置右行及左行去其頭位次以第二行減右行頭位次以右行去左行及第二行頭位又去第四行頭位可半次以第四行減左行頭位次以左行去第四行及第二行頭位次以第二行去第四行頭位餘約之爲法實如法而一得六卽委價以法減第二行得答價左行得菽價右行得麥價第三行麻價凡改八字添二十六字移二十九字九章算術  
細草圖說

論曰簡恪一生沈默鮮言清廉寡慾實心政事熟於刑名退食卽閉戶讀書不事交接凡有撰術隨手散置以故佚者居多未歿之前三日其時實無疾病忽親爲檢束殘稿分類編輯次日卽已瘡中不能言語若預知其將亡然士琳數不識三技惟窮五獨蒙眷愛沒齒難忘屢索遺稿恭校卒不可得曾記曩演朱氏四元玉鑑細草時其末一問原本爛脫十五字簡恪據術代爲訂補云各自乘下當爲併之爲正四字上廉下當爲一爲從三字開之下當爲與其數相四字直積下當爲加三二字弦幕下當爲減一字股下當爲相一字又士琳所撰句股容三事拾遺及演元九式二書簡恪亦皆審定賜序今序文具在而全豹未窺痛哉

### 陳潮

陳潮字東之泰興諸生援例納粟道光十一年應京兆試舉於鄉生平實事求是肆力經學工小篆精於

六書音韻以漢儒說經者六書尚矣。尤不能廢九數。於是銳志算學。晝夜不輟。未數月而立天元一術。及朱氏四元術。皆能探其原。以是耗精太過。勞瘁成疾。卒于京寓。先是潮館於大興徐禮部松家。嘗與禮部言。戴庶常震于永樂大典中。檢得算經十書。因綴術佚亡。遂取西人籌算一冊代之。究屬未善。更謂唐以明算科取士。獨綴術限以四歲試之日。綴術七條。十通六爲第六。典云六條。齊書云。祖沖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祖沖之。更開圓率密法。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綴術。劉徽九章算術方田章。王莽銅斛嘉量下。李淳風注云。祖沖之以其不精。就中更推其數。沖之爲密。又少廣章開立圓術下。李淳風注云。祖暅之謂劉徽張衡二人。皆以圓因爲方率。丸爲圓率。乃設新法。唐王孝通緝古算表。祖暅之綴術。時人稱之精妙。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蕘方亭之間。於理未盡。宋秦九韶數學九章序云。七精迴穹。人事之紀。追綴而求。宵星晝晷。又天時章第四問。有綴術推星一題。夢溪筆談云。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不可以形察。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合此諸說。則綴術亦推演重差之意。因擬采諸家緒論。參以朱氏招數。秦氏大衍。明氏諸差。撰綴術輯補二卷。雖不敢希合原術。或庶幾存古人之萬一焉。惜甫經建議。未得成書。齋志而歿。綴術輯補 徐禮部說

論曰。東之與余爲車笠交。道光辛卯秋。余將出都有日矣。東之甫學算於余。其志專故其用力也銳。雖其

學未必能登巔造極而其苦心孤詣良足哀已嗣奉徐星伯禮部松來書云東之死矣且東之死而一無撰述幾與草木同腐不愈哀哉爰據禮部所述東之生前談藝諸言代撰是書并列傳附識於此

### 張作楠

張作楠字丹郵金華人由處州府教授歷官陽湖縣太倉州淳升至徐州府以不得於大府將改簡遂乞假終養歸優游林下者十餘稔生平酷嗜西人曆算之學與婺源齊彥槐全椒江臨泰相友善以兩人皆同治西算也居官不事酬應嘗曰與其浪費無益之酬應不若將薄俸養活工匠製儀器刻算書俾絕學大昌故凡履任悉以銅木石工及制刷氏相隨所著書若干種名翠薇山房算學叢書大率皆西人成法推而演之嘗謂僧一行曾以指南鍼較北極鍼指虛危之間極在虛六度初鍼實偏于極右二度九十五分北極偏右則知南極偏左沈存中筆談亦稱微偏東不全南徐文定曆議稱鍼所得子午非真隨地不同在京師則偏東五度四十分冬至正午先天一刻四十四分有奇梅勿庵揆日紀要稱天上正南非羅鍼所指之正南須於正午之西稍偏取之故楊光先有鍼路論陸朗夫切問齋集有指南鍼辨因量取坤輿全圖各直省府廳州縣及諸部落經緯線推演列爲全表附造平面立面及面東西諸日晷法撰揣籥小錄又仿梅氏諸方日軌例自北極出地十八度起至五十四度止推算各節氣自卯正以至酉正止太陽距地平高弧列表於前更取直表橫表各一尺表景亦如前算高弧法逐一推演列表於後撰揣籥續

綠又取正弧及斜弧三角括以二十八例撰弧三角舉隅弧角設如二種又推測道光三年癸未天正冬至星度七十二候各中星列表而冠以四十五大星圖並附各星赤道經度歲差表中星時刻日差表太陽黃赤升度表二十八宿黃赤積度表可以逐年逐日依法加減使中星與時刻互求撰新測中星圖表金華晷景表金華更漏中星表三種又推算道光癸未年各恆星并近南極諸星及天漢起沒黃赤經緯度列表撰恆星圖表又因八線及八線對數表每十秒爲率卷帙繁重爰取簡便以每度六十分列表析弦切割三線各爲一帙撰八線類編八線對數類編二種又推算北極出地二十八度至三十四度及四十度各節氣逐時逐刻太陽高弧度分秒並直表橫表日景尺寸分釐列表撰高弧細草又彙采諸書量倉量田各法撰倉田通法十四卷第一冊曰量倉通法一之三第二冊曰量倉通法四之五附以借根方法第三冊曰方田通法補例一之三第四冊曰方田通法補例四之六第五冊曰倉田通法續編一之三附立天元一法

翠薇山房  
曆算叢書

論曰丹郵之學謹守西法依數推演隨人步趨無有心得殆如屈曾發徐朝俊之亞耳其所著之書雖多要皆採襲於欽定數理精蘊欽定曆象考成欽定儀象考成旁及秦李諸書亦如屈氏之九數通考而已且屈書務在致用而卷帙以簡便爲貴故初學者至今寶之張書則大率爲晷景中星而設又復務在全備故卷帙雖多半皆抄撮世有目丹郵爲算胥者謹矣

劉衡

劉衡字蘊聲，一字訥堂，簾舫其號也。榜名璿，以副榜貢生教習官學，秩滿爲令。初任廣東四會博羅新興等縣事，丁艱服闋，銓選四川墊江縣調梁山，再調巴縣，擢綿州，進知保寧府，遷成都府，授河南開歸陳許道，以疾歸。生平伉直誠慤，無他腸與人迕旋悔且謝，未嘗宿留於中。遇人豁然，不爲畦隙，與言無不盡。勤學強記，至老不衰。自經史百氏，以迄六書星經地理醫方藥性，下及雜家小說，靡不通覽。于吏治以廉能著聲，有庸吏庸言蜀僚問答，讀律心得三書，刊行歿後不數年，蜀人粵人各以名宦請入祠崇祀。其政績詳載兩省事實冊。尤嗜九章勾股八線測量，中西諸算法，曾受學於李雲門侍郎，爲補輯古算經佚注二則，嗣與奉新趙竹岡同里揭韻餘，朝夕討論益精，進譏六九軒算書五種，目曰尺算日晷新義上下卷，勾股尺測量新法籌表，開諸乘方捷法上下卷，借根方法淺說，四率淺說，趙序云：僕於世事略無所通曉，惟頗好算法，能言後即惄能之家有梅方二氏書，時時披閱，苦未盡解。長大後益無訾省，又乏同志講貫，茲事遂廢。今年遇簾舫明府于端州，辱示舊所著書凡五種，大要中明古義，特出新意於測量四率日晷乘方借根方法，旁通曲鬯，務欲以艱深歸諸顯易，使人人皆得其門而入。夫算學之重久矣，於吏事尤切要，財賦農田水利土方工築，下逮日用米鹽凌雜，皆奸欺出沒之藪，非通曉何以取之？簾舫爲人勤敏耐辛苦，爲吏卓然有聲，用餘暇益精研于學，江右談此事者，寧都邱氏未有書，德化毛氏、廣昌揭氏有書而未

顯。簾舫此五種及小學書鄙見以爲必傳無疑。其自序尺算日晷新義略云。天體渾圓而非平圓。北極出地隨方不同。故日度所躔與日景所到亦遂有因地高下之異。而晝夜之長短因之。俗所用晷不求極。出地度隨處通用。嘻謬矣。夫在天一度。在地南北約二百里。顧執一成之器而概之。薄海内外曰此其晷也。豈但差毫釐而失千里已哉。衡不敏。以鄙意造算尺一具。專爲製晷設也。乃製晷得六則。一曰斜立向正南之晷。二曰斜立向正東之晷。三曰斜立向正西之晷。四曰平面向正北之晷。五曰立面向正南之晷。六曰斜立向正北之晷。晷式不同。然其用北極以定赤道之高下。以求晷則區區主見所在。六者毋或歧帙。分上下卷。上卷造尺法。下卷則製晷法也。又序勾股尺測量新法。略云。測量舊法。用表用重表。用三表四表。西法用鏡。用孟水。用矩尺。用套竿。用覆笠。用矩度。用象限儀。罔弗貫幽入微。備臻美善。然皆有待於算。未有不煩布算一量即得者。衡少喜泰西家學。熟測量諸法。年來反復探索。輒以鄙意創爲句股尺。其制長方。卽句股相乘之積。面畫橫縱諸線。凡山岳樓臺城郭之高。川谷之深。土田道里之遠。一測而得。不煩布算。但數尺而縱橫各格。即得真距。無分秒差。繪圖立說。得十二法。集爲一編。命兒輩鈔存之。自備省覽。且爲家塾啓蒙之一助。又序籌表開諸乘方捷法。略云。宣城梅勿庵先生。本泰西羅雅谷籌算開方廉隅。其法之法。撰開方捷法一卷。祇及平方立方。而不及三乘。已上諸乘方。蓋隅者小方形也。借方籌爲隅法。在平方則以之合廉法。籌在立方則以之合平廉法。籌。夫平方之廉法。立方之平廉法。古謂之方法。與

諸乘方之第一廉等。但以次商之根乘之，即得廉積。故列籌九格，其數皆可取商。而三乘方以上諸方廉法漸增者，則格而難行也。衡少讀泰西家書，熟籌算，同人有以廉隅字索解者，乃創立開諸乘方表，以濟籌之窮。定爲初商用籌次三等商。第一廉廉隅共法者，用籌兼用表。二廉以下，則專用表。因方遞增，其間錯綜雜糅，動致混淆。以籌並表御之，用籌則易於尋其源，用表則可以理其紛。順逆次第，展卷釐然，亦算家一快事也。夫又因梅文穆公祇解借根方，卽天元一原名阿爾熱八達譯言東來表，於體例多未備。爰舉加減乘除及相等諸例，譏借根方淺說，而四率爲古之今有術，又名異乘同除，算家最要之法。小而日用交易，大而踐離交食，皆所必需。乃合重測法，譏四率淺說，卒年六十有七。輯古算經考注，備吏劉公傳行狀、六九軒算書。

論曰：語云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觀察之學，能出新意以製器。御煩於簡俾，至贖者一歸至便。如日晷之算尺，測量之勾股尺，開諸乘方之籌與表，皆器也。皆新意之獨造也。若其借根方與四率，則又詳明術例，使初學易於入門。是書久藏家塾，僅於輯古算經考注中見所補之二注，金其嗣星方都轉良駒刊刻遺書，始獲見之。亟爲補傳於此，抑人之傳不傳，與夫書之存不存，殆有數焉。觀都轉記中所云家鈍生叔祖斯增，泊趙竹岡吏部敬齋皆明算而無書。至於揭韻餘茂才廷，辨竊聞其中年目告稿悉散佚，噫此豈非斯人之不幸也歟。

謝家禾

謝家禾字和甫一字穀堂錢塘舉人與同學戴氏兄弟熙煦相友善少嗜西學點線面體四部靡不淹貫已復取元初諸家算書幽探冥索悉其祕奧乃輯平時所得析通分加減定方程正負以標舉立元大要撰演元要義一卷其自序云元學至精且邃而求其要領無過通分加減凡四元之分正負及相消法互隱通分法大致原於方程方程者卽通分之義方程不明由於正負無定例加減無定行以譌傳譌如梅宣城精研數理未暇深究他書可知矣九章算經正負術甚明而釋者反以意度古誼之不明可勝道哉唯以衍元之法正方程之義由是方程明而元學亦明著演元要義綜通分方程而論列之附以連枝同體之分等法通乎此則四元庶可窺其涯涘耳又以劉徽祖沖之率求弧田求其密於古率者撰弧田問率一卷同里戴煦爲之序曰古率徑一周三徵率劉徽所定徑五十周一百五十七也密率乃祖沖之簡率徑七周二十二也諸書弧田術皆用古率郭太史以二至相距四十八度求矢亦用古法顧徽密二率之周既盈於古則積亦盈於古試設同徑之圓旁割四弧其中兩弦相得之方三率皆同知三率圓積之盈縮正三率弧積之盈縮也徽密二率弧田古無其術惟四元玉鑑一覩其名而設問隱晦莫可端倪穀堂得其旨因依李尚之弧矢算術細草設問立術亦足發前人所未發也又以直積與勾股弦和較轉輒相求撰直積回求一卷其自序云始戴鄂士著勾股和較集成予亦著直積與和較求勾股弦之書然二書爲義尙淺且直積與勾弦和求三事用立方三乘方等得數不易而又不足以爲率其書遂不存近

見四元玉鑑直積與和較回求之法。多立二元。嘗與鄂士思其義蘊。有不必用二元者。蓋以句弦較與句弦和相乘爲股幕。股弦和與股弦較相乘爲句幕。而直積自乘。卽句幕股幕相乘也。如以句弦較乘股弦較幕除直積幕。卽爲句弦和乘股弦和幕矣。句弦和乘股弦和幕。卽弦幕和幕共內少半個黃方幕也。蓋相乘幕內去一弦幕所餘爲句股相乘者。一股弦和乘者。一股弦相乘者。一股弦和乘者。一此三幕合成和幕。則少一半黃方幕。半黃方幕卽句弦較股弦較相乘幕也。加一半黃方幕。卽爲弦幕和幕共矣。加二直積。卽二和幕也。減六直積。卽二較幕也。又句弦和乘股弦較幕爲句幕。內少個句股較乘股弦較幕也。股弦和乘句弦較幕爲股幕。內多個句股較乘句弦較幕也。減一句股較乘股弦較幕。尙餘一句股較幕矣。術中精意皆出於此。其他之參用常法者。可不解而自明耳。草中旣未暇論。恐習者不知其理。因揭其大旨於簡端。見演段之不可不精也。家禾歿後。其友人戴熙搜遺稿。囑其弟煦校讎。而授諸梓。謝穀堂算學三種

論曰。弧矢截積之術。諸算書皆用古率。向校朱氏四元玉鑑一書。竊見有以徵密率截弧矢積二法。積思三晝夜。始獲其解。蓋卽本舊法而加倍耳。穀堂弧田問率副并三積。其立法之根實。與余暗合。嗣余校秦書田域第六題。蕉田求積。覺秦率固錯。朱書徵密率亦於率不通。曾撰訂誤一則。附刊於四元釋例之末。近又校明氏密率捷法。悟得連比例屢乘屢除之所得。加減諸衰似有類於郭邢臺授時草之平立定三差。而其原要莫外乎朱書之如像招數。自來圓率之密。莫密於祖氏。惜所著之綴術。佚傳已久。繹其

名義綴者連也。相連不絕爲交絡互綴之象。荀子所謂綴綴然是已。意其法殆亦如秦氏之大衍求一。爰融會諸家法意。寓明氏之諸衰於朱氏之招差中。用成綴術輯補而弧矢截積亦可由此生焉。因知天元之後。益以四元。而凡艱深之術。如李欒城所謂溟涬黯黓者。皆可如積推演。綴術之外。佐以大衍。而凡續繁之數。如易所謂參伍錯綜者。又皆可追綴而求之。數家者。皆宋元來至精之詣。近始復彰者也。戴醇士學士熙序穀堂遺書。謂算學自隸首以來。詳於周官。述於漢晉。盛於唐。而精於元。又謂積歲積人。積人積智。旨哉言乎。夫算數之學。至步天極矣。天亦一大圓也。其歲實日法氣朔交轉。日月五星之躔離朓朒。何莫非割圓之遺。然天則高矣遠矣。積歲積行。積行積差。要在隨時測驗修改。彼歐羅巴自謂其法之精且密。妄謂勝于中法。究其所恃者。不過三角八線六宗三要。與夫借根方連比例諸法而已。其實所恃之諸法。又安能軼乎。吾中土之天元四元綴術大衍。與夫正負開方垛積招差諸法之上哉。吾願世有實事求是之儒。甄明象數。誠能循是以求。進臻至理。將見斯文未墜。古法大興。是又吾之厚望焉。亦續補疇人傳之素志也夫。

# 疇人傳三編卷第一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續補遺一

## 吳任臣

吳任臣字志伊。一字爾器。初字征鳴。號託園。仁和人。諸生。康熙十八年。召試博學鴻詞。授翰林院檢討。譲有十國春秋一百十四卷。欽定四庫全書。據浙江孫仰曾家藏本。箸錄提要。謂其五表考訂尤精。可稱淹貫。又譲山海經廣注。字彙補。周禮大義。禮通。春秋正朔考辨。南北史合注。託園詩文集。各如干卷。檢討志行端慤。博學而思深。兼精天官奇任之術。射事多中。時人比之管郭。當明史開局。歷志爲檢討分修。最初稿也。國初時崇尙算術。鄞縣全吉士祖望。曾有言曰。自古學廢絕。西人獨擅其長。中原反宗之。唐荆川顧箬溪邢雲路。欲會通焉。而尙未能。姚江黃梨洲。出始言周公商高之術。中原失傳。而被篡於西人。試按其書以求之。汝陽之田可歸也。梨洲弟子半江南。絕學將昌。同時杭人吳志伊。蘇人王寅旭。宣人梅定九。鼎足而出。三先生者。未嘗與姚江討論及此。而所見適合。然且姚江初出。正在異軍特起時。其說尙稍疏。至諸家而益密。今案吳江宣城。皆有傳書。雖檢討遺論亡佚大半。然由全說觀之。其學信不凡已。欽定四庫全書總目

提要、今世說鵠徵前錄、鳴人傳、梅文鼎傳、道古堂文集、歸培亭集、

論曰熙雍以來絕學日昌家和璧而人隋珠儒者兼長古之明算叵得而指數也傳疇人者阮太傅創之羅明經廢之美矣備矣顧阮後羅前宜拾補者不乏今敍吳檢討以次若而人斷自道光二十年已上爲續補遺二篇蓋諸君云往當兩傳未成日也後此都爲後續補四篇附錄一篇首傳太傅止於乙酉略依輩行沒世之先後第之擇必精語必詳悉仍前例焉夫以太傅之闊通明經之淹博網羅綜貫幾歷年所猶且有百一之遺並雙韭之文大宗之集亦尙搜求未盡而况佚聞墜典不如全杭之顯者乎然則名山盛業湮晦而弗彰者往往非尠已而鄙人愚妄徒竭一心之知能僅聚數十家之書積二十有餘年之聞見而欲抗蹤已往柄笑方來遂信無豪髮憾哉夫亦曰飲於河者第鼓其腹焉斯已爾然而當代聞人麤具乎是其所不知道從蓋闕他日踵我事者或有可財取歟

龔士燕楊文言 馬賈圖

龔士燕字武仕武進人少穎異能文講求性理發明蔡氏律呂新書推行黃鍾圓徑開方密率諸法而於元太史郭守敬授時術尤得其秘如求冬至時刻上推百年加一算下推百年減一算以爲歲周三百六十五日二十四刻二十五分之內滿百年消長一分是爲萬分中之一非萬分爲日之一日也核之春秋日食三十七事多與符合又如推晦朔弦望以太陽之盈與太陰之遲以太陰之疾與太陽之縮皆相併

爲同名相從。以太陽之盈與太陰之疾。以太陰之遲與太陽之縮。皆相減爲異名相消。乃得盈縮遲疾。化爲加減時刻之差。以此加減朔望之大小餘分。得定朔弦望諸時刻。至盈縮遲疾。郭守敬瓶平立定三差。理隱數繁。審其機括。繪圖以明之。又如赤道變黃道之法。謂在二至後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除赤道積度。變爲黃道宿度。在二分後者。以度率一零八六五乘赤道積度。變爲黃道宿度。凡此授時之緒。引伸益明。其餘月離五星等法。與回回西洋諸曆。遇有疑難。無不洞悉。至日月體徑有大小。交食限數有淺深。具見其奧。且悟唐順之弧容直闊之法。以排求太陰出入黃道。在內在外。不離乎六度。自是一應七政氣朔交食諸端。按法而推。百不失一。康熙六年。應詔募天下知曆之士。於是入都。其時欽天監用大統曆七政多不合天。奉旨在觀象臺每日測驗。而金星比曆差至十度。因修改古法。乃據七年所測表影。推測太陽盈縮。又據日測五星行度。考其遲疾。彼此推求加減。氣閏轉交諸應。測驗皆與天合。蓋其法亦本郭守敬太陽爲氣應。推冬至與日躔用之。太陰周天爲轉應。朔望用之。又有交應。推日月食用之。合氣盈朔虛之奇零爲閏應。推閏月用之。此外有合應。推五星用之。修改諸應。取順治元年甲申爲元。以應世祖章皇帝撫有中夏之祥。欽天監名爲改應法。旣改氣閏轉交諸應。復改遲疾限及求差諸法。又改冬至黃道法。日出分依步中星內法。又盈縮遲疾無積度。月食無時差。一一訂定修改。用推以前日食。皆與天合。臺官交章保薦。八年曆書告成。奏對武英殿授曆科博士。時有薦西洋南懷仁等於朝。攷其實測諸術。驗且捷。咸

以爲便，遂定用西洋之法，而古曆卒不行。十年以疾歸，著有象緯攷一卷、曆言大略一卷、其天體論一卷，及閩虛中星交食定朔五星諸論，則佚矣。同縣並時有楊文言，亦通曆算，尤明習幾何原本，應靖南王耿精忠藩下人，聘爲幕客。精忠叛亂時，文言被羈，大兵至得出，聖祖嘗問其人於安溪相國，對曰：杜門高蹈，李顥之流。後明史曆志初成，文言曾有增定也。又有馬負圖行事未詳，著有開方密率法一卷、圖一卷，今並存。武進縣志道

論曰：龔博士明習授時舊術，而又綜貫乎大統回回諸法，凡所推演，得合天行，夫豈淺陋固執者流，可歟！致其詣哉！當中西瓶角之秋，博士獨能古道自守，不皇皇焉以彼而易此，謂非有志之倫而克若是歟？惜乎世祚縣邈，名且闕然，亟甄錄之，亦以張吾軍也云爾。

方正珠胡宗緒

方正珠字浦選，桐城人。康熙中以歲貢生蒙召對，示以中和樂諸法，奏對稱旨，乃進其父中通所著數度衍，並自著乘除新法。一時學者奉爲準繩。其前有同縣進士胡宗緒所著算書存目，爲晝夜通儀象說、象觀歲差新論、測量大意、九九淺說，故簡平儀說各一卷。康熙七年，用薦修明史，與宣城梅徵君善譏，梅胡問答一卷，以記相質難之說。安徵通志

王蘭生

王蘭生字振聲，別字坦齋，交河人。康熙初安溪李文貞公督學畿輔，拔冠其曹。補縣學生，遂棄學焉。益自刻厲，自樂律音韻，旁及中西象數，莫不深造。十三年聖祖問士於文貞，文貞首以公薦。召直內廷，畫日三接，遂得時受天語指示。五十有二年，命與舉人一體會試。九月蒙養齋開局，與編修纂事尋丁外艱歸持服。許以所纂書自隨，服闋復赴書局。日侍講殿，祇承顧問。六十年，試禮部不利，賜一體殿試，以二甲一名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累官至刑部右侍郎、管禮部侍郎事。乾隆三年二月薨於位。公以布衣諸生應薦，出入禁闈二十餘年，深爲三朝所信遇。凡纂輯律呂正義數理精蘊音韻闡微諸書皆與焉。公學不爲汎濫，其於樂律如有神契。既得承受聖祖御製律管風琴諸解，乃本明道之說，以人之中聲定黃鍾之管，積黍以驗之，展轉生十二律，皆與古法相應。又至郊壇親驗樂器，而後知管音有長短巨細之差，故有黃鍾積八倍者，或四倍者，而匏笙之管，反有黃鍾積八分之一者。至堦築之數，亦皆以黃鍾積實加減而得其應聲。至弦音則但爭長短，或用倍，或用半，其聲已應。蓋立方者用體，平方者用面，線與線體與體之比例異故也。其說稍變朱蔡，而與管子淮南之說合。此外雜說不關算數者，茲不具詳焉。道古堂文集

集  
琦亭

論曰：王侍郎爲安溪高弟。安溪之學，留心律呂曆算音韻，有發前人所未及者。侍郎皆得其傳，從事書局之餘，嘗出而督學皖浙陝西三大省。凡奇才孤學，通知陰陽曆術者，必提掇獎成之。青衿組帶之士，彬彬

郁郁莫不願出門下。當是時聖君賢相君臣道合。默契於天人之際。而侍郎以一介儒素參其間。親接謨訓。而承恩顧。固極人生難得之遭逢矣。雖私家無他譏纂。然以編書終其身。故凡披卻導竚。釐爲一代石渠大制作者。皆侍郎所心劬目督者也。尙胡事高談著述與曲蓀自鳴者。絜短長哉。豈不懿歟。

顧棟高子炳 吳鼐

顧棟高字震滄。又字復初。晚年又自號左翁。無錫人。康熙六十年進士。改內閣中書。雍正初元。以奏對越次罷歸。乾隆初元。舉博學鴻詞未第。十六年再用薦舉。以經學徵。核其名實允孚。優詔授官國子監司業。老不任職。辭歸。二十二年。高廟南巡。召見行在。加祭酒銜。并御書傳經者碩四字賜之。二十四年卒。八十一。有所譏書四庫多箸錄。四十八年。國史館奉諭辦儒林傳。以棟高爲始。蓋非常之典也。經明行修。旁及術蓀。畢生精力則盡萃於春秋大事表一書。泛濫者三十年。覃思者十年。執筆爲之者。又十五年而后寫定。凡爲敍論百三十一篇。爲目五十。爲卷六十有四。首列時令表。明商周皆改時。改月。以正胡氏及蔡氏書傳之非。列朔閏及長曆。拾遺二表。以補杜氏之長曆。而二百四十二年之時日。屈指可數。復編口號。以便學者之記誦。用心可謂苦矣。其朔閏表四卷。自序之曰。余讀春秋每苦日食置閏。不得其解。據先儒舊說。春秋不應置閏而置閏者。凡二日。有食之。及文元年閏三月。應置閏而失不置者。凡三月。己丑日南至。庚二十七年冬十月乙亥朔日有食之。真十二年冬十二月癸巳至。

也及襄二十一年九月十月頻食二十四年七月八月頻食諸儒皆以爲日無頻食法日月無頻交之理不交無從有食歷千年固有折衷又經傳中日月多有互異孔頤達曰凡異者多是傳實而經虛以余攷之亦有經不誤而傳誤者有經傳俱不誤而杜以駁正經傳反致誤者孔氏僅能發明杜氏之義而無能救正杜氏之失至宋儒益務以義理爲穿鑿不考本末憑空臆斷至使千年經義沈霾晦於附會之儒生齒莽之老宿重可歎也歲癸亥華生綱從余游年二十三歲性敏而有沈思余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以方幅之紙一年橫書十二月每月繫朔晦於首尾細求經傳中之干支日數不合則爲置閏始猶覺其牴牾十年以後迎刃而解其合者凡十九不合者前後率不過差一兩日因經傳之日數以求晦朔因晦朔之前後以定閏餘與杜氏長曆不差累黍其違異者則爲著論駁正之乃知春秋二百四十三年之事迹指掌可數槩若列眉而後儒之憑空臆造都成竊語試約舉三四事言之桓五年正月甲戌己丑陳侯鮑卒傳曰再赴也杜謂甲戌前年十二月二十一日己丑此年正月六日今攷桓四年冬當有閏十二月甲戌實是正月二十一日而已丑則二月七日也是經書正月甲戌不誤第甲戌之下當有闕文己丑之上併脫二月兩字耳傳不知而誤以今年之日屬之前年由失不置閏故也昭元年十二月晉旣烝趙孟適南陽甲辰朔悉於溫杜以甲辰爲十二月朔謂晉烝當在甲辰之前傳言十二月誤不知是年當閏十月不可因長曆作閏十二月經傳皆有十一月己酉己酉先甲辰五十五日

則甲辰非十二月朔可知。服虔云：甲辰夏十一月朔也。蓋夏之十一月於周爲正月。晉烝以孟夏。而趙氏以仲冬烝於家廟。傳以烝本冬祭不可繫之來年。而甲辰實正月朔。故特變其文。先言十二月晉烝。而後言甲辰朔。此明係兩月事。趙氏之烝自在明年正月。傳紀晉事。自用晉之夏正耳。杜不知傳文書法之變。誤以來歲之日屬之今年。由置閏失所故也。更有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誤者。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日食。鼓用牲于社。左傳曰：非常也。左傳之意蓋謂正陽之月日食爲非常之變異爾。是解所以鼓用牲之故。而杜釋爲非常鼓之月。由置閏失所誤。使七月爲六月。夫不應伐鼓而伐鼓。不過失於謹慎。未足重煩聖筆。而正陽之月受陰氣虧損。乃災異之大者。杜不舉其大而舉其細何爲乎。今推算辛未確是六月朔日。自莊元年閏十月至二十四年閏七月。凡九置閏。正合五歲再閏十有九歲七閏之數。而孔氏曲從杜說。反謂二十四年八月以前誤置一閏。所以使七月爲六月。此經傳俱不誤而杜孔自誤也。又有杜孔俱不誤。而後儒以意推求而誤者。襄二十八年十二月甲寅天王崩。乙未楚子昭卒。相去凡四十二日。杜孔俱云日誤。而胡文定指爲閏月經不書。謂是喪服不數閏之誣。呂氏本中至反駁杜孔爲非。殊不知置閏須通計兩年上下。若此年十二月置閏。則來年二月安得有癸卯。五月安得有庚午乎。今推算閏當在來年之八月。此宋儒不攷經傳前後。橫空臆度。並不信杜孔而失之者也。此卷篇幅獨多。約有一百八十餘葉。就一卷中釐爲四卷。學者執是求之。以上下數千年諸儒議論。如堂上人判堂下人曲直。又如執規矩以量

物毫髮不容少錯。余於此用心良苦。而位置閏月。排列朔晦。則華生經始。華子師道改正之力爲多。嗚呼。綦難哉。余往懷此志六七年。而苦無端緒。聞泰興曙峯陳先生有書六卷。屢郵書求其令嗣而不獲。而臨川師有春秋年譜一書。亦未見示。亡兒炳從旁贊曰。是不難。從經傳日數求之足矣。此事兒請任之。余呵之。炳不敢言而退。今幸是編成。喜二華之能成吾志。而又恨亡兒之不得與成其事也。爲泫然者久之。子炳行事未詳。其鄉人吳鼐字岱巖。著三正考二卷。援據亦博。祭酒少卽與友嘗爲作序一首。國史儒林傳、詞科掌錄、春秋大事表序

論曰。顧祭酒皓首窮經。躬邀聖諭。遂得弁冕儒林。沒世而名不朽。稽古之榮。殊恩異數。蓋自漢唐以來。未之前聞也。今讀其遺書。雖朔閏成編。資於二華。推策布算。悉稟師授。苟未嘗觀究乎氣朔消長之由來。則將何道以坐而致之。且從而勘其合否乎。又豈鑿空任臆所克成者乎。夫儒者兼長。類多明算。祭酒之學。初不必藉是而增重也。而或者謂是亦博能之一端耳。又烏容置弗論哉。

華玉淳華綱

華玉淳字師道。無錫人。太學生。受業於同縣顧祭酒棟。高講求經義。兼長曆算。族子綱。乾隆八年亦從祭酒受業。教以推求春秋朔閏之法。纂爲朔閏表四卷。而太學改正之。嘗答祭酒書。論春秋朔閏。曰見示朔閏表。致爲精密。然其中可商處尚多。得暇當一檢。此項本難著手。今法以合朔時刻定月之大小。中氣有

無定閏之先後而古曆甚疏不得以今法爲準杜氏只就經傳所有日月排成長曆未必盡合春秋時法今更出杜氏後二千載而謂所定月大小日甲乙置閏先後一一暗合此必無之事也晉語十月惠公卒韋昭注云內傳在九月而此云十月賈侍中以爲閏在十二月後魯失閏以閏月爲正月晉以九月爲十月而置閏也然則列國之曆又各有不同因此疑經傳日月參差未必盡闕誤或赴告有異也最可異者先儒見經文兩書閏月皆在歲終遂謂古曆閏皆十二月以此解左傳歸餘於終不知閏所以定時成歲若閏必歲終四時何以定竊意閏者附月之餘日也積聚餘分至中氣在晦則當置閏是爲一終所謂歸於終者如此元楊恭懿上授時曆奏云暴秦焚書廢古僞作置閏歲終西漢因之然則史記漢書於太初未改曆前屢書後九月乃仍秦曆非古法本然也左傳再書日南至僖五年正月辛亥朔以宋紀元金大明曆推之得壬子後左傳一日昭二十年正月己丑朔以宋紀天元授時曆推之得戊子先左傳一日紀元大明得庚寅亦後一日明大統曆則得壬辰更後兩日穆堂先生春秋年譜自云節氣中氣俱備此必以今法推之恐未可據以定春秋時曆也太學自著有澹園詩稿若干卷蒲褐山房詩話湖海文傳春秋朔閏表

論曰華太學爲梁谿著姓世多達人觀所答書深明古今同異之故聞之祭酒譲春秋大事表自定敍例及門多分任之其朔閏一表則成諸二華之手也今其族裔有蘅芳世芳兄弟者竝習步算有聲江表熟於泰西所謂代數微積分之學伯倡叔和視一切古法遂如土苴矣積薪之歎不其然乎

胡天游

胡天游一名暎字稚威號雲持山陰人雍正七年副貢生乾隆元年用座主溧陽任尙書閩枝薦舉召試博學鴻詞持服未與試二年補考鼻血大作納卷而出性耿介學極淵博才思浩瀚名動公卿襄勤伯相國文端公鄂爾泰欲見之不可強聘焉雅跕相對問兩戒形鬢九乾驟度八十一家文墨口汨汨如傾海十六年再薦經學有一品官忌之爲蜚語聞上御正殿問今年經學中胡天游何如衆未對溧陽相國史文靖公賜直奏胡天游宿學有名上曰得毋奔競否史免冠搖首曰以臣所聞太剛太自愛上默然自後薦舉無敢復言天游者蓋負才名三十餘年再膺特薦卒不遇恃才嫚罵人多忌之老益困修志太原客死於蒲州年逾六十矣生平好奇任氣於書無所不窺今傳世者有石筍山房集若干卷又嘗譔春秋夏正二卷附三統論三篇詞博而辨道光初元其族人搜求遺書始得其手稿刻成於十年三月也自序曰不知春秋之時則亂經亂則孔子之義失文武之道敝故學春秋者必先知時推周復夏以合乎春秋然後文立而義正春秋之時或習勿能疑疑勿能辨辨勿能抉抉勿能核久哉疇而無廓也予旣作三統論欲究義類復譔斯編首春王正月繼以史曆郊祀次之畋狩次之城築次之田功次之天節次之物異次之終以人事凡九等推史曆之失紀觀當時之所由考諸人事之作爲參稽載籍之博喻則春王正月仲尼所書非緣周者猶盤剝刀閉解椎庶春秋可從治凡徵舉經傳或備不備唯取明時有所兼明義亦

比及若論說已具頗不復出云

詞科掌譜小倉山房文集春秋夏正

論曰胡徵君才名震一時世祇知長於詩古文詞耳而不知其經術湛深讀書得閒若是也今觀所論三統史曆淹通而悉有根據誠足擴征南拘墟之見發後人千載之蔀匪特爲諍臣也抑亦杜書之功臣歟夫徵君於推步固非深造然亦異門外影響之談矣亟錄之後此春秋家言魯曆者備諸說解其能遺之也乎

嚴璣

嚴璣字十區仁和人雍正二年用國子生名舉鄉試八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請急歸調疴里門還京疾又作十二年五月卒於邸舍年僅三十有一生有異稟覆九經如瀉瓶水日課經史爲文一洗懦鈍之習字甲新意旬鍛月鍊冥收不已至忘寢饑極意步天嘗疑雍冀齊魯之墟與鶴首大梁降婁元枵之躔次多有不合著論以發丹元子之疑又集唐史能書人爲一卷他詩文多不存無子以兄在昌子震爲後道古堂

何夢瑤

馮經

何夢瑤字報之號西池南海人雍正八年進士改知縣分發廣西後遷奉天遼陽州知州引疾歸富於箸述旁通百家合錄精蘊考成及統宗與梅氏書諸成編要法爲算法迪十二卷三角輯要一卷同縣人伍

紫垣氏崇曠刻入嶺南遺書中又馮經字世則號來廬乾隆三十五年舉人官曲江縣學教諭箸算略一卷周髀經注一卷並存於家

廣東通志、粵臺徵、南海縣志

### 萬光泰

萬光泰字循初號柘坡秀水人乾隆元年舉人應召試博學鴻詞報罷客津門查氏會錢塘梁太保文莊公續修通考延董其事十五年卒年止三十有九無子所著有轉注緒言二卷漢音存正二卷遂初堂類音辨一卷又柘坡居士集樂于集如干卷彌留時寄東鄞縣全吉士祖望以遺書爲託後吉士爲文志其墓取遺書觀之歎曰是今世之學者也其穿穴六藝排比百家如肉貫弗而尤卓然獨絕者則周髀之學也上自注疏旁及諸史以至明之三曆訶龐喝利布算了了何其神也循初之述作種種皆有可稱然卽以是書傳亦已足矣詞章之士云乎哉其遺書並藏於同縣友人汪吏部孟頫家

詞科掌錄、鮚徵後錄

### 沈大成

沈大成字學子號沃田華亭人己亥科試冠鄉校爲名諸生後循例貢太學雍正中家中落屢應幕府徵由粵而閩而浙而皖江晚游維揚客德州盧運使見曾官廩旋館歛商江鶴亭氏春生平游歷於揚爲久與陽湖潘敏惠公交最後贊益最多篤志經學博聞強識自經史外旁通天文地理六書九章算學草精研思粹然成一家之學師同縣黃中允之雋而友元和惠徵君棟休寧戴吉士賈仁和杭編修世駿青浦

王侍郎，祖故其爲學原本六經。凡古今典章之沿革，政事之得失，與夫一名一物流傳，攷索研究，原委井然。其校定梅氏曆算叢書，尤爲一生精力所萃。著有學福齋文集二十卷，詩集三十八卷。惠徵君戴吉士皆爲之序。著而未成者，讀經隨筆也。乾隆四十六年十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嘗譏周髀算經圖注序曰：客有問於余者，西法何自昉乎？曰：周髀。何以知其然也？曰：周髀者，蓋天也。蓋天之學始立勾股，勾股者，西法所謂三角也。衡之以爲勾，縱之以爲股，裹而引之以爲弦，正而信之以爲開方。是故并之則爲矩，環之則爲規。圓內容方，方內容圓，則爲幂積弧矢，五寸之矩，可以盡天下之方，一圓之規，可以盡天下之圓。曆家以蓋天不同於渾天，卽揚子雲猶疑之。然吾以爲蓋天者，渾天之半；渾天者，蓋天之全。蓋天者，自內而觀之，渾天者，自外而觀之。然觀天必先於察地，以太陽之晷景在地也。樹一表，而旬股之數可得；旬股之數得，而高深廣遠無遁形矣。是周髀之術也。蓋嘗稽諸考工輪人之爲蓋，治氏之爲載，磬氏之爲磬也。匠人之置檠也，有一不出於是者哉？商高之言曰：智出於句，句出於矩。其言可爲簡而要矣。趙爽甄鸞之徒，從而疏解之，榮方陳子又踵而述之，支離轡轉，如鼷鼠食郊牛之角，愈入愈深而愈不可出。是故通人無取焉。全椒吳樹亭舍人，精於九章，以是經之難明也，寫之以筆，而繪以圖，皎若列眉，剝然若畫井，昭昭然若揭日月而行，舉數千載之難明者，一旦豁於目而洞於心，豈非愉快事哉？是學者必宜讀之書也。爲引於端以訖同志云。後南匯吳侍郎省闈舉學福齋雜著一卷，刻入藝海珠塵乙集中，今行於世。湖海文傳東原文

論曰惠徵君曰沈君邃於經史又旁通九宮納甲天文樂律九章諸術故搜擇融洽而無所不貫古人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謂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謂之陸沈溫故知新可以爲師吾於沈君見之矣徵君又謂彈見治聞同志相賞四十年未覩一人然則明經之學非能推今說而通諸古又惡能起徵君之喜而慰爲過望哉信乎同志之不易求也又戴吉士曰沃田先生出其餘足以信今而傳後震旣見先生但樂於相親而已有移我神而與我以各樂其天者歟夫松崖之言如彼東原之言又如此論世知人者可以得明經之概已

董達存

董達存字華星或作武進人乾隆十七年進士授國子監助教告養歸里家傳有青囊書精其業決休咎奇驗人爭迎致之遇所不可夷然不屑四十有四年之秋全椒許大令如閻曾謁之訪算學蓋助教專業薛氏者也人傳許如閻傳

凌霄

凌霄字芝泉江寧人諸生蚤工小學並善書畫用錢塘袁大令枚薦入鎮洋畢尙書沆幕府與陽湖孫觀察星衍洪編修亮吉交最厚後館江寧布政司署又與桐城姚比部鼐友善朝夕過從焉著有測算指掌

一卷藏於家江甯府志

孔繼涵

孔繼涵字體生，一字誦孟，號莊谷，曲阜人。孔子六十九世孫衍聖恭憲公之孫也。乾隆二十五年舉於鄉，三十六年成進士，官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四十有八年卒，年四十有五。篤於內行，雅志稽古，於天文地志經學字誼算數之書，靡不博綜，爲人體弱，有羸藉，生平無疾言遽色，而精心強力，期於致用。遇藏書家罕傳之本，必校勘付錢，以廣其傳。自譜有攷工車度記補，林氏攷工記，解句股粟米法各一卷，釋數同度記各一卷，其餘題跋雜著，名紅欄書屋集者，又若干卷。詞四卷，所刻有五經文字，九經字樣，算經十書，杜預春秋長曆，春秋土地名，趙汸春秋金鎖匙，宋庠國語補音，趙岐孟子注，孫奭孟子音義，休寧戴氏遺書，諸種爲微波榭叢書行於世。人共珍貴之。其刻算經十書，自爲序曰：禮樂射御書數，周官董以司徒掌以保氏，厥後政典不修，禮樂射御微絕，淪喪六書九數，爲民生日用所不能廢。唐以明算科取士，限以年，九年章海島共三歲，周髀五經算共一歲，孫子五曹共一歲，張邱建夏侯陽各一歲，綴術四歲，緝古三歲，記遺三等數，皆兼習之。試之日，九章三條，海島等七部各一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落經者雖通六不第。是唐人爲條志云七條、六典云六條、六輯古三條、六典云四條，十通六記，遺三等數，帖讀十得九爲第，綴術七經者八，綴術緝古，不謂之經，算經十書之名，所由起也。五季亂離，其科既廢，迨宋而祖沖之綴術，徐岳記

遺董泉三等數皆亡。嘉定壬申鮑澣之復錄得記遺於汀州七寶山三茅寧壽觀道藏中。而唐李淳風所注於夏侯陽算取甄鸞注本。今宋元豐所刊爲韓延所傳。無注本則是十書中經亡其一。注亡其二。而三等數不數焉。齊書云祖沖之注九章造綴術數十篇。南史云其子暅之更修其父所改何承天曆。於是始行隋志云宋末南徐州從事史祖沖之更開圓率密法。圓徑一億爲一丈。圓周盈數二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七忽。胸數三丈一尺四寸一分五釐九毫二秒六忽。正數在盈胸二限之間。密率圓徑一百一十三圓周三百五十五。約率圓徑七。圓周二十二。又設開差幕開差立兼以正圓參之。指要精密。算氏之最者也。所著之書名爲綴術。宋沈括云審方面勢。覆量高深遠近。算家謂之重術。重文象形如繩木所用墨斗也。求星辰之行步氣朔消長。謂之綴術。謂不可以形容。但以算數綴之而已。北齊祖暅之有綴術二卷。唐王孝通云祖暅之綴術。曾不覺方邑進行之術全錯不通。芻蕘方亭之間。於理未盡。由是五說言之。則綴術亦推行重差之意耳。至記遺所載上中下數。且云下數短淺。計事不盡。上數宏廓不可用。此假爲博大之言。不得事實。夫所謂萬萬變之者。其由萬至億。亦必歷一萬二萬以至十萬爲一位。其歷一十萬復然。其一百萬及一千萬亦復然。極之億億兆兆無不復然。苟舍是無以成算。然則不過繁更位數名稱。巧詎耳目。詩伐檀疏毛傳萬萬曰億。今數也。鄭箋十萬曰億。古數也。乃以今數爲中數。古數爲下數。夸誕背謬。不足指摘。董氏三等數應不爾也。意是一乘除諸分二開平幕三開立積歟。今得毛氏汲古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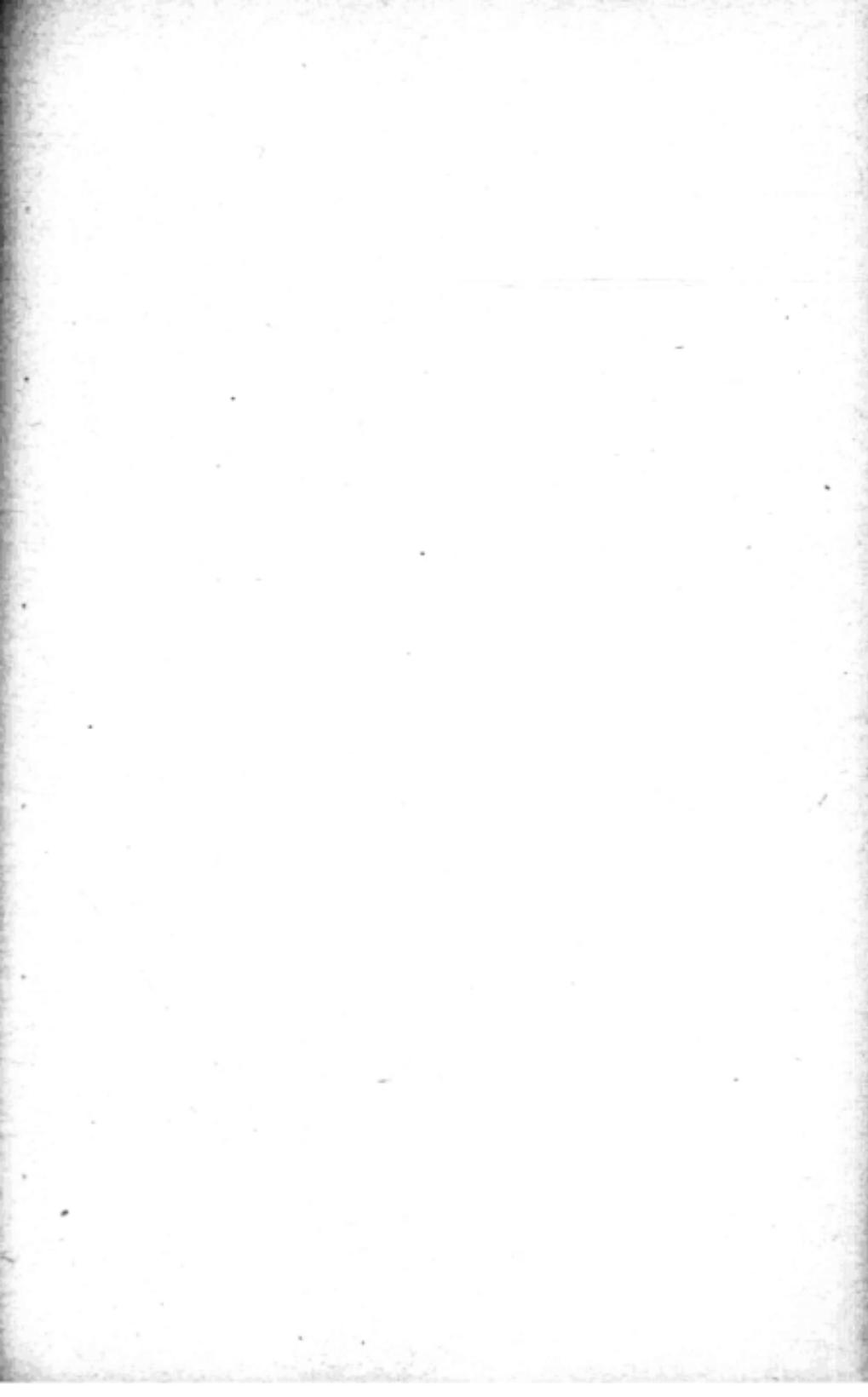
所藏宋元豐京監本七種。又假藏東原先生所輯永樂大典中海島算五經算。而十書備其九。舊附一今附三。而併梓之。曰周髀。周髀音義。九章算術。九章算術補圖。九章音義。策算。九章重差。孫子算經。五曹算經。夏侯陽算經。張邱建算經。五經算術。輯古算經。數術記遺。勾股割圓記。皆羽翼周髀九章者也。孫子握簡易之道。九九乘除分減。繼示開通之端。海島爲劉徽演鬯句股測量之術。張邱建因之以方程之術。會通諸法。祖沖之因之爲測量天度及方圓幕立之差。王孝通因之爲祖氏之辨正。而五曹則分隸以官。夏侯陽則分隸以事。五經算則分隸以經史。而胥不能稍出九章之範圍焉。嗚呼。九數之作。非聖人孰能爲之哉。復初齋文集、算經十書序。

論曰。孔戶部爲驛軒檢討從父行。而與戴吉士最友善。駁學相長。良多資益。故言所成就。其器量雖遜乎猶子。固亦一時之雋也。自東原氏表章古籍而后。唐典帖算之書復顯於世。苟無戶部刻以傳。亦安必其流行至今乎。嘗謂無朱刻祁刻。而二徐說亡。無孔刻。而十經之書終熄。然則六書九數之子存也。戶部之功。又豈出學士相國右哉。

汪廷榜 張裕葉 余煌 程尚志

汪廷榜字自古。黟縣人。乾隆三十六年舉人。官旌德縣學訓導。初讀書鍾山。從宣城梅鈔得句股法。由是精通算學。著有仰山文集。如干卷。竝世有張裕葉字侍喬。桐城人。副貢生。官歙縣學教諭。遷滁州學學正。

深經術旁及天文算術嘗譏開方捷法一書凡算中積求邊者不過一乘一加而得邊與古法等又嘗以己意創爲燥濕表能預知晴雨學者稱爲華嚴先生又余煌字漢卿婺源人嘉慶三年舉人精天文算術所著書皆能援證古今有春秋求故夏小正星候考二十八宿距度推步考要句陳晷度日星測時新表歲實星名異同錄天官攷異衍談錄讀書度圓記弧角簡法句股三角八線纂要各如干卷竝見存目其同縣又有程尚志字心之諸生世有隱德兼通算術能推八綫三角以闡梅氏之學著有古經義史鏡算學卮言各如干卷卒年僅二十有三亦乾嘉間人安徽通志



# 疇人傳三編卷第二

國朝續補遺二

錢塘諸可寶纂錄

許宗彥徐養原

許宗彥字積卿，又字周生，德清人。嘉慶四年進士，改兵部車駕清吏司主事。是科得人最盛，出大興文正公儀徵、文達公兩太傅之門。性孝友，自入兵部後兩月，即以親老引病歸。兩執親喪，無宦情，遂不復仕。名所居曰鑑止水齋，杜門以讀書為事，垂二十年。卒於杭州，年五十有一。於學無所不通，探賾索隱，識力卓然，發千年儒者所未發。是為通儒。所著有鑑止水齋文集十二卷，多說經之文，尤精天文。得泰西推步秘法，自製渾金球，別具神解。其記荷邏候星云，曩在粵東西，士彌納和為余言：西土近三十年，測得五星外，尚有一星，形質甚小，而行遲，正在赤道規上，約八十餘年可一周天。若能測定此星，可因以紀赤道考歲差，其用甚廣。然此非一人一世所能候，故自來星官家皆未言及。即西人亦今始知之。余偶讀大集經云：大星宿其數有八，所謂歲星熒惑星鎮星太白星辰星日星月星荷邏候星，則西士所測其荷邏候星歟。在杭偶與人論左右旋義，輒有所作，謂援緯書四游以疏本天高卑，而知不同心，非渾圓之理。考周髀北極璣璣，以推古人測驗之法，七政皆統於天，而知東漢以前用赤道不用黃道，為得諸行之本。至若最高

每歲有行分大距，古遠而今近，竊疑測大距當在最高卑時，而展轉思之，尙多滯義。蓋此學之難，非淺識所能究也。爲太陽行度解，系以圖說，蓋合日本天日行黃道日經度日緯度求經緯度高卑盈縮用赤道度，日度無閼狹。日左右旋諸解，爲一卷，能辨王寅旭戴東原之誤。自記云：推步有理有法，法生於理，理不生於法。善言推步者，當明乎理以溯法之原，不當徇法而遺理也。虛理不合於算，固不可用。若虛算不通於理，算亦必有時而窮，其立術也彌巧。其違天也滋遠，蓋爲合以驗天，而非順天以求合也。又有北極說，太歲太陰超辰說，及古今歲星一周行度表，具載集中。同縣友人徐養原字新田，又字怡庵，爲詁經精舍高材生，亦出文達公門下。嘉慶六年充浙江副貢，四年母卒，遂無意應舉，耽精算術，著有周髀解、九章重差補圖、劉徽割圓表、長廣方說，帶縱諸乘方記、乘方補記、三角割圓對數比例對數新論，欲中西之法，各明其真，無相雜糅。謂古義明可以知西法之莫能外也。又欲悉取太衍天元借根對數諸法，次於古九章，以會數度之全書，未成已卒。時道光五年年六十有八矣。筆經卷二集鑑止水齋集  
折石齋記事稿、湖州府志。

論曰：許駕部之隨任廣州也，與歐羅巴人習得其推步疎術，顧其時談天家諸書，尙未盡譯行中土也。駕部之解日行曰：日不及天之度，卽恆星過之之度。此一度歸於日之右旋，則恆星左旋，適滿一周而無餘度，推步所重，惟在日行，而藉恆星以紀其躔舍，遂借恆星左旋之度，爲日右旋之度耳。若從左旋立算，則日行每日一周與不行等，當置日爲不動，而寒暑晝夜之推遷，皆計恆星之行以定之，亦未始不可通也。

是說也。非卽泰西所主地球自轉行星繞日乎？又曰：昔崔靈恩論渾蓋合一，劉士元著七曜新術，並儒者而精推步，是所望於世之君子。則印證西法者，未如今日之暢也。至所記荷邏候星，又卽今西名之天王星耳。英吉利人侯失勒維廉於乾隆四十六年二月十九日夜（依西曆譯改者），始以遠鏡測定星道，距填星之外，體徑之角度爲三杪九。一行天一周爲三萬六百八十六日八二零八，約得八十四年有餘，與記言質小行遲諸數無弗吻合矣。若今名海王一星，則至道光二十六年八月初四日普魯士伯靈臺官嘉勒乃測得之。在駕部時雖彼國學者固亦有所未知也。由是觀之，吾人之用心特患其不專且繁耳。誰謂神明才智竟居歐羅巴後哉？有志之士宜思所奮興已。

紀大奎傳 九淵 史大壯 胡文翰 欧陽敬 黃俊

紀大奎字慎齋，臨川人。嘉慶六年舉人，官博平縣知縣。績學善古文詞，窮經專於易，旁及度數律呂之微，所著雙桂堂稿及易問觀易外編、周易參同契集韻、老子約說、仕學備餘、地理末學、與古律經傳附考筆算便覽諸種，都爲紀慎齋全集若干卷。其筆算便覽一卷，兼及籌算述宣城梅氏之義，簡明易能，良裨初學。案同治九年南昌梅侍郎啓照重刻算經十書，取附書後，蓋仿徽波榭本附戴氏策算之例也。又傳九淵字深甫，號拙齋，上高人。著有有不爲齋算學四卷外，如鄱陽史大壯字止公，有弧矢算法；胡文翰字初白，有周髀算經注分宜歐陽敬字心蘭，有句股發明，贛縣黃俊字昆美，有古今開方考二卷，竝見存目。行事未詳。慎齋全集、梅刻算經十書、江西通志。

朱鴻 張彥冠

朱鴻字雲陸亦字筠麓號小梁秀水人乾隆五十四年舉於鄉嘉慶七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擢御史歷給事中出官督理湖南糧儲道研精算學同郡錢給事儀吉譏三國會要集乾象景初二術成嘗爲作注烏程陳助教杰時爲臺官博士陽湖董孝廉祐誠亦客京師皆日從講數學各出所得相可否椭圓求周舊無其術爲孝廉言圓柱斜剖則成椭圓是可以勾股形求之孝廉卽爲發明其說系以圖釋初得杜德美氏割圓九術寫本無圖說以示孝廉孝廉創圖解三卷既成復得密率捷法於鍾祥李侍郎演家則蒙古監正明安圖師弟續釋之書與傳寫本互異者也觀察曾依杜法步算徑一者周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一八六三六七四七二二七九五一四周十者徑三一八三〇九八八六一八三七九〇六七一五三七七六七五六六九六三八九〇五六六六一烏程徐莊愍公采入務民義齋算學中道光十年後辭官仍居京師嘗譏攷工記車制參解又評程易疇氏瑞田攷工創物小記多所糾正錢給事有詩紀之每相倡和他無傳書云其友張彥冠字神羊號芝岡海寧人乾隆五十三年副榜貢生久客京師同精算學初傳之杜氏九術本卽所手寫卒後長樂梁氏章鉅桐鄉程氏同文爲刻神羊遺著一曰景獻初編二曰算術隨錄前列商除等法二十餘則并附晉志摘錄疇人盛衰攷割圓記摘錄珠算入門各一卷三曰讀書偶識都如干卷傳於世自序晉書律曆志

云王申夏錢謙人民部以朱筠麓太史所註乾象景初二曆委余讎校案所訂譌闕及詳註皆不能贊一辭因撮錄用數與表民部又使余補註三紀曆用數遂并攷正數處共錄之且附疇人盛衰攷於後雖晉曆尚疏無益於推步而刊本之訛字頗多得攷正本亦便閱者又序珠算入門略謂數爲六藝之一古之學者罔弗能自詞章之學興而此道遂棄如土余數十年來閱人多矣見有擁前人之厚資者任人持籌不數年而轉多逋負見有司國家之府庫者任人握算不數年而竟入爰書其身家之傾覆固不盡由於不知數而不知數其大端也最甚者若邇年王麗南一案以直藩書吏蝕帑至數十萬而歷任方伯不一會計非不知數而然哉若讀書人而不知數勢必受人之委而又轉委於不讀書人而輾轉貽誤即不讀書人亦有廉潔者而讀書人不能稍加攷核將涇渭不分一二廉潔者亦白沙在泥與之俱黑耳其言多激切類如是云輯古算經音義序、算法大成上編、董方立遺書序、衍石齋記事稿刻楮集詩注、務民義齊算學、海昌備志

論曰朱觀察居乾嘉之際杜術明書初顯於世習者蓋寡矣而新譯西說固無所謂圓椎曲線也夫錐與柱之體積互爲內外可以相函相比其數理不自相通乎觀察以句股形求之者正是不易之論使西人者舍所設縱橫二軸彼將以何法取諸曲綫耶至觀察所求周徑四十位密率以今攷之自二十五位以後其小數縱不盡得真而輪輅疏樸用心則勤又未足爲觀察疚者已

### 時銘

曉人傳 國朝

時銘字佩西，號香雪，嘉定人。乾隆五十四年中省試，嘉慶十年成進士，改知縣。親老乞選近分，發山東候補。歷官至齊東縣知縣。道光元年，以催科劾罷，實不名一錢，訟繫之不得歸。七年三月卒於濟南寓邸。年六十有一，身後以官逋盡沒其田廬，所著筆算籌算圖一卷，別有掃落葉齋詩稿文稿外集，隨筆若干卷，六壬錄要十卷，唐宋詩選十卷，藏於家。子曰醇，亦通算術，自有傳，別見後卷。

養一齋文集

黃承吉

黃承吉字春谷，歙縣人。用江都寓籍舉於鄉。嘉慶十年成進士，改官知縣。天資過人，爲漢儒之學，研究精微，通曆算，能辨中西之異同。尤工詩古文，自出機抒，空無依傍。著有夢陔堂集四十九卷，經說又若干卷。

周濟

安徽通志

周濟字保緒，一字介存，荆溪人。嘉慶九年舉於鄉，十年成進士，例銓知縣，改就淮安府學教授。歲餘移病去官，道光二十年七月客武昌，卒年五十有九。生而敏悟絕人，少與同郡李鳳臺、兆洛、張館陶、琦涇、縣包新喻、世臣以經世學相切劘，兼習兵家言，習擊刺騎射，以豪俠名。四十後悔之，因自號止安，復理故業。先成說文字系四卷，韻原四卷，輯平日詩詞雜文各二卷，最後乃成晉略十冊，以寓平生經世之學，借史事發揮之。且於地志下考其沿革，悉以今測之，赤道經緯度分詳註之，遐識渺慮，非徒致訂也。頗精於步算，

而不著爲書。嘗過京口，仁和屠太守倬方爲丹徒令。患居民訟洲田，莫得其實，久不決。教授曰：明日可具鞍馬夫役，爲君行視之。晨起至洲，先丈量一處，計其步數，乃令役前行。凡若干步即止，馬至止所，又令一役前行，自晨至日晡，縱橫環繞皆如之。凡八十餘里還，至署令束取所記，用開方法各乘除之。謂屠君曰：此特以測遠法用之方田耳。諸幕友如言覆覈之，盡得其實。遂申報定案。其學有實用如是。古微堂外集

論曰：周教授之用算也。蓋神明乎句股，和較之術矣。先丈計步者，所以立一爲率也。役行馬止者，所以知對角之垂綫也。縱橫環繞如之者，所以偏度其邊也。於是可不煩儀矩而邊線悉得矣。邊線既得，乃綜錯所記，而如法入之而畝實積，將焉遁哉？夫九數之學，貴明體而達用。然後可見諸施行而無所闕。教授小試其端，而易視其爲法方田一言。若謂夫人而能之耳，抑思道古測望之篇，敬齋演段之草，苟深通而熟悉之，有資乎兵農者，其利甚廣。而其效且大。今欲得如教授之才，海內誠不多覩。有之而遂得盡其用，又什弗二三焉。亦獨何歟。

### 臧壽恭

臧壽恭，原名耀，字眉卿，號梅溪，長興人。嘉慶十一年舉人。好讀書，尤精小學，旁通天文句股之術。生平無志進取，以閉戶著書爲事。譜有春秋古誼六卷，春秋朔閏表，天步證驗句股六術衍。又各如干卷。湖州府志

### 齊彥槐江臨泰

齊彥槐字蔭三號梅麓婺源人嘉慶十三年應召試賜舉人明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金匱縣知縣遷蘇州府同知引疾去官問學淵博與同官金華張太守作補相友善竝嗜西人算學同守所譏有天球淺說中星儀說各一卷北極經緯度分表四卷又海運南漕叢議一卷梅麓詩文集二十六卷嘗製而東西平面立晷以揆日景贈太守太守變通之而加精焉其友江臨泰號雲樵全椒人諸生善用對數總較法與同邑金大令留欣爲忘年交亦與太守善所著弧三角舉隅二卷太守刻入翠薇山房算學叢書今行於世又著渾蓋通銓二卷則爲江寧甘戶部點曾經補訂者也安徽通志續晴人傳張作補傳翠薇山房算學叢書算法大成

上編江  
甯府志

王大善

王大善字元長歙縣人用太學生捐輸議敍受五品封職道光九年卒年八十矣性強立能任事尤工心計世業淮北鹾嘗語人曰凡業鹾當察天時審人事知物力贏繙則天時得知俯仰高下則人事修然非巧算不能解故特精乎算凡數過百億則持籌者苦茫昧君卽屈指高倡曰若干算持籌者必往復詳核曰若干算如君言蓋君算沙等恆河亦不持籌也同縣程侍郎恩澤曰明算科不講久矣自司農司空之屬不能舉其籌而奸吏日以文巧變亂射利君之算乃有天授不得爲在官用以市隱終可嘆也已程侍郎遺

程恩澤俞正燮 鄭復光

程恩澤字雲芬號春海歙縣人嘉慶十六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先後在南書房上書房行走官至戶部右侍郎道光十七年薨於位年五十有三學識超時俗六藝九流皆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嘗謂近人治算由九章以通四元可謂發明絕學而儀器則罕有傳者乃與鄭君復光有修復古儀器之約所著詩文遺集十卷有釋彗一篇又國策地名攷二十卷皆爲南海伍氏刻入粵雅堂叢書中交友最善者愈正燮字理初黟縣人道光元年舉人負絕人之資篤好讀書尤善言天象暨曆數以爲泰西法精然豈三代秦漢人所豫解以某時曆衡某時法是非區分則三代秦漢人不能委其過凡理初手成宏鉅書不自名者甚夥年逾六十而聰彊審密不憊自著爲癸巳類稿十五卷侍郎刻而爲之序其論蓋天宣夜恆星七曜古義五行傳用亥正及古憲九道四分九執諸篇一切皆隸焉又有癸巳存稿十五卷靈石楊氏刻入連筠簃叢書中又同縣友人鄭復光字浣鄉亦作澣香上舍生精算術侍郎嘗病齊梅麓氏瓶面東西暑自午初至未初無景因與上舍謀而補成之嘗經室續集癸巳類稿存稿程侍郎遺集

論曰皖南言算術者梅氏以來其卓然成家無慮十數固弗理數精詳體用該備已程侍郎俞孝廉後起夥歛之間一則持議名通一則留心法物步天制器薪傳不息可不謂之盛乎

劉逢祿湯治名

劉逢祿字申受，武進人文定公之孫也。嘉慶十九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道光九年卒於官年五十有六。於學務深造自得，春秋精公羊家言，中交同郡張編修惠言，共通虞氏易，旁求於詩及古今文尚書，皆創通奧域。又以餘力及九章小學，取史記天官書及甘石星經爲之疏證，成書數卷，大都所手輯與自著幾二百十餘卷，精力可謂過人矣。同縣有湯治名或作治民字誼卿，生而穎慧，學於張編修，通古學，兼明天官曆數、風角星算，游京師，以算學考取天文生，因母老告歸，又工六壬，自知死日葬期，黏課於壁，既葬始見其課，所言皆合。自著有句股算指一卷，太初術長編二卷，漢書分野星度對誤一卷，竝存養齋文集。

牟庭劉日義

牟庭初名廷相，字默人，亦字陌人，棲霞人，爲名諸生，貢太學，與同縣郝戶部懿行相友善，同孽樸學。道光中沒，著書五十餘種，亂後佚大半，今可見者，投壺算草一卷，又有兩句和與兩股較，及帶縱和數立方算草各一卷。其友劉日義，字立夫，濰縣人，通中西之學，嘗爲校正投壺算草者也。投壺算草，周公年表。

顧廣圻

顧廣圻字千里，號潤齋，元和人，少孤，多病，枕上未嘗廢書，不事科舉業，年三十始補博士弟子員，縣府試皆冠其曹，繼從江艮亭游，得惠氏遺學，因盡通經學小學之義，家故貧，常以爲人校刻博楷以食，雖往來

皆名公卿未嘗有以自潤精於校讐。每一書刻竟，綜其所正定者爲考異，或爲校勘記於後學者讀之，益欽嚮。其代夏方米序數書九章曰：敦夫太史校其家道古數書開雕屬文獻爲之覆算。其題問與術草不相應，或術與草乖甚。且算數有誤，則當日書成後，未經親自覆勘耳。至綴術推星題，推五星逐度，用遞加遞減之法，揆日究微，題於節氣影差，逐日不同，皆以平派求之。此則法有古今，弗可概論也。大衍求一術，向以爲卽郭守敬曆源李治測圓海鏡之天元一法，及歐羅巴借根方法。今案借根方之兩邊加減，雖與天元一相消不同，而其術卽天元一法，無待論矣。若大衍術實非天元一法，未可以其有立天元一之語，遂以郭守敬及李治所謂天元一者當之。潛研堂集亦言大衍術與李敬齋自言得自洞淵者有異，不信然乎。聞李尚之嘗謂孫子算經中三三數之五五數之七七數之一題爲大衍求一術所自出。予謂道古自序實已自言之何也？是書大旨爲九章廣其用，如賦役章首題答數至一百七十五條，每條步算之數至十餘位，而得數皆無不合，均貨推本題方程而兼衰分。劉徽云：世人多以方程爲難道。古此題其難更何如矣？開方衍變圖式備詳，足資後人參攷。凡此皆大有功於九章者。自序乃云：獨大衍術不載九章，其意以爲以各分數之奇零，求各分數之總數，九章無此法。而孫子有之，此九章後可以立法者，故隱以語人使自得之也。試爲衍之，甲三乙五丙七爲元數，連環求等，皆得一不約，便以元數爲定母，以定母相乘，得一百五爲衍母，以各定母約衍母，得甲三十五，乙二十一，丙一十五，各爲衍數，滿定去衍，得奇甲二乙。

一丙一以奇與定用大衍求乘率仍得甲二乙一丙一對乘衍數得甲七十乙二十二丙一十五爲各用數次置三三數之臘二以二乘七十得一百四十五五數之臘三以三乘二十一得六十三七七數之臘二以二乘一十五得三十乃併所得爲二百三十三是爲總數滿衍母倍數去之餘二十三卽所求數凡所求數在衍母限內者其數最小爲第一數若大於此數者遞加一衍母數無不合者或列各定爲母於右行各立天元一爲子於左行以母互乘子亦得衍數是反覆推之而其術乃憭然也作者之謂聖述者之謂明道古此術其述而進於作乎他如推求本息題各差有反錐方錐葵葵之名少廣投胎術卽益積之異名是必古有其名而算數之書爲世所不經見者猶多也又自譏陽城張太守敦仁開方補記後序曰蓋聞開方元始載於少廣其在句股用以爲法嗣是相承踵事推衍稍變能精繹古有焉逮於季宋之世入諸天元之術爰因平立以增諸乘乃泊正負而兼帶從誠非其法有異良由所御不同作述之旨如是焉耳入明以後厥術寢微疇人子弟罕洞前故根柢云昧枝葉競興箸溪分測圓之類宣城拾西鏡之道轉轉遷移重重隔礙以致沿流愈遠趨路彌歧臨初商而回汎值幾數而眩眴持小學之一端等天高而難上其可閔也不已甚乎先生文囿學林罔蓄疑義六書九數尤耐覃思初治海鏡默契洞淵翻法在記潛啓會心以爲錯綜之致畫一之規猥入答中煩而不究遺諸言外蘊而曷宣損益斟酌周詳要練惜竟遭佚未從證明續勤網羅取舊道古商實從隅別名定位夙昔鴻蒙幾將鑿破猶以易題下算未能應

機無滯，仍累年月，且恆諮訪數四，擣尋委曲，曉鬯指蹤，魯郡合轍，於是發凡舉例，創造各條，經之緯之，茂矣美矣。其於先超後折，異減同加，視上下而相生，循次第以置變，翻積益實之理，適盡命分之數，皆以墨守自古，起廢方今，至於議開即決，其可否審得懸識，其小大極反覆於商負，示易簡於取較，則又闕未傳之妙標，獨悟之宗者也。體製宏深，苞孕糅雜，慮夫學者或鮮遠憭，遂乃逐式設問，每步加圖，有奧必披，靡變弗備，詳哉言之無隱乎爾。更於最後，特探原本，圓城尖田，旁涉弧矢，揆以所施，申其攸當，譬彼詁字，依文匪異，義之可奪，協句準韻，豈他音所能禁，著茲確論，尤爲大通。屬藁已未，勒成乙丑，區域九卷，薈萃一編，隻語莫排，千秋共信，繼往開來，溫故知新，近禪九九一家而已。從此游藝之士，弄竹之倫，藏於箱裏，置向帳中，不啻司南倚衡，祕鑰繫肘者矣。是故秦書具在，拓過半之思，李記雖亡，釋俄空之憾，敢贊盛業，附贊知者。晚得類中證，臥牀第者五年，道光十九年卒，年七十矣。有思適齋集十八卷，二十九年上海徐紫瑞氏渭仁校刊入春暉堂叢書。養一齋文集、思適齋集

論曰：道光朝近承乾嘉樸學之習，知名輩起，項背相望，顧茂才資稟過人，無書不讀，經史小學天文曆算，輿地之術，靡弗貫通，爲寰宇所推重，終其身雖未著一書，而精誼特識，時見於所爲文，如秦張二書序，不明算者惡足語此，蓋非尋常經生家言也。

黃汝成

黃汝成字庸玉號潛夫嘉定人用縣學廩膳生入貲爲校官銓授泗州直隸州學訓導以憂未之官也因其友寶山毛文學徵生交於武進李大令兆洛訓導器局瓊偉而才識敏達善讀書學不泥章句而務合體用自古昔禮樂德刑以及賦稅田畝職官選舉錢幣權量水利河渠漕運鹽鐵諸事參校理勢損益遷嬗而折衷於顧氏日知錄條比義類及所以施設者居閒復以聲音訓詁名物度數之學纂述爲春秋外傳疏補諸經正義名實益高尤爲安化陶文毅公江夏陳侍郎鑾所知重以體過肥猝疾作弗治殞年止三十有九所著惟成日知錄集釋三十二卷刊誤二卷又袖海樓文稿若干首藏於家

養一齋文集  
嘉定縣志

安清翹

安清翹字□□□人或曰爲山西人里貫未詳嘉道間有數學五書如干卷刻本行世一推步惟是二二線表用三學算存略四筆算衍略五樂律新得也書目答問案南皮師列其姓名於許宗彥之次姑采附於此以待蒐考丙戌夏嘉興沈吉士曾桐爲余言昔年曾見其書

他未詳  
爲陽曲人

# 疇人傳三編卷第三

國朝後續補一

錢塘諸可寶纂錄

阮元

阮文達公元字伯元號雲臺亦號芸臺晚自號頤性老人儀徵人所生月日與唐白少傅同既冠舉於鄉乾隆五十四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第一授編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題爲擬張衡天象賦公賦曰惟圓象之昭回建北極以環拱擬磨旋以西行儀笠冒而中擁陽乘健以爲剛氣幹機而非重分五宮以各正圍列宿而高聳旣承天以時行亦後天而時奉昔虞廷之治象命羲和以互參仰璇璣以分測廓四儀而內涵惟周辟與宣夜合渾天而爲三潮洛下之善製亦鮮于之極諳地平準而天樞倚黃道中而赤道南惟中陸之相距廿四度以相合割渾圓爲象限分弧角於輿堪歸隸首之實算斥鄒衍之虛談原夫日周天步月麗天衢日一度而若退月十三度而愈紓分十二以合朔乃會躔以同符冬起牽牛之次夏極東井之區秋遇壽星之位春在降婁之隅惟九行之出入亦四道之殊途攷日至之圭景尺五寸而不逾分高卑於遠邇測里差之各殊月令遲于小正夏時合于唐虞驗中星之遞徙又知歲差之不可無至若別五星於五天錯經緯於日晷金一年而周天丑未終而寅戌始水周天以同金井絡終而降婁

起歲周年以十二爲衆星之綱紀四仲則三宿已遷孟季則二宿非邇火二年而一周入太微而分紫土周歲以廿八將彌月而度乃徙旋七政以同天能左右之曰以列宿廿八正自重黎指以招搖正以攝提惟角亢之七宿升蒼龍而上躋正天門與衡柱有角首之杓攜虛女殷乎北位爲子丑之端倪鶉火殷乎南紀當三台而光齊胃昴畢之七宿合首尾於參奎占伐旗與溝瀆象白虎於其西分野占星斗耀惟七機青樞翼分其區魁雍衡荆異其術四輔連乎理樞陰德近乎太乙內階映文昌之宮衛尉對丞弼之秩帝座御而華蓋高閣道啓而句陳出王良卻而造父馳柱史明而開陽吉斜漢絡乎天半夏案戶而光實其隸垣外而居南極者亦縷數之不能悉事天以敬治象以正三光宣精四時爲柄圓而動者施其德高且明者布其令奉三無私者惟君建五有極者惟聖屏靈曜於緯書撰靈憲以互證是以黃帝制峯以推策有虞撫衡而齊政惟有道者萬年協清寧而衍慶卷呈御覽改擢第一超授少詹事南書房行走夏至前二日於乾清宮西暖閣召見問及書畫天文算學等事旋升詹事五十八年提督山東學政六十年調任浙江遷內閣學士嘉慶二年在浙始與元和李茂才銳商纂疇人傳至庚午歲乃寫定三年補侍郎任滿還朝歷兵禮戶三部命管理國子監算學五年授浙江巡撫最後累官至體仁閣大學士管理兵部道光十八年老病乞休予告致仕晉加太子太保銜在籍食大學士半俸二十三年八十生辰拜恩賞御書頤性延齡扁額及楹聯諸珍物共十事二十六年丙午科重赴鹿鳴筵宴恩旨晉加太傅銜支食全俸疏

謝手敕報曰願卿福壽日增以待三赴鹿鳴之盛事也考國朝滿漢大臣生前加太傅者如金文通洪文襄范文肅鄆文端曹文正長文襄與公而七後乎公者則僅潘文恭一人而已二十九年十月無疾而薨年八十有六遺疏上恩卽如典禮予謚文達迹公生平蓋於學無所不窺亦無所不善博聞好問耄而彌篤方二十四五歲時會試初龍留館京師與餘姚邵學士晉浦高郵王給事念孫興化任御史大椿友卽以著述名家譜考工記車制圖解辨正車耳反出軌前十尺等事多前賢所未及自敍云作車以行陸聖人之事也至周人上輿一器而工聚者車爲多攷工記注解釋尙疏唐以後學者又專守傳注罕貫經文元以考工之事今之二三君子旣宣之矣於車工之事猶闕焉因玩辭步算率馮陋識訂證牙園梢轂輪綆車耳陰軌轉深任木衡轎等十餘事作輪解第一輿解第二轔解第三革解第四金解第五推求車度次第解第六解所未明圖以顯之作輪圖第一輿圖第二轔圖第三都爲二卷後於嘉慶八年任浙撫日又自識云車制圖解元寓京師時所撰撰成卽棄之其間重較軌前十尺後軫諸義實可辨正鄭注爲江慎修戴東原諸家所未發耳以此立法實可閉門而造駕而行之此後金輔之程易田兩先生亦言車制書出元後其子任木梢轂等義頗與鄙說不同其說亦有是者元之說亦姑與江戴諸說並存之以待學者精益求精焉嘗因推步日食致定十月之交四篇屬幽王時詩作詩補箋說略謂交食至梁隋而漸密至元而愈精梁虞廟隋張胄元唐傅仁均一行元郭守敬竝推定此日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建酉辛卯

朔日入食限載在史志今以後編法上推正合若厲王在位有十月辛卯朔日食何自古術家無一人言及者補箋云雍正癸卯上距周幽王六年積二千四百九十八年依今推日食法推得建酉月辛卯朔太陰交周初宮一十二度八分三十五秒二十九微入食限朔月月朔也箋下附列細草中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五日三五一三八一一六通積分九十一萬二千三百四十三日二二八八四一一六天正冬至一十六日七七一一五八八四紀日一十七積日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六日通朔九十一萬二千三百九十一日一二六三三積朔三萬〇八百九十六首朔一十四日〇〇一三一五一二積朔太陰交周二宮一十六度五十分八秒四十微首朔太陰交周四宮六度四十六分四十四秒九微十月朔太陰交周宮度見前爲入交有食十月平朔辛卯日卯初三刻九分蓋國朝時憲書密合天行爲往古所無今遵考成後編法推正得入交謂厲王時者斷難執以爭矣其它據時地人事雜爲辨證者茲不具詳又任漕運總督日立糧艘盤糧尺算捷法舊以尺量船之寬長深而三乘四因之法甚繁今以部頒鐵斛較準一石米立爲六面相同之立方形命一面之寬長爲一尺定爲立方一石之尺舊尺約當此尺七寸六分弱用此尺量船得其寬長二數初乘之得丈尺寸分數再以初乘之數與深者之數乘之得又丈尺寸分數是再乘所得之丈尺寸分卽米之石斗升合故較舊法捷省一半簡便易曉也頒行各省並刻石嵌漕院壁間其創立疇人傳也甄錄自黃帝以來得二百八十人匯萃羣籍篇帙浩繁自起凡例擇友人弟子

分任之而親加朱墨改訂甚多。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故。綜算氏之大名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爲南鍼焉。又海內名宿著述多賴表章而榮布之。如錢辛楣氏三統術衍。地球圖說。溉亭氏述古錄。孔驥軒氏少廣正負術內外篇。焦氏里堂遺書。李氏四香算書。尤彰彰者。此外不闕步算諸書。又不下數十家。公所自著總曰孽經室集。如干卷。雷塘庵主弟子記孽經室全集

論曰。竊嘗聞之一代之興必有耆龐魁壘之臣。若唐之燕許及崔文貞權文公李衡公以經術文章主持風會。而其人又必聰明蚤達。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羣材。其力尤足以提唱後學。若儀徵太傅真其人哉。夫太傅敎歷中外五十餘年。頤養里第又十一年。身爲名臣通儒。猶孜孜於天文算學不倦。良因術數之眇窮幽極微。可以綱紀羣倫。經緯天地。乃儒流實事求是之學。非方技苟且干祿之具。用是上下二千年來。網羅將三百家。勒成一編。傳諸永久。是故勿庵與而算學之術顯。東原起而算學之道尊。儀徵太傅出而算學之源流傳習始得專書。昔河間文達公淹通經籍。人疑其不自著書。則但曰畢生詣力。備見於四庫書目提要已。吾謂儀徵公於算學亦然。非必它有所饌纂而后成一家言也。言不朽之盛業。孰有大於疇人傳者乎。又豈屑屑焉與曲蘋自矜者。斟尺寸之憲率。絜短長於迹象乎。然則儀徵之有功蘊蘆與河間將毋同。若夫著作貫九流。事功垂十世。名在史宬。語在典冊。後之誦孽經室四集。讀文選樓叢書者。自能窺其全而識其真。今之記載。類取明算諸說著於篇。庶幾備尙論之一助。以斯爲別傳也可。

卽以是當學術外紀也。亦無不可者。小道可觀。蓋弗第引未竟之緒。抑亦公創傳之前志也歟。

駱騰鳳吳玉輯

駱騰鳳字鳴岡。號春池。山陽人。嘉慶六年選拔廩膳生。是秋舉鄉試。七上春官不售。考充覺羅官學教習。道光六年大挑一等。例用知縣。以母老不願仕。改授舒城縣學訓導。未一年告養歸。教授里中學徒甚衆。二十二年八月卒於家。年七十有二。賦性敏銳。好讀書。尤精疇人之術。在都中從鍾祥李侍郎潢受算學。研精覃思。寒暑靡間。著開方釋例四卷。自序略謂天元一術。見宋秦氏九韶九章大衍數中。初不言創於何人。元李治測圓海鏡。益古演段二書。亦用此術。治稱其術出於洞淵九容。今不可詳所自矣。是術也。自平方立方以至多乘方。悉用一術。卽芻童羨除諸形。亦無不可握觸而得。洵算術之秘鑰也。西法借根方實原於此。乃以多少代正負。徒欲掩其襲取之迹。不知正負以別異同。多少以分盈虧。毫釐千里。必有能辨之者。又著藝游錄二卷。自識云。余於正負開方之術。旣爲釋例以明其法矣。至於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能該洽者。輒爲溯其源正其誤。不敢掠前哲之美。以爲名。亦不爲黯黐之詞以欺世也。隨所見而識之。彙爲一編云。遺稿凡十餘萬言。手自繕寫。病亟授其壻何錦。錦屬同縣丁內翰。襄助之校刊。二十三年冬工竣。卽今傳本也。南匯張明經文虎嘗與青浦熊戶部其光。書論之。曰。承示駱司訓算書二種。讀竟奉繳。李四香開方說詳於超步商除翻積益積諸例。而不言立法之根。令

初學者莫不知其所謂。駱氏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尤足補李書之未備。誠學開方者之金鎖匙。汪孝嬰創設兩句股同積同句弦和一問，以兩句弦較中率，轉求兩句弦較立術，迂迴駱氏以正負開方法徑求得兩句，頗爲簡易。衡齋亦當首肯也。立方以上古法頗略。孔穎軒少廣正負內篇，列帶縱立方變體十三種，以補古人所闕。有裨於算術甚鉅。三乘以上，不過算家借喻其稠疊之數，本無其形。學者往往守其法而莫明其理。孔氏始化積爲邊，俾方廉皆顯。駱氏諸圖皆襲之，而不言所自。轉於他處諱其姓氏，反唇相稽，得毋褊乎？天元如積之術，至明失傳。梅文穆始以借根方發其覆，爾時推闡未至，容有之。李四香校測圓海鏡，而大明其說，不可謂無功。借根方之多少，即天元之正負，其兩邊加減，即天元正負相消之理。論其法，借根方固不如天元之簡。然天元實方廉隅稠疊之位，皆賴借根方之幾真數幾根幾平方幾乘方而益著。駱氏必欲翻梅李之案，而直詆爲不知天元，噫過矣！且其言曰：正負者加減之謂，多則盈，少則虧。試問加減何自而生乎？以此減彼而有餘，則謂之正；以彼減此而不足，則謂之負。有餘非多乎？不足非少乎？以此之正，消彼之負，而見盈，則變彼之負而爲正；謂正非盈可乎？以彼之負，消此之正，而見虧，則變此之正而爲負；謂負非虧可乎？天元左右數正負可互易。此與兩邊加減法異而理同。李氏以爲異，異其法也。駱氏謂異在正負，不在兩邊加減，此公孫龍之論白馬非馬也。李氏弧矢算術弦與殘周求矢圓徑截積求矢二術，元章竝以天元除太極，得

太下一層少一天元通分故開方式元在下廉之位以元除太則太下一層已爲元分而太下一層自乘得太下二層合天元自之爲五層卽三乘方式矣於是以太下二層爲積太下一層爲元太爲方元爲廉元自乘爲隅蓋以降二位爲升二位不啻以天元通分也且天元術相消之後但問得式幾層爲幾乘方實方廉隅之位不復論爲元爲太駱氏以天元通分故元在本位然五層之式與李無異苟明其旨不必別擬細草矣方程五家共井一術梅勿庵譏其不言井深故所得但爲虛率而不能斷其丈尺又七百二十一亦非定率凡可以七百二十一除之而盡者皆可以五等之繩相借而及泉此條雖出九章然立法之疏不必爲古人諱李雲門據劉徽注謂明以七百二十一爲井深率七十六爲戊綆長不知但言虛率則分寸尺丈何不可以七百二十一命之卽分寸尺丈又何不可以七十六命之駱氏顧沾沾焉稱述其以法爲率之巧而惜勿庵之未見則似猶未達勿庵之旨也夫人心思智巧日用日出算數之學往往今勝於古然亦賴有古法以爲之質耳彼古人者則亦甚賴後人爲之推求而精益求精也駱氏之論正負開方塙能發揮隱伏而於近世諸家詆謔已甚將獨尊其師法歟抑主持古法而過之者歟文虎於此學無所得亦未敢有所偏主聊以管見質諸足下幸惠教之又訓導同縣有吳玉楫字非木諸生精天官家言謂分野不足以定疆域惟里差爲可據作淮安里差攷又爲太陽出入里數通軌說非木遺書爲丁內翰所得見內翰譏訓導傳論中云問之吾鄉人無有知其姓字者

論曰：駱訓導有功古學而語多過當。傳謂豪宕不規規小節，每遇儒冠猥鄙者必醜詆之，殆天性固然也。嘯山明經從而平議之，爲諍臣，爲畏友，備舉其說，以俟後賢。

李兆洛六嚴

李兆洛字申耆，武進人。嘉慶九年舉鄉試第一。次年聯捷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知縣官安徽鳳臺久奉諱去服闋無意出山。江陰延主暨陽書院，居之二十年，卒於家。年七十有三歲，幼聰慧，好讀書，日能熟百餘行。藏書卷逾五萬，皆手加校正。晚年校刻《輿圖》，督造天球，爲精心之作。嘗刻《恆星赤道經緯圖》，謂明代禁習天文，古圖失傳。國朝康熙十三年監官南懷仁修儀象志，用西法考測所得星座，較隋丹元子步天歌少有名者二十四座，三百三十五星，而增多無名者五百九十七星。又多近南極二十三座，一百五十星。乾隆初，監官戴進賢等累加測驗，推度觀象，至九年較儀象志增多有名者十八座，一百九十星，而增多無名者一千六百一十四星。欽定儀象攷成《恆星經緯度表》，總計恆星二百座，三千八十三星，別以六等附注歲差加減，以便推步。又欽定大清會典天文圖，以視法變赤道爲直線，分十二宮爲十二圖，別繪近南北極星爲圓圖，列於前後，較之南北赤道分圖尤便觀覽。第原圖俱無增星，今推準圖分合而繪之，限於方幅，仍就赤道各分爲二，至恆星隨黃道東移，歲差五十一秒，率七十歲五十一分歲之三十，而差一度。今自道光十四年甲午上溯乾隆九年甲子，中距九十一算所差一度有餘，謹遵考成加

減表隨星加減各如本年冬至交宮度數庶幾此後七十年中可以用行總圖外仍繪赤道南北分圖二總凡二十九圖云其刻皇朝一統輿地全圖例言後曰兆洛始得欽定圖書集成中所刊輿地圖苦其不著天度繼得康熙內府輿地圖大於集成所繪而有天度亦分省有外藩東華錄言康熙五十年五月駐蹕熱河行宮諭大學士等曰天上度數俱與地方寬大暗合以周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五十里以今尺算之天上一度即地下二百里古來繪輿圖者俱不依照天上度數以推地里遠近故多差誤朕前特遣能算善畫之人將東北一帶山川地理俱照天上度數推算詳加繪圖五十八年二月諭內閣學士蔣廷錫皇輿全覽圖朕費三十餘年心力始得告成九卿等如求頒賜允之即此是也尋又於廣東巡撫庫見乾隆間所賜各省督撫內府輿圖東西爲橫幅長卷而南北以次排之繼得董方立精心彷繪者於改革創制以嘉慶年爲斷乃合其總圖而刊之繼又見沈廣文欽裴所藏別有乾隆內府圖亦總繪而截爲正方以刻之方逾二尺直省與兆洛所刊略同而西與北外藩之境拓幾倍乃以所刊本於外藩外補足焉輯有皇朝文典七十卷鳳臺縣志十二卷地理韻編二十一卷駢體文鈔七十一卷自著養一齋文集二十卷門人六嚴字承如又字德只江陰人又遼道光二十四年欽定儀象考成續編所載恆星經緯表一等十七星二等六十二星三等二百二星四等四百八十九星五等八百十四星六等一千六百四十六星星氣等九星共三千二百三十九星自無而之有者一百六十三星自有而之無者七星以新

定歲差五十二秒，逐年算其東行，改訂舊圖，繪成赤道南北兩圖，共四十七帙。咸豐初元刊行於世。藝舟雙楫  
養齋文集、恆星赤道經緯圖、皇輿全圖。

論曰：李鳳臺昌明前修，陶成後進，經術文辭照耀一世，宜已。其所鑄造有天球銅儀，一日月行度銅儀一類，皆施機布輪，動應法象，制器之巧，莫與京也。自有恆星輿地圖之傳，海內承學之士，迺知寫笠覆槃，必基步算。至今日而測繪愈精，盡洗粗陋之習者，非鳳臺之功有以開之歟。若六德只者，又可謂不墜師門家法者矣。

張鑑凌望

張鑑字春治，號秋水，烏程人。嘉慶六年選拔貢生，九年鄉試中副榜，後銓授武義縣學教諭。道光二十六年卒於官所，博通經史，四十後即棄舉子業，因出儀徵太傅門下，識江都焦孝廉福輩，甘泉羅明經士琳續傳中，已采其冬青館甲集算書題跋二首，教諭著述甚富。自步算樂律音韻六書，金石質地理水利，莫不周曉，發爲文章，引據典故所著書凡三百卷，中如中西星歌合鈔二卷，歷統歲實消長表三卷，天元借根得一二卷，立天元一捷法一卷，皆有心得。他不關算數者，不具錄。同縣有凌望字厚堂，困諸生無所合，與黟縣俞孝廉正雙友並長推步算術，高材績學，侯官林文忠嘗目以國士。自號德輿子，著譏等身，其最致力者爲學春秋理辨五十餘卷，未寫定。同治元年五月，粵匪陷湖州，死難，齒甚高矣。墨林今話、湖州府志、藝舟雙楫、舒藏

沈欽裴宋景昌 毛嶽生

沈欽裴字俠侯，號狎鷗。元和人。嘉慶十二年舉人。試禮部屢見擇。大挑二等選授荆溪縣學訓導。不節於飲，病偏枯者累年。藉扶掖以行，神明如常。課講不輟。後布政使檄之入會城驗視，自以不能拜不敢往。則檄他人攝其官，趣之行。學中士相率具狀留之。主者不可。遂劾去。老病旋卒於家。生平篤於學，而邃於思。天文地形無不通曉。尤洞精算術。宋秦九韶之數書九章，元朱松亭之四元玉鑑，李治之測圓海鏡，世所謂絕學，皆能通之。鍾祥李侍郎演譏九章算術細草，甫寫定，病不起。遺囑務俟訓導算校，方可付梓。越庚辰歲，侍郎甥程尚書孟采，方官儀曹，延訓導至家，爲之校勘算草圖說，均輸一章，增訂尤多。又爲補演海島算經細草一卷，以成侍郎之志。其校訂數書九章也，於古曆會積，則用四分術。開禧術推之，以正其誤。法最詳盡。又因治曆推閏問演紀草與推氣治曆所求氣骨分秒俱不合。改推證之，又謂治曆演紀所求入閏閏縮元閏朔因數朔積年，皆因入元歲而誤。求入元歲，當以歲餘爲奇。紀率爲定，用大衍術求之，得蔀率。此蔀率者是甲子子正初刻，與冬至一會之年數五周，而後爲甲子子正初刻冬至也。丙子、四會庚子、五會甲子、每歲

日法用大衍入之與率不相通此其所由誤也又虛設氣元率乘元限數以強合之而積年之不可知已多矣爲別立術草并設問於後以課元術新術之疏密乃改正答數設問六則以元術推之可知者二不可知者四以新術推之則歲歲皆可知又於均分稀田條校改至百餘字極爲精確漂田推積條辨正其命名布算立術三誤餘如測望類求深求遠法草並以天元一顯之本諸海鏡別爲圖說於是術意之精深可豁然矣又嘗補玉鑑細草四冊與羅茗香氏大同小異而詳實不如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草方廉隅諸數皆背原術無說處之相傳訓導所演獨爲吻合此其勝者惟左右逢源第一問宜開四乘方而術開三乘方第二問宜開三乘方而術開無隅平方第二十問宜開七乘方而術開九乘方第二十一問依術推演十乘方得數雖同而方廉諸數並異羅草疑爲術誤訓導於此四條皆無細草而云草見廣異當時已佚無廣異卷其細草原稿在同郡馬內翰劍家謀刻未果道咸之際南匯張明經文虎猶及見而論訂之後內翰死綏途不可問已初訓導之居京師也富陽相國文恭公知之將薦修天文時憲志辭之復書曰國史中秘書翰林司之今乃索之局外是暴翰林短也閣下縱出大公窺伺者保無借此爲榮利計乎此又非進禮退義之正也卒不往其所守有如此者門人宋景昌字冕之亦字勉之江陰人諸生又爲武進李鳳臺兆洛講學弟子曾助輯地理韻編好學明算有聲於時著數書九章札記四卷上海郁泰峯氏松年爲之序曰余旣刻清容剝源二集益思得宋元人秘笈毛君生甫爲余言秦道古數書九

章思精學博，其中若大衍求一正負開方兩術，尤爲闡自古不傳之秘。第其書轉相鈔錄，譌脫滋多。元和沈廣文曾得明人趙琦美鈔本於陽城張太守家，訂譌補脫，歷有年所以老病未卒業。其弟子江陰宋君景昌能傳其學。余因屬毛君索其原本，會廣文病甚，不可得。得其副於武進李太史家，毛君又出其家藏元和李茂才所校四庫館本，并屬宋君爲之讐校。嗣廣文沒，宋君又於其家搜得秦書刊誤殘稿數卷，於是已趙本爲主，參以各本，其文字互異，義得兩通者存其舊，其傳寫錯落無乖算術者隨條改正。其術草紕繆或誤後學者，採衆說而折衷之，別爲札記以資考證。書成將署余名，余以未經究心，仍歸之宋君。而爲之敍其原起，以付諸梓。又譏詳解九章算法札記一卷，楊輝算法札記一卷。其友人毛嶽生字生甫，寶山人，生及晬而孤，用祖蔭襲雲騎尉，後改補文學弟子員，與李鳳臺、俞孝廉、正雙皆友善，績學能爲韓柳文章，治古曆亦致力於秦書者，校算致覈，多相發明。札記頗采其說。道光二十二年郁氏取秦書十八卷，楊書六種，並刻入宜稼堂叢書中以傳。養一齋文集、九章算術細草、數書九章札記、舒藝室雜著、甲詳解九章算法札記、楊輝算法札記、舒藝

論曰：宋元人算書之僅存也，蓋不絕如綫矣。古算命名，若重差、夕桀旁要諸術，皆統於句股，賴道古謙光之書，得其厓略，然非有沈心渺慮冥技力索之士，則不能熟精而表章之。一誤於術草之謬，再誤於傳寫之譌，其不遂終於舛亂也，幾希爾。嘉道以來，算學大昌，通材輩出。李氏治海鏡，順德黎氏傳之；羅氏演玉鑑，甘泉易氏佐之。沈訓導秦書刊誤，雖未卒業，乃得宋茂才起而成之，拾遺補闕，匡謬正譌，使搖搖將墜。

之緒復還舊觀若訓導之有功前賢固不在四香茗香下而冕之之獨承絕學師弟相資亦足與見山浩川同千古矣語曰德不孤必有鄰信哉盛已按郁泰峯氏楊書札記序云是書爲毛君生甫家藏本每葉何許人也今考顧千表館室遺古數書太史首刊布之他如列子虛注鬼谷子諸刻皆署齊名且時代相去甚近何郁氏竟未知之耶附識於此以補方聞焉

### 錢儀吉

錢儀吉字衍石號心壺又號新梧嘉興人文端公之曾孫也嘉慶十三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戶部主事擢御史遷給事中博通羣籍蚤有高名久處京師道光中棄客游嶺汴主學海堂及大梁書院講席居恆與從弟警石訓導泰吉書問叢咨諮詢學術動逾數千言自周秦諸子馬班羣史許鄭詁訓杜馬典章洛閩之淵源唐宋名賢之詩古文詞以及目錄校讐金石書畫方志雜說一孔半枝無所不詢蓋亦無所不辨故二石家書蔚然天下之至文也兼長曆算嘗譏黃初朝日辨云魏書文帝紀黃初二年正月郊祀天地明堂乙亥朝日於東郊裴松之曰禮天子以春分朝日秋分夕月尋此年正月郊祀有月無日乙亥朝日有日無月蓋文之脫也案明帝朝日夕月皆如禮文故知此紀爲誤者也蒙案魏明帝太和元年二月丁亥朝日於東郊八月己丑夕月於西郊裴氏因之謂魏制朝日夕月用二分遂疑此乙亥朝日上當有二月字也然證以此紀之文黃初元年十一月有癸酉十二月有戊午獻帝傳述魏文之禪許

芝擇以十月十七日己未而王以二十九日辛未登壇受禪。劉羲叟推黃初二年正月壬申朔，校測前後，悉與史合。是乙亥爲正月四日，非二月也。更以四分術推之，自黃初元年庚子入己卯蔀，至辛丑二年算外日餘乘之，得大餘五，小餘八。十一月十二日甲申冬至，遞推至春分爲二月十五日乙卯，非乙亥也。晉書禮志稱黃初正月朝日，違禮二分之義。隋志亦言魏文正月朝日，前史以爲非時。及明帝太和元年二月朝日，八月夕月始合於古。是文帝雖有采周春分之詔，其實未嘗施行。是歲祭日實以正月，至太和乃用二分，後先殊制，不可強同。裴氏不考當代禮制，遂謂史有闕文，疏已。尚書太傅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迎日於東郊，辭曰：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於上下，勤施於四方，旁作穆穆，維予一人，某敬拜迎日東郊。又焉知魏初之制，非有取於伏氏之義歟？然不可得詳矣。又嘗譏三國會要體裁，悉本徐仲祥兩漢會要而有所變通，如改術數爲天運推步術算，及史文與續者通其所可知，閒爲之注釋，於開元占經得王蕃渾天象說，其曆考集乾象景初二術成書，同郡朱筠麓氏鴻爲注，海寧張神羊氏玄冠更審定之，見自爲序例中。與烏程陳助教杰陽湖董孝廉祐誠並友善，日相從講數學，助教時爲欽天監時憲天文二科博士，演緝古細草，又著音義給事，亦爲之序。晚年授刻經說，刊正謬誤，道光三十年四月卒。所著已槩行者衍石齋記事稿十卷，記事續稿十卷，刻楮集四卷，旅逸小稿二卷，燬於兵火。今有公子彝甫新校刻本行世。

陳杰丁兆慶 張福僖

陳杰字靜菴烏程人諸生山陽汪文端公督浙學時亟賞之嘉慶之季客京師考取天文生任欽天監博士供職時憲科兼天文科司測量爲上官所倚重後官國子監算學助教最久道光十九年有足疾解組歸田樓居譔補湖州府天文志七卷時游於杭與仁和項學正名達甘泉羅明經士琳全椒金大令望欣同里徐莊愍公相友契年未及七十卒於家生平邃於算術尤神明乎比例之用初著輯古算經細草一卷後十餘年又爲之指畫形象錄成圖解三卷又爲之證引經傳博採訓詁是正其傳寫之外謬稽合其各本之同異別成晉義一卷表章絕業牖啓後賢蓋與陽城張太守同功也其自述例言有曰比例之法昉自九章傳由西域在古法曰異乘同除在西法曰比例等假如甲有錢四百易米二斗問乙有錢六百易米幾何答曰三斗法以乙錢爲實甲米乘之得數甲錢除之卽得錢與米異名相乘錢與錢同名相除故謂之異乘同除此古法也以甲錢比甲米若乙錢與乙米凡言以者一率言比者二率言若者三率言與者四率二三率相乘一率除之卽得此西法也古法在元明時中土幾已失傳不知何時流入西域明神宗時西人利瑪竇來中國出其所著之書中土人皆矜爲創見其實所用皆古法但易其名色耳茲以西人名色解王氏固取其平近亦以明中西之合轍也又有論曰二十一史律志無不用比例者他如九章輯古十種算書大半皆用比例無如古人總不言比例如緝古算經第二問求均給積尺欲以本體求

又一形之體忽取兩面幕之數一用以乘一用以除而得又第九問求圓圓第十問求圓窖忽以周徑乘除卽如方亭法求之諸數悉得讀者實莫能解走作圖解蓋審謬久之而始知其爲比例也乃明言比例以揭之嗣是而凡閱古算書罔弗比例矣又自道光以來嘗親在觀象臺督率值班天文生多人頻年實測黃赤大距所得之數爲二十三度二十七分未經奏明故當時未敢用迨甲辰歲修儀象攷成績編成書監臣卽取此數上而欽定頒行焉晚年所譏爲算法大成上編十卷首加減乘除次開方句股次比例八線次對數次平三角弧三角門分類別皆先列舊法而以所擬新法附之圖說理解不憚反覆詳明專爲引誘初學設也下編十卷則有目無書其言曰算法之用多端第一至要曰治曆故下編言在官之事先在治曆次出師次工程錢糧次戶口鹽引次堆積丈量其儒者所爲則考據經傳下及商賈庶民則貲本營運市蜃交易持家日用凡事無鉅細各設題爲問答以明算法之用蓋如此之廣云上編刻於癸卯門南坪茂才各爲項學正兩邊夾角逕求對角新法圖說洋洋數千言助教謂其講解明晰戛戛獨造均錄附算法大成上編中張福僖字南坪烏程人諸生助教稱爲英敏過人研習算學精究小輪之理著有彗星攷略如干卷咸豐初與海寧李京卿善聞友因同識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又於京卿處見錢塘戴處士煦著述因訪之小住數日抄副本去後與京卿同客徐莊愍公撫幕公方刻項學正象數原始諸書又

同任營校之役，刻垂成，未有印本。而粵匪陷蘇州，同治元年春攻湖州，且急。茂才以母在圍城中，將謀入省之倉卒，爲賊執，以爲我僨也，遂烙死於城下云。舊古算經細草圖解音義、算法大成上編、舒蘿室詩存注、戴府君行狀、湖州府志。

論曰：南豐吳編修嘉善曰：凡平三角大小弦幕相減，與大小句幕相減相等，故句較與弦較之比，同於弦和與句和之比，爲互視比例。今以天元入之，不必知此識別，而與知識別者等平三角者，陳靜菴氏所謂有用者也。天元四元者，陳氏所斥爲無用者也。然遇此題，不以元術入之，當如何？痺精竭慮，乃得其法，則無用者果爲無用矣乎？夫陳助教於天元四元數理，未嘗究其體用，乃至失言。編修之訛宜已，且獨不致夫陽城太守以天元演繹古乎？固殊塗而同歸者也。然觀助教之書，苦心孤詣，自足名家。若定句股弦三數，皆整法表列股弦較，自一至九萬九千四百五十八遞加數，自二至八百九十二設爲姑求十萬以內諸不同式形，而皆爲度盡之數，誠自然之妙，未洩之奇。餘如倍弧求通弦，及諸三角邊角互求，易弧爲平，所創新法，亦頗洞見本源，專精比例。當時奉爲大師，豈特致哉？至謂西人竊取乘除而爲比例，竊取句股而爲八線，良非虛語。愚又謂西人竊取四元而爲代數，竊取招差堆垛而爲微分積分，則其書後出，惜乎！助教之不及平議矣。

項名達王大有

項年丈名達，原名萬準，字步來，號梅侶。仁和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考授國子監學正。道光六年成進士。

改官知縣不就職退而專攻算學三十年卒於家年六十有二著述甚富今傳世者但有下學庵句股六術及圖解後附句股形邊角相求法三十二題合爲一卷以句股相求和較諸題術稍繁雜初學恆未了然爰取舊術稍爲變通分術爲六使題之相同者通爲一術釐然悉有以御之繁雜可無復慮第一二三術及第四術之前二題悉本舊解餘爲更定新術皆別注捷法各爲圖解明其意第四五六術其原皆出於第三術可釋之以比例第三術以句股較比股若股與句弦和以股弦較比句若句與股弦和是爲三率連比例凡有比例加減之其和較亦可互相比例故第四五六術諸題皆可由第三術之題加減而得即可因第三術之比例而另生比例因比例以成同積而諸術開方之所以然遂於是得順德黎平陽應南爲之序曰余在都獲與項君梅侶交輒以數學相過從梅侶耽精思當窮極要眇時雖寒暑飢渴不暇顧苟有得則欣然意適若無可喻於人嘗語余曰守中西成法搬衍較量疇人子弟優爲之所貴學數者謂能推見本原融會以通其變竟古人未竟之緒而發古人未發之藏耳余是其言顧以碌碌走塵俗未遑卒業迨余筮仕浙梅侶亦主講苕南見所著句股六術擊節稱善曰是足爲數學導矣句股乃學數初步恆苦和較諸術之紛糅未入門先作門前之繞往往阻於難而莫敢入得是術導之簡而明條焉而不紊一展卷瞭然矣且以見數有和較故變生變故參伍錯綜不可爲典要其爲物也雜而其爲途也繁設非洞徹乎其原焉能齊雜以整御繁以約極其變而仍適得其常哉梅侶嘗立有弧三角總較術求橢圓

弧綫術，術雖定，未有銓釋。余促成之，而義奧趣幽，非旦夕可竟事。是六術也，獨先成，雖未足見梅侶之深，而所謂變通成法，爲古人竟其緒而發其藏者，於是可見一斑。云並時明算諸君子，年丈皆相友善，而與烏程陳助教、杰錢塘戴處士，煦契最深。晚年詣益精進，謂古法爲無所用，不甚涉獵，而專意於平弧三角，與助教意不謀而適合。癸卯初夏，助教以事至杭州，冒雨訪之，縱言至於三角。年丈曰：「平三角二邊夾一角，逕求夾角對邊，向無其法。竊嘗擬而得之，君聞之乎？」曰：「未也。」錄其法以歸。法蓋以甲乙邊自乘，與甲丙邊自乘相加，得數寄左，乃以半徑爲一率，甲角餘弦爲二率，甲乙、甲丙兩邊相乘倍之，爲三率，求得四率，與寄左相減，鈍角則相加，平方開之，得數即乙丙邊也。又嘗謂秦西杜德美氏割圓九術，理精法妙，其原本於三角堆。董君方立定四術，以明其原，洵爲卓見。惟求倍分弧，有奇無偶，徐君君青補之，庶幾詳備。名達嘗玩三角堆，嘆其數祇一遞加，絕無奇異，而理法象數，包蘊無窮。夫方圓之率不相通，通方圓者，必以尖句股尖象也。三角堆尖數也。古法半徑屢求句股，得圓周，猶不勝其難。杜氏則以三角堆御連比例諸率，而弧弦可以互通，割圓術蘊以加矣。然以此製八綫全表，每求一數，必兩次乘除，所用弧綫位多而乘不便。董徐二君大小弧相求法亦然，向思別立簡易法，因從三角堆整數中推出零數，但用一半徑，即可任求幾度分秒之正餘弦，不煩取資於弧綫及他弧弦矢。且每一乘除，便得一數，似可爲製表之一助云。年丈又著《象數原始》一書，未竟，疾革時，遺書囑戴處士續成之。咸豐八年，從子運判晉善謀刻之，致書處。

士申舊約，乃索稿於年丈伯子茂才錦標校算增訂，六閱月而稿始定，都爲七卷。原書之四僅六紙，竝第七卷皆處士所補纂。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二卷曰半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卷五、卷六、卷七皆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形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杜氏董氏諸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雜列所定弦矢求八綫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椭圓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者。卷七曰椭圓求周圖解，原術以袤爲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而得周。處士增術，則以廣爲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而亦得周。系以圖解終焉。烏程徐莊愍公巡撫江蘇，郵書索處士寫定本付梓，十年閏月刻垂成，未及印行，而莊愍殉難，書與板皆不可問矣。年丈高第弟子夏宮簿鸞翔自有傳。又王大有字吉甫，仁和人，諸生，輸餉敍官爲翰林院待詔，窮究天算之學，嘗介戴氏甥王學錄朝榮亦問業於處士。凡處士所著述皆錄副，去年丈見之，因訪處士訂交，時道光二十有五年之夏也。又嘗校刻割圓捷術合編，粵匪杭州守義州守義死，未聞有他傳書云。慶丙子科鄉試齒錄戴府君行狀

論曰：項年丈與先大夫同舉省試，可寶習聞年丈之學，以推見本原，融會中西成法，以通其變，竟未竟之緒，發未發之藏，爲歸旨哉？言乎可爲後生法也。若論割圓術，率從三角堆整數中推出零數，但用半徑，即可任求度。若分秒諸弦，不資弧線及他弦矢，每一乘除，便得一數，可謂簡易而捷矣。惜成法專書，今無傳

本而心得緒餘，猶賴有靜庵助教算法大成所采，雖存什一，實已爲紫笙宮簿秋紀京卿諸家開其先發，覆探微尖堆之時義大矣哉。亟加甄錄，用誌來學。又年丈孫女婿同里張吉士同年預爲余言亂離之後，項氏式微，故書盡亡，孫曾零落，不世其學，不亦重可悲矣乎。

金望欣翠渝 建功

金年丈望欣字禹谷，全椒人。嘉慶二十一年舉人，道光二十四年大挑一等，以知縣分發甘肅試用，精天文算學，所著春秋五紀、周易漢唐古義、清惠堂詩文詞賦各集，俱梓行。初與同邑江茂才臨秦爲忘年交，始習梅氏叢書，通授時法，習攷成前編，通時憲法，因以兩法推春秋三十六日食，就正茂才，茂才謂推日食用日月兩心視相距最精妙，復習攷成後編，通時憲見行之法，嗣游京師，烏程徐莊愍公、方官戶部，與訂交，示以用表推日食三差法，游廣陵，交甘泉羅明經、土琳。同治四年，又示以用古法七歷推春秋朔閏法，嘗謂今法之上通春秋，無不脗合，惟推春秋兩南至皆後三日授時，有古今消長法，而後編歲實復大於前編，前人已有消極復長之說，即梅氏不能定其是非，曾以質之烏程陳助教，杰助教謂歲實有消無長，後編以前編消數太過，故消益之，然行之久遠，則後編之差必甚於前編，而朔策仍小於前編，編校古法，朔策無不漸消，因取歲實，朔策皆古大今小，有消無長，次第消長之數，以致春秋僖公五年辛亥朔日南至氣朔皆符，但郭氏百年消長一分之數尚未確耳。安徽通志、算法大成

論曰。金年丈自敍所學。與夫友朋講習。大略可見者。僅詳諸算法。大成序言中如此。此外有著。經亂並佚。又同時治四元玉鑑者。尙有天長岑紹周氏。建功暨其從子秋齡氏。滻亦僅傳姓氏。在羅茗香氏算學啓蒙後記中。皖南明算之士。今無聞焉。碩果晨星。可勝嘆哉。

李時溥董桂科 周成

李時溥字博齋。懷寧人。道光二年舉人。官壽州學學正。規行矩步。語無妄發。尤肆力於經。兼長步算。著有天文圖考算學精蘊若干卷。又董桂科字蔚雲。婺源人。道光三年進士。官松江府學教授。著有星象圖說。中星考。歷代中星十二月圖說。中星更錄。測時便攷。句股要法等書。又周成成一作澄。字志甫。績溪人。歲貢生。淹博精覈。咸豐中爲益陽胡文忠湘鄉曾文正二公所重。著有經史曆算若干卷。自餘存目。其人其書皆無攷者。不具錄。安徽通志

# 疇人傳三編卷第四

國朝後續補二

錢塘諸可寶纂錄

羅士琳易之瀚 沈齡 田普實

羅士琳字次璆，號茗香，甘泉人。上舍生，循例貢太學，遊京師，嘗考取天文生，以出儀徵太傅文達公門下，故相從最久。太傅再撫浙，西湖詰經精舍初開，名材畢集，因得徧交通人。當代明算君子尤多相識。咸豐元年恩詔徵舉孝廉方正之士，郡縣交薦，以老病辭，未應廷試。三年春，粵匪陷揚州，死之，年垂七十矣。少治經，從其舅江都秦太史恩復受舉子業，已乃盡棄去，專力步算。博覽疇人之書，日夕孳求，數年初，精習西法，自譏言曆法者曰：憲法一隅，又思句股少廣相表裏，而方田與商功無異，差分與均輸不殊，按類相從，摘九章中之切於日用所必需者若干條，悉以比例取之，匯爲比例十二種，以各定率冠首，以借根方載，後以諸乘方開法附末，凡四卷。曰比例匯通，刻於嘉慶之季，後雖悔其少作，實便初學問塗也。道光二年，試京兆，始獲見四元玉鑑原書。三年春，假得順德黎平陽應南舊鈔本，又得錢塘何夢華氏元錫新刻大德本，爲元和李茂才銳欲補草而未果者，於是服膺歎絕，遂壹意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生平詣力孟晉，無過是書矣。明經博文彊識，兼綜百家，於古今法算尤具神解。以朱氏此書實集算學大成，思通發明。

乃殫精一紀步爲全草併有原書於率不通及步算傳寫之譌悉爲標出補漏正誤疑義則反覆設例以申明之推演訂證就原書三卷二十有四門廣爲二十四卷門各補草嘗爲提要鉤元之論謂是書通體弗出九章範圍不獨商功修築句股測望方程正負已也如端匹互隱廩粟迴求二門寓粟布如意混和寓借衰菱草形段果塙疊藏如像招數三門寓商功中之差分直段求源混積問元明積演段撥換截田鎖套吞容五門寓方田少廣諸法他若和分索隱者約分命分也方圓交錯三率究圓箭積交參三門乃定率而兼交互至於或問歌象雜範類會二門以其各自爲法不能比類故一則寄諸歌詞一則編成雜法均有似乎補遺大旨有淺有深要皆以加減乘除開方帶分六例爲問而每門必備此六例凡法之簡易者略之其繁難者詳之尤於自來算書所無者必設二問以明之如混積問元中旣設種金田及句三股四八角田爲問撥換截田中復設半種金田鎖套吞容中復設方五斜七八角田爲問又果塙疊藏兩設圓錐塙雜範類會一設徵率割圓一設密率割圓是已更有一門而專明一義者如和分索隱之分開方三率究圓兩儀合轍之反覆互求是已是書但云如積求之如積者以積爲問有用定率爲同數相消者有如問加減乘除得積爲同數相消者祖序謂平水劉汝諧撰如積釋鎖一書惜今不傳意者其釋此例歟儀徵太傅爲之序略云向序測圓海鏡謂少廣著開方之法方程別正負之用立天元一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焉者也若四元者是又寓方程於天元一術焉者也其理較天元一則無殊其法視天

元尤精進。蓋天元一之所假借惟一求數耳。非據今有數。蔑由盡其妙。四元則元各一數。其所假借者。不蘆所求爲之數。惟其不蘆爲所求之數。故無論有無見數。悉可探頤窮微。凡天元一所能御者。四元固能御之。卽天元一所不能御者。四元亦能御之。其神明變化。初非自來算家所可跂及。祖序謂用假象真。以虛問實。又謂不用而用以之通。非數而數以之成。賣其然乎。顧隱奧艱深。通之者鮮。以梅文穆公之淹雅。能悟西人所譯。借根方卽古天元一術。尙不能於朱書無疑詞。甚矣解人之難也。自道光中葉以來。最後得朱氏算學啓蒙原書於京師。廠肆爲朝鮮人依元大德時趙氏原槩重栞。本明經覆加斠証刊布之。十九年九月太傅又爲序之。略云。此書總二十門。凡二百五十九問。其名術義例。洵多與玉鑑相表裏。羅君爲之互對。其證得七玉鑑首列和較纂積諸圖。始于天元。終於四元。義主精邃。所得甚深。攷大德癸卯莫若序。計後此書四年。此書首列乘除布算諸例。始于超徑等接之術。終於天元。如積開方田。淺近以至通變循序而進。其理易見。名曰啓蒙。實則爲玉鑑立術之根。此一證也。玉鑑原本十行。行十九字。今有低一格術。曰又低二格。與此書同式。此二證也。玉鑑斗斛之斗。別用斛。此假借字。本漢書平帝紀。及管子乘馬篇。尙雜見于唐以前之孫子。五曹。張邱建諸算經。其鈞石之石說文本作粞。玉鑑作碩。碩與石古雖互通。然假碩爲鈞石之石。則僅見于毛詩甫田疏引漢書食貨志。而算書罕見。又若玉鑑曉田之曉。雖見于李籍九章音義。而字書所無。此書并同。此三證也。玉鑑雖亦三卷。而門則爲二十四問。則爲二百八十八。

較多于此書四門二十九問，然以四字分類，其體裁彼此無異。且如商功修築方程正負之屬，則又二書互見此四證也。玉鑑如意混和第一問，據數知一秤爲十五斤，適合此書之斤秤起率，此五證也。玉鑑鎖套吞容第九問，方五斜七八角田左右逢元第六第十三第二十諸問，有小平小長皆向無其術。此書卷首明乘除段，卽載平除長爲小長，長除平爲小平之例。其田晦形段第十五問，復載方五斜七八角田求積通術，此六證也。他如玉鑑或問歌彖第四問，與此書盈不足術第七問，又玉鑑果垛疊藏第十四問，與此書堆積還源第十四問，又玉鑑方程正負第四問，與此書方程正負第五問題，約略相同，此七證也。是此書真朱氏原書，佚而復出，可嘉之至矣。同郡中學人請鳩工以朝鮮原刻本縮版影刊，并其末所載楊輝海島算法一番，亦爲附列。間有魚豕，悉仍其舊，但各標識于誤字旁，別記刊誤于卷末，示不誣也。又嘗著春秋朔閏異同攷，徧列黃帝顓頊夏殷周魯漢七歷條，其同異以補宋中子之書之亡，其言曰：春秋經傳之文，或一事異時，或一事異月，或一事同日異月，或一事日月並異，或一事兩見于傳，而日月互異，或時日雖具，而脫月名，或日月初無異名，及參以上下之月，推勘遠近，而不得其日，且有別本異文，如成十八年辛巳，正義曰服虔作辛未之類，蓋以時閱二千年，書非金石，輾轉傳寫，豈無失誤？正義謂或史文先闕，而仲尼不改，或仲尼備文，而後人脫誤，誠有然也。蓋生數千載之後，而致稽數千載以上之日月，異同可得而言也。是非不可得而知也，則亦存其可知者焉耳。又嘗以乾隆間明氏捷法校得八線對數表。

一度十三分二十秒正切第五字○誤一又六度四十一分十秒正切第五字○誤六又十二度五十分正弦第六字七誤五又十六度三十二分十秒正切第七字九誤○又四十二度三十二分四十秒正切第九字五誤四可見西人所能今人亦能之又因讀四元玉鑑於如像招數一門有所會通更取明氏捷法御以天元知密率亦可招差其弧與弦矢互求之法與授時曆之垛積招差一一符合且以祖氏之綴術失傳已久其法僅見於秦書卽大衍之連環求等遞減遞加亦與明氏捷法相近爰融會諸家法意爲撰綴術輯補二卷又甄錄古今疇人仍依太傅體例各爲列傳用補前傳所未收者得補遺十二人附見五人續補二十人附見七人大凡四十有四人離爲六卷次於前傳四十六卷之後統成五十有二卷二十年後集所校著都有觀我生室範彙十有二種如四元玉鑑細草二十四卷釋例二卷校正算學啓蒙三卷校正割圓密率捷法四卷續疇人傳六卷皆別有單行本外已刻者尙得七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三卷附例一卷本繪亭監副博啓法補其佚取內容方邊圓徑垂線交互求一以天元馭之曰三角和較算例一卷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鎔入立天元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演元九式一卷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以正負開方式入之曰臺錐積演一卷以玉鑑菱草果垛二門足補少廣之闕爰取臺錐形段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考一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宣王十有六年九月旣望甲戌與銘辭正合曰弧矢算術補一卷以元和李氏四香遺書原術未備爲之增補

者二十有七，合成四十術。曰推算日食增廣新術一卷，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求交食限內之方向，及所經歷之諸邊分焉。自餘若春秋朔閏異同，緩術輯補，交食圖說舉隅，勾股截積和較算例，淮南天文訓存疑，博能叢話，又如干卷，則未有刻本也。同縣學友易之瀚字浩川，號蓉湖，篤嗜算學，曾訪求鍾祥李侍郎潢所譏，緝古算經之考注，細加較算，更屬南豐揭茂才廷鑄補圖草刊布，歸自南昌，知明經有四元玉鑑補草，因從問難，爲譏四元釋例一卷，凡開方例二十九則，天元例十一則，四元例十三則，自爲序云。算學自宋元而大備，秦氏數書九章，言正負開方，李氏測圓海鏡，言天元如積，與是書之言四元和會，洵自古算家之絕詣也。自明顧著溪謂海鏡無下手處，刪去細草，別著分類釋術等書，天元已寢失其傳，矧四元乎？梅文穆公赤水遺珍，天元一卽借根方解，發三百年算家之蒙，可謂有功矣。獨其釋或問歌彖二則，疑爲術士秘其機械，四元之奧邃難通，於此概見海鏡一書得元和李尚之秀才校勘，加案申明例義，由是立天元一術晦而復顯，是書但云如積求之，祇具開方諸數而不載細草，以是讀者愈無下手處。曩見茗香先生演元九式，知其爲是書發明四元而作，併稔其演有全草，因緣獲交，始得而玩繹之，遂盡抉四元之秘，顧余魯鈍，慮人人未必盡曉，惜朱氏編集算學啓蒙，佚而不傳，祖序謂與是書相爲表裏，或其體例備載其中，未可知耳。不揣謬陋，爰補凡例，爲之疏釋，俾同志者用代司南，惟是四元之學，根於天元，天元者，融會少廣方程而加精，四元者，是又寓方

程於天元亦卽天元之齊同通分也。有通分而乘除不窮，有方程而通分益便。是欲釋四元必不能離卻天元，天元條例莫詳於李氏案中。茲取其原文，少加點竄，錄載於四元凡例之前。俾由淺入深，用作四元之嚆矢。又天元借一其兆，實肇於劉徽九章少廣篇所謂借一步之是已。蓋開方之用，隅卽天元之借一，故無論天元四元，莫不以開方爲用。其始也，因所求之數不可知，假立元而得其羣積諸數，其竟也，因羣積諸數不易知，又假開方而得其所求之數，二者相須，不可偏廢。元和李氏曾譏開方說三卷，特祇詳超步商除之法，其於實從廉隅何以致數之由，尙缺而未備。苟昧乎此，卒無以悟立元之旨。茲復推廣李說，撮要刪繁，併補其所不足，另補凡例，弁於天元凡例之首。俾因流溯源，用啓天元四元之門徑。凡三則彙而名之曰釋例，例下各取草中諸式，釋之。故云後明經因其書詳於天元四元，而略於開方，乃從玉鑑原書外尋繹變例，又爲之逐一增補，得增例一卷。大共補開方例凡十有五，天元四元例各四。序云：士琳旣補四元玉鑑細草畢，藏敝笥久矣。嗣獲交易子蓉湖誌其於此學最精，爰復加釐定，畀以校刊，易予以術體精微，未易窺測。有草無例，卒難造端，不可蹈秘機之讓。因放征南釋左氏例，增議釋例一卷，附刊於後。洵有功於朱氏者也。惟限於朱氏原書，故諸例未全。蓋算莫外乎乘除，天元一術，旣不受除，自不得不合累乘之數而併除之，所以極通分之妙。故不除此而乘彼。若四元則又爲天元之乘法，故其法悉同於天元，而齊同以相消，所以盡句股之用。開方賅天元四元之除法，故多一乘，卽多一乘方。其正負之錯綜，層

數之重疊，即借爲實從廉隅之多寡，以別商除之異同。之三者，迭爲表裏，其間變化無方，靡可紀極。例或少缺，術意愈晦。士琳敢矜一得之愚，竊頤公諸同好，補增各例，俾學者豁然理解，亦所以廣易子之不足云。同郡又有沈齡字與九，田普實字季華，並江都人。同治四年者。養一齋集、舒藝室存詩注、比例圖通、觀我生室集義

論曰：羅明經之學，卓然名家，其始也，顧習西法，幾以比例，借根爲止境矣。既而周遊京國，連獲佚書，遂爾幡然改轍，盡廢其少壯所業。殫精乎天元四元之術，著作等身，墨守終老，惟以興復古學，昌明中法爲宗旨，可謂博而能專者歟。以明經之才之學，猶且初信彼術，況它人乎？是故匯通一刻，不必爲明經諱也。慨自咸同來，西書愈出，風氣日開，夫厭故而喜新，畏難而趨易，人情也。吾見世俗講習，類崇彼法，而忘其源，自東來，而弗究其未能軼我範圍，而昧夫相得益彰之道，爭巧誇捷，惑溺者衆，羣往焉而不知其所返，有甚於明季徐李諸人者。豈非明經續傳所逆料乎？豈獨在人心學術之可憂乎？吾之繼明經而論列者，實有大懼於此。此所爲汲汲而弗自揣者也。又明經當粵匪之亂，身未嘗有食祿守土之責，而乃不惜傷勇之死，從容就義，首完大節。厥後鄒同守漢，勦死廬州，馬內翰創死丹陽，戴先生煦凌茂才堃，張茂才福，皆殉於鄉里，視倉皇四走，邂逅或一覲賊，遂同邀不次之典，其相去奚若哉？舒藝室之詩，有云：晴人例殉節，羅戴先後亡。嗚呼可哀也已。

朱駿聲字豐芑號允倩吳縣人年十三受許氏說文解字一讀卽通曉戲爲孔方傳文似遷史時目爲神童十五歲冠郡試補府學生時嘉定錢詹事大昕主紫陽書院講席詹事亦十五爲諸生是年重游泮宮一見奇其才遂受業門下專力古學以著述爲事嘉慶二十三年舉鄉試道光六年大挑二等銓授黟縣學訓導會瑞安孫學政鏘鳴奏請許海內文學之士獻所著書得詔通諭天下咸豐元年訓導繕寫自謨說文通訓定聲等四十卷呈禮部奏進之文宗幾餘披覽嘉其賅洽賞國子監博士銜爲留心經訓者勸旋陞揚州府學教授引疾未之官寓居於黟八年十月卒年七十有一著書甚富諸經皆有成稿若干卷不具錄嘗論爾雅太歲在寅推錢詹事說謂其時自以實測之歲星在亥定太歲在寅命之曰攝提格以紀年歲星所合之辰卽爲太歲然歲星閼百四十四年而超一辰至秦漢而甲寅之年歲星在丑太歲應在子漢詔書以太初元年爲攝提格者因六十紀年之名歷年以次排敍不能頓超一辰故仍命以攝提格也於是後人以寅卯等爲太歲強以攝提格等爲歲陰其實爾雅所云歲陽歲陰非如後人說也又讀周語帝譽能序三辰知十二次名義當爲所定然今時實測與古不同星紀以牛得名今牛在子宮不在丑析木以箕斗得名今箕斗在丑宮不在寅大火以心得名今心在寅宮不在卯降婁以婁得名今婁在酉宮不在戌計今時距周初歲差已四十二度是名實不相副古宮之稱不必施於今因參用舊名著歲星表一卷天算鎖記四卷又有數度衍四卷則已佚於兵火僅存歌一首附詩集中錄行述蘇州府志

論曰朱博士於學無不窺七百八十三座之星能指而名之九章之術能推而衍之十經之誼則淹而通之三史十子騷選皆熟而誦之發爲饌著博大而精顧世之稱博士者第知有通訓定聲一書已爾而未知其兼長推步明通象數也蓋博士蚤歲得名而又深自韜晦不求知於世世遂無以知博士非猶夫人之一得自封詭詭焉表襮之不遑者可以觀博士矣

徐有壬

徐莊愍公有壬字君青亦字鈞卿烏程人用宛平寓籍舉京兆試道光九年成進士改主事官戶部久出守揚州遷四川成綿龍茂道歷滇臬湘藩以至江蘇巡撫咸豐十年閏夏江南大營不守總督宵遁潰兵肆掠而下粵匪尾其後蘇州守卒不盈四千倉猝賊已至公整衣冠方出督戰賊遽前刺其額冠將墜手自正之遂遇害舉家殉焉事聞賜謚卹蔭如典禮公精於推步在郎署日宣廟嘗召詢圓明園水高於京城若干丈西洋貢器其用如何公敷陳稱旨臺官往往就決所疑焉始治算嘗得元人四元玉鑑積思三晝夜以意步爲細草人見而奇之金谿戴簡恪公陽湖董孝廉祐誠元和沈訓導欽裴輩爭相傳鈔以去尤精於割圓堆塲之術算術以測圓爲甚難嘉定錢氏塘本宋人沈存中說瓶爲進位開方法得周三十六有奇一時信之公以內容外切反覆課之其說遂破又對數表傳自西人云以屢次開方而得其數公以屢乘屢除法御之得數巧合而省力百倍蓋精心探索思入幼眇故深造自此所著務民義齋算

學今傳世者七種。以屢乘屢除法遞求正負諸差而加減相併得所求爲測圓密率三卷。首諸圓求周積十七術。次弧弦互求本杜德美氏及推於圓內外諸形邊積截體相求二十一術。三大小弧相求。本董方立氏而暢演之成十八術也。又因考成後編新法益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糾回布算繁重且皆係借算非正術。乃創實引平引角積互求二術。法歸簡易得數較密於用對數爲尤便。爲橢圓正術附驟離用對數法及諸用數合一卷。又以斜弧舊術繁重乃變立三術不用垂弧矢較次形而皆用對數以所有求之對數較加減今有之對數卽求得之對數比之舊術簡易數倍爲弧三角拾遺一卷。又從續編法自道光甲辰起算爲朔食九服里差三卷計分二十有二條。又以新法補爲用表推日食三差捷法一卷。又述截球解義一卷。自序云幾何原本謂球與同徑同高之圓固其外面皮積等。截球與截圓固同高則其外面皮積亦等而不直抉其所以然。遍檢梅氏諸書亦未能明釋之也。蓄疑於心久矣。近讀李淳風九章注乃得其解。因釋之以告同志。雖然以戴東原之善讀古書而猶謂淳風此注當有脫誤甚矣索解人之難也。今釋幾何原本而淳風之注因是以明蓋淳風用方今用圓其理則無二也。後附橢圓求周術曰橢圓求周無法可取。借平圓周求之則有三術。以袤爲徑求大圓周及周較相減此項梅侶氏之術也。以廣爲徑求小圓周及周較相加此戴鄂士氏之術也。余亦悟得一術以橢周爲圓周求其徑以求周卽爲橢圓之周術更直捷兼可貫三術爲一術云。又爲造各表簡法一卷。自序云圓不可量綴之以方弧不

可比綴之弦矢乘除不可省綴之對數皆不可無立成昔人名之曰鈐曰表皆立成之別名西法有八線表有對數表萬算皆從此出表之用大矣哉惜其瓶造之初取徑糾徊布算繁縟不示人簡易之方令學者望洋興歎如入線對數一表至今無人知其立表之根者不可謂非缺事也余讀四元玉鑑究心於垛積招差之法推之割圓諸術無所不通蓋垛積者遞加數也招差者連比例也合二術以施之割圓六通四闢而簡易之法生焉導源於杜德美氏發揮於董方立氏旁推交通於項梅侶氏戴鄂士氏李秋紀氏幾無遺蘊矣是書集諸家成說參以管見簡益求簡凡五術以就正有道君子其見於目錄而未刻者尙有堆垛測圓三卷垛積招差一卷圓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開元占經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亦七種棄弗可得此外有割圓八線綴術三卷則南豐吳編修嘉善衍述之而湘陰左上舍潛爲補細草者也祖杜宗明旁參董法八線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因法入算嚮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取之以法卽爲不能立法布算者其式仍存則式能濟法之窮而度圓諸線一貫無遺矣公所著書初自刻於揚州者無藏球造表二種後爲南海鄒徵君伯奇併椭周爲三刻於廣州同治十二年長沙丁處士取忠復合刊八種列白芙堂叢書之一光緒初元歸安姚布政觀元集畧進齋叢書就七種本又重刊焉今並行於世務民義齋算學鄒徵君遺書白芙堂算學叢書跋

論曰道咸朝吾浙以算學自鳴者夥矣顧能於古今諸名大家外因法立法獨樹一幟者斷推莊愍公焉。

公蓋於堆塲招差之法最爲究心故所譏述類皆課虛責有鑿險絕幽及立爲術也又若天造地設不假推尋而得者子登編修嘗謂公於術甚精而其立法之原不以示人得不爲後世之汪衡齋計乎公亦以爲然而因循不果今僅摘圓正術一編秋紝京卿居撫幕時謂其駕過西人遠甚曾爲圖解餘則術意深邃其不終至於湮晦也幾希方公之句宣也綜覈名實不爲苟且補苴計於大錢鈔票力格未行又持身儉約有逾寒素遭憂去官悉鬻服物攜書十餘篋以行夫公之清風亮節將與日月爭光初不恃曲藝爲輕重第卽此九數一道固已度越尋常矣區區之業亦遂不朽其爲薄海欽遲諸家刊布也豈不宜哉

### 馬劍

馬劍字遠林號燕郊長洲人幼慧讀書倍常童九歲識星象問經於同縣陳徵君矣爲高足弟子道光二十四年秋試以孟藝用訓詁爲主司所賞登貢書丁未考取宗學敎習出湘鄉太傅文正公門公後督師招往封君難道遠辭焉咸豐三年幫辦江南軍務錢塘許侍郎乃劍奏留金陵行營會自營假歸建議捐資募川楚兵餘丁爲一軍進可助剿退可回援時馮編修桂芬程副憲庭桂隣之請於侍郎募千餘人以榮縣劉剛愍公存厚領之號撫勇甫集而粵匪劉麗川反連陷上海青浦等六縣向忠武公檄與剛愍卷甲趨之克青浦敍功得官內閣漢票箋中書舍人逾年上海亦復遂駐焉八年夏侍郎復招赴金陵十年春浙江告急偕壽春鎮總兵熊勤勇公天喜赴援復西安鎮廣德州奉調馳回遇賊丹陽戰於寶塔灣中

彈死年四十有八事聞賜恤如功令居恆好談兵於武事頗士直儕輩高自標置雖向忠武張忠武亦多所不滿卒皆如其言博覽書籍先嘗爲疇人之術三年演弧三角三邊求角一術心動得怔忡疾顧性所喜不能廢也手輯經義叢鈔三十卷於一切經音義法苑珠林並有校本皆於軍幕失之惟集韻校勘記十卷以友人錄副得存其弟芝生大令銘至今藏之顯志堂藏

論曰馬內翰明算博學師法有自觀其出處大略與新化鄒君將母同粵匪之亂以經生號知兵能辦賊者求諸吳中一人而已顧方少時朝野驩虞江表清晏已獨喜閱兵書講武備儼然懷積薪厝火之憂又何識之微而蚤也軍興乃稍稍聞於諸帥迨相羅致亦未嘗不與委蛇俛仰先後十年而終不得統一旅售一策徒以身殉之遺書散佚名且冥焉嗟夫

熊其光

熊其光字韜之別自號蘇林青浦人道光二十六年舉鄉試明年成進士改戶部主事後用防剿上海會匪功加員外郎銜咸豐五年積勞病卒年三十有九戶部爲學喜深思博辨體究其源流得失嘗與其友南匯張明經文成言音韻之學有古今傳變有方域漸差欲作縱橫二表以著其同異之故其餘若天文地理禮樂兵農皆欲倣顧氏春秋大事表例旁行表上畫一爲表與通典通考相輔而行曰學問之道乃天下公事何必皆出自己予剏此例後人踵而行之猶在我也有雜著一卷大都攷證之文附有弧三角

算草，蓋以意設形求其通變稿藏於家。粵匪亂後，皆不可問已。

舒曠室雜著

鄒漢勳弟漢池

鄒漢勳字叔勳，新化人。咸豐元年舉人，明年禮部試報罷，東之淮上，訪邵陽魏州守源於高郵，越歲粵匪陷江寧，間道歸長沙。時弟漢章已隨江忠烈公援江南，湘鄉太傅文正公在籍，新募楚勇千人，令江君忠淑偕率以往，闡解，鞍勞以知縣用，未幾忠烈擢撫安徽，約相從，累功得花翎同知直隸州知州，用廬州陷，遂同及於難，年四十有九，死事聞，吏議卹蔭如典禮，少溺苦於學，兄弟互相師友，鄉居苦書少，輒詣郡學，借觀手錄口誦，於天文推步方輿沿革六書九數之屬，靡不研究，與長沙丁處士取忠友善爲序，數學拾遺略云：數術記遺曰：世人言三不能比兩，乃云捐閼與四維，藝經曰：捐閼周公作，三不能兩，孔子所造，四維東萊子所造，三者皆六藝中之數也。東萊子雖不知爲何人，要古之賢人也。而周公之元聖，夫子之至聖，尚不能不游於數，蓋數之爲用，小足以會計，中則以理繁頤，課工程，大則以推步起憲，藝也，而能達於道，非淺陋之學也。先是余家居，聚九數之書而學之，限於荒僻，所得書僅算經十書，梅氏叢書，數理精蘊三種而已，所與研求者，季弟季深而已，及至城南，始得果臣及黃朗軒，與相證明，益有所通解，余向不解立天元一之術，而句股割圓記僅通其二十九術，果臣朗軒爲余求算書，以互相磨究，始克於是學略涉藩籬，故余資於二人者深，朗軒舉於鄉而旋卒，惟果臣與余矻矻爲此耳。生平著述甚富，有顓頊憲攷二

卷藏於家。他不關算學者未悉錄。已刊行者。貴陽大定興義安順四府志。各如于卷。季弟漢池。字季深。咸豐初元。果臣之爲輿地經緯度里表也。季深爲之布算。按度推里。取西人所紀福島英國之偏度。皆折以京師中線。閱八月而藏。事云。

國朝先正事略、數學拾遺、輿地經緯度里表、

論曰。瀟湘衡岳之間。文武才挺生輩出。至今日而盛極一代矣。顧求如鄒同守者。訂遺經紹絕學。伏則著書。出而就義。志節凜然。能爲人所不爲。蓋亦不數數覩也。嗚呼。豈非豪傑士也哉。

施勤

施勤字梧垣。崇明人。樸齋太令彥士之從子也。爲名諸生。稟承家學。掌精曆算。嘗取經傳注疏。暨諸儒著書。中凡推步所列之數誤者。各就古法今術。悉爲訂正。以明治經者不容不習算。習算又不容稍形率爾。乃不受古人之欺。譏步算筌蹕五卷。首卷節錄三統四分授時。時憲四術步法用數。中三卷詳列所訂諸篇說解。及諸細草。末卷附錄星野論。星野訂誤。因乎步算所闢而連及之。終以輿圖論繪輿圖說。並載諸圖。則又因乎星野而連及者也。書成於道光末年。咸豐紀元四月。甘泉羅明經士琳題簡端略云。梧垣先生過訪。出大著見示。敬讀一過。知其根柢深邃。枕席有年。所舉法自三統四分。以及大衍授時。并見行之時憲。無不包羅衆有。可謂鈞河摘洛。集其大成。蓋不獨紹承家學。乃藝苑之精英。而儒流之典要也。服膺之下。繼以狂喜。惜梧垣亟欲芻秣。恩恩不及譏序言。謹誌數語。聊抒景仰之忱。云六年。其家人刻以行世。

今傳竹義山房本是也。步算  
筆記

戴熙楊寶臣 諸可繼弟可炘附記

戴先生煦，初名邦棣，字鄂士，號鶴墅，又號仲乙，錢塘人。以商籍第，一入杭州府學，旋補增廣生員，後絕意進取，循例爲貢生。伯兄文節公督學廣東，曾佐校年餘而歸。文節以英吉利人戰艦用火輪，寄言謂吾弟，精思必得其制，乃由水火土氣四元行入手，著船機圖說，未成，旋命受業甥王學錄朝榮成之，凡三卷。里居初與謝孝廉家禾同讀書，孝廉沒，爲校刊其遺書三種，序見羅氏續傳中。後與項學正名達交最摯，學正疾革，遺書謂挫作象數原始一書未竟，足下爲我續成，感且不朽。嗣索稿於學正子茂才，錦標六閱月而稿始定，踐死友約也。並世明算，若甘泉羅明經、士琳烏程張茂才、福倍徐莊愍公、海寧李京卿、善闡皆來訂交，或互質得失。咸豐十年二月，粵匪圍攻杭州，二十七日城陷，文節投園池殉難，家人走報，笑曰：吾兄得死所矣。丙夜自投於井，亦殉焉。年五十有六。事上卹蔭如例，勅建三忠祠，得祔祀。三忠者，文節與俞文節、焜馮文介培元也。先生平生沖澹靜默，避俗如不及。世事一弗與研，精曆算，十齡後卽好疇人學畫，讀夜布算，覃思有得，則起秉燭以記。嘗以劉徽九章重差一卷，李淳風注，但詳其數，未詳其理，爲補譏重差圖說，又著句股和較集成一卷，四元玉鑑細草如干卷，略同羅書，而圖解明暢過之。皆少作，中年益精進，著對數簡法二卷，項學正序之曰：求對數舊法言之綦詳，而數重緒多，初學恆未易了。鄂士先生揭其

精要而變通之。著爲對數簡法。首論開方。自淺入深。而約以七術。繼復立累除法。省數十次開方用表。已備極能事。尤妙者。捨開方而求假設數。夫對數折半真數開方。開至單一下多空位之零數。於是真數對數。遂得其會通。此開方所由首重也。顧必累開不已。始得會通。何如逕就會通處。假一數以通之。迨展轉相通。而七十二對數之等差。已備具於假設諸數。一比例而定準之數出矣。以是知數之爲用。帶零求整難。設整御零。易憑所知。課所求。順推而入難。借所求。通所知。逆轉而出易。苟悟此。可以得馭數之方。豈惟是對數一門有裨後學耶。又續對數簡法一卷。學正序曰。數之用。乘除加減而已。乘與除對。加與減對。而乘除之與加減。則兩不相通。對數欲以加減代乘除。故求之殊不易。鄂士戴先生。著爲簡法。別立開方。製表得表。後以累除代開。後復捨開方。而用假設數求定準數。較舊已簡。顧其開平方用遞乘遞除。竊謂此乃開諸乘方通法。不獨平方。以語鄂士翼日。各以所立術互質。允若合符。說詳自序。鄂士既得此通法。乃續行推衍。分倍大折小率。以示其綱。求對數根。以總其要。參之用數借數。以濟其窮。於是法愈簡。得數亦愈密。書成屬序于余。余維加減不通于乘除。而妙能通之者。惟遞加數。數中遞加一得諸根。遞加根得平積。遞加平積得立積。乃至多乘積。加既由根而得積。減亦由積而得根。蓋加卽乘。減卽除矣。且逐層皆屬方廉隅。遞以次層乘之。首層除之。得自上而下。逐層而其數皆倍。遞以首層乘之。次層除之。得自下而上。逐層而其數皆半。是則諸乘方連比例。與夫假數折半真數開方之蘊。悉錯綜參伍。默而寓之於一圖。開

方通法，即從此數轉變而出者，故能抉乘除加減之根，而操乎其所不得遁，遞加之爲數，誠妙矣哉。此數舊稱廉率，亦曰三角堆，惜未有表章而推闡之者。今鄂士以此闡對數逐次乘除法，遞加根也。二數三數至多數遞加積也。根定而積從，于此探對數之真源，即于此顯遞加之神應。讀是書者，果因端竟委而觀其通，會心當自不遠也。徐莊愍公亦爲之跋曰：西法有對數表，以加減代乘除，用之極便，而造之極難，非難也，未得其簡易之法也。夫對數者無中生有之數也，無數之中，忽焉有數，則必有起算之端，又必有總持之訣，又必有扼要之大綱，三者不可缺一焉。起算之端，莫先於一，亦莫備於一。古人天元四元，皆假一以立算，一與一爲乘除，一與一爲加減，萬算皆從此起。此假設對數所自昉也。總訣者何？對數較是也。真數比例同，對數較必等。扼要者何？對數根是也。全表之對數較，皆以此根爲乘除，三者其大關竅也。由是堆垛以經之，招差以緯之，而對數全表八線對數，皆從此出矣。余嘗仿四元識別法，撰細草以明之。真數太字、對數旁注元字、假設對數旁註人字，借以識別單位，不用其算式。

其略曰：數始於一，成於十一，太與十之對數較，一元十與百百與千，與萬其對數較同爲一元，就此對數較之一元，衰分析之爲九較，自二至十，逐一再析爲九十較，自十一至百，逐一以一太一爲首較，降位一加，更析爲九百較，自百一至千，逐一太一爲首較，降位一加，推之九千九萬，以至無窮，皆以一加一爲首較，爲對數較之首，首較者一加絲髮，即有對數，而之一也，中間空位，則視析較之多寡，乃設首較之假數，一人如法求十之假數，以爲所有率，原設十之對數，一元爲所求率。

今設首較之假數一人爲今有數比例得首較之對數如設二太之假數一人四太之假數二人八太之假數三人求得十之假數三人三二一九二八比例得二太之對數又設一太一之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四人一五八八五比例得一太一之對數又設一太〇一之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三一人四〇七九比例得一太〇一之對數如是遞求至極多較之首較歷一加微亦設假數一人求得十之假數二人三〇二五八五比例得首較之對數以爲對數根如法求逐數之對數較卽得全表之對數夫首較者起算之端也求十之假數者求對數較之如積也求首較之對數者求扼要之對數根也備斯三節而全表指顧可成斯真可謂簡易之法矣此戴君鄂士對數簡法所由作也余近見李君壬叔對數探原一書深明對數較之理而戴君此書專明假設對數之理其續編專明對數根之理二君皆學有心得互相發明洵足爲後學津梁而戴君書尤爲明快余于乙卯秋奉諱旋里始識戴君讀其書今年又得讀李君書以方守古禮言不文之訓不敢贊一辭而戴君書來索序詞甚切摯且請俟祥禪之後蓋知禮之君子也咸豐七年秋杪余旣服闋而是書亦適刻成乃踐前約而疏其大旨如此用以發明戴君之雅志至是書之精當不刊讀是書者當自知之不待余之贊說也又外切密率四卷同里夏宮簿鶯翔爲序曰方圓率不相通通之以極細分通弦杜氏瓶爲簡術方立董氏申其意吾師梅侶項先生匯其全秋紀李君又著弧矢啓秘而術乃大備杜術先以本數比例後以用數入之李術先定率數乘除後以本數入之究其

指歸實出一理所惜者杜氏有弦矢術無切割術李氏有其術而分母分子之源未經解釋欲依杜氏例釋之罕有得其通者顧弦矢與切割本可互爲比例弦矢二線之實數本弦矢率率數而生是弦矢率可當弦矢線也線可比例率豈不可比例惟用率內諸率各自爲率必須累次乘除且必令切割率分母同於弦矢率分母乃驗所得分子爲切割率分子每得一分子卽爲一次乘法乘法可變而除法不可變於是以比例所得之率數乘除法乘除弧背其求得之數必仍爲比例所得之切割矣父執戴鄂士先生本此意以立術可謂渺慮凝思無幽不燭尤妙者爲餘弧求切割二術蓋弧矢線聯于圓中任極大不能至弧背三之二切割線出于圓外若將近九十度切割之大殆有無量數求至數十數後諸數之差甚微萬不能降至單位以此二術濟其窮則三率餘弧之小可至纖微除二率半徑得一率爲第一數亦可大至無量數而難者反易矣析理之精固如是乎昔吾師嘗以弧分不通切割爲憾若見此術解必且狂喜鼓舞不能已已惜哲人云萎先生之孤詣苦心不及欣賞展讀是編不禁師門之痛也又假數測圓二卷宮簿序曰數未有有正而無負者對數何獨不然單一以下爲負對數其用數爲微小於一四十五度外餘弦類之此出于象數之自然初不容有假借者父執戴鄂士先生發前人未發之蘊瓶爲負算對數正負全而對數乃無遺憾爰本正負二義以徑求八線對數精思所到捷徑忽開矣余惟對數以減代除實內減法爲正減減餘仍爲正法內減實爲

反減減餘易爲負負算之由已肇于此凡有連比例三率其中率爲一者其首末二率之對數爲數必同爲正負必異而以兩真數互相除其除得之數亦必一正一負而以單一爲中率正割半徑餘弦正連比例三率也若降半徑爲單一正割餘弦亦從之而降降位半徑界之對數爲無數降位正割餘弦之對數相加仍得降位半徑界之對數亦必爲無數綫如是率亦如是故演得之正割對數率及餘弦對數率必同母子而異正負惟正負異故以減爲加惟母子同故相減適盡適得一之對數也八線之中惟正割必正餘弦必負而又以半徑爲中率至他線皆與正負用數不相似故徑求無其術耳嗟乎文章之道每踵事而增華學問之途必因端而竟委然非先生之沈思卓識亦不能融真假二數以得其會通然則象數之精微豈有窮盡哉後又總合四書名求表捷術自序曰對數八線八線對數三表爲新法推步所必須惟用之甚便而求之甚難非集數十人之力積數十年之功未易藏事往歲得連比例開平方法用以求開方表且卽開方表求諸對數立術較簡而未出舊法範圍復變通天元一術先求假設對數因以求定準對數而求對數者遂可不復開方後又悟連比例平方法卽開諸乘方通法因用連比例求諸對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至割圓八線必資大測無能舍六宗三要者自循齋梅氏譯泰西杜氏德美以連比例求弦矢諸術而八線乃可徑求特其術但有求弦矢之法而無求切割二線之法緣復補爲推演弧背與切割二線互求諸術于是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若八線對數則必由弧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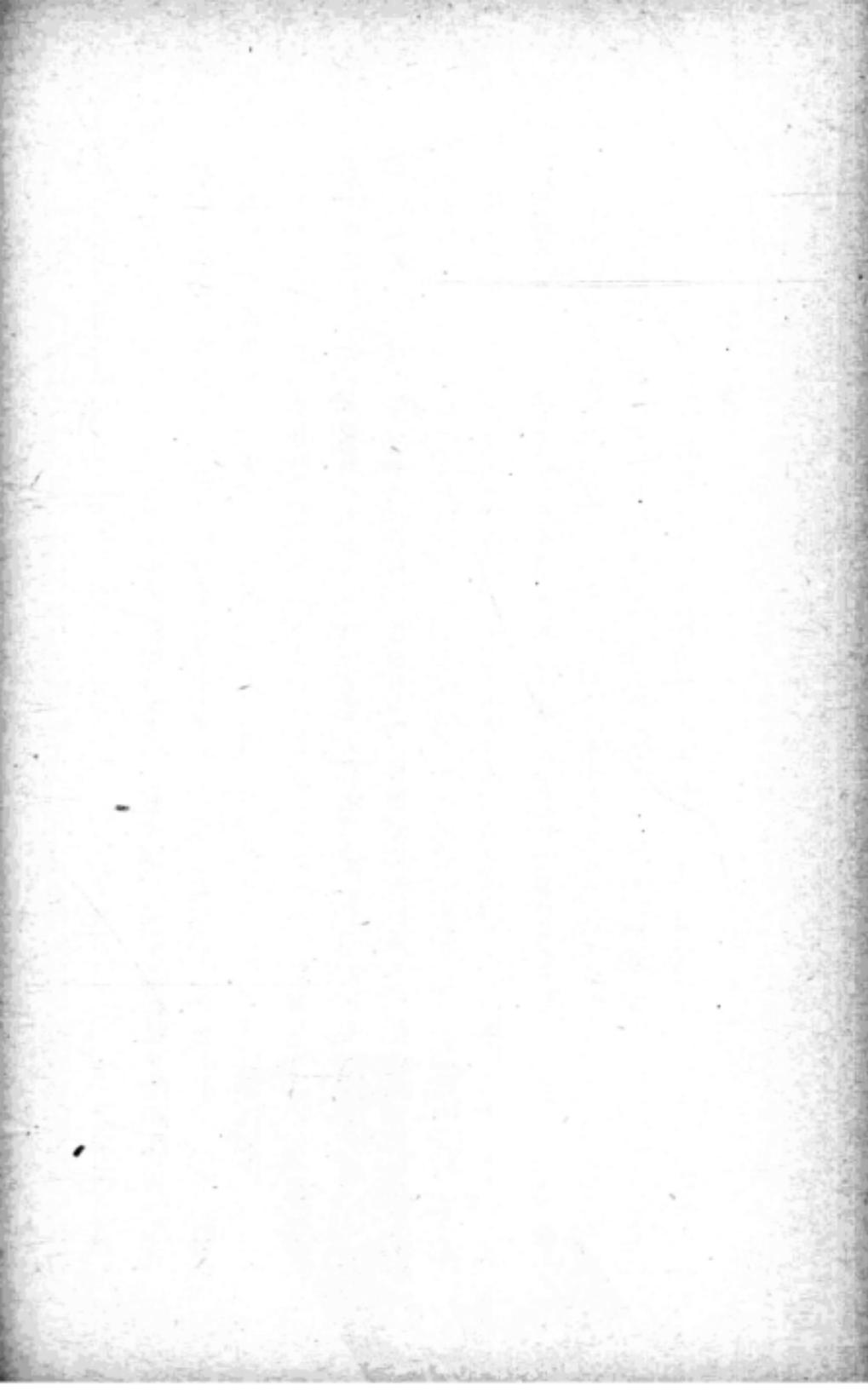
求得八線然後再由八線真數求其對數縱有捷法亦須兩次推求茲復會合對數捷法與割圓捷法以盡其變而知四十五度以外正弦諸對數均可由弧背徑求既得半象限割線或正弦對數而一象限內諸線對數皆可加減而得此又求八線對數捷術也自道光乙巳至今歲凡八易寒暑演錄始竣以爲推步之助云對數二種先爲金山錢夢華氏培因刻入小萬卷樓叢書求表捷術副本南海鄒徵君伯奇得於夏宮簿因與其邑伍紫垣氏崇曜刻入粵雅堂叢書英吉利士人艾約瑟初見先生書甚推服偉烈亞力譯代微積拾級序亦相引重歲甲寅艾曾至杭州呈所刻拾級諸書踵門求一識顏色先生以故辭艾後轉譯先生書入彼國算學公會中可徵其傾倒也先生五十後又著音分古義二卷因沧州鳩對周景王語知七律七同名義確鑿自漢以後劉安房京之徒用弦定律韋昭亦遂以四律三同解七律以致七律之義晦而七同不得其解歷魏晉以至元明未有起而正之者緣追尋古義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吻合鄒徵君亦嘗踵而演之原稿於庚申正月爲金匱華孝廉翼繪假去寇難起孝廉匿書複壁得全同治初元孝廉辟地上海遇先生長子以恒歸之其他尚有莊子內篇順文一卷陶淵明集集註十卷又元空秘旨一卷則言堪輿術也並藏於家閩楊寶臣字湘雲篤嗜數學道光二十五年夏介項學正見先生有願天生聖人以正天算之語他行事未詳戴府君行狀兩浙忠義錄

論曰先編修兄可炘戴族婿也文節季子訓導穗孫與可寶視同歲生辛壬癸甲之間可寶從先都事兄

可繼同智算，又與公子以恒同客上海，嘗相縱論西人連比例諸術。因得讀先生遺書與行狀，心竊嚮往之。夫言對數於今日，理明法備，蔑以加已。其初訥白爾造表，以真數開九乘方極多次，所得方根零數，名自然對數。其底二人七一八二八一八二八四五九有奇者，即先生所謂假設對數。今曰訥對是也。後有佛拉哥以訥表十之對數，爲二人三〇二五八五〇九二九九有奇，不便於進位，乃改爲十進對數。其根〇元四三四二九四四八一九〇三二五有奇者，即先生所謂定準對數。今曰常對是也。常表底爲一，訥表根亦爲一，故以常對根乘訥表，則得常表對數。以常對根除常表，則得訥表對數，可互爲比例，而得數悉符者也。顧當先生著書時，中朝但有數理精蘊所采之常對全表，如訥表如代數諸書，尙未譯行，獨能發其覆而啓其藏，瓶爲捷法，便巧密合，可不謂之神勇乎？同時李京卿作探源，則以諸乘方平立尖錐布算而得較。徐莊愍立簡法，則以大小長方和遞除而得根，皆不相謀，而道無弗合，異曲而同工者矣。於是顧尙之氏爲逕求六術，還原四術，和較相求八術，鄒特夫氏爲求較求根四術，及純雜表降位法。夏紫笙氏亦有求訥對四術。諸家雖抽秘騁研，窮極變化，而充類至義之盡，要皆有先生之書導其先路耳。最後長沙丁處士，收忠湘鄉曾孝廉紀涵合譏對數詳解五卷，則以代數顯其理，而訥對常對之蘊纖屑無遺焉。愚嘗謂對數表者，西人能造之能用之，而其理不能自明之。時閱數百年，地限三萬里，必待中朝智能之士，而後無美弗臻。觀先生與諸家之書，均創新法，其簡易精當，實有什伯於彼舊法者。世顧曰：吾人心

力不能高出泰西萬萬哉，曷察其傾倒於先生者何如乎？是故今日言對數，固莫得而加已，而開山之功，吾尤爲先生首屈一指云。

謹案先仲兄字述齋，號小臘，自號潛安。未冠補博士弟子員，增錢塘縣學第一。秋試頻躡，以輸餉議敍，初得江蘇試用知縣。後改官都察院額外都事。庚申間避地崇明縣鄉居授徒，以訓詁曆算爲之瓶。又爲人卜筮相地，有酬錢若米者，受之自給。伏處四年，海上學者稱潛安先生。嘗博覽時賢算書，欲匯其大成，著割圓新術，及求勾股最捷法，屬稿過半。有江漢之游，同治三年六月就選人且應京兆試，增輪船行中道，感時疾，海舶乏醫，倉猝而卒，年僅二十九，聞者多傷之。今增記於此，蓋不勝痛定之思矣。先十兄原名可興，字起齋，號又臘，曾從仲兄習算。仲兄屬衍開方盡數表，列邊積相比，起單一盡十萬以便檢用焉。仲兄之沒，時十兄偕行，泰西法舟中客死，必舉屍投之海。十兄苦持之得免。同治十三年成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充史館纂修官。光緒八年秋，方分修河渠志，稿未定，病卒，年三十有八。近人南匯賈處士步緯創開方表，則用對數折半法列之，推求尤便云。



# 疇人傳三編卷第五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後續補三

顧觀光韓應陞

顧觀光字賓王號尙之金山人上舍生三試不售遂無志科第承世業爲醫鄉錢氏多藏書恒往假恣讀之博通經傳史子百家尤究極古今中西天文曆算之術靡不因端竟委能抉其所以然而摘其不盡然時復蹈瑕抵隙而蒐補其未備如據周髀算經笠以寫天青黃丹黑之文及後文凡爲此圖云云而悟篇中周徑里數皆爲繪圖而設天本渾圓以視法變爲平圓則不得不以北極爲心而內外衡以次環之皆爲借象而非真以平遠測天也開元占經舊曆積年之算不合因用演紀術推其上元庚子至開元二年歲積知占經少三十六十年又以占經顓頊曆歲積攷之史記秦本紀始皇本紀知其術雖起立春而以小雪距朔之日爲斷蓋秦以十月爲歲首閏在歲終故小雪必在十月昔人未之言也李尙之用何承天調日法攷古歷日法朔餘強弱不合者十六家以爲未盡強弱之微爰別立術以日法朔餘展轉相減以得強弱數但使日法在百萬以上皆可求惟朔餘過於強率者不可算耳授時術以平立定三差求太陽

盈縮梅氏詳說敷衍未明讀明志乃知卽三色方程之法謂凡兩數升降有差彼此遞減必得一齊同之數引而伸之卽諸乘差則八線對數小輪橢圓諸術皆可共貫讀占經所載瞿曇悉達九執曆而知回回泰西曆法皆淵源於此其所謂高月者卽月孛月藏者卽月引數日藏者卽日引數特稱名不同亦猶回曆之稱歲實爲宮分日數朔策爲月分日數之類是也其論婺源江氏冬至權度推劉宋大明五年十一月乙酉冬至前以壬戌丁未二日景求太陽實經度而後求兩心差乃專用壬戌今求得丁未兩心差適與江氏古大今小之說相反蓋偏取一端以伸已見其根誤在高衝行太疾也西法用實朔距緯求食甚兩心實相距術據而得數未確改之以前後兩設時求食甚實引徑得兩心實相距不必更資實朔較本法爲簡而密矣西人割圓止知內容各等邊之半爲正弦而不知外切各等邊之半爲正切乃依六宗三要二簡諸術別立求外切各等邊正切線法以補其闕杜德美求圓周術用圓內六邊形起算雖巧而降位尙遲謂內容十等邊之一邊卽理分中末線之大分距周較近且十邊形之周與邊同數不過遞進一位而大分與全分相減卽得小分則連比例各率可以較數取之入算尤簡易因演爲諸乘差表可用弧線相求之理始盡錢塘項氏割圓捷術止有弦矢求餘線術以爲亦可通之切割二線因補立其術西人求對數以正數屢次開方對數屢次折半立術繁重李氏探源以尖堆發其覆捷矣而布算猶繁且所得

者皆前後兩數之較，可以造表而不可徑求。戴氏簡法及西人數學啓蒙，並有新術，而未盡其理。乃別爲變通以求二至九之八對數，因任意設數立六術以御之，得數皆合復立還原四術，又推而衍之爲和較相求八術。自來言對數者未之聞也。又謂對數之用莫便於施之八線，而西人未言其立表之根，因冥思力索得之，仍用諸乘差法，迎刃而解。尤晚歲造微之詣也。其它凡近時新譯西術，如代數微分諸重學，皆有所糾正類此。同縣錢教諭器輔刊重學，婁韓舍人應陸刊幾何原本後九卷，皆與參訂咸豐間粵匪日逼人心惶然，強以算理自遣。十一年賊入鄉，避亂東走奉賢南匯間，既而暫歸藏書多毀，而次子灝爲賊擄，驚憂不復出。同治元年卒，年六十有四。所著曰算牘初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隱括四術爲對數割圓八線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重學。凡記十篇。曰六曆通攷，則據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攷證。曰九軌曆解，曰回回曆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曆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則就疇人所用術改度爲百分，趨其簡易而省其迂曲，蓋於學實事求是，無門戶異同之見。不特算術而算術爲最精。此外有古韻二十二卷，七國地理攷十四卷，國策編年攷一卷，又周髀算經列女傳，吳越春秋，華陽國志諸校勘記若干卷，所輯古人已逸之書，曰神農本草經，曰七緯拾遺，曰桓子新論，其曰古書逸文者，即所以補馬氏釋史者也。餘凡所校輯。

已刊入守山閣叢書指海者不復及友人韓應陸字對虞號綠卿婁縣人道光二十四年舉鄉試官內閣漢票籤中書舍人少好讀周秦諸子爲文古質簡奧非時俗所尚既而從同里老儒姚處士椿游得望溪惜抱相傳古文義法尤究心世事遜志劬學不倦也西人點線面積之學莫善於幾何原本凡十五卷明萬歷間利譯止前六卷咸豐初英吉利士人偉烈亞力續譯後九卷海寧李壬叔氏寫而傳之舍人反覆審訂授之剖劂亞力以爲泰西舊本弗及也外若新譯諸重學氣學光學聲學諸書每自校錄復爲之推極其致往往出西人所論外故發於文益奇十年夏粵匪陷蘇犯松江倉皇走避道途觸暑鬱鬱發病死所遺稿多散失其友南匯張明經文虎爲之編定爲讀有用書齋雜著二卷藏於家九數外錄舒藝室雜著

論曰顧上含有言曰積世積測積人積智曆算之學後勝於前微特中國西人亦猶是也舊法者新法之所從出而要不離舊法之範圍且安知不紬繹焉而別有一新法在乎故凡以爲已得新法而舊法可唾棄者非也中西之法可互相證而不可互相廢故凡安其所習而黨同伐異者亦非也嗚呼真通人之論哉上舍之於古今中西諸算術無所袒而皆有所發明可謂能澈中邊者已而對數逕求十有八術獨於竝時戴李而外拔幟立幟唯變所適每唱愈高夫豈褊陋自畫與夫逞臆武斷信口詆謗者所可同年而語歟上舍遠矣

夏鸞翔字紫笙，錢塘人。道光十九年，年十七補博士弟子員，後以輸餉議敍，得詹事府主簿。精於算學，爲項學正名達入室弟子。又於戴處士煦爲世好。年少聰穎，講究曲線諸術，洞析圓出於方之理，匯通各法，更推演以窮其變。譏洞方術圖解二卷，自序云：「自杜氏術出，而求弦矢得捷徑焉。顧以之求弦矢，猶煩乘除演算，終不易向。思一可省乘除之法，而迄未得也。丁巳夏客都門，舟次宿遷，爲船脣傷足，不能步履者，屢月。晝長無事，因細思連比例術者，尖堆底也。尖堆底之比例，與諸乘方之比例等。以之求連比例術，必合諸乘方積而并求之。設不得諸乘方積遞差之故，方積何能并求乎？且并求方積而欲以加減代之，又必得諸較自然之數而後可，誠難之難矣。既而悟之曰：方積之遞加，加以較也；較之遞生，生於三角堆也。較加較而成積，亦較加較而成較。且諸乘方積之數，與諸乘尖堆之數，數異而理正同。三角堆起於三角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三角方積；起於正方形，故累次增乘皆增以正方三角之較數。增一根則增一較，方積之較數，增一乘則增一較，理正同也。累次相較，較必有盡。惟其有盡，乃可入算，相連諸弦矢，所以愈相較而較愈均者，正此理矣。諸較之理，皆起於天元一，而生於根差遞加。根一諸乘方根差皆一一乘之，數不變，故可以省乘。若增其根差，則非復單一乘，不能省弦矢表弧背之差，或差一秒，或差十秒，即以一秒或十秒弧線當根差，按根遞求，即可盡得諸乘方之較，即以較加較而盡得求弦矢各數矣。豈不捷哉！」爰乘數月暇，演爲求弦矢術，俾求表者得以加減代乘除，并細釋立術之義，編爲兩卷，以俟精於術數。

者採擇焉。又譏致曲術一卷曰平圓。曰橢圓。曰拋物線。曰雙曲線。曰擺線。曰對數曲線。曰螺線。凡七類。類皆於杜德美氏項梅侶氏戴謗士氏徐君青氏羅密士氏即譏代微積拾級者諸術外。自定新術。參互竝列。法密理精。惟雙曲線內有笠體。以小徑爲軸。鐘體以大徑爲軸。各求截蓋殼積術未定。記云右二術刻意求之。殊不可得。因雙曲線求殼立法必歸不能不分級數。而求級之招差須以半心差界乘半徑界除。又餘弦界乘半徑界除以降其位。今雙曲線之半心差與餘弦俱大於半徑。若用爲乘除法。則位數不惟不降而反升矣。且以橢圓例之。凡求殼必先求餘弦上殼。用減半球殼爲蓋殼。而雙線之正餘兩弧無理可通。何能易餘爲正乎。若用正弧正矢以逕求蓋殼。則乘除之例尤多轍轡。因闕此二題。以俟明算君子之補綴焉。復著致曲圖解一卷。謂天爲大圓。天之賦物莫不以圓顧圓。雖一名類。乃萬族循圓一帀。而曲線生焉。西人以線所由生之次數分爲諸類。一次式爲直線。二次式有平圓橢圓拋物線雙曲線。四式三次式有八十種。四次式有五千餘種。五次以上蓋不可攷矣。今但就二次式四種溯其本源。并附解諸乘方拋物線。形雖萬殊。理實一貫。諸曲線式備具於圓錐體上。故圓錐者。二次曲線之母也。橢圓利用聚。拋物線利用遠。雙曲線利用散。而其理皆出平圓。苟會其通。則制器尚象。俛仰觀察。爲用無窮矣。今爲一一解之。其目爲諸曲線。始於一點。終於一點。第一諸式之心。第二準線。第三規線。第四橫直。二徑第五兌徑。亦名相屬二徑第六兩心差。第七法線切線。第八斜規線。又名曲率徑。第九縱橫線式。第十諸式互爲比例。第十一。

八線第十二云又嘗專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平方根數十位不論益積翻積俱爲坦途成少廣絕鑿一卷南海鄒徵君伯奇爲之序略云算學自戴東原表章古書同其志者爲錢辛楣而學識俱不逮逐其塵者則李尚之焦里堂輩皆墨守古法而不通融每算一數用紙數十篇需時數百刻廢人廢日所得仍復粗疏而不足施之於用在彼則以用盡精神不肯割愛付之梨棗有讀之祇令多一重障礙而已何如紫笙書而明白已曉乎同治二年始遊廣東與鄒徵君暨南豐吳編修嘉善相友善三年五月卒於廣州旅舍編修錄其算書遺稿屬徵君彙刻之今行於世尚有萬象一原若干卷未見傳本

洞

術圖解致曲衡圖解少廣題鑿

論曰鄒徵君曰昔沈存中以隙積會圓二術古書所無自言深思而得之今按會圓卽弧田面線相求爲郭若思三乘方求矢之啓端然所得非密周孔巽軒又推至七乘方略近之仍不及杜德美法之融合隙積卽堆塚其術僅明立體亦未及四元玉鑑之推至多乘也蓋人心之靈有開必先欲窮其極在人之善變而已又授時術以塚積招差求日行盈縮其意蓋引伸於緩術是曲線與堆塚相通已露端倪及西法出專以諸輪三角相求遂無有理會之者今則以微分積分馭曲線無所不通然後知隙積之有裨於會圓者固甚要也紫笙諸書成非一時故其術有互見者亦有具題而缺術者今竝仍之不加芟削後有同好熟讀而精思之當更有無限觸發也徵君之學有聲中外觀所以推崇夏宮簿者可謂至矣宮簿爲松

如先生之盛子，而同里汪內翰年丈遠孫之壻也。家世好學，其才力又足以副之。使天假之年，孜孜孟晉，神解妙悟，啓迪方來，可傳當不止是。是不第爲吾鄉之絕詣，惜也。嗚呼。

馮桂芬陳暘 管嗣復

馮年丈桂芬，字林一，號景亭，吳縣人。道光二十年一甲第二名進士及第，授職翰林院編修，嘗充順天鄉試同考官。廣西鄉試正考官，教習庶吉士。咸豐六年補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九年告歸，同治初元，合肥相國肅毅伯密疏薦，得旨宣召，病不克赴，遂無意出山。六年敍團練善後功，賞加四品卿銜，旋晉三品。十三年卒於家，年六十有六。生有異稟，幼擅文譽。中年以後，益肆力於古文辭說，經宗漢儒，精研小學。嘗手摹宋本楚金韻譜敍而刊之。尤喜習疇人家言，師事尙之中耆兩李先生，曾手製定向尺及反羅經，用以步田繪圖，有繪地圖議略云。大抵不審乎偏東西經度，北極高下緯度，不可以繪千里萬里之大圖，不審乎羅經三百六十度方位，及弓步丈尺，不可以繪百里十里之小圖，而繪小圖視繪大圖更難，以無顯然之天度可據。全在辨方正位，量度丈尺，今定一簡易之法，任取本州縣一城門左旁立一石柱爲主柱，即爲起數之根，依此作子午卯酉縱橫線，以一里三百六十步爲度，各立一柱，令四柱之內爲一圖，容田五百四十畝。各圖中乾坤艮巽四隅，皆有一柱，而以艮隅之柱爲本柱，以千字文爲號，勒於其上。柱徑一尺，高一丈，埋露各半。其露者尺寸有識，適當山水市舍則省之。或向西或向南退行若干步補之，繪圖則用

約方二尺之紙十步爲一格縱橫各三十六格則一里內阡陌廬舍纖悉可畢具如是而地之廣袤著矣更用水平測量高下卽以主柱所傍城門之石檻爲地平起數之根以絜各圖石柱而得各圖立柱之地高下於城檻之數又徧測本柱前後左右四里之高下而得四里內高下於本城檻之數又徧測東西南北毗連州縣城檻之高下而得各城檻高下於本城檻之數以之入圖則著色爲識別凡高下於城檻在一尺內者不著色其餘分數色以一尺爲一色至若干尺以上則概爲一色高山土阜又別爲一色仍識若干尺於上如是而地之高下亦明矣又嘗校正李氏恆星圖測定咸豐紀元恆星表其跋甲辰新憲赤道恆星圖略曰武進李氏兆洛刻道光甲午歲差赤道恆星圖板存余家經亂燬大半徒輩請補之今經甲辰臺頒欽定儀象考成續編之後星數星等多有增損升降歲差亦改爲五十二秒原板剜改猶易遂補刻成完帙謹遵續編宮度星數星等與後編異者一一改入計原圖星三百座三千八十三星今增丑十六子十八亥十八戌十八申十九未十七午七巳八辰九卯十二寅十一凡一百六十三星少司祿二五諸侯二天相一天錢一凡六星計三百座三千二百四十星至圖式距極三十度內南北各爲圓圖一三十度外南北各爲皋鼓形十二緯度皆一度爲一格經度近極五度內並十度爲一格五度外十度內並兩度爲一格三十度外一度爲一格星等皆仍李氏舊式總圖皆正座無增減惟星等間有升降亦依新測改之云自著有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尚之氏十三題詳演天元諸式有裨初學又誤咸

豐元年中星表一卷丈田繪地章程一卷與江寧門人陳陽同著者爲西算新法直解十八卷湘陰郭侍郎蓄叢刊之廣東新法者米利堅人羅密士譏代微積拾級一書也以初譯奧澀不可讀商榷凡例各日課二三條咸豐十一年全書成遂用名之外此所著顯志堂詩文集說文解字段註攷正使粵行紀校邠廬抗議家譜兩淮鹽法志蘇州府志各如干卷每一書成遠近學者爭快觀焉陳陽馮稿字子璿江寧人祖國楨父昌緒仍世名諸生家小康藏書甚富能會通而貫穿之經學史學小學天文輿地詩古文辭旁及詞曲武備方術靡所不習而尤精於算學用馮年丈薦入上海廣方言館課算學與溧水姚拔貢必成同館姚病痼驟卒猶爲屏當其喪有頃亦痼夕旋沒時同治二年秋也年五十有八生平著述甚多有算學發明二十四卷算學一得十六卷算學啓蒙十二卷算學重差十二卷尺書一卷皆燬無稿家刻者僅破規圖說九章補餘及屈子生卒年月考三種他惟與馮年丈同著者有存本爾同郡又有管嗣復字小異上元人異之孝廉同子揚州汪戶部喜孫未取婿也博雅好經術一時耆彥方聞之士多折行輩與之交又研算術窺代微積之略遭亂死吳中顯志堂稿孤矢算術細草圖解續纂江甯府志

論曰公子太守芳植與可寶爲同歲生又讀文集十二卷得備諗年丈之學之精且博夫繪地用算良法不刊年丈旣創於前南海鄒氏擅長於後道不相謀理皆闡合第窺曲藝之能足徵神智之用已晚歲徜徉泉石蕭然自怡而生平當事勇爲尤以乞師辦賊均賦甦民有功東南者最偉又久主諸書院講席引

掖成就者藉甚當時然則康濟之術非託空言六九之工莫與儕匹今號者儒碩望繼往而開來若年丈者庶幾無愧色歟

尹錫瓊錢綺

尹錫瓊號菊圃元和人諸生積學士也尤長於算術著有天元算術十卷馮年丈桂芬爲之序曰余惟算學四元之術始於宋盛於元絕於明而復大昌於我朝是術在元時爲承學之士所共曉不嫌徑省其文曰立天元一云爾如積求之云爾而文義已足無何忽失其傳有明一代知算如唐荆川顧箬溪直不知爲何語至於國朝宣城梅文穆公始知爲西法借根方所本而於正負開方之理未詳蓋始創者難爲功且其時古書多未出雖神悟無所施不得爲文穆咎戴氏東原小學專家所校測圓海鏡肅刪負畫不知妄作識者病焉後得吾鄉李尚之先生起而疑通證明之而是書始大顯菊圃尊人鐵香孝廉爲先生高弟家法師承其來有自是書舉衰分均輸方程倉田以及割圓八線諸法無不入以天元左右逢原旁通曲鬯凡以見他術不能馭者天元能馭之他術不能一以貫之者天元能一以貫之用心可謂勤矣今世名此學者以余所知不過數人卽吾鄉自尚之先生後亦寥寥無幾余早歲頗事涉獵而不專爲病無由造微未嘗不退自慚惋私冀同人中庶有達者理而董之頗聞君與錢君子文同治是學甚深子文書未之見今讀君書果精詣若是其能相與昌明絕學追蹤鄉喆無疑也子文名綺亦諸生著書如干卷未傳

鄭伯奇劉熙載 伊德齡

鄭伯奇字一鶚，又字特夫，南海人。諸生，聰敏絕世，於諸經義疏無不鑽究。覃思於聲音文字度數之源，而尤精於天文曆算。能萃會中西之說，而貫通之。生平寡所著，好執業甚篤，靜極生明，多有神解。嘗作春秋經傳日月攷，謂昔人考春秋朔閏多矣，類以經傳日月求之，未能精確。今以時憲術上推二百四十二年之朔閏及食限，然後以經傳所書質其合否，乃知有經誤、傳誤及術誤之分。又論尚書克殷年月，謂鄭玄據乾鑿度以入戊午蔀四十二年克殷，下至春秋凡三百四十八年。劉歆三統術以爲積四百年，近人錢塘李銳多主其說。今以時憲術上推，且以歲星驗之，始知鄭玄之是，劉歆之非。其解孟子由周而來七百有餘歲句，謂閏百詩孟子生卒年月，攷據大事記及通鑑綱目，以孟子致爲臣而歸在周赧王元年丁未，逆數至武王有天下歲在己卯，當得八百有九年。今攷綱目年數本之劉歆，然共和以上周初年數，史遷已不能紀，可攷者魯世家耳。此爲劉歆曆譜所據，然將歆曆與史記比對，歆於煬公獻公等年分多所增加，共衍五十二年，若減其所加年數，則歆所謂八百有九年者，實七百五十七年耳。又謂向來注經者，於算學不盡精通，故解三禮制度，多所疏失，因作深衣攷，以訂江永之謬，作戈載攷，以指程瑤田之疏，以文選景福殿賦陽馬承阿證古宮室阿棟之制，以體積論桌氏爲量，以重心論懸磬之形，皆繪圖注說援引。

詳明。又嘗謂羣經注疏於算術未能簡要。甄鸞五經算術既多疏略。王伯厚六經天文篇博引傳注家言亦無辨證。因卽經義中有關於天文算術或先儒所未發或闡發而未明者隨時錄出之成學計一得二卷於天象著甲寅恆星表。赤道星圖黃道星圖各一卷。自序曰：甲寅之春製渾球以考證經史恆星出沒歷代歲差之故。然制器刻畫必先繪圖爲圖必先立表。此恆星表之所由作也。史漢晉隋諸志於恆星但言部位至唐宋始略有去極度數。故舊傳新圖大抵據步天歌意想爲之與天象不符。國朝康熙初南懷仁作靈臺儀象志。然後黃赤經緯各列爲表。乾隆九年增修儀象考成補其缺誤。道光甲辰再加考測爲儀象考成續編入表正座一千四百四十九星外增一千七百九十一星。洵爲明備。今踰十載歲漸有差故復據現時推測立表。庶繪圖製器密合天行也。又嘗謂繪地難於算天。天文可坐而推求。地理必須親歷。近人不知古法。故疏舛異常。因攷求地理沿革爲歷代地圖。以補史書地志之缺。又手摹皇輿全圖。自序曰：地圖以天度畫方。至當不易。然地球經緯相交皆成正角。而世傳輿圖至邊地竟成斜方形。旣非數理。又失地勢。其蔽在以緯度爲直線也。昔嘗爲小總圖。依渾蓋儀用半度切線以顯迹象。然州縣不備。且內密外疏。容與實數不符。故復爲此。其格緯度無盈縮而經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例。橫九幅縱十一幅合之則成地球滂沱四積之形。欲使以圖繪圓其圖乃肖也。又變西人之舊作地球正背兩面全圖。其序曰：地形渾圓上應天度。經緯皆爲圓線。作圖者繪渾於平須用法調劑方不大失形似。然視

法有三皆爲畫圖之用其一在圓外視圓法用正弦則經圈爲橢圓緯圈爲直線其形中廣而旁狹作簡平儀用之其一在圓心視圓法用正切則經圈爲直線緯圈爲弧線中曲而旁殺其形內密而外疏作日晷用之斯二者線無定式量算繁難且經緯相交不成正角又其邊際或太促而褊淺或太展而狹長以畫地球既昧方邪之本形復失修廣之實數所不取也其一在圓周視圓法用半切線經緯圈皆爲圓雖亦內密外疏而各能自相比例西人以此作渾蓋儀最爲理精法密今本之爲地球圖分正背兩面正面以京師爲中其背面之中卽爲京師對衝之處尊本朝也旁爲廿四向審中土與各國彼此之勢定準望也經緯俱以十度爲一格設分率也因推演其法著測量備要四卷分備物致用按度考數二題備物致用其目四一丈量之器曰插標曰線架曰指南尺曰曲尺曰丈竹曰竹籌曰皮活尺曰蕃紙簿曰鉛筆二測望之儀曰指南分率尺曰立望表曰三腳架曰矩度曰地平經儀曰平水準曰紀限儀曰迴光環曰折照玻璃屋曰千里鏡曰象限儀曰秒分時辰標曰行海時辰標曰析分大日晷曰風雨針曰寒暑針三檢數之書曰志書曰地圖曰星表曰星圖曰度算版曰對數尺曰八線表曰八線對數表曰十進對數表曰現年行海通書曰清蒙氣差表曰太陽緯度表曰日晷時差表曰旬陳四游表曰大星經緯表曰對數較表曰對數較差表四畫圖之具曰大小幅紙曰硯曰墨曰硃曰顏色料曰筆曰五色鉛筆曰筆殼曰指南分率矩尺曰長短界尺曰平行尺曰分微尺曰機翦曰交連比例規曰玻璃片曰橡皮按度考數其目

四一明數曰尺度考。曰畝法。曰里法。曰方向法。曰經緯里數。二步量。曰量田計積。曰步地遠近。曰記方向曲折。曰認山形。曰準望所見。三測算。曰測量方向遠近法。曰測地緯度法。曰論平陽大海地平界角。曰測地經度法。曰經緯方向里數互求法。四布圖。曰正紙幅。曰定分率。曰縮展。曰識別。設色終焉。又因修改對數表之根源。求析小術。是開極多乘方法。可選求自然對數表根。以十進對數根乘之。即得十進對數。著乘方捷術三卷。招培中爲之序。曰吾甥鄒特夫所著算書。曰乘方捷術。是書隱括董君方立割圓連比例。戴君鄂士開方捷法之說。而立開方四術。演圖詳解。以明其理。右通左達。以同其條。俾學者開卷瞭然。布算不紛。其於訥白爾表。以連比例乘除法。選開一無量數乘方。以求之。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求之。亦用連比例乘除法。一以貫之。立術最爲簡易。近者徐莊愍公。造各表簡法。及李君壬叔則古昔齋算學。俱有求對數較法。而操算各殊。惟夏君紫笙萬象一原有求真數之訥氏對數四術。其布算與特夫略同。但倍借對數以起數爲異。特夫謂此是求對數較法。凡本真數與借真數比例等者。其對數較必同。故不得從借對數起數也。此四條次置。第一數倍之一句。當改作次置對數根倍之。則通矣。此夏君偶失檢。而特夫之精審可見。至對數開方計息諸草。所以著其術之切於日用。末附十億對數表。及純雜表。則手此一編。即可取數以省他檢也。又創對數尺。蓋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爲算器增新製。爲算術開捷徑。畫數於兩尺相併而伸縮之。使原有兩數相對。而今有數即對所求數。一曰形製。二曰界畫。三曰致用。四曰諸善。

五曰圖式爲記一卷又嘗譏格術補一卷同郡陳京卿澧序之曰格術補者古之算家有所謂格術後世亡之而吾友鄒特夫徵君補之也格術之名見夢溪筆談其說云陽燧照物迫之則正漸遠則無所見過此則倒中間有礙故也如人搖觴桌爲之礙本末相格算家謂之格術又云陽燧面窪向日照之則光聚向內離鏡一二寸聚爲一點著物火發筆談之說如此皆格術之根源也若其推行爲算術宋時蓋有其書後世失傳遂無如此術者徵君得筆談之說觀日月之光影推求數理窮極微眇而知西洋製鏡之法皆出於此乃爲書一卷以補古算家之術夫古所謂陽燧者鑄金以爲鏡也西洋鐵鏡卽陽燧也其玻璃爲鏡亦與陽燧同一理故推極陽燧之理可以貫而通之有此書而告算家失傳之法復明於世又可知西洋製器之法實古算家所有此今世算家之奇書也若夫宋時算術後世失傳如此者當復不少吾又因此書而感慨係之矣同治初南豐吳編修嘉善錢塘夏宮簿鷺翔游粵皆與訂交甚篤宮簿客死爲之痛傷刻其遺書以傳之三年湘陰郭侍郎嵩齋特疏薦之請居同文館以資討論五年七年兩奉優詔令督撫送咨徵君澹於利祿堅以疾辭俱未赴湘鄉太傅文正公督兩江日欲於上海機器局旁設書院延徵君以數學教授生徒屬興化劉學政熙載致書亦未就也六年五月無疾而卒年五十有一劉熙載字融齋興化人道光二十四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後遷詹事府右春坊右中允同治季年寓居上海主龍門書院講席久深於音韻之學自譏說文雙聲四聲切韻二種以歎意烏于攝一切音分

析條理曲盡其致兼長算學著有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又徵君同縣弟子伊德齡字善卿著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南海縣志著甲編又詩存注昨非集傳習錄

論曰鄒徵君天姿過人力學甚摯聞其讀書遇名物制度必窮晝夜探索務得其確或按其度數繪爲圖造其器而驗之渙然冰釋而後已故其解識多前人所未發又能正舛誤別是非皆以算術權衡之晚年論算家新法曰自董方立以後諸家極思生巧出於前人之外如華嚴樓閣彈指卽見實抉算理之窓奧然恐後之學者不復循途守轍而遽趨捷法將久而忘其所自是可憂矣人於是益服所慮之遠夫曆算必善測量測量必資儀器而製器精巧與西人所稱重學光學化學相連徵君獨深明其理證之古籍皆由冥摶而得測地繪圖尤多創解今南海縣志諸圖爲徵君手定義例跬步實測密合無憾雖以西人爲之微妙不是過也使九服州郡焉得盡人盡地而仿之合成鉅觀豈非千秋之業乎若夫尙志高蹈任天而行又豈好爵所能縻哉於庠難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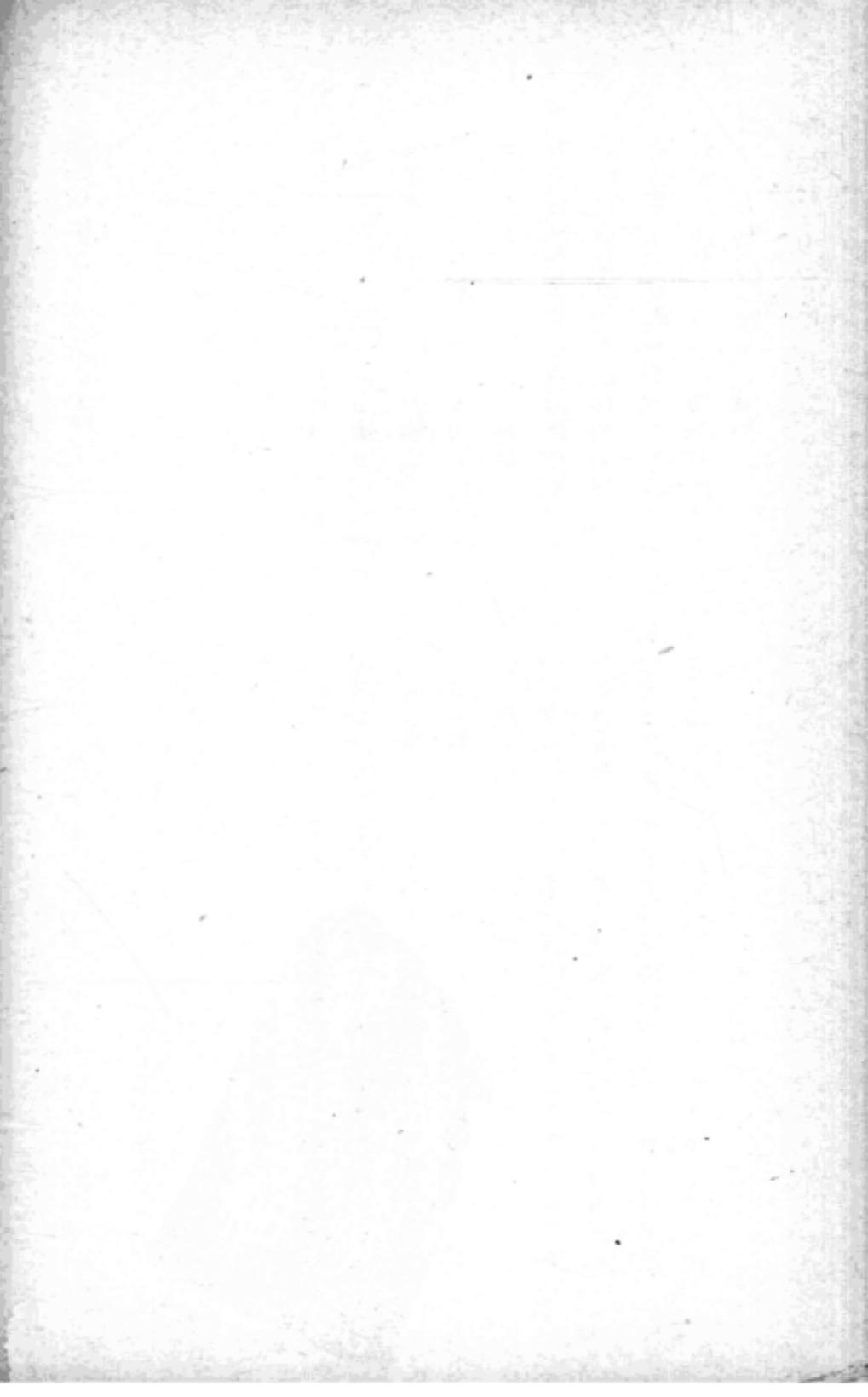
時曰淳陳豫

時曰淳今改字清甫嘉定人齊東君銘之子也道光七年齊東身後官逋籍產清甫食貧志學不墜其世其父執友武進李鳳臺兆洛亟稱之亦精算術所著書發明古人術意無不入微咸豐末與長沙丁處士取忠同客益陽胡文忠公幕府每商榷數理見處士數學拾遺之刻略及百雞術謂與二色方程暗合因

爲廣衍立二十八題，以舊學商量加邃密。新知培養轉深沈。十四字識其上下，爲十四耦諸題，皆借方程爲本術。隨題並述大衍求一術，以博其趣。作百雞術衍二卷。自序云：張邱建算經雞翁雞母題問，甄李兩註及劉孝孫草皆未達術意，不可通。近日理堂學算中所擇尤誤。讀吾友丁君果臣算學拾遺，設術與二色方程暗合，乃通法也。駱氏藝游錄用大衍求一術，以大小較求中數，取徑頗巧。然於較除其較實適盡者，不可求方程術。則遇法除實得中數不盡者，以分母與減率相求而齊同之，無不可得。駱氏蓋不知有方程本術也。夫題祇本經一術耳，算理之微妙不如孫子物不知數一問，而術文各隱祕。彼則但舉用數，此亦僅著加減三率，其於前半段取數之法，並皆闕如。豈古人不傳之奧，必待學者深思而自得乎？孫子求一術，至宋秦道古發之。獨是題襲謬傳訛，莫有借方程以問途者。曰：醡蓄疑既久，今年春與果臣連榻鄂城，復一商榷，別後數月，乃得通之。怡然渙然，了無滯礙，亦窮愁中一快事也。因衍方程術爲數學拾遺，補求負數法及加減率求答數法。梅氏方程論所謂他術不能御者，附述求一術爲藝游錄，補以中小較求大數一法，及大中較大小較互求得中數小數二法，引伸鉤索，溫故知新，庶足以暢厥旨乎。易翁母難爲大中小設數，不必以百，而統以百雞命之。識斯術所自昉，同縣有陳稼號小蓮，道光二十四年舉人，著有說文引經攷證四卷行世，競傳其兼長步算，深於說天之學云。養一齋文集、百雞術、嘉定縣志

論曰：時齊東通倪簡伉，不當上官意，抑鬱以終，何遇之窮乎？清甫能世其學，設數明理，業以益精。舊法賴

茲勿替可謂善讀古書者已顧或者猶以僅識當然短之則甚矣言著作之難也嗟夫



# 疇人傳三編卷第六

國朝後續補四

錢塘諸可寶纂錄

丁取忠李錫著

丁取忠字果臣，號雲梧，長沙人。爲湖南老宿，整躬飭己，望重時髦，而象數一途尤所研究，撰著自娛，不求而達。咸豐改元，幕游昭陵十年，校書於鄂省，應益陽胡文忠公聘也。因得觀乾隆輿圖，又購魏氏海國圖志，作爲密尺定分推算，著輿地經緯度里表一卷，於海國雖未盡精覈，然足備參證焉。嘗自謂少喜步算，而苦無師承，又地僻不能得書，每每持籌凝思，寢食俱廢，垂四十年。然後古今言算之書，稍稍擣集，而心力亦已衰矣。晚年盡移文忠所贈買書之費，廣刻諸算術，凡二十有一種，以公同好。爲白芙堂叢書板藏於古荷池精舍，光緒初考終於家，年逾七十，不名一錢也。所自譏者，爲數學拾遺一卷，謂嚮刻書時，初不知有明氏董氏書也。繼以所演算草較詳，可便初學，又爲亡友鄒叔績氏所序，不忍棄，以故邇年讀書之所觸悟，友朋之所譚論，往來書信之所傳述，凡於古今人算書有所發明者，悉錄之，以附於後，意在推廣拾遺，故亦未暇詳某義之出自某人也。後有所得，猶將增入之。又譏粟布演草二卷，自序云：道光壬辰，余始習算，友人羅寅交學博洪賓，以難題見詢，久無以應。同治改元，始獲交南豐吳君子登太史嘉善君馭

以開屢乘方法。余始通其術。然未悉其立法之根也。後君遊嶺表。余推之他題。及展轉相求。仍多窒礙。又函詢海寧李君壬叔。善閩君示以廉法表。及求總率二術。而其理始顯。厥後吳君又示以指數表。及開方式表。李君復爲之圖解。以闡其義。由是三事互求。理歸一貫。余因取數題詳爲演草。并捷法圖解。都爲一卷。質之南海鄒君特夫。伯奇君復爲增訂開屢乘方法。并另設題演草。以補所未備。即闡內容各等邊形。爲算家至精之理。皆可作發商生息以明之。誠快事也。歲庚午。余遊嶺表。鄒君已歸道山。余取其生平遺稿。錄金囑番禺陳君蘭甫。澧爲之付梓。茲復以所補粟布數草。及吳李兩君所示各術草彙梓之。用以誌生平友朋之益云。壬申歲。曾君粟誠見而愛之。因以借根演代數草。左君壬叟又稍爲變易。以從簡約。兼補一真數草。卽此一術。已覺五花八門。變化莫測。因并梓之後。又譏演草補一篇序云。余前年與左君壬叟。共輯粟布演草。原爲商賈之習算者設也。故卽發商生息爲題。或一例而演數題。或一題而更數式。或用真數。或用代數。其式或橫列。或直下。雜然並陳。無非欲學者比類參觀。易於領悟也。乃初學習之。猶謂茫無入門處。蓋商賈所習算書。大都詳於文。而略於式。況代數尤爲古算書所無。宜其卒然覽之。無從入手也。茲更擬一題附之於後。特倣數理精蘊。借根方體例。專詳於文。庶初學讀之。可因文而知其義。苟算理既明。則全書各式。亦無不可涣然冰釋。或兼可爲習代數者導之先路乎。同縣中表兄弟李錫蕃字晉夫。亦字靖夫。道光三十年早卒。著有借根方句股細草一卷。衍爲二十有五術。同治二年五月。處士刻之。

初以聚珍板印行。後入叢書又覆刻焉。竝爲記曰。晉夫幼穎悟。工詩文。有神童之目。七八歲時。家人算魚直銖兩參差。移晷莫決。晉夫至立剖其數。長老皆大驚。予與晉夫中表交最密。道光季年湘南大飢。大府發倉穀。令各都甲赴領。巨室皆畏累不敢前。晉夫曰。若人人計利害。衆焉得活。於是獨詣縣請穀若干石。徧賑之後。果責還倉。晉夫奔走斂集。悉數償補。卒免於累。當是時。舉家非之。而晉夫無幾微愁恨。可謂難矣。嘗與予學算。思力尤絕。古人之立天元一。西人之借根方一。見輒通曉。予嘗病旬殷。和較相求諸術。一術取一題。鮮有簡法。晉夫謂借根方一術足以了之。乃發例得數十題。皆用借根法。予亟促之卒業。顧屢困童子試。未脫橐而歿。春秋二十有八。惜哉。予旣傷其賣志。又自念衰疾。大懼其書之不克就也。屬南豐吳子登太史避亂來楚。因定交。請爲是正數十字。而此書遂成。嗚呼。自晉夫之歿。於今十有四年矣。然後得南豐以畢予願。不可謂非晉夫之幸也。白芙堂算

論曰。丁處士獨詣孤往。冥摶力索。用心於衆所不屑之地。旣乏師授。又困寒門。未見之書不可致。欲見之書弗能置。必盡歷艱苦而后得輪輅之制。或且閑符先哲。宜其後謂曾襲侯紀澤兄弟云。諸君博聞富藏。師資友益。視吾疇曩。其勞逸有相什伯倍蓰者。然則處士之劬學。豈材質之不如人哉。亦其時其地限之耳。及其傳食諸侯。廣交徧覽。思欲載記所得。以補勿足。則已衰髦不耐矣。夫三湘七澤間。士生成同之際。又當府主如益陽文忠湘鄉文正諸公。天下多故。卽不事攀麟附鳳。使少得假手尺寸。而以片長薄技。自

致乎青雲之上。身泰名立。豈不易易。胡乃甘于澹泊。槁于戶牖乎。吾知處士之志。初未嘗以彼而易此也。至於今。南人言絕學之倡者。舍處士將誰與歸。晚歲移買書之費。惟以校刻古今算書自適。真然成藝圖之鉅觀。風行海內。遂爲疇人家必讀之本。厥功不甚偉歟。昔巴陵杜孝廉貴卿爲余言。處士在武昌幕府日。文忠方督師京征。而會城有警。同人多走。或謂處士可去矣。則曰。吾安能諾府主之託。而委其眷屬乎。獨不走。卒亦無他。其誠篤如此。嗚呼可以風已。

吳嘉善

吳嘉善字子登。南豐人。咸豐二年進士。改翰林院庶吉士。散館授編修。居京師。獲交烏程徐莊愍公。同治算學。其後演述割圓八線綴術。敍中有感恩知己之語。可徵其交誼篤也。同治改元。避粵匪之亂。游長沙。識丁處士。取忠逾年客廣州。因鄭徵君伯奇。又識錢塘夏宮簿。鶯翔三人者。志同道合。蓋相契非恒情所測已。光緒五年。奉使法蘭西國。即舊名富亞者。駐巴黎斯城。後受代還旋卒。所譏算書。首述筆算。次九章翼。曰今有術。曰分灘。曰開方術。曰平方平圓各形術。推演方田者。曰立方立圓術。推衍商功者。曰句股術。曰衰分術。曰盈不足術。曰方程術。於句股術後。次附平三角弧。三角測量高遠三術。又次則專述天元四元之書。爲天元一術。釋例爲名式。釋例爲天元一草。爲天元問答。爲方程天元合釋。爲四元名式。釋例。草。爲四元淺釋。自序云。算學之至今日。可謂盛矣。古義既彰。新法日出。前此所未嘗有也。余與長沙丁君果臣。

皆無他嗜好。而甚癖於此。幾忘其癖。更欲以癖導人。嘗相與語。以爲近時津逮初學之書。苦無善本。梅文穆公所增刪之算法。統宗今亦不傳。因商榷述此。取其淺近易曉者。以爲升高行遠之助云。處士取其書。初用活字印行十七種。後乃偏刻之入白芙蓉叢書。例略云。子登先生原書術多而例少。故初學讀之。猶有苦其難通者。久欲稍爲增益。而其書已如成器。無少罅漏。不能羼入。今取術稍難通者。於各種後依術各補一草。仍於各種後題補例二字。以示區別。庶讀者易於領解焉。白芙蓉算學叢書  
舒藝室詩存注

論曰。吳編修以文學侍從之班。精擣數理。博通中西。然後假持節凌絕域。美哉使乎。不愧皇華之選矣。今讀其譏述。芟闢榛蕪。引人入勝。所以嘉惠初學者。法備而意良。惓惓乎不啻金鍼之盡度焉。彼明儒統宗諸書。惡能企其什一哉。

### 汪曰楨

汪曰楨。字剛木。號謝城。又號薪甫。烏程人。咸豐二年舉人。後官會稽縣學教諭。精史學。又精算學。尤習古今推步諸術。與海寧李京卿善。問友善。時移書問難焉。初譏二十四史日月攷。上起共和。下與欽天監頒行萬年書相接。各就當時行用本法推算。每年詳列朔閏月建大小。并二十四氣。略加萬年書之式。同治元年夏。始寫定爲五十卷。以附古今推步諸術。攷二卷。自黃帝術訖歐邇巴噶西尼術。著錄凡一百四十六家。又甲子紀元表一卷。總五十三卷。五年夏。獨山莫中書友芝見之。謂此書爲人之所不爲。可以專門

名家而惜其卷帙過繁，宜別爲簡要之本，庶便於謄寫刊刻。因刪減就簡，仿通鑑目錄例，專載朔閏，又取羣書所見朔閏不合者，綴於每年之末。編爲歷代長術輯要十卷，其諸術攷二卷，乃推步之凡例，仍附於後。蓋距初布算時已逾三十年矣。母趙安人棄曾爲之序，略云：讀史而攷及於月日干支小事也，然亦難事也。欲知月日必求朔閏，欲求朔閏必明推步。宋劉仲更義叟，偏通前代步法，譏劉氏輯術自漢初迄五季千餘年，朔閏燦然足資考索，惜乎輯術全書久佚，僅存於通鑑目錄，而通鑑目錄又僅存明人刊本，脫譌不少。且自宋迨明，又六百餘年，未有續撰長術繼仲更而起者，蓋其事甚小，爲之則難，不知推步者，欲爲之而不能爲，知推步者能爲之而不屑爲也。兒子曰：楨性好學史，尤喜習算，嘗有志於此，偏致當時行用之本術，如法推步，得其朔閏，凡仲更所推悉爲算校，正其譌，補其缺，并續推宋以後之長術，又取二十四史所載月日，一一稽其合否，證以羣書，略加攷辨，其布算檢閱，始於丙申之夏，期以二十載之功，畢成全史。曰：楨之言曰：史學所以資治，其本在深察夫興衰治忽之大端，徒攷覈於典章名物，已爲末務。月日于支，抑末之末也。雖然，月日淆亂，則事蹟之先後不明，而興衰治忽之故，將欲察而無由矣。且下學上達，不能不先從事於此。若徒知種蔬烹飪，而不求飽食，則將終身爲田父爲膳夫，惟孜孜於隴畝之畔，爨竈之間，而絕無饜飫之一日，是又非吾所願也。吾之爲此，固種蔬烹飪之事，乃正所以爲飽食之資，特將使

人人得以專求飽食之逸而不必先事乎種藝烹飪之勞焉耳是則吾識其小而人得識其大吾任其難而人將任其易雖不足稱史學而於學史之人則似不無小補矣余頗贊其言是時余方從事古文辭曰楨因前請曰頃創此書持籌握管挑燈揮汗不勝其勞吾母所親見也他日書成弁以序文可乎余笑而領之迄今忽忽已閱二十年而其書惟史記至新舊唐書屬草粗定爲書已一百餘卷自新舊五代史至明史尙未暇及僅全書三分之二約計全書之成至速亦更需數年余亟欲睹其成時加督促而舉業間之人事又擾之有萬萬不能速成之勢余衰年久病恐不及待其成故預爲此序俾俟他時寫定冠諸簡端若夫是書體大文繁曰楨雖努力爲之究不免力少任重且以一人精力別無佽助未及詳加覆覈舛譌缺漏必多此後或曰楨學識稍進自能補改或得良友如劉仲更之流匡其不逮使得附於著作之林亦云厚幸是益非余所及知矣時咸豐五年九月也教諭又通音韻之學好填詞善醫所校正諸書都爲荔牆叢刻茲不具詳光緒七年卒於官年六十有九所撰南潯志烏程志甚博其推策小識超辰表三卷又如積引蒙八卷未刻副稿今藏山陰門人許孝廉在衡家歷代長術輯要古今推步諸術攷推

論曰李尚之以乾鑿度術推定召誥日名攷羅茗香以七曆偏攷春秋朔閏異同鄒特夫以考成後編時憲法上推春秋經傳月日考竝爲一書而作已足以補苴罅漏有功方冊若宋劉義叟推漢至五月日爲劉氏輯術國朝錢同人著四史朔閏攷則皆精深博大又董方立擬譏三統以來五十三家曆術但傳

序目屬稿不成，從未有互證旁通，殫精畢慮，貫穿全史爲一編如汪教諭之作者。案其搜采羅書逾數百部，致力幾三十年，可謂博且勞矣。使讀史者舉二千五百餘年之月日，釐然具見，治曆者合百四十六家之用數，悉有鉤稽，其津逮後學爲何如耶？昔梅勿庵氏有言：「一生勤苦皆爲人用者，教諭之謂歟。」

左潛

左潛字壬叟，湘陰人，侯相文襄公從子也。補縣學上舍生，英年績學於詩賦古文辭，無不深純，每應試必冠其曹。尤明習算術，長沙丁處士取忠引爲忘年交。同治十三年秋天死，士林多惜之。所學自大衍天元以及借根比例諸新法，無不通貫，且能出己意，變其式，勘其誤，作爲圖解，往往突過先民。嘗增訂烏程徐莊愍公割圓緩術，既成，忽悟通分捷法，析分母分子爲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凡多項通分，頃刻立就。因演數草爲通分捷法一帙，所譏緩術補草四卷。自序云：自泰西杜德美創立割圓九術，以屢乘屢除通方圓之率，我朝明氏、董氏各立一家言以爲之說，而杜氏之義推闡靡遺，顧八線互求，尙無通術，未足以盡一圓之變。夫非明董之智力，不能因法立法，以盡其變也。其能窮杜氏之義也，資於借根方，其不能廣杜氏之法也，亦限於借根方。蓋借根方卽天元一之變術，而借根方之不能立式，究不如天元一之巧變莫測也。是書祖杜氏而宗明氏，又旁參以董氏之法，八線相求，各立一式，因式立法，不煩審顧之勞，因法入算，不費尋求之苦，嚮之不可立算者，今皆能取之以法，卽有不能立法布算者，而其式終存，則式能濟法。

之窮而度圓諸線一以貫之無遺法矣推其立式之由所謂比例術卽明氏定半徑爲一率所有爲二率或三率之法也所謂還原術卽明氏弧背求正矢又以正矢求弧背之法也所謂借徑術卽明氏借十分全弧通弦率數求百分全弧通弦率數借百分全弧通弦率數求千分全弧通弦率數諸法也所謂商除法又卽還原術之變法也是故綴術之生因於明氏而又足以盡明氏之變明氏之未能立式也借根方法取兩等數其分母分子雜糅繁重而不可通也其多號少號展轉互變而不可約也試取明氏書馭之以綴術其遞降各率頃刻可求則是書也其真能因法立法而更能樹幟於明董之後者歟書爲徐君青先生所作吳君子登述而成之頗詳於式而略於草惟弦求矢矢求弦弦求切切求弦弧求割小切求大草切小切求大弦小割求大矢八式有草餘皆有式無而理不異也要皆祖杜宗明使割圓之理一以貫之雖各有創術而因法立法互相發明益足見明氏書之爲通術而其理固無所不賅也原書算式繁重通分化分諸法學者驟難通曉余因思綴得乃天元一之變法用以立式巧變莫測遂依法改演各草不一日而諸式立就且與書中細審諸草一一密合爰並取全

書刪錄就簡手錄成帙至求式各法已詳綴術草中茲不再述又譏綴術釋明二卷湘鄉曾孝廉紀鴻爲之序略云易繫曰極其數遂定天下之象則綜天下難定之象以歸於有定莫數若矣在昔聖神制器尚象利物前民其於數理必有究極精微範圍後世者代久年湮其數學漸至失傳近三百年泰西猶能推闡古法翻陳出新而中國之才人智士或反蹈其成轍而率由之孔子曰天子失官學在四夷正今日數學之謂也中國舊有弧矢算術而未標角度八線之名未立八線鈐表則雖有用其理以入算者而無表可藉則每求一數必百倍其功而始得且得而仍非密率明代譯出泰西八線表及八線對數表覈其立法之源得數之初甚屬繁難而成表之後一勞永逸大至於無外細至於無微莫不可以此表測之則其用之廣大可想而知然得表之後雖無事於再求而任舉一數何能較其訛誤若仍用舊術則非而月經旬不得一數此明靜菴董方立推演杜德美弧矢捷術之可貴也向來求八線者例用六宗三要二簡各法若任言一弧度必不能攷其弦矢諸數至杜氏創立屢乘屢除之法則但有弧徑而八線均可求董方立解杜術先取直線之極微者令與弧線合而後用連比例以推至極大又考諸率數與尖錐理相合故用尖錐以釋弧矢而弧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董明二君均爲弧矢不祧之宗無庸軒輊其間邇百年中繼起者以釋弧矢而弧矢之數以出而理亦出董明二君均爲弧矢不祧之宗無庸軒輊其間邇百年中繼起者

如戴氏徐氏李氏所著各書，雖自出新裁，要皆奉董明爲師資也。吾友王叟於數學一道，尤孜孜不倦，遇有疑難之題，必窮力追索，務洞澈其奧窓而後止。嘗謂方圓之理，乃天地自然之數，吾之宗中宗西，不必分其畛域，直以爲自得新法也可。曾釋徐君青氏綴術，又釋戴鄂士求表捷術，茲又釋明靜菴弧矢捷術，而一貫以天元寄分之式，於圓率一道，三致意焉，可謂勇矣。余癸酉從丁果臣先生遊，始識王叟，繼與共述栗布演草圓率考真二書，相得甚歡，不啻古所謂同方合志者。執意天厄良才，壬叟竟於甲戌秋不永年而逝。凡在同學諸人，無不歎息不置，況余與壬叟兩世神交，安能無愴切耶？自芙蓉堂算學叢書

論曰：今天下言相業之盛，鮮不震驚乎湘鄉。湘陰者，語其道德文章，與夫事功赫濯，固晚近數十年來士大夫所莫得而比數者已。而羣從弟季類，能充其材力，不爲地望習俗所囿，咸奮於學問以自見，不又難之難乎？左上舍心智過人，深造自得，所謂中西家新舊諸法，皆循其當然，而抉其所以然，斐然有作，足以信今而傳後，迺與栗誠孝、廉英年廳謝同遭不祿之悲。吾於是益歎天之生才不易，生之而又若故吝之，弗盡其才之用，抑獨何哉？噫嘻。

### 曾紀鴻

曾紀鴻字栗誠，湘鄉人文正公少子也。同治十一年文正薨於位，恩旨優卹。紀鴻得賞給舉人，一體會試。光緒三年一就試而歿。少年好學，與伯兄襲侯、紀澤並精算術。孝廉尤神明，乎西人所謂代數術，銳於思

而勇於進創立新法同輩多心折焉嘗謂大衍求一術亦可以代數推求依題演之理正相通同治十三年仲春所譏對數詳解成長沙丁處士取忠爲之序云言算至今日可謂無法不備無美不臻矣卽對數一術乃西士所稱爲至精至簡者而近日海寧李壬叔南海鄒特夫皆創立新法較西人舊法簡易數倍而與西人近日所推之新法不謀而隱隱合符後人之心力不可突過先民耶然常對之外又有訥對頭緒紛繁每令學者望洋生歎卽有銳意此道者亦病其語焉不詳詳焉不顯窮極鑽研亦廢然思返余幼嗜數學閱舊書對數比例喜其演數之詳復病其抉理之不顯則雖詳如未詳也近年與曾君栗誠交講求天元借根之理而尤孜孜於代數術一書偶思對數之繁蹟唯代數可顯其理因謂栗誠曰子穎悟絕倫心精力果何弗用代數式詳解對數乎栗誠曰此夙志也遂以數月之力譏對數詳解五卷始明代數之理爲不知代數者開其先路也中言對數之理末言對數之用作書之本意爲對數設也其於常對訥對辨晰分明常對以十爲底訥對以二七一八二八二爲底常對以〇四三四二九四五爲根先求得各真數之訥對復以對數根乘之卽爲常對數級數朗然有條不紊雖初學讀之苟能循序漸進無不可相說以解者而曾君復不欲以作述自居每卷首皆署余名而署名於卷後爲讐校之首又分署友朋同志者名於各卷之後其與人爲善之心近世罕覩易繫所謂智崇而禮卑者非歟余重遠其意付梓之日一切皆仍其舊特誌數語於簡端以示不沒其實云其秋又成圓率攷真圖解一卷列圓周率數至百位爲

從古所未有。蓋據西士尤拉見代數術之法，變爲捷術，以求大小弧較弧諸切線，乃依徐莊愍公術，分求小弧較弧兩弧背真數，相併四因之，得半周率，倍之即全周率矣。自跋篇後云：曩讀古今人數學書，莫不言割圓之難，數理精蘊中所載圓率與西人固靈所求三十六位之數相同，皆與內容外切屢次開方之法，欲求此三十六位之率，不下數十年工夫，亦綦難矣。後有秦西杜德美特立屢乘屢除之法，省去開方，較舊法爲稍捷。然秀水朱君小梁用其術以求四十位圓率，止有二十五位不誤，其後十五位，概行譌誤，足見紛贖繁難，易於淆亂。果臣先生屬紀鴻等凝心構思，幸得創茲巧法，歛級甚速，按等推求，瞭如指掌。通日深於算者，窮理之功多，演數之功少，反覺不切於日用。今用此術，推得各弧背真數，至百位之多，庶幾息諸家之聚訟，而爲古之困於圓率者置一左券也。處士者亦有序略，謂曾君創立新法，以月餘之力，推得圓率百位，並周求徑率，亦以除法補至百位，而黃君玉屏又析圓率爲半周爲象限，及度分秒微纖忽芒塵，皆列爲表，以備求八線之用，又與左君壬叟共爲圖解，使學者循序可知，其立法之源流，可謂難能而可貴矣。適余彙刻算書，因急梓之，以公同好，乃書成而壬叟遽下世，苦雨淒其英姿，歎謝此，余與曾黃兩君俯仰愴懷，不禁潛然出涕也。玉屏名宗憲，新化人，爲處士高足弟子，有求一術通解二卷，亦刻入叢書，以行。

白芙蓉堂算

論曰：曾孝廉英才盛年，從官江表，雖居金粉煙水之區，然守文正公家灋，一切聲色狗馬，純綺肥甘之惑。

以行學  
遺書

無因至前。是時方奏開機局廣譯西書。又得幕下賓客。若李京卿張明經丁處士諸君子。當代號爲明算。足與賞奇析疑。樂數晨夕。孝廉講習其間。折中一是。術必盡通。而理必盡貫。故其譏著窮極宵眇。多發人所未發。豈非後來居上者耶。顧獨惜天不假年。未克從哲兄之後。出使絕域。歷覽俄英法德諸國。以其心得。證之於目。吾知採錄諱詢。增長神智。推步之學。將有日進而無疆者。而孰謂孝廉之可傳者止於此乎。是則可傷也已。

張文虎

張文虎字孟彪。號嘯山。南匯人。貢生。道光中葉。曾一遊京師。嗜古博覽。不求聞達。深於校勘之學。初主金山錢通守。熙祚乙未冬。同僑寓西湖之楊柳灣。日假文瀾閣書。居兩月。校八十餘種。抄四百三十二卷。而返。己亥庚子秋。續校閣書。又兩寓十三間樓。比壬寅而守山閣叢書竣。同治改元。與海寧李京卿善。同客湘鄉文正公軍幕。最久五年。金陵書局初開。主校席。十三年辭歸鄉里。光緒三年齒逾七十。猶董郡縣志事。數載所譏舒藝室雜著甲乙編各二卷。賸橐一卷。詩存七卷。詞二卷。隨筆六卷。續筆一卷。餘筆三卷。今行於世。其春秋朔閏考古今樂律。致二稿燬於兵矣。明經之學。於名物訓詁。六書音韻。樂律中西算術。靡不洞澈源流。見諸隨筆者。有旁要夕桀解。曰周禮地官保氏九數。鄭注云方田。粟米差分。少廣商功。均輸方程。盈不足。旁要今有重差。夕桀句股也。賈疏云。今有重差句股也者。此漢法增之。又引馬注作今有。

重差夕桀釋文亦云夕桀二字非鄭注是鄭注無夕桀馬注無句股今本並有者後人依馬注增入鄭注耳今永樂大典本九章算術缺旁要惟揚輝九章算法詳解句股容方第一問引句股旁要法夕桀則惟秦九韶數書九章第四篇望敵圓營術有其名云以句股求之夕桀入之亦即句股容圓術也重差者重疊測望而知其差也劉徽海島算經序云度高者重表測深者累矩弧離者三望離而又旁求者四望此即所謂重差也旁要夕桀蓋皆測望中之一事旁要測方夕桀測圓孔穎軒氏以爲旁要即西人三角法案釋名云在邊曰旁史記扁鵲倉公傳索隱云方猶邊也要即古釋字孔說殆近之矣夕桀云者廣雅釋詁云夕裏也王氏疏證引呂氏春秋明理論是正坐於夕室也注云言其室邪夕不正桀者揭也文選謝靈運擬劉楨詩注桀與揭音義同又東京賦薛注揭猶表也蓋樹表而邪望之即劉徽所云弧離者也疑重差夕桀古人本以旁要該之其實此三者皆不離於句股後人強爲之分析耳錢氏十駕齋養新錄疑夕桀爲互乘之譌儀徵阮文達公又以今有爲卽九章算術中今有術案互乘今有皆算家通法不能另列爲一章且不得雜出於旁要重差下也其代文正公作幾何原本序略謂中國算書以九章分目皆因事立名各爲一法學者泥其迹而求之往往畢生習算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遂有苦其繁而視爲絕學者無它徒眩其法而不知求其理也傳曰物生而后有象有象而后有滋滋而后有數然則數出於象觀其象而通其理然後立法以求其數則雖未覩前人已成之法類而設之若合符契至於探赜索隱推

廣古法之所未備，則益遠而無窮也。幾何原本不言法而言理，括一切有形而概之曰點線面體。點線面體者象也，點相引而成線，線相遇而成面，面相沓而成體。而線與線，面與面，體與體，其形有相兼有相似，其數有和有較，有有等，有無等。有比例，有無比例。洞悉乎點線面體，而御之以加減乘除，譬諸閉門造車，出門而合轍也。奚敝敝然逐物而求哉？然則九章可廢乎？非也。學者通乎聲音訓詁之端，而後古書之奧衍者可讀也。明乎點線面體之理，而後數之繁難者可通也。九章之法，各適其用。幾何原本，則微乎九章立法之源。而凡九章所未及者，無不賅也。致其知於此，而驗其用於彼，其如肆力小學而收效於羣籍者歟？此外言算諸篇，雜見集中，不具錄。舒藝室全集

論曰：張明經兼精律曆，力求實是。綜論古今中西諸家得失，頗持其平。讀其書可謂中立而不倚者已。旁要夕桀之解，精妙獨到，非淺學薄涉之夫可語此也。可寶未見明經說，先蓋嘗私議之。重差微序已詳，不煩辭費。愚以爲旁要今有重差夕桀之四者，總在句股篇中。猶方田有諸分，少廣有平立方圓，商功有闊灘亭錐，及芻曲盤冥爾。音義云以篇言之，故曰九章。周官鄭注本意，若曰盈不足。以上章凡八，旁要以下皆句股章而九也。隋書律曆志，敍次最明。九曰句股以御高深廣遠，使無諸術。胡以御之？今案今有卽比例所本錯見粟米章，李注明云此都術也。蓋今有又所以統御諸術者爾。試質言之，旁要也者，求之四旁也，卽內容外切之方圓邊徑也。夕桀也者，斜破之也。卽剖分焉而以和較同式相比，又卽中垂線也。西人

以弦爲底，句若股爲兩腰，則視垂線在中。古人以橫句縱股視之，垂線自斜矣。書太甲上旁求俊彥，孔傳旁非一方。漢書地理志上顏注要求之也。夕有喪訓見于高注，張雅說文解字舛部桀碟也。爾雅釋天李巡注祭風以牲頭蹄及反破之以祭，故曰碟。古訓車裂爲碟，是桀有破裂訓也。桀碟本通假字，形聲正同，無可疑者。然則邊徑容切，垂線剖分，古人未嘗無其術。特書缺有間耳。句讀之不明，辭志之相害，後人之咎也。夫八線三角，泰西長技，罔弗以比例統馭之。由前之論，又焉能離句股而別有祖述哉？臆說如是，差足補明經所未言，斷著于篇，用誌來學。

### 李善蘭

李善蘭，字壬叔，號秋紝，海寧人。諸生。曾從長洲老儒陳徵君奐受經於辭章訓詁之學。雖皆涉獵，然好之終不及算學。故算學用心極深，其精到處，自謂不讓西人。抑且近代罕匹。方年十齡，讀書家塾架上有古九章，竊取閱之，以爲可不學而能。從此遂好算。應試杭州，得測圓海鏡句股割圓記以歸。其學始進。三十九章，竊取閱之，以爲可不學而能。從此遂好算。應試杭州，得測圓海鏡句股割圓記以歸。其學始進。三十後，所造漸深。因思割圓法非自然，深思得其理。時有心得，輒復著書。與同郡戴處士、煦南匯張明經、文虎烏程徐莊愍公、汪教諭、曰植、歸安張茂才、福僖及並世明算之士，皆相善。時有問難，咸豐初客上海識英吉利文士偉烈亞力艾約瑟韋廉臣三人，從譯諸書。十年在莊愍幕府。粵匪弄兵，吳越淪陷。同治改元，乃從湘鄉文正公安慶軍中相依數歲。七年，用湘陰郭侍郎嵩齋薦舉徵入同文館。文正資送之應詔至都。

奏派算學總教習，敍勞積階至三品卿銜。戶部郎中，總理各國事務衙門漢章京。光緒十年卒於官年，垂七十矣。京卿之學會通中西，序測圓海鏡云：魯論記孔子之言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又曰：賜女以予爲多學而識之者歟？非也。予一以貫之。此聖人傳道之要旨。自曾子子貢而外，莫得而聞焉。顧聖學始于志道，終于遊藝，故不獨道有一貫，亦有焉。元李敬齋先生著測圓海鏡，每題皆有法有草，法者本題之法也。草者用立天元一曲折以求本題之法，乃造法之法。法之源也。且算術大至驛離交食，細至米鹽瑣屑，法甚繁已。以立天元一演之，莫不能得其法。故立天元一者，算學中之一貫也。明顧應祥海鏡釋術，但演諸開方法而去其細草，重樁輕珠，殊可笑焉。善蘭少習九章，以爲淺近無味，及得讀此書，然後知算學之精深，遂好之至今。後譯西國代數微分積分諸書，信筆直書，了無疑義者，此書之力焉。蓋諸西法之理，即立天元一之理也。今來同文館，即以此書課諸生，令以代數演之，則合中西爲一法矣。丁君冠西，欲以聚珍板印古算學，問余何書最佳，余曰：莫如測圓海鏡。丁君曰：君之學得力此書最多，將以報私淑之師耶？余曰：然。然中華算書實無有勝于此者。請讀阮文達公之序，始知非余阿私所好也。自譯諸書，惟羣經算學考未卒業，而燬於兵，餘皆刻于金陵，都爲則昔古齋算學凡十三種，二十有四卷。曰方圓闡幽一卷，專言理而不言數，凡十條。曰弧矢啓祕三卷，則以尖錐立術而弧背入線皆可求。曰對數探源二卷，亦以尖錐截積起算，先明其理，次詳其法。自序云：正數以乘除爲比例，對數以加減爲比例，正數連比例之率，以

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仍爲連比例之率。且仍如原率之比例對數連比例之率。以前率與後率遞減之，則所餘者必爲齊同之數。是故有對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正數，則爲連比例萬率。其理夫人而知之也。有正數萬求其逐一相對之對數，則雖歐羅巴造表之人，僅能得其數，未能知其理也。間嘗深思得之，歎其精微玄妙，且用以造表，較西人簡易萬倍。然後知言數者之不可不先得夫理也。曰：垛積比類四卷，以立天元一詳演細草序云：垛積爲少廣一支，而元郭太史以步驟離近，汪氏孝嬰以釋遞兼董氏方立以推割圓。西人代數微分中所有級數，大半皆是，其用亦廣矣哉！顧歷來算書中不恆見，惟元朱氏玉鑑茭草形段，如象招數，果垛疊藏諸門，爲垛積術。然其意在發明天元一，故言之不詳，亦無條理。汪氏董氏之書有條理矣，然一但言三角垛，一但言四角垛，餘皆不及，則亦不備。今所述有表有圖，有法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欲令習算家知垛積之術，於九章外別立一幟。其說自善蘭始，曰《四元解》二卷，序云：汪君謝城以手抄元朱四傑、元玉鑑三卷見示。天元之外，又有地元、人元、物元，書中每題僅列實方，廉隅諸數，無細草，讀之茫然。深思七晝夜，盡通其法，乃解明之。先釋列位及加減乘除相消諸法，復以天物相乘人地相乘諸數，無可位置，爲改定算格，取首四問，各布一細草，且明開方之法，恐初學仍不能通，復取細草逐節繪圖詳釋之，術雖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三卷，序云：元郭太史授時術中法，號最密。其平立定三差，學曆者皆推爲瓶籟，不知麟德術益勝遲速二法，已暗寓平定二差於其中。郭氏特踵事加密。

耳竊謂僅加立差猶未也必欲合天當再加三乘四乘諸差後世有好學深思之士試取我說而演之其密合當不在西人本輪均輪橢圓諸術下而李氏實開其端瓶始之功又何可沒也暇日取史志盈胸遲速二法詳論之以質世之治中法者曰橢圓正術解二卷新術一卷拾遺四卷序云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徐君青中丞謂其取徑迂回布算繁重且皆係借算非正術也因撰是卷法簡而密尤便對數駕過西人遠矣但各術之理俱極精深恐學者驟難悟入客窗多暇輒逐術爲補圖詳解之曰火器真訣一卷序云凡鎗礮鉛子皆行拋物線推算甚繁見余所譯重學中欲求簡便之術久未能得冬夜少睡復于枕上反覆思維忽悟可以平圓通之因演爲若干款依款量算命中不難矣曰對數尖錐變法釋一卷序云善蘭昔年作對數探源二卷明對數之積爲諸乘方合尖錐金山錢氏刊入指海中後與西士遊譯泰西天算諸種其言雙曲線與漸近線中間之積卽對數積核其數與善蘭所定諸乘方尖錐合而其求對數較則法又不同蓋善蘭所用正法也西人所用變法也不明其故幾疑二法所用之根不同故特釋之以解後世學者之惑曰級數回求一卷則明代數者序云凡算術用級數推者有以此推彼之級數即可求以彼推此之級數設數題如法演之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一卷則記友人門弟子答問之語擇其理之精者錄存于卷其後又附考數根法一卷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則可補幾何之未備云至於所譯泰西算書提要鉤元亦詳自序幾何原本後九卷續譯序

云秦西歐凡里得譲幾何原本十三卷後人續增二卷共十五卷明徐利二公所譯其前六卷也未譯者九卷卷七至卷九論有比例無比例之理卷十論無比例十三線卷十一至十三論體十四十五二卷亦論體則後人所續也無七八九三卷則十卷不能讀無十卷則後三卷中論五體之邊不能盡解是七卷以後皆爲論體而作即皆論體也自明萬曆迄今中國天算家願見全書久矣道光壬寅國家許息兵與秦西各國定約此後西士願習中國經史中士願習西國天文算法者聽聞之心竊喜歲壬子來上海與西士偉烈君亞力約續徐利二公未完之業偉烈君無書不覽尤精天算且熟習華言遂以六月朔爲始日譯一題中間因應試避兵諸役屢作屢輟凡四歷寒暑始卒業是書秦西各國皆有譯本願第十卷闡理幽元非深思力索不能驟解西士通之者亦駁故各國俗本掣去七八九十四卷六卷後即繼以十一卷又有前六卷單行本俱與足本竝行各國言語文字不同傳錄譯述既難免參錯又以讀全書者少翻刻鈔奪是正無人故夏五三豕層見疊出當筆受時輒以意匡補偉烈君言異日西士欲求是書善本當反訪諸中國矣甫脫橐韓君綠卿寓書請損資上板以廣流傳即以全橐寄之願君尙之張君嘯山任校覈閱二年功竣韓君復乞序之憶善蘭年十五時讀舊譯六卷通其義竊思後九卷必更微欲見不可得輒恨徐利二公之不盡譯全書也又妄冀好事者或航海譯歸庶幾異日得見之不意昔所冀者今自爲之其欣喜當何如耶雖然非國家推恩中外一視同仁則懼于禁網不敢譯非偉烈君深通算理且能

以華言詳明剖析，則雖欲譯無從下手。非韓君力任剖劂，嘉惠來學，張顧二君同心襄力，詳加讐勘，則雖譯有成書，後或失傳。凡此諸端，不謀廢集，實千載一時難得之會。後之讀者，勿以是書全本入中國爲等閒事也。又重學二十卷，附曲線說三卷，序云：歲壬子，余遊海上，將繼徐文定公之業，續譯幾何原本。西士艾君約瑟語余曰：君知重學乎？余曰：何謂重學？曰：幾何者，度量之學也。重學者，權衡之學也。昔我西國以權衡之學制器，以度量之學考天。今則制器考天，皆用重學矣。故重學不可不知也。我西國言重學者，其書充棟，而以胡君威立所著者爲最善。約而該也。先生亦有意譯之乎？余曰：諾。于是朝譯幾何，暮譯重學。閏二年同卒業。韓君綠卿旣任刻幾何，錢君鼎卿亦請以重學付手民。同時上板，皆印行，無幾同燬于兵。今湘鄉相國爲重刊幾何，而制軍肅毅伯亦爲重刊重學，又同時得復行于世。自明萬曆迄今，疇人子弟皆能通幾何矣。顧未知重學。重學分二科，一曰靜重學，凡以小重測大重，如衡之類，靜重學也。凡以小力引大重，如盤車、轆轤之類，靜重學也。一曰動重學，推其暫，如飛礮擊敵，動重學也。推其久，如五星繞太陽，月繞地，動重學也。靜重學之器，凡七桿也。輪軸也，齒輪也，滑車也，斜面也，螺旋也，劈也。而其理，維二輪軸，齒輪滑車，皆桿理也；螺旋劈，皆斜面理也。動重學之率，凡三。曰力，曰質，曰速。力同則質小者速，大質大者速，小質同則力小者速，小力大者速，大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或二力方向同定于一線，或二力方向異定于一點。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凡物不能自動，力加之而動。若動後不復加力，則以平速動。若動後恆

加力，則以漸加速動。而其理之最要者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二學之所共者也。凡二力加于一體。令之靜必定于并力線。令之動必行于并力線。且物之定必定于重心線。并力線必經過重心也。又凡物旋動必環重心。地動是也。二物相連而相繞必環公重心。月地相攝而動是也。故分力并力及重心爲重學最要之理也。胡氏所著凡十七卷。益以流質重學三卷。都爲二十卷。制器考天之理。皆寓于其中矣。嗚呼。今歐羅巴各國日益強盛。爲中國邊患。推原其故。制器精也。推原制器之精。算數明也。昔李二公有見于此。亟以此付梓。上好之下。必有甚焉者。異日人人習算制器。日精以威海外。各國令震攝奉朝貢。則是書之刻。其功豈淺哉。又代微積拾級十八卷。序云。中法之四元。即西法之代數也。諸元諸乘方諸互乘積。四元別以位次。代數別以記號。法雖殊。理無異也。我朝康熙時。西國來本之。奈端二家。又創立微分積分二術。其法亦借徑於代數。其理實發千古未有之奇祕。代數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已知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未知數。微分積分。以甲乙丙丁諸元。代常數。以天地人物諸元。代變數。分之爲無數微分。合無數微分。仍爲積分。其法之大要。恆設縱橫二線。以天代橫線。以地代縱線。以矢代橫線。之微分。以弛代縱線之微分。凡代數式。皆以法求其微係數。係於矢或弛之左。爲一切線面體之微分。故一切線面體之微分。與縱橫線之微分。皆有比例。而疊求微係數。可得線面體之級數。曲線之諸異。

點是謂微分術。既有線面體之微分，可反求其積分，而最神妙者，凡同類諸題，皆有一公式，而每題又各有一本式。公式中恆兼有天地，或兼有伏徧，但求得本式中天與徧之同數，或地與徧之同數以代之，乃求其積分，即得本題之全積。是謂積分術。由是一切曲線、曲線所函面曲面、曲面所函體，昔之所謂無法者，今皆有法。一切八線求弧背，弧背求八線，真數求對數，對數求真數，昔之視為至難者，今皆至易。嗚呼，算術至此觀止矣。蔑以加矣。羅君密士合衆之天算名家也。取代數微分積分三術，合爲一書，分款設題，較若列眉。嘉惠後學之功甚大。偉烈君亞力聞而善之，亟購求其書，請余共事譯行中國。偉烈君之功，豈在羅君下哉。是書先代數次，微分次，積分次，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譯既竣，即名之曰代微積拾級。時幾何原本刊行之後一年也。又談天十八卷序云：西士言天者曰：恆星與日不動，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故一歲者，地球繞日一周也。一晝夜者，地球自轉一周也。議者曰：以天爲靜，以地爲動，動靜倒置，違經畔道，不可信也。西士又曰：地與五星及月之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議者曰：此假象也。以本輪均輪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本輪均輪，以橢圓面積推之而合，則設其象爲橢圓面積。其實不過假以推步，非真有此象也。竊謂議者未嘗精心致察，而拘牽經義，妄生議論，甚無謂也。古今談天者，莫善於子輿氏。苟求其故之一語，西士蓋善求其故者也。舊法火木土皆有歲輪，而金水二星則有伏見輪，同爲行星，何以行法不同？歌白尼求其故，則知地球與五星皆繞日，火木土之歲輪，因地繞日而生，金水之伏

見輪則其本道也。由是五星之行皆歸一例。然其繞日非平行。古人加一本輪推之不合。則又加一均輪推之。其推月且加至三輪四輪。然猶不能盡合。刻白爾求其故。則知五星與月之道皆爲橢圓。其行法面積與時恆有比例也。然俱僅知其當然。而未知其所以然。奈端求其故。則以爲皆重學之理也。凡二球環行空中。則必共繞其重心。而日之質積甚大。五星與地俱甚微。其重心與日心甚近。故繞重心即繞日也。凡物直行空中。有他力旁加之。則物卽繞力之心而行。而物直行之遲速。與旁力之大小。適合平圓率。則繞行之道爲平圓。稍不合。則恆爲橢圓。惟歷時等所過面積亦等。與平圓同也。今地與五星本直行空中。日之攝力加之。其行與力不能適合平圓。故皆行橢圓也。由是定論如山。不可移矣。又證以距日立方與周時平方之比例。及恆星之光行差。地道半徑視差。而地之繞日益信。證以煤坑之墜石。而地之自轉益信。證以彗星之軌道。雙星之相繞。多合橢圓。而地與五星及日之行橢圓益信。余與偉烈君所譯談天一書。皆主地動及橢圓立說。此二者之故不明。則此書不能讀。故先詳論之。又京卿所譯西書。尙有植物學一種。凡八卷。無關算術。不具詳焉。舒藝室詩存注同文館本測圓海鏡則古昔齊算學  
歲何原本全書重學附曲線說代微積拾級談天

論曰。李京卿達于數理。專門名家。用算學爲郎。王公交辟居譯署者幾二十年。勳階比秩卿寺。遭遇之隆。近代未之有也。夫其聰彊絕人。蓋有天授。讀所譯諸書。剖析入微。奧窓盡闢。體大而思精。言簡而義賅。其爲薄海内外所傾倒也。宜已。嘗聞治算之要理。與數也云爾。加減乘除開方也者。法也有理焉。推垛招

差天元四元與夫對數代數微分積分者所以用法之法也是術也而數起矣數有萬變理惟一元術無論古今中西新舊也其皆能含加減乘除開方而他有所用法乎是故異者其名耳而其實正同也同者何理而已矣執理之至簡取數之至繁衍之無不可通之數抉之即無不可窮之理人胡爲相畛域哉昔者借根方法進呈聖祖仁皇帝諭蒙養齋諸臣曰西洋人名此書爲阿爾熱巴拉案原本作八達謹據西法改正譯言東來湧也於是悟借根之出天元梅氏發之於前今知變四元爲代數京卿證之於後如于重學卷中附天元數草課同文館生演海鏡以代數非欲學者因此識彼究其一致乎自得京卿而梅氏之說弗湮亦有梅氏而京卿之說益信立言不朽此類是也吾知天下後世之讀京卿書者謂其心爲梅氏所共見之心而其義爲梅氏所未及之義論其世可想見其爲人必曰梅氏以後一人而已阿好云乎哉豈弗盛歟

# 疇人傳三編卷第七

國朝名媛後附錄一

錢塘諸可寶纂錄

國朝名媛後附錄一

葛宜

葛宜字南有，海寧人。明舉人耀庵第三女。諸生朱爾邁妻。性閒靜，喜讀書。日坐小樓，以筆墨自娛。書畫奕算，無不精妙。兼通西法，以能儀器測星象著。有玉窗遺稿二卷。國朝閣閣詩鈔

沈綺

沈綺字素君，常熟人。諸生殷培妻。博通經史，兼精律曆。著有管窺一得十二卷。又有環碧軒詩集四卷。文集四卷。駢體文二卷。唾花詞一卷。徐庾補註四卷。爲乾嘉時有名者。國朝閣閣詩鈔

王貞儀

王貞儀字德卿，江寧人。宣化知府者輔孫女。錫琛女。宣城詹枚妻。記誦淹貫，最嗜梅氏天算之學。著書甚富。嘉興錢給事儀吉序其術，算簡存五卷。略云：予姑適吳江蒯氏者，嘗僑居金陵。姑能詩畫，信厚而明達。貞儀一見如故，常以文字相往來。姑言貞儀於學無不聞，夜坐觀天星，言晴雨豐歉，輒驗尤精。壬遁且知醫其卒也。謂其夫曰：君家門祚薄，無可爲者。妾今先死，不爲不幸。吾平生手橐其爲我盡致蒯夫人。蒯夫

人能彰我於身後，夫如其言，則盡以致我姑。時嘉慶二年也。後六年，予省姑於黎里，得見之德風亭初集十四卷、二集六卷、繡帙餘箋十卷、星象圖釋二卷、籌算易知重訂策算證訛、西洋籌算增刪、女蒙拾誦、沈疴嘆語各一卷。及此書，姑總爲一縑囊珍貯之，未嘗示人。其詩文皆質實說理，不爲藻采。又有象數窺餘四卷、文選詩賦參評十卷，則未之見也。貞儀歿時，年止三十，後數年，詹枚亦亡，無子。他日遺編不泯，其終賴我姑之彰之也。歟！余不獲徧錄其書，惟存此種序而識之。班惠姬之後，一人而已。金陵詩徵、衍石齋記事

論曰：於乎！夫九數之道，六藝之末也。保氏始教，餘力學文。秦漢以上，夫人而通之矣。至于今法術日以多，傳習日以寡。有視爲吏胥猥瑣之業，而鄙不屑語者，有苦其繁贅幽奧，而憚弗深求者，欲得二三明算，能絜其短長，相與尋繹其名理，引爲同調，且不能徧望諸士大夫學人也。而況巾幘之英乎？蓋自大家被詔，踵成兄固八表、天文志未竟之篇，千古美談，誠無嗣響。乃有殫精象數，立說著書，摹圖據奇，女三爲粲，如葛氏、沈氏、王氏者，謂非接武於扶風，僅見於彤史歟！爰依廣記，弁諸附編，又匪獨拾阮羅之遺珠，亦所以備昭代之隆軌焉。於是乎書。

西洋後附錄二

胡威立

胡威立，英吉利國人，精於重學，著書十七卷，分動靜兩大支。論動重學者七卷，論靜重學者十卷，其靜重

學先求重心以得其相定之理定理既明乃可以用動力而輪軸滑車諸器或分或合或複或單均能以小力運大重是卽動重學之根矣其動重學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地心下引之力爲漸加速速之比例用股而不用弦故物自上而下弧線長於圓徑圓徑長於通弦而其時刻無不同者此皆理勢之自然中土諸人習焉不察一經拈出妙義環生且因此而知一分中月行弧線之矢同於一秒中重物下行之路蓋月之右旋卽如重物行於弧線而地之引力加於月者僅得地面三千六百分之一也

重學

### 羅密士

羅密士米利堅國即美國亦名合衆國俗呼花旗人天算名家也嘗取法蘭西人代加德之推曲線諸點日爾曼即德國亦名布魯士人來本之之名號禾號法合馬格老臨之詳獨變數爲級數戴勞之詳兩變數和較之函數爲級數諸術都爲一書得十有八卷先論代數幾何者九卷次論微分數理者七卷終論積分求法及曲線改直線與求皮積而積體積等算式者二卷分款設題較若列眉由易而難若階級之漸升然咸豐間海寧李京卿善蘭偕英國算士偉烈亞力譯行之刻于墨海書館遂以代微積拾級名其書云代微積拾級

### 侯失勒約翰比各格 武寶斯 莫德

侯失勒約翰英吉利國人傳作國之斯羅地人父維廉博學精天文測望事約翰既長善讀書通各國方言能背誦幾何原本年十七入堪比日大書院學益精因選爲院中第一比各格次之又有武寶斯首創革新規以三

角術開導後學。約翰本武說自撰一書，又與同學共譯微分學論，其後三人另附精理推算諸式。約翰所附爲有限較數說，嘉慶十九年由西曆譯改者選爲會士，已遇蒐德大悅之，引爲他山之助。治天學述父之業，蒐德有至精無暈遠鏡，測得諸雙星，適天學公會創始之時，蒐德輔成之。約翰爲書記長，凡算術均改以簡易，其推法必通天重學之理。道光元年迄三年，偕蒐德於倫頓亦作倫敦、英國都也，合測諸雙星而詳誌之。既蒐德以倫頓天氣不甚清朗，往巴黎斯都法國都也，二人合測之事遂中止。然蒐德所測亦未見勝也。七年，約翰爲天學公會總領，十年著天文略，即談天初稿，至二十九年，詳推諸根增廣之，今行世本，已重刊十二次矣。其書首例末表，凡十有八卷，一論地，二命名，三測量之理，四地學，五天圖，六日躔，七月離，八動理，九諸行星，十諸月，十一彗星，十二攝動，十三橢圓諸根之變，十四逐時經緯度之差，十五恆星，十六恆星新理，十七星林，十八曆法，奄集衆長，詳考實測，天學之功臣也。咸豐九年十月，偉烈氏口譯，李京卿刪述爲篇，刻于墨海書館者，行世未廣。同治十年三月，約翰卒於家，年七十有八。十三年七月，無錫徐君建寅重校，以聚珍板印之，即今傳本焉。談天侯失勒約翰傳

艾約瑟

艾約瑟英吉利國人，通習重學，竝精算術。道光季年寓居上海租界，熟諳中國語言文字。咸豐初，海寧李京卿善蘭續徐文定公之業，補譯幾何原本後九卷，因博訪西士，亦與相識，乃共譯胡氏重學十七卷，約

瑟以胡書言流質重學未詳備專集論略得三卷附益之共成二十卷其總論云金木土等類爲定質氣水等類爲流質定質各點凡體皆無數細點所積而成重定不移流質各點周流無定定質滯力大流質滯力微也流質有二曰輕流質如氣氣動成風之類是也曰重流質如油水水銀及五金鎔液之類是也流質有二力曰互攝力曰互推力二力略相等重流質亦微有滯力何以明之凡濺水空中必略如球體者不竟成球體各點互相攝引外而諸物亦相攝引故也又試以平面體加于流質上舉時必增力此其證也又集圓錐曲線說三卷亦譯附而行圓錐任意割之其所割之面有六種界一頂點二三角形三平圓四橢圓五雙曲線六拋物線其線之公名必先明之者爲中點爲徑軸爲徑爲屬徑爲藏徑爲通徑爲弦線爲切線次切線爲法線次法線爲心爲兩心差倍兩心差所以求之之法不出乎比例而加減乘除開方盡之矣譯既卒業初爲金山錢教諭熙輔刊行今所傳則京卿重刻本也約瑟又識烏程張茂才福僖南匯張明經文虎金山顧上舍觀光竝爲算友四年由京卿茂才處得見錢塘戴處士煦著述大歎服轉譯之寄入彼國算學公會中專至杭州贊所刻代微積拾級等書踵門求見處士以故辭乃失望返五年仍居上海京卿明經上舍三人者皆體肥約瑟嘗曰吾西國爲算學者多瘦君輩何獨不爾明經因有詩自嘲解焉初京卿又與其國人韋廉臣共譯植物學但得前七卷未卒業韋病歸國約瑟亦爲續成第八卷云重學曲線說戴府君行狀舒藝室詩存注植物學序

論曰錢教諭之言曰漢志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是規矩準繩皆本

於權衡矣。乃方圓平直之理，九章諸書言之綦詳，而獨不及於重學。豈久而失傳耶？西人重學，遠有師承，近百餘年間，愈入愈深，且用以步天，而知七政之行，由地球與諸曜之互相攝引，故其遲疾時時不等，遂於小輪不同心。天之外，別開門戶。艾君謂言天學者必自重學始，因借李君同譯胡氏書而附益之，余謂可以補算術之闕文，導步天之先路，而用定質流質爲生動之力，以人巧補天工，尤爲宇宙有用之學。爰商之同縣顧君、南匯張君詳校而付之梓，書中多以代數立說，與中法天元大略相似，讀者以意會之，可也。教諭書後語如是，蓋自此書出，而明季舊譯之泰西水法奇器圖說等編，舉無足道矣。艾氏之功，誠偉已哉。

偉烈亞力

偉烈亞力，英吉利國人，道光二十七年，越八萬里航海而來，寓居上海北門外租界，開墨海書館，日與華人相討論，熟習中國語言文字，精於算學，初譯數學啓蒙二卷，專詳筆算，起加減乘除諸分比例，至開諸乘方對數而止，附十進對數表於末。咸豐三年刊行，自序云：天下萬國之大，無論中外，有書契即有算數，古者西邦算學，希臘最盛，周之時，閉他臥刺歐几里得亞奇默德，漢之時，多祿某丟番都之數人者，皆傳希臘之學，然猶未明以十而進定位之理也。此方算術，至唐中衰，獨印度自古在昔，已審乎十進之理，無乎不該。自時厥後，阿喇伯諸國盛行其術，蓋阿喇伯得於印度，而歐羅巴人復得之阿喇伯者也。此術既

明比例開方諸法益爲精密。明萬曆間英士訥百爾始造對數。今歐土諸國皆以筆算用之。算數諸法於是乎大備。中國算學肇自黃帝。贏政焚書。周髀九章尙在人間。後人靡不祖述此書。若夫求一之術出於孫子算經。南宋末秦道古因之以成大衍策。元初李治朱世傑兩君以立天元一術。大暢厥旨。薈萃各家。窮極奧渺。自元迄明。此學旣絕。而盤珠小術盛行于世。至萬曆時西士利瑪竇等至京師。釐定曆數。絕學因之復明。利公授西學於李之藻。所著有同文算指。第西法與中法同原。康熙朝數理精蘊一書。於中西諸法皆有次第。西法中有名借根方者。宣城梅氏謂與元人天元術同法。而天元更爲精密。於是諸家遂修立天元一而不習借根方矣。夫古今中西算術義類甚深。儒者視爲疇人家言。不能使閭閻小民習用易曉。竊謂上帝降衷實有恆性。知識聰明人人同具。彼數爲六藝之一。何以至今不能人人同習耶。余自西土遠來中國。以傳耶穌之道爲本。餘則兼習藝能。爰述一書曰數學啓蒙。凡二卷。舉以授塾中學徒。由淺入深。則其知之也易。譬諸小兒。始而匍匐。繼而扶牆。後乃能疾走。茲書之成。姑教之匍匐耳。扶牆徐行耳。若能疾走。則有代數微分諸書在。余將續梓之。俾覽其全者。知中西二法雖疏密詳簡之不同。要之名異而實同。術異而理同也。時與海寧李京卿善。闡相善。共譯西書序。幾何原本後九卷。略謂夫儒者之學。亟致其知。致其知當由明達物理耳。物理渺隱。人才頑昏。不因旣明。累推其未明。吾知奚至哉。吾西陬國雖偏小。而其庠校所業。格物窮理之法。視諸列邦爲獨備焉。故審究物理之書。極鱗富也。幾何家者專察。

物之分限者也。其分者若截以爲數，則顯物幾何衆也。若完以爲度，則指物幾何大也。其數與度或脫於物體而空論之，則數者立算法家，度者立量法家也。或二者在完書，當是時埃及國王多祿某問曰：「幾何之法，更有捷徑否？」對曰：「夫幾何若大路然，王安所得獨闢一途也？」自此方輿之內，繙譯是書者，亞於新舊約全書。余來中國見有幾何六卷，明泰西利氏繙算學家多重之，知其未爲全書，故亦不甚滿志。宣城梅氏云：「有所祕耶？」抑義理淵深，繙譯不易，故耶？學問之道，天下公器，奚可祕而不宣？不揣樸昧，欲續爲成之，顧我西國此書外間所習，或六卷，或八卷，俱非足本。自來海上，留心蒐訪，實鮮完善，仍購之故鄉，始得是本，迺依希臘本繙我國語者。我國近未重禁，此爲舊板，校勘未精，語譏字誤，毫釐千里，所失匪輕。余媿謹陋，雖生長泰西，而此術未深，不敢妄爲勘定。會海寧李君秋紱來游滬壘，君固精於算學，於幾何之術，心領神悟，能言其故。於是相與繙譯，余口之，君筆之，刪蕪正譌，反復詳審，使其無有疵病，則君之力居多。余得以藉手告成而已。是書六卷，後至十五卷始全，末二卷出自他手，非歐几里得所著，以全書綱領言之，前四卷論線與面，第五卷論比例，第六卷論面與比例相合，此利氏譯第七八九卷論數，第十卷論無比例之幾何分二十五類，明各類各線與他類諸線俱無等。此卷在幾何術中最爲精奧。第十一卷至末卷，俱論體，而第十三卷論中末線之用，第十四十五卷申言等面五體。此余所譯書既成，微特繼利氏之志，抑亦解梅氏之惑，殊深忻慰。又代微積拾級十八卷，九年四月墨海書館刊行序云：「幾何之學，自歐几

里得至今專門名家代不乏人。粵在古昔希臘最究心此學。爾時以圓錐諸曲線之理爲最精深。亞奇默德而後其學日進。至法蘭西代加德立縱橫二軸線推曲線內諸點距軸遠近。自有此法而凡曲線無不可推。故曲線之數多至無窮。而以直線爲限。一例用曲線之法取之。既得諸曲線依代數理推之可得諸平面諸曲面諸體。其已推定之曲線略舉其目曰平圓線。橢圓線。雙線。拋物線。半立方拋物線。薜荔葉線。蚌線。擺線。餘擺線。和音線。次擺線。弦切諸線。指數線。對數線。亞奇默德螺線。對數螺線。等角螺線。交互螺線。兩端懸線。葛西尼諸橢圓線。平行動線。而圓錐諸曲線與他曲線統歸一例。無或少異。此代數幾何學也。自有代數幾何而微分學之用益大。微分學非一時一國一人所作。其源流遠矣。數學有數求數。代數無數求數。然所推皆常數。微分能推一切變數。創法者不一家。理同而術異。來本之者日耳曼人也。立界說曰。以小至無窮之點。積至無窮多。推其幾何名爲推無窮小點法。難者曰。無窮小之點雖積之至無窮不能成幾何。解之曰。但易無窮小爲任何小。卽有積可推矣。故其說雖若難解。而其理未始不合也。而英國奈端造首末比例法。不用無窮小之長數。乃用有窮最小長數之比例。而推其漸損之限。其幾何變大則爲末限。變小則爲首限。此法便於幾何而不便於代數。後造流數術棄不用。而謂萬物皆自變。其變皆有速率。凡幾何俱可用直線顯之。故速率之增損可用直線之界顯之。此說學者皆宗之。嘉慶末法蘭西特浪勃造限法。自云不過用奈端首末比例耳。而蘭頓別創新法。凡微分一憑代數。不云任近限。而云已

得限名曰臘理。拉格浪亦造法多依附戴老之理。大略與蘭頓同。總論之。微分不過求變幾何最小變率之較耳。家數雖多。理實一焉。奈端來本之同時。各精思造法。未嘗相謀相師也。奈端于元上加點。以顯流數。如申爲甲之流數是也。用以推算覺不便。故用來氏之名號以顯之。積分者合無數微分之積也。亦用來氏之禾號以顯之。微分積分爲中土算書所未有。然觀當代天算家。如董方立氏。項梅侶氏。徐君青氏。戴鄂士氏。顧尚之氏。暨李君秋綴所著各書。其理有甚近微分者。因不用代數式。故或言之甚駭。推之甚難。今特借李君譯此書爲微分積分入門之助。異時中國算學日上。未必非此書實基之也。又談天十八卷。九年冬自刊之序云。天文之學。其源遠矣。太古之世。旣知稼穡。每觀天象。以定農時。而近赤道諸牧國。地炎熱多。夜放羣羊。因以觀天。間嘗上攷諸文字之國。肇有書契。卽記及天文。如舊約中屢言天星。希臘古史亦然。而中國堯典亦言中星。歷家據以定歲差焉。其後積測累推。至漢太初三統而立七政。統母諸數。從此代精一代。至郭太史授時術。法已美備。惟測器未精。得數不密。此其缺陷也。中國言天者三家。曰渾天。曰蓋天。曰宣夜。然其推曆。但言數不言象。而西國則自古及今。恆依象立法。昔多祿某謂地居中心。外包諸天。層層硬殼。傳其學者。又創立本輪均輪諸象法。綦繁矣。後代測天之器益精。得數益密。往往與多氏說不合。歌白尼乃更創新法。謂太陽居中心。地與諸行星繞之。第谷雖譏其非。然恆得確證。人多信之。至刻白爾推得三例。而歌氏之說始爲定論。然刻氏僅言其當然。至奈端更推求其所以然。而其說益

不可搖矣。夫地球大矣。統四大洲計之。能盡歷其面者無幾人焉。然地球乃行星之一耳。且非其最大者。計繞太陽有小行星五十餘。大行星八。其最大者體中能容地球一千四百倍。其次能容九百倍也。設以五百地球平列。土星之光環能覆之。而諸行星又或有月繞之。總計諸月共二十餘。設盡并諸行星及諸月之積。不及太陽積五百分之一。太陽體中能容太陰六千萬倍。可謂大之至矣。而恆星天視之亦只一點耳。設人能飛行空中。如最速礮子。亦須四百萬年方能至最近之恆星。故目能見之恆星。最小者可比太陽。其大者或且過太陽數十萬倍也。夫恆星多至不可數計。秋冬清朗之夕。昂首九霄。目能見者約三千。設一恆星爲一日。各有行星繞之。其行星當不下十五萬。況恆星又有雙星及三合四合諸星。則行星之數。當更不止於此矣。然此僅論目所能見之恆星耳。古人論天河。皆云是氣。近代遠鏡出。知爲無數小星。遠鏡界內所已測見之星。較普天空目所能見者多二萬倍。天河一帶。設皆如遠鏡所測之一界。其數當有二千零十九萬一千。設一星爲一日。各有五十行星繞之。則恆星之數。當有十億零九百五十五萬。意必俱有動植物諸物。如我地球。偉哉造物。其力之神。能之鉅。真不可思議矣。而測以更精之遠鏡。如天河亦有盡界。非佈滿虛空也。而其界外別有無數星氣。意天河亦爲一星氣。無數星氣。實即無數天河。我所居之地球。在本天河中近。故覺其大。在別星氣外遠。故覺其小耳。星氣已測得者三千餘。意其中必且有大於我天河者。初人疑星氣爲未成星之質。至羅斯伯之大遠鏡成。始知亦爲無數小星聚而成。而更別

見無數星氣，則亦但覺如氣，不能辨爲星之聚。設異日遠鏡更精，今所見者俱能辨，恐更見無數遠星，氣仍不能辨也。如是累推，不可思議。動法亦然。月繞行星，行星繞太陽，近代或言太陽率諸行星更繞他恆星，與雙星同。然則安知諸雙星不又同繞一星，而所繞之星，不又繞別星耶？如是累推，亦不可思議。偉哉造物！神妙至此。蕩蕩乎民無能名矣。同治改元後，乃以年老歸國，至今西士譯書者，皆推亞力爲首焉。學數啓蒙、成何原本、全書代微積拾級、談天。

論曰：偉烈氏精通中國語言文字，又好博覽典章，能見其大學識，亦足以副之。故所譏譯序次，厓略皆有可觀焉。於啓蒙第二卷，列開諸乘方又捷法，蓋卽我秦道古書實方廉隅商步益翻之舊。其自記曰：無論若干乘方，且無論帶縱不帶縱，俱以一法通之。故曰捷法。此法在中土爲古法，在西土爲新法。上下數千年東西數萬里，所造之法，若合符節，信乎此心同此理同也。所言如是，是非中西一揆乎？彼曉曉於新舊優劣者，曷與讀偉烈氏之書。

華里司固靈

華里司一作斯，英吉利國人，算學名家，所輯代數術二十五卷，首釋號，次論加減乘除，次諸分，次開方，次分指數化法，次比例，次獨元多元等職，等根實根之各次方程式，次求略近根數，次無窮級數，次對數，次計息，次連分數，次無定之式，次解幾何之題，次方程界線，次八線數理，終焉。同治十一年，金匱華君衡芳與

英士傅蘭雅共譯之。上海機器局刊行。華君序之曰：數之名，始於一而終於九，故至十則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至百則又進其位，而仍以自一至九之數名之。如是以至千萬億兆，其例一也。夫古人造數之時，所以必以十紀之者，誠以數之多可至無窮。若每數各與一名，則吾之名必有窮時，且紛而無序，將不可記憶。不如極之於九，而以十進其位，則舉手而示，屈指而記，雖愚魯者皆能之。故可便於民生日用，傳之數千百年，至今不變也。觀夫市廛貿易之區，百貨羅列，精粗美惡貴賤之不同，則其數殊焉。多寡長短大小之不同，則其數又殊焉。凡欲以其所有，易其所無者，必握算而計之。其所斤斤計較者，莫非數也。設有人言吾可用他法以代其數，夫誰能信之？良以其乘除加減，不過舉手之勞，頃刻而得，無有奧遠難明之理。在其間本無藉乎代也。惟是數理幽深，最耐探索。疇人演算務闡精微，於是乎設題愈難，布算愈繁，甚至經旬累月不能畢一數。且其所求之數，往往雜糅隱匿於各數之內，而其理亦糺遠而不易明。若每事必設一題，每題必立一術，枝枝節節而爲之術，之多將不可勝紀，而仍不足以窮數理之變。則不如任數理之萬變，而我立一通法以取之。此中法之天元、西法之代數所由作也。代數之術，其已知未知之數，皆代之以字，而乘除加減各有記號以爲區別。可如題之曲折以相赴，迨夫層累已明，階級已見，乃以所代之數入之，而所求之數出焉。故可以省算學之工，而心亦較逸。以其可不藉思索而得也。雖然代數之術，誠簡矣，誠便矣。試問工此術者，遂能不病其獘乎？則又不能也。夫人之用心日進而已。苟

不至昏眊迷亂，必不肯中輒。故始則因繁而求簡，及其既簡也，必更進焉，而復遇其繁。雖迭代數十次，其能免哉？由是知代數之意，乃爲數學中鉤深索隱之用，非爲淺近之算法而設也。若米鹽零雜之事，而概欲以代數施之，未有不爲市儈所笑者也。至於代數天元之異同優劣，讀此書者自能知之，無待余言也。又輯微積溯源八卷，前四卷爲微分術，後四卷爲積分術。十三年譯行，華君亦序之曰：余旣與西士傅蘭雅譯畢代數術二十五卷，更思求其進境，故又與傅君譯此書焉。先是咸豐年間，曾有海寧李壬叔與西士韋烈亞力譯出代微積拾級一書，流播海內。余素與壬叔相友，得讀其書，粗明微積二術之梗概。所以又譯此書者，蓋欲補其所略也。書中代數之式甚繁，校算不易。則劉君省菴之力居多。今刻工已竣矣，故序之曰：吾以爲古時之算法，惟有加減而已。其乘與除乃因加減之不勝其繁，故更立二術以使之簡易也。開方之法，又所以濟除法之窮者也。蓋算學者自有加減乘除開方五法，而一切淺近易明之數，無不可通矣。惟人之心思智慮，日出不窮，往往以能人之所不能者爲快。遇有窒礙難通之處，輒思立法以濟其窮，故有減其所不可減，而正負之名，不得不立矣。除其所不受除，而寄母通分之法，又不得不立矣。代數中種種記號之法，皆出於不得已而立者也。惟每立一法，必能使繁者爲簡，難者爲易，遲者爲速，而算學之境界，藉此得更進一層。如是屢進不已，而所立之法，於是乎日多矣。微分積分者，蓋又因乘除開方之不勝其繁，且有窒礙難通之處，故更立此二術以濟其窮，又使簡易而速者也。試觀圓徑求周，真數求

對數等事雖無微分積分之時亦未嘗不可求惟須乘除開方數十百次其難有不可言喻者不如用微積之法理明而數捷也然則謂加減乘除開方代數之外更有二術焉一曰微分一曰積分可也其積分術爲微分之還原猶之開平方爲自乘之還原除法爲乘之還原減法爲加之還原也然加與乘其原無不可還而微分之原有可還有不可還是猶算式中有不可還之方耳又何怪焉如必曰加減乘除開方已足供吾之用矣何必更究其精是舍舟車之便利而必欲負重遠行也其用力多而成功少蓋不待智者而辨矣又代數術末卷之中載求平圓周率簡捷法式爲尤拉所設未有此法之時曾有算學士固靈用平圓內容外切之多等邊形費極大工夫算得三十六位之數設徑爲一周爲三一四一五九二六五三五八九七九三二三八四六二六四三三八三二七九五〇二八八其臨死之時囑其家以此數刻于墓碑蓋平生得意之作恐其磨滅故欲傳之永久亦猶亞幾默得之墓刻一球形與圓柱形也代數術微積溯源

論曰嗚呼吾觀微積溯源之序而歎華君於是乎失言矣夫加減乘除開方之五者萬算之所由立也都術也今若曰吾不用加減乘除開方而可以他術得數焉雖聖人亦豈能之乎泰西萬事不離乎算萬算不離乎五術不待詳已代數之法消納通約化分易位仍是五者爾無加減則正負和較之名胡以辨無乘除則法實子母之義胡以明無開方則根級指對之等差胡以不消推而至於微分積分云者皆不能不用代數式以求之猶代數之不能不用五者之術而成式也且也溯源之第二款論變比例者明明曰

函數之同數可用加減乘除開方等法而得之。斯言也。曷爲自忘之歟。殆尊信之太過。無乃滋惑歟。抑何弗思之甚耶。然則任求一切函數諸變比例。與夫任求曲線曲面曲體諸反流數諸級數。安在有舍此五者之一術乎。是故謂能濟加減乘除開方之難者。其可也。謂能出加減乘除開方之外者。不可也。又試卽華君所取譬者而進一解曰。算之得數也。如舟車之行遠也。算之有加減乘除開方也。如舟之有舵。車之有輪也。雖以帆觴牛馬行者。鈍而遲。以水火氣機行者。利且速。其爲舟車之致遠也。若獨擅長技然。然究其所以致遠而制舟車之用者。亦惟輪舵焉而已矣。使必謂今之致遠者。吾有異物於此外焉。是直欲廢舵而遊江海。棄輪而馳岡原也。天下容有是舟車哉。後之覽者當恍然已。

海麻士

海麻士英吉利國人。專精三角八線之學。著書十有二卷。皆言三角數理。卽用爲名。首明三角用比例之理。次論兩角或多角諸比例數。次論造八線比例表之法。次解平三角諸形。次論諸角比例乘約變化之理。紀彼國算士棣美弗創例也。附以專論對數術。及諸三角形設題一百則。爲書三卷。以引學者。次總說球上各圈及弧三角形之界。次解正弧斜弧三角形之法。次雜論求弧角數種特設之事。終以弧三角形設題二十七則焉。亦傳氏華氏共譯之本。機局刻之。其說解過于煩費。仍不能變外角和較與垂弧次形。總較諸舊法。自海氏書出。乃益覺莊慤公拾遺三術。難能而可貴。其駕過西人也。遠甚。三角數理

哈司韋

哈司韋英吉利國人。深於代數微積分之術。所著算式集要四卷。傅蘭雅與元和江君衡共譯者。亦局本也。其書總集名式。設數明之一卷論各種線面之算式。二卷論各種體積之算式。三卷論圓錐曲線之算式。四卷附論測算地面諸法。言術不言理。有表有圖。包舉簡括。殊便學者。算式集要

富路瑪

富路瑪英吉利國人。所譯測地繪圖書十有一卷。於測量步算。理明法備。附錄天文解題一卷。尤得要領。求恆星時變平時又反求之。第一求諸曜高度之蒙氣。地心日月半徑目高各差。並儀器之指數差。第二求緯度。第三求時刻。第四求經度。第五定經線之方向。並指南鍼之偏差。第六末附諸表立成。及測簿格式。量面積器無少漏闕。機局刊行。無錫徐君善從傅氏口譯本也。繪圖

那麗

那麗英吉利國人。所譯航海簡法四卷。美國算士金楷理與懷遠王君德均共譯本。機局刻之中載測緯度法。測太陽午線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測求星午線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測句陳第一星高度。求測望處之緯度。推恆星過各處午線時刻。推太陽出入時刻。及晝夜永短。求羅經變差。求太陽距卯酉正地。平弧度分。推潮信法。凡五。可以得中曆西曆之異同。一求閏年。取西曆紀年總數以四約之。無餘爲閏年。

設餘幾卽知爲閏後之第幾年。二求章年。如前取總數加一爲實。十九爲法。約之餘幾爲本章之第幾年。三求西正月一日爲中曆晦日後第幾日。如求章法約之。餘數與十一相乘。得數不足二十九。卽爲晦後日數。若多於二十九。以得數爲實。三十爲法。約之。視餘幾爲晦後幾日。四不論何西月日。求爲中曆晦後第幾日。以朔策餘數。與某月加數並日數相併。視總數不足三十。卽爲晦後日數。若過三十。減去三十。以所餘爲晦後幾日逐月加數。有閏西一月○、二月一、三月○、四月一、五月二、六月三、七月四、八月五、九月八、十月八、十一月九、十二月九。蓋西曆閏年則多一日。恆置於二月杪也。五求太陰午正後過午線時刻。依晦後第幾日數以四乘之。得爲實。五爲法。約之。得爲若干小時。每日爲二十四小時。餘數。以十二乘之。得爲若干分數。若干小時過十二者。減去十二。餘爲太陰子正後過午線時分也。末卷附表十有八。以資檢用云。航海

連提加悅傳一郎俊興附記

連提英吉利國人。所譏行軍測繪十卷。皆簡易捷法。爲兵家所必講者。首列界說。末紀測算大地面之略法。詳論測器算術。足補諸家之未備。至於高深廣遠剖而平立。範水模山可示諸掌。與富氏書相輔而行。擇精語詳。則有過之無不及也。新陽趙君元益從傅氏譯出自餘局本諸刻。不以算學爲主。及立言庸淺者。茲不冗贅焉。行軍測繪

論曰。自吾居亞細亞以西歐羅巴諸國。英爲大。宜其政令之所行。習俗之所尚。視他邦爲最盛。而倚恃其盛。強要盟互市。以尋釁于中土也。亦最先且數焉。同治改元。海上息兵以來。彼國之人。或傳教而至者。弗絕於道途。或以藝能備于我者。充牣乎燕吳閩粵矣。遐稽其國。用算學專科取士。猶遺李唐之風。是故公家有公會。私家有書院。通都大邑。某布星羅。士也觀摩其間。畢生殫精竭慮。鮮不以專攻覈實爲務。遂得名世而擅長者。蓋不勝指屈也。今之所錄。但舉其書譯行者爲斷。若夫古累固里高廉士拉果蘭諸馬格老臨戴勞來本之卜奴里尤拉棣美弗等。若而人難見於諸家所旁引。而別無成書傳譯者。不盡蒐采。非漏略也。傳云。無微不信。不信民弗從。其斯爲吾三編之例意也夫。

案白芙蓉叢書。有算法圓理括囊一卷。日本國長崎島人加悅傳一郎俊興著。自號卵殼同島丈人。鄭上國輝爲之序云。卵殼自幼嗜數學。勵精之久。遂究其淵源矣。今著書名曰圓理括囊。欲梓之公於世。乃屬余爲序焉。或曰。方今諸方數家之書。皆以爲童蒙進學之階。故其爲益也亦多。今觀卵殼所著。高妙精微。而非入其室者不能輒解。乃屬無用長物者耶。若夫推天文以制曆。量地形以正經界。各有其官司焉。今卵殼者。市井之人也。固莫關於斯。則將何用之。余謂卵殼之所以自號卵殼者。其有意於此乎。夫卵者有用。而殼無用。然非殼無卵。今卵殼之術善盡其變化。而足爲有用。數家外圍防其潰墮。猶穀之於卵。則無用之爲用。亦大也哉。會卵殼來復促序。余固不識數術。卽書之以問。遂塞其責焉。嘉永

五年案當中曆成豐二年壬子七月也今攷其術亦因已知而得未知設問發題錯綜盡變大都以連比例名率爲主輪囷環球容切面體或重點之分動定或曲線之判螺擺類如心差皮積截徑殘周穿穴玲瓏誠超常度雖迹象似小異而理解實大同焉夫東倭此學未敵泰西所以論列而附記之者彼爲希有我卽勿遺豈曰奏雅於曲終聊識幾何之別調云爾

## 近代疇人著述記

疇人傳自羅茗香續後，未有再續者。近時算家著述序跋，足繼前賢而開後學者，頗不乏人。顧或僻處偏隅，遺書未顯，或英年多故，著作未成，亦往往而有。欲搜訪而續輯之，誠未易言矣。然而覃精數理者，名山之絕業也。多方蒐錄者，尙友之苦心也。不揣構昧，勉效管窺，意在網羅，有傷駁冗，謹分條詮次如左。

儀徵阮文達公元嘗以虞曆推小雅十月之交，在幽王六年。因用時憲術上推幽王六年十月朔正得入交，督漕運時立糧艘盤糧尺算法，頒行各省。又嘗溯古今沿革之原，究中西異同之致，掇拾史書，薈萃羣籍，創爲疇人傳。自黃帝以降，甄而錄之，得二百八十人，綜算氏之大成。紀步天之正軌，至今游藝之士奉爲南鍼。

甘泉羅茗香士琳少時所著，有比例匯通四卷，摘九章中切於日用者，匯爲比例十二種，意主發明西法。後益專精於天元四元之術，著觀我生室彙稿，已刻者凡九種。曰句股容三事拾遺，本博繪亭之法，取句股中舊有之容方邊容圓徑，益以西法之容中垂線交互相求，一以天元御之。曰三角和較算例，取斜平三角中兩邊夾一角術，鎔入立天元一法，用和較推演成式。曰四元玉鑑細草，以朱松庭原書秘奧難讀。

殫精一紀步爲全草補漏訂訛申明疑義曰演元九式括玉鑑中進退升降消長諸例借無數之數入以正負開方式曰臺錐積演以玉鑑中有菱草形段果積疊藏二門足補少廣之缺爰取臺錐形引而申之曰周無專鼎銘攷以四分周術爲主佐以三統漢術推得宣王十六年九月既望甲戌與銘詞合曰續疇人傳以阮傳歷年已久有應續增入者因復增補得六卷曰弧矢算術補以李四香弧矢算術其術未備爰增二十七術合成四十術曰增廣新術推廣正升斜升橫升之算法以求太陰隨地隨時之明魄方向分秒復以其術通之可求交食限內之方向邊分及所經歷之邊分其未刻者有六種曰交食圖說舉隅遵現行之椭圓法於各求下綴以法解曰春秋朔閏考集黃帝以來六術及漢三統術以考春秋自隱迄哀凡二百五十五年總經傳七百九十九日名推演成書曰綴術輯補以祖沖之之綴術久佚爰搜括各書參以本法演得二卷曰句股截積和較算例以孔彈軒少廣正負術所載未備推而廣之得八十四術曰淮南天文訓存疑曰博能叢話

甘泉易蓉湖之瀚以羅茗香玉鑑細草格於體裁凡四元之條段鱗樣開方之頭緒紛如悉未能指出義例因撮取開方以及天元四元諸算例爲四元釋例一書附於羅草之後

山陽駱春池騰風著開方釋例四卷於諸乘方方廉和較大小加減之理皆質言之而推求各元進退定商諸術足補李四香開方說所未備又嘗取衰分方程句股等法以及九章所未載與夫古今算書之未

能賅治者。溯源正譌爲藝游錄二卷。

全淑江雲樵臨秦善用對數所著弧三角舉隅續傳誤爲張作楠作簡明直捷附刻於張丹村翠微山房叢書中。夥縣俞理初正變博極羣書長於考訂兼擅天算之學所著溝洫東田諸解恆星七曜古憲四分諸論皆獨具神識未經人道。

德清許積卿宗彥經生而兼精推步之理著太陽行度解以辨王寅旭戴東原之誤其目曰解日本天解日行黃道解日經度解日緯度解求經緯度解高卑盈縮解用赤道度解日度無閼狹解日左右旋凡九篇。

元何犹狎鷗欽裴嘗爲李雲門校九章算術細草圖說均輸一章多所增訂又補海島算經細草晚得秦道古數書九章鈔本於張古愚家訂譌補脫歷有年所著有秦書刊誤以老病未卒業歿後其弟子宋勉之搜得殘稿數卷採其說入札記居京師時嘗手錄徐氏所步玉鑑細草數段因欲補撰全草遺稿四冊爲長洲馬遠林釗所藏余師張嘯山先生曾見之其草與羅氏大同小異實不如羅之詳然四象朝元第三第五兩問羅草方廉隅諸數皆不符原術竟無說以處此沈氏所演獨與術暗合此則勝於羅草者也馬君謀刻之而未果後馬君殉難遺稿遂不可踪迹矣。

江陰宋勉之景昌著數書九章札記以狎鷗所校明鈔本爲主而參以李四香所校四庫館本搜衆說而

折衷之足資後學考證。又嘗校楊輝算法六種，皆刻入宜稼堂叢書中。其未刻者有開方之分還原術一種。

無錫鄒敬甫安鬯精究琴理，著琴律細草一卷，篤好天元一術，校讀算書，每有所得，輒題於眉上。嘗以郁刻秦道古數書九章謬訛錯出，演算不易，故用力尤勤，而辨正為多。有沈李毛宋諸家所未及者，竊擬編次其說為數書校議一冊，庶幾鄉先哲之學術可以不沒云。

烏程陳靜菴杰著算法大成上編，凡十卷，門分類別，意在引誘初學。其中平弧三角數卷，頗能洞見本原，句股求三整數法尤為新得之理。惟以天元正負諸乘方為算家故設難題，不適於用，未免為識者所嘆。下編十卷，則由法而致用，頗無刻本，蓋未定之書也。又有輯古算經細草一卷，圖解三卷，音義一卷，刊行於世。又有彗星譜二冊，其弟子有烏程張南坪福禧歸安丁寶書兆慶，皆明算而未成著述，算法大成中錄其兩邊夾一角徑求對邊術解，頗為明晰。

錢唐項梅侶名達，其算學之書已刻者曰下學菴算書，凡三種。曰句股六術圖解，變通舊術，分術為六，使題之相同者通為一術，圖解明晰，比例精簡。曰平三角和較術，曰弧三角和較術，極數究理，於無可比例中尋得比例，婉轉妙合，古所未有。惜其圖解尚無成書，未刻者曰象數一原，項氏原書祇六卷，而卷四僅六紙，為未完之書，歿後其友人戴鄂士校補之，始成全帙。凡七卷，卷一曰整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二曰半

分起度弦矢率論卷三卷四曰零分起度弦矢率論皆以兩等邊三角明其象遞加法定其數末乃申論其算法卷五曰諸術通詮取新立此弧弦矢求他弧弦矢二術半徑求弦矢二術及董氏杜氏諸術按術詮解之卷六曰諸術明變雜列所定弦矢求八線術開諸乘方捷術算律管新術橢圓求周術皆從遞加數轉變而得者也卷七曰橢圓求周圖解則鄂士所補纂也其弟子錢唐王吉甫大有篤嗜算術徧涉中西兩家言嘗校刻割圓捷術合編不知有他著述否

烏程徐壯愍公有壬著務民義齋算學已刻者凡七種曰測圓密率本杜德美董方立輩屢乘屢除之法而廣爲互求之術曰造表簡法以垛積招差之法求西人立表之根曰橢圓正術因新法盈縮遲疾皆以橢圓立算而取徑迂回布算繁重爰撰是術法簡而密尤便對數曰截球解義直抉球與等徑等高之圓困其外面皮積亦等之理爲幾何所未發曰弧角拾遺括舊法垂弧次形矢較諸目而統歸於和較施之對數尤便曰表算日食三差以西法步算多資於表獨日食未立步法故用新法補之曰朔食九服里差增廣疇人舊術爲見食各州郡隨時測驗之準其未刻者尙有堆垛測圓三卷圓率通攷一卷四元算式一卷校正九執術一卷古今積年解源二卷強弱率通攷一卷燬於兵燹不可得見矣

錢唐戴鄂士煦粵雅堂叢書中刻其所著求表捷術三種共九卷其一曰對數簡法續對數簡法始以開方表求諸對數繼因假設對數即訥白爾對數以求定準對數即十進對數續悟開無量數乘方法用連比例求諸對

數而得數益捷。此求對數表捷術也。曰外切密率用連比例互相比例借杜德美求弦矢諸術變通之以求切割二線割圓之法乃大備。此求八線表捷術也。曰假數測圓創爲負算對數可舍八線而徑用弧背入算以求其八線對數。此求八線對數表捷術也。又有四元玉鑑細草與羅茗香所著略同而圖解明暢過之音分古義二卷以連比例立算與古律分脗合皆未刻。

吳縣馮景亭桂芬著弧矢算術細草圖解一卷本李四香十三題而詳演天元加減乘除開方各式意淺語詳有裨初學刻入昭代叢書中咸豐之季西人新術初入中土通其法者謫而李壬叔所譯代微積拾級一書尤爲難讀因取其書逐節疏解與上元陳子儒瑒同撰西算新法直解一書惟輕改其所記之號所代之字此正如戴東原之變易舊名轉足以疑誤後學也。又有中星表按咸豐辛亥天正冬至星度立算。

金山顧尚之觀光著書甚多全稿名曰武陵山人雜著其言算者有十一種曰算牘初續編凡二卷曰九數存古依九章爲九卷而以堆垛大衍四元旁要重差夕桀割圓弧矢諸術附焉皆采自古書而分門隸之曰九數外錄則槩括西術爲對數割圓八線平三角弧三角各等面體圓錐三曲線靜重學動重學流質重學天文重學作記十篇曰六曆通攷據開元占經所紀黃帝顓頊夏殷周魯積年而爲之考證曰九執曆解曰回曆解皆就其法而疏通證明之曰推步簡法曰新曆推步簡法曰五星簡法皆就疇人所

用術改度爲百分，趨於簡易，而省其糾曲。曰算牘餘稿，曰雜著，則身歿之後，余師張嘯山先生爲之分別編次者也。

杭州夏紫笙鸞翔遺書凡四種。曰萬象一原，曰致曲術圖解，推究縱橫線之條理，研求微積分之奧窓，曰洞方術，探索夫遞加數尖堆底之原，可以加減代乘除爲求弦矢之捷徑，曰少廣鉅鑒，專立捷術以開各類乘方，通爲一術，可徑求數十位方根，無論益積翻積俱視爲坦途矣。

臨川紀慎齋大奎著筆算便覽，其書以筆算爲名，而兼及籌算，述宣城梅氏之義，具見簡明。同治庚午，南昌梅氏重梓算經十書，曾取其書附刻於後。

廣州何報之夢瑤，曾刪訂算法統宗及輯梅定九朱吟石兩家之書，共爲四卷，繼復鈔撮數理精蘊，得八卷，合爲一書，凡得十二卷，名曰算迪。今伍氏刻本祇八卷，蓋非其全稿也。

南海鄒特夫伯奇遺書，曰學計一得，以算術解經義爲治經者之助，曰補小爾雅釋度量衡三篇，博引傳注，考證詳明，曰格術補述，夢溪之遺緒，爲算學之支流，曰對數尺記，因西人對數表而變通之，以尺代表，製簡用廣，曰乘方捷術，首立開方四術，以明其理，又立求對數較四術，以探其蹟，末設對數開方計息諸草，以著其術之切於日用，曰存稿，則雜文也，嘗繪輿地全圖，其經度無盈縮，而緯度漸狹，相視皆爲半徑與餘弦之比，橫九幅，縱十一幅，合成則成地球滂沱四隕之形，以圓繪圖，其形維肖，又準咸豐甲寅歲前

恆星經緯繪赤道南北恆星圖二幅。其未定之書尚有測量備要二冊。其弟子伊善卿德齡有求弦矢通術一卷刻入傳習錄中。

嘉定時清夫曰：醞熟於求一之術，嘗以大衍一術求等約分，頭緒不一，撰求一術指一書，晚年目已雙瞽，猶能手按珠盤，口授其子著百雞術衍二卷，以張邱建百雞一題，衍爲大中小三色，皆有分子之題，以盡通分之妙，每題分立兩法，一馭以方程，一馭以求一，以示術理相通，每問各列三答，以存其概，然疏略甚多，若以代數求之，則合間之答數，尚不止此也。

興化劉融齋熙載著天元正負歌四則，簡捷易明，最便初學，見昨非集。

長沙丁果臣取忠爲楚南絕學之倡，嘗校刻白芙堂算學叢書，其所撰述者曰數學拾遺，多發明古今算家未盡之旨，曰輿地經緯度里表，據魏氏海國圖志，以補張氏揣籥小錄，爲之析旗部增海國推距里，惟魏圖轉帳鈎摹所紀經緯不足爲據，而據以推算，不無毫釐千里之謬，即如今實測英國倫頓爲中國京師中線偏西一百十六度二十八分，而此表乃云一百二十七度十分，差至一千二百餘里，其他各國誤率類是，曰粟布演草，其書以發商生息爲題，彙輯各家術草，以明開方之術，而鄒特夫截算續商二法，亦藉以附見焉，曰對數詳解，一本乎代數之法，而闡明對數之理，與用算式繁重演算不易，則曾栗誠之力也。

海寧李壬叔善蘭與西士偉烈亞力續譯幾何原本之後九卷以竟徐文定公未完之業又譯代數學十三卷代微積拾級十八卷重學二十卷曲線說三卷談天十八卷刊行於世代數者猶中法之天元四元也惟天元四元之所重者在行列位次而代數則不論行列位次一切皆以記號明之故其理雖同而爲用尤廣微分積分者凡線面體皆設爲由小漸大一剎那中所增之積卽微分也其全積卽積分也一切曲線及曲線所函面曲面及曲面所函體八線弧背互求真數對數互求昔之所謂無法而難求者今皆有法求之而甚易矣重學者其學分動靜兩支靜重學所推者力相定動重學所推者力生速速有平速漸加速之分而其理之大要有二曰分力并力曰重心則靜動兩學所共也又有流質重學其力有二曰互攝力曰互推力曲線者圓錐三曲線也一爲橢圓線二爲雙曲線三爲拋物線置圓錐形截之其截面錐底交角小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爲橢圓線大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爲雙曲線等於錐腰錐底交角者爲拋物線談天者西士侯失勒所著天文之書也其言日與恆星不動而地與五星俱繞日而行地與五星之繞日與月之繞地其軌道俱係橢圓而歷時等則所過面積亦等此真順天以求合而非爲合以驗天也凡此數者皆西人至精之詣中土未有之奇以視明季所譯殆遠過之矣所自著者有則古昔齊算學凡十四種曰方圓闊幽曰弧矢啓祕曰對數探源皆以尖錐立算發古人未發之祕曰垛積比類則本玉鑑遺法而分條別派詳細言之於九章外別立一輯曰四元解指明算例改定算格詳演細草圖解術雖

深讀此可豁然矣。曰麟德術解以李氏盈胸遲速二法爲授時術平定二差所託始因取史志所載校正而解明之。曰椭圓正術解以徐所立正術俱極精深逐術爲補圖詳解之。曰椭圓新術則又變通正術而益趨於簡易。曰椭圓拾遺拾西說之遺義以究曲線之極致。曰火器真訣以拋物線之法通之於平圓。曰尖錐變法釋考西術之異同別用法之正變可以抉對數之藩籬而無餘蘊矣。曰級數回求爲一切級數互求之準繩。曰天算或問則雜紀其答問之詞單文贍義剖晰入微。曰考數根法數根者惟一可度而他數不能度之數也。立法凡四可補幾何之未備。

新化鄒叔勸漢勳與丁果臣同治算學尤研究天文推步之書著有顓頊憲攷其弟季深漢池亦通算學丁氏之度里表多出其手。

長沙李晉夫錫蕃著借根句股細草一卷括七十八題爲二十五術大旨與李四香天元句股細草相仿而西法之借根卽中法之天元也固可相附而行。

湘陰左壬叟潛所著有割圓八線綴術補草綴術釋明綴術釋戴等書一貫小天元寄分之法用以立式巧變莫測又有通分捷法一帙將分母分子析爲極小數根而同者去之任以多項通分頃刻可得。湘鄉曾栗誠紀鴻文正公之次子也著圓率通攷據西士尤拉之法見代數術二十五卷而立新術推得圓率百位爲從古所未有其他算稿尙未成書卒以用心過度嘔血而卒。

以上都爲二十八人。附見者五人。凡三十三人。其他山陬海澨甄明度數之士。沒世而後。遺書未經流傳者。或尚有之。第因限於聞見。未及周知。當博訪通人。隨時蒐輯。茲特略舉所知。并攝取諸書大意。以著於篇而已。光緒十年五月旣望。華世芳識。